武俠世界

百歲神童

美國地震怪蟲爲禍
華裔神童智服羣魔

恐怖！神秘！
驚險！動魄！

爲人類的智慧寫下新的一章！
替傳奇小說寫下輝煌的一頁！

$2.00



◀編　後　話▶

「百歲神童」是今期特選之巨型小鬼子故事，內容奇詭莫測，陰森恐怖，出神入化，曲折迂迴，加上本文主角王小克鬼靈精之刁鑽絕謀，不凡技藝，投身於一個撲朔迷離、危機四伏的事件中，他憑着機智勇敢，沉着應變，百折不撓的追踪查究，終於……欲知那是什麼怪事，請閱本文。

＊＊＊　　＊＊＊　　＊＊＊

「魚躍塵飛」上期已開始刋出，這是譽滿東南亞名作家蕭逸最新作品，是篇題材新穎，主角人物身世隱秘，絕技驚人、火雷神掌，眨眼殺人，太陽奇功，當者披靡，內容橋段，充滿爆炸性氣氛，驚險刺激，兼而有之。

＊＊＊　　＊＊＊　　＊＊＊

高庸君之「硃砂井」故事已近結束階段，擾攘多時，衆皆欲得的王府藏珍之秘已漸露端倪，奇峯突出，在下期中將展開一幕羣魔奪寶的大決鬥，結果怎樣？當有交代。

＊＊＊　　＊＊＊　　＊＊＊

下期本刋在春節假期中，特別精選一部馬雲先生最新之作的鐵拐故事「米格廿五」刋出，到底這種被譽爲「世界最快戰機」如何會降落在日本機場？是否就是一名蘇聯飛行員叛變那麼簡單？敬請購閱下期本刋吧！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百歲神童（小鬼子傳奇故事）

本故事中主角王小克的機智勇敢，沉着應變，詭謀迭出，遭遇離奇，在本文作者的生花妙筆下，寫來絲絲入扣，字字鏗鏘，今期的「百歲神童」更爲引人入勝，百看不厭……上官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換心殺手（司馬洛傳奇故事）◀二▶

詭計誅巨惡　辣手懲毒媒……馮　嘉 41

情人劍（新穎俠艷傳奇小說）

功學千人敵　人結百花緣……司馬紫烟 51

徐如林（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二）

撥雲曙光現　開誠困惑除……朱　羽 59

硃砂井（俠義奇情中篇）

一波三叠浪　千慮百密疏……高　庸 67

龍虎風雲（溫振眉傳奇故事）

蛟龍逃死地　丹鳳沐血池……溫涼玉 7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魚躍塵飛

恃强施辣手　惜玉釋嬌娃……蕭　逸 83

春秋筆

江上戰雲起　舟中血雨飄……臥龍生 93

東瀛武風·奇招絕技

武士道的切腹壯擧（東瀛武風）慧　心 39

萬籟聲的丐幫棍法（奇招絕技）麥海雲 6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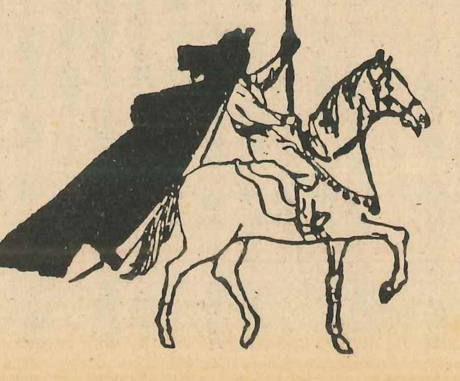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20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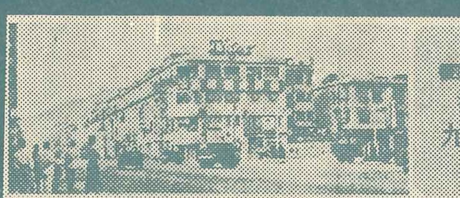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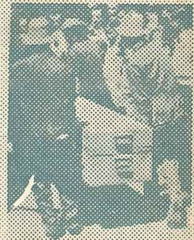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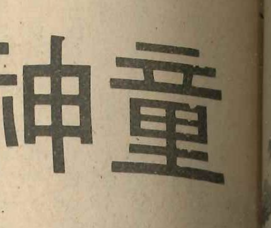








小鬼子傳奇故事／上官庸・文
盧令・圖



百歲神童

禁地詭異 怪火傷人

牟小明緊緊提着手中的紙條，那是住在徙置區的隣居阿發寫給他的，上面是「小鬼子」王小克的地址。

其實，牟小明不知道把那地址默念了多少遍，差點倒背也背得出來，可是，他並沒有把紙條拋去。

紙條上面有阿發的字跡，而阿發和「小鬼子」王小克以前是拍檔，常在中區最繁盛的地帶擺檔替人擦鞋。如今，王小克搬來了這種高尚住宅區，和阿發雖然很少見面，但感情倒是有的。

牟小明暗暗祈禱着，希望「小鬼子」王小克對阿發仍然有感情，這樣，他便肯瞧在阿發的臉上，帮忙自己了。不！不是帮忙自己，而是帮忙曾偉仁。

想到曾偉仁，牟小明兩道清淡的眉，忽然又皺了起來，這幾天，他甚至在做夢的時候，也會乍醒過來嚷道：「曾偉明，別過去！別過去！」

每一次，都被他母親拍醒，慈愛地望住他，柔聲道：「小明，曾偉仁的事跟你沒有關係，你別老是掛在心上！」

他沒有出聲，因爲他內心深處，知道曾偉仁的事和自己太有關係了！

當然，父母不知道，曾偉仁的雙親也瞞在鼓裏，連老師也毫不知情。

等一下見到「小鬼子」後，如果他問自己，好不好把一切說出來？

這一個秘密，自己保持了差不多一個星期，不論老師同學怎樣追問，自己都一反常態緘口不言，難道就要去向一個毫不認識的人說出來？

然而，如果不說的話，「小鬼子」如何帮忙自己。不！帮曾偉仁。

想着想着，忽然一陣刺耳的汽車刹掣聲傳入耳鼓，他嚇了一跳，急忙站定了脚步。

跟着，有人大聲罵道：「小鬼！你找死嗎？走路不帶眼。」

牟小明定眼一望，原來自己竟然站在馬路中間，一架的士停在身前一呎之處，司機正探頭出來破口大罵。

「小朋友，走路別想東西！」的士裏的客人是個慈祥的老婦，探頭出來教誨他：「否則很容易被車子撞傷的。」

牟小明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向對面馬路奔去，一顆心兀自怦怦地亂跳個不停。

他想，自己被撞傷了固然痛苦，但像曾偉仁那樣——一想到曾偉仁躺在床上的樣子，他渾身打了個寒顫，每天晚上做惡夢，就是夢見曾偉仁的樣子。

牟小明摒棄疑念，伸手揩揩額前的汗水，快步向對面一條私家路走去。他必須趕時間，否則母親見自己放了學這麼久還沒回家，一定以爲發生了什麼意外。

終於，牟小明來到那幢宏偉的大廈，仰首一望，大廈的名沒錯，正是紙條上寫着的。

看更的見他年紀小小，上下打量着他，問道：「小朋友，你找誰？」

「我——」他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說罷，找誰？」

「我找小……小鬼子。」

「小鬼子？」看更的雙眉一揚，問道：「是不是姓王的？」

「是！是！他叫王小克。」

「唔，二樓A，你由樓梯上去吧，比較快。」看更的說。

「謝謝。」

牟小明三級作兩級地上了樓梯，來到A座，猶豫着。忽然，他又沒有胆子去按門鈴了。

究竟「小鬼子」是否如阿發所說的喜歡帮助別人？同時對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最有興趣？

如果他不但不肯帮忙，還把自己所說的「秘密」宣揚開來，那時候，不但曾偉仁的父母要怪自己，甚至連老師和所有的同學，都會怪自己！

想到這裏，牟小明再也沒有勇氣去按門鈴了。就讓秘密永遠保持下去吧。

忽然，腦際間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叫：牟小明呀牟小明，如果你不設法帮忙曾偉仁，你以後還會不斷地做惡夢，做到你死爲止！

牟小明渾身一抖，舉高了手。

然而，他沒有勇氣敲門。

忽然，大門「拍」地一聲，打了開來，牟小明大吃一驚，正欲轉身逃走，忽聽一個嬌嫩的女聲，道：「咦？你找誰？」

那聲音清脆悅耳，極其動聽，牟小明不由自主地停了脚，向前望去。

只見門口處站着一個穿着T恤牛仔褲的少女，眉清目秀，嬌美無儔，正是白小妹。

「你……妳是不是白小妹？」牟小明鼓起了勇氣問。

「你是誰？」白小妹眨着一雙美眸，詫異地望着年紀和自己相若的牟小明，道：「爲什麼站在我們門口？」

「我……我是來找人的。」

「找誰？」

「小鬼子？」牟小明說着把阿發寫給他的紙條遞上前去。

白小妹望了那紙條一眼，問道：「這是我們家的地址，誰給你的？」

「阿發。」牟小明逐漸地鎮定下來，因爲面前的白小妹不但長得漂亮，而且還很和善的樣子。

「啊！你是阿發的朋友！」白小妹向後叫道：「小鬼子，有人找你。」

牟小明聽到屋裏有人應了一聲，心下一寬，「小鬼子」果然在家。

白小妹向他甜膩地一笑，道：「對不起，我剛要出去，小鬼子在家，請進。」

牟小明猶豫了一下，踏進屋去，只見俊秀挺拔的「小鬼子」，正自房裏出來。

「他是阿發的朋友，」白小妹向王小克道：「有事來找你。」跟着又向牟小明笑一笑，道：「你隨便坐，我出去了。」

白小妹帶上了大門，牟小明站在當地，一副侷促不安的樣子。

王小克詫異地望着他，道：「你叫什

麼名字。」

「我……我叫牟小明。」

「請坐啊！」

牟小明這才在沙發坐下來，一顆心仍然忐忑不安。

「小明，你和阿發是朋友？」王小克在他對面坐下，微笑問。他看得出這個訪者滿腹心事，可能是阿發叫他來找自己替他解決的，因此儘量用溫婉的語氣和態度和他談話。

「我們是隣居。」

「啊！是了，自從我們以前住的一帶木屋被火燒掉後，阿發一家分配到徙置區一個單位。」王小克道：「我以前和阿發也是隣居哩！」

「阿……阿發告訴過我。」牟小明抬頭望了王小克一眼，旋即又把頭垂下來。

「阿發一定還告訴你許多東西，」王小克笑道：「你可知道，我以前和他一道，替人擦鞋的？」

牟小明點着頭。王小克和藹可親的態度，已使他的一顆心定了下來。

「小明，你今年讀幾年級？」王小克忽然問。

「六年，」牟小明答道：「明年就升中了。」

「你眞好福氣，我連幼稚園都沒讀過！」王小克自嘲地笑一笑。

「可是阿發說你很本事，任何別人解決不了的事，你一定有辦法。」

「哦？」王小克澀然一笑，道：「別聽阿發胡說，我根本一點也不本事——」

王小克話未說完，牟小明暗暗露出焦急的神色，道：「這怎辦？我……我以爲你眞的很本事，可……可以帮我的。」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了！

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單純得好像白紙的小孩子。

對這種天眞純情的小童，自己的謙虛和客氣，對方會信以爲眞。

所以，他立即收斂起笑容，道：「小明，你今年多少歲？」

「十五。」

「我大約大你一歲，可是，我見過不少世面，遭遇過不少不可思議的怪事，所以，如果你有困難要我帮忙的話，我會盡力而爲。」

「你一定要帮我，不……不！帮曾偉仁！」牟小明連忙道。

「曾偉仁？」王小克愕了一然，問道：「誰是曾偉仁？」

「我的同學。」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你是爲了同學來求我帮忙的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我……我也是爲自己！」牟小明不安地揑着手指，囁嚅道：「我常發惡夢！」

王小克聽他語無倫次，一時摸不着頭腦，問道：「發什麼惡夢？」

「曾偉仁他……他……」牟小明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他怎麼了？」

牟小明忽然打了個寒顫，然而，額上的汗水却也跟着涔涔而下，垂下首來，大力地喘着氣。

王小克被他這種情形嚇住了，急忙抽了張紙巾，遞給他。

然而，牟小明却動也不動，雙眼圓瞪，望住了地板。

王小克伸手觸了他一觸，他却倏地彈跳起來，道：「別過去！別過去！」

王小克更是如墮五里霧中，柔聲道：「小明，先把汗抹掉了，然後把一切詳細告訴我。」

牟小明這才接過紙巾，抹了抹汗，道：「小鬼子，如果我告訴你一切，你——你會不會替我守秘密？」

「你說呢？」王小克望定了他，反問道：「你認爲我是不是一個可以守秘密的人？」

牟小明看到他的神態眼光，點了點頭，道：「你會的。」

「那麼，將一切告訴我。」

牟小明咬了咬唇，道：「這件事是一個星期前發生的，那天是星期一，我們的班主任洪老師帶我們一班到郊外旅行。

「那天早上，天氣很好，陽光也充足，我們都想，一定會玩得很高興，在洪老師的帶領下，先搭巴士到離島碼頭，再搭船到屯門去。

「洪老師說，屯門是一個小島！離城市大概要兩個多鐘頭的航程，島上住的都是一些漁民，靠打魚爲生，洪老師帶我們到屯門去，就是想讓我們親眼看看漁民的眞正水上生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心想那「洪老師」倒眞是個好教師。

牟小明又道：「船才開不久，天忽然暗下來，洪老師望着遠處的海面，皺起眉頭，跟我們說，恐怕就要有大風雨。

「聽到洪老師的話，我們都很担心，如果眞的下起大雨，我們就沒地方玩了。

「果然，天下起大雨來，我們一班四十五人，個個愁眉苦臉，洪老師安慰我們，說是像這種驟雨，很容易便會過去的。

「於是，我和曾偉仁便玩起『暗棋』來，曾偉仁和我一樣大，家裏很有錢，是和我最要好的同學。

「雨下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當屯門島在望時，雨就停了，我們都高興得拍手叫好。

「船泊岸後，洪老師帶我們到附近的漁民碼頭去參觀，還請一個漁民，跟我們講海上打魚的情形和生活。

「中午，我們在島上一間小酒樓吃飯，吃過飯後是自由活動。

「洪老師吩咐我們可以在島上四處參觀，但絕不可以到海中嬉水，或者到後山去。

「我聽到洪老師的吩咐，心中很奇怪，他叫我們不要到海中嬉水，只怕我們發生意外，可是，叫我們不要到後山去，却是什麼原因？

「曾偉仁向洪老師問是什麼原因，洪老師怒瞪他一眼，很不開心地說：『我叫你們別去就別去，要做好學生，就要聽老師的話！』

「本來還有很多人要問其中原因的，但是看到洪老師的樣子，都嚇得不敢追問了。

「我和曾偉仁手拉手在島上遊玩，走得滿頭大汗，口又渴，他拉着我向一間小士多走去，說是要請我喝汽水。

「曾偉仁的家裏很有錢，在學校便經常請我吃零食，喝汽水，我一點也不以爲意，那知道去到士多前，他忽然神神秘秘地說：『牟小明，我請你喝汽水，你陪我到一個地方去，好不好？』

「我問他去什麼地方，他向高聳的那座山一指，道：『後山！』

「我嚇了一跳，連忙說：『不！不！洪老師叫我們千萬不要到後山去的。』他白我一眼，道：『洪老師的話也聽得了的？怎麼樣？你陪不陪我去？』

「我連連搖頭，他生氣了，道：『好！你不陪我，我以後不請你吃零食，也不再和你做朋友了！』

「我大急，他的語氣却很堅定，對我冷冷一哼，又說：『牟小明，眞想不到你這樣不够朋友！到後山去看看有什麼大不了？』

「我一時沒有話說，他又道：『只要去看一看，咱們不說，洪老師怎會知道？你連這個胆量都沒有？』

「曾偉仁的胆子一向比我大，他在三更半夜，也敢出街，聽到他的話，我開始有點動搖了，他接着又道：『牟小明，陪我走一趟吧，如果你肯，這次旅行所繳的費用，我代你出！』

「那次旅行，每人要交五塊錢，是我儲了差不多半個月才儲到的零用錢，聞言大喜，暗想他爸爸總是十塊八塊地給零用錢他，不像我，每次都只是三兩毛。

「他立即自袋中抽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塞到我手中，拉着我的手，道：『來吧！』

「我身不由主地跟他向前走，那座山，看來就在眼前，但走了很久，還未到山脚。

「我走得又累又疲倦，提議他不如算了，那知他罵我一句沒種，說是如果我中途折回，不算英雄好漢！

「我們平日都看武俠故事書，知道英雄好漢是不畏困難的，所以，我咬着牙齦，和他向前爬，再也不敢提半途而廢的話了。

「大約爬了一個多鐘頭，我們終於到了山上，望下去，原來後山另一片叢林，密密麻麻的，沒有房屋，當然更沒有人。

「我跟曾偉仁說，現在可以回去了吧？不料他縱身一跳，向我笑道：『已然來到山上了，索性下去看看！』

「我大吃一驚，從山上爬下去，比上山却險得多，況且後山一片叢林沼澤，不知道有沒有吃人野獸和毒蛇，連忙叫道：『曾偉仁，別下去。』

「他轉頭向我笑道：『牟小明，如果你沒胆子，就留在這裏等我。』

「我一面大叫，他却不理我，扶着兩旁的岩石，向下爬去。

「忽然我想，如果他遇到了意外，我如何是好？要是有我陪着，兩個人就好對付了。

「況且，我和他是好朋友，沒有理由讓他獨自一人去探險的。」

王小克聽到這裏，暗暗地點着頭，心想牟小明最後這句話大合吾心，做人最要緊的便是講義氣。

只聽牟小明繼續又道：「曾偉仁見我肯陪他下山看個究竟，便停下來等我。

「我們小心翼翼地扶住山上的灌木，石塊和小樹，緩慢地下了山。

「總算我們身手敏捷，還不用一個鐘頭，便來到山脚。

「這時，我已拾了一枝樹枝，拿在手中，以防有野獸或是毒蛇向我們襲擊。

「曾偉仁四週望了一眼，道：『鬼影也沒有一個，洪老師到底爲什麼不准我們到這裏來？照說，在這裏野餐最好！』

「說罷，他撥着齊膝的野草，向前走去。

「我連忙叫住他，他回頭問我：『幹什麼？』我告訴他：『小心有蛇！』

「他向地下望了一眼，笑道：『那裏有蛇？就算有蛇，我也不怕！』說着，又向前走去。

「我無可奈何，只得跟着他向前走，一面留意四週的動靜。

「大約來到樹林之前，忽然聽到一陣『悉悉』的聲音。

「我吃了一驚！問：『曾偉仁，你聽，那是什麼聲音？』

「曾偉仁白我一眼，道：『大驚小怪，是蟀蟋的聲音而已。』

「然而，我不由自主地搖着頭，因爲我對蟀蟋的聲音太熟悉了，在徙置區的後山，便有不少蟀蟋，每天晚上，我都只聽着牠們的聲音睡着的。

「那絕對不是蟀蟋的聲音，它比蟋蟀聲怪了好幾倍。不知怎的，我忽然渾身冒起一陣寒意，道：『曾偉仁，咱們還……還是走吧！』

「他向樹林中張望着，忽然道：『咦？樹林裏似乎有一間屋子。』

「我聽到他的話，心中更是一跳，像這種地方，竟然住着有人，除非是鬼！

「然而，曾偉仁却向我招着手，道：『牟小明，那邊似乎眞的有屋子，快過去看看。』

「我雙手亂搖，道：『別過去，別過去！』

「可是，曾偉仁那裏肯聽我的話，大踏步向樹林走過去。

「我又驚又急，意味到即將有什麼事發生了，就在這個時候，忽然那陣『悉悉』的聲音大响，响得……响得比剛才大十幾倍，我只覺耳鼓生痛，眼前一花，一個人影自內奔出來。

「我看得到那是曾偉仁；可是，我只是從他身上的校服認出來，因爲……因爲……」說到這裏，牟小明喘着氣，囁嚅着沒有說下去。

「因爲怎樣？」王小克急忙問。

「他……他的樣子……他的樣子……」牟小明渾身抖索，猶有餘悸。

「他的樣子怎麼了？」

牟小明猛力搖着頭，道：「他……他根本就不像是他，臉上都是……都是血……血！」

王小克雙眉一揚，究竟在那短短數秒鐘之內，曾偉仁受到什麼東西的襲擊？

「曾偉仁喘叫着，向我衝過來，臉上全是血，頭髮不見了，眉……眉毛也不見

了，連校服也有焦黑色，他……他一直向我衝過來。」

「你怎樣應付？」王小克關切地向牟小明問。

「我……我只好向旁一閃，他好像看不到東西，被地上一塊大石絆了一交。」

「你沒有扶起他？」

「沒有，我……我嚇得傻了！」

王小克暗暗吁了一口氣，以牟小明的年紀來說，遭遇到那樣的意外而仍然可以站立着，已經相當不容易了。

「好久好久，我見他伏在地上不動，這才去過去，叫他。」

「他昏迷着？」

「唔，」牟小明點着頭，道：「曾偉仁沒有答我，我鼓起勇氣，蹲下身，把他扳過身，可是，當……當我看到他臉上的樣子時，我嚇得大叫起來！」

王小克凝視着牟小明，問道：「他變成怎樣了？」

「他……他臉上的骨……骨！」

「你是說，曾偉仁臉上傷得連骨也見到了？」王小克問話時，心下也懍了一懍，可以想像那副模樣的恐怖！

「是的，骨，血和……和肉……」牟小明打着抖索吶吶道：「我……我從來沒見過這樣恐怖的一張臉……」

王小克輕輕拍着他的肩，道：「你很勇敢，立即跑出去告訴老師同學們，曾偉仁遭遇了意外？」

「沒有。」牟小明艱澀地搖着頭，跟着，他羞懼地垂下頭來。

「為什麼？」

「我……我怕！」

「怕什麼？」

「洪老師叫我們不要到後山去的，我們去了，而曾偉仁果然發生了意外！」牟小明道：「如果洪老師知道了，一定會罵我！」

「可是，到底是曾偉仁叫你陪他去的啊！」王小克柔聲說道：「這又怎關你的事？」

「不，關的，」牟小明忽然抬起頭來，眼眶中淚光閃爍，道：「如果我堅持不陪他去，他是不會去的，不過，我……我怕他以後真的不和我做朋友，所以……所以才會答應了。」

「你其實只怕他以後不再請你吃零食，你便沒有口福了，是不是？」王小克問道。

牟小明臉上一紅，吶吶問道：「你……你怎麼知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即使是如此，你也用不着內疚，應該立即叫人來救他啊！」

「我……我當時嚇呆了，完全沒有了主意，只想早點離開後山，跑到洪老師身邊，當作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王小克臉色一沉，道：「這又是你的不是了，臨危拋棄朋友，這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牟小明羞愧無已，垂下了首，低聲道：「我知道錯了，可是……可是我當時實在太怕，只想置身事外，暗想老師不見了曾偉仁，一定會叫我們分頭去找，甚至報警，那時，我便有意無意地提議到後山看看，便可以找到曾偉仁了。」

「當時你以為曾偉仁已經死了？」

牟小明點着頭，道：「是的。」

「其實他並沒有死？」

牟小明又點着頭，道：「我匆忙爬上山，又飛快地下了山，見到洪老師，同學們正在點名，不見曾偉仁，洪老師果然叫我們四處尋找，一小時後在碼頭集合。

「我隨着同學們四處尋找，當然不可能找到曾偉仁，洪老師這一來慌了，立即報警，警方出動了直昇機，終於在後山找到曾偉仁。

「他被送到醫院，發覺還沒有死，於是替他急救，可是，直到今天為止，他……他還未醒過來。大家也不知道他為何受傷。」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終於明白整件事的過程了，但曾偉仁究竟怎樣受傷？是被什麼東西襲擊的？

照牟小明的話聽來，那「洪老師」似乎有先見之明，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小明，你要我怎樣帮你和曾偉仁呢？」王小克問。

牟小明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半晌，他才道：「我在被洪老師派去尋找曾偉仁時，和一個漁民談過，問他後山到底有沒有人住，那漁民臉色一變，沒有答我——」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看來，連屯門島的漁民，也知道後山是「生人勿近」的危險地帶。

只聽牟小明接着道：「在我一直追問下，那漁民終於向我說，他在小時候，便聽大人告誡過，無論如何，不能到後山去，因為那是惡鬼聚集的地方，所以，他並沒有去過後山，到底有什麼惡鬼，他也不知道。

「他又告訴我，十幾年前，有一個頑童不聽大人的告誡，跑到後山去，結果，去了一天一夜才回來，却已經變得痴痴呆呆。他的家人很着急，請了大夫來醫治也醫不好，最後，甚至把他送到市區入醫院，住了差不多一個月，醫生也查不出是什麼。

「由於那頑童是獨生子，家裏的人很着急，他母親鼓起胆子，到後山的那林外央求惡鬼饒她兒子，令他恢復神智，果然，三天之後，那頑童又恢復以前蹦蹦跳跳的樣子了，不過，大人問他在後山究竟看到什麼，為何會變成痴痴呆呆出來，他却一點也想不起來。

「從此之後，就算是最有胆量，好奇心最大的頑童，也不敢到後山去了，家裏有小孩的人，都嚴加看守，甚至不准他們接近山腳。」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知道鄉間有許多古老的傳說和忌諱，鄉民都一代傳一代地遵行着，已然屯門島的後山有了「惡鬼」的傳說，而且還真的有人受到「教訓」，自那時起，屯門島上的人，再也不敢踏進後山半步，那是可以肯定的。

「小鬼子，曾偉仁現在……現在躺在家裏，臉上的傷雖然已經醫好，但還未有知覺，如果……如果你肯到後山替他求情，叫惡鬼饒了他，我……我永遠感謝你。」牟小明道。

「我去求惡鬼？」王小克呆了一呆。

牟小明點着頭。

「為什麼不叫他母親去？」

牟小明沉吟了一下，才道：「曾偉仁的母親是一個頭腦很新潮的人，她不信世界上有惡鬼，而且……而且我也不敢把這一切告訴她。」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牟小明又道：「小鬼子，請你帮帮我的忙。」

「牟小明，你相信後山有惡鬼嗎？」王小克忽然問。

「我——」牟小明遲疑了一下，道：「我……我有點相信。」

「那麼，為何你不到後山去？曾偉仁是你的好同學好朋友，況且，遇事時你們是在一起的，由你去求最好了。」

「不……不！」牟小明雙手亂搖，臉上現出恐懼的神色，道：「我……我死也不再到後山去了！」

「你怕？」

牟小明老實地點點頭。

「那麼，你怎知道我不怕呢？」

「我……我聽阿發說過，你什麼都不怕的。」牟小明道。

「你又豈知由我去求的話，見不見效？」王小克道：「也許要由曾偉仁的母親去求才有效呢？」

牟小明似乎未曾想到過此點，刹那間瞪大了一雙眼睛，說不出話。

王小克看到他臉上那種情急和失常的神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牟小明，你現在心裏很不安，是不是？」

牟小明點着頭，垂下首來。

「如果有人替你去求求那屯門島後山的惡鬼，不論見不見效，你良心上都會稍安，對不對？」

牟小明仰起首來，熱切的眼光望住了王小克，道：「你……你肯不肯帮我？」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向他點了點頭，道：「好，我試試看。」

牟小明聞言大喜，差點跳了起身道：「謝謝你，謝謝你！」頓了一頓，問道：「你——你幾時去？」

「明天吧。」

「好！好！」牟小明忽然歉疚地道：「對不起，我……我不能陪你去了，我母親管得我很嚴，平日不准我出街的。」

「沒關係！」王小克笑問道：「那麼你現在來找我，不怕母親罵嗎？」

牟小明給他提醒，不由自主地轉頭望了望牆上的壁鐘，叫了起來，道：「糟糕，我要快點趕回家才行，否則我母親會報警的。」

他拿起書包，起身向大門走去。王小克向他要了一個電話號碼，然後問道：「曾偉仁住在那兒？」

「你……你要去看他？」

「也許去，也許不去。」

牟小明猶豫了一下，終於把曾偉仁家裏的地址告訴了王小克。

「對啦，洪老師呢。」王小克又問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牟小明臉色一變，吶吶地反問道：「你……你也要去找洪老師？」

王小克見他神情緊張，柔聲道：「牟小明，你要我帮你，那就必須絕對信任我，即使我去找你的洪老師，也不會把你告訴我的秘密，說出來的。」

牟小明這才鬆了一口氣，把洪老師的地址說了出來。

那「洪老師」原名洪艮亭，是個三十餘歲，斯文優雅的男子。住在東區的廉租屋。

當他打開大門，看到站在門口的王小克時，臉上現出了詫異的神色，問道：「你找誰？」

「請問，你是不是洪老師？」王小克問。

洪艮亭點着頭，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你是——」

「我姓王，是曾偉仁的朋友。」王小克道。

一聽到「曾偉仁」這個名字，洪艮亭臉色一變，微顫着聲音問：「有……有什麼貴幹？」

王小克向內望了一眼，道：「我可以進去坐坐嗎？」

洪艮亭猶豫了一下，終於讓身給王小克入內；只見屋內並沒有間房，睡覺的地方只是用一塊窗簾布隔開着，陳設簡陋，看得出「教書匠」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

屋裏有個小廚房，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少婦手抱嬰孩，正在調弄着奶水。

「坐。」洪艮亭把破沙發上的書報拿開，招呼王小克。

「對不起！這樣打擾你真不好意思。」王小克歉笑着道。

「沒關係，反正我還要批改習作簿，沒那麼早睡覺，」洪艮亭道：「王先生有什麼貴幹？」

「關於曾偉仁的事，相信洪老師知道了？」王小克開門見山地問。

洪艮亭輕輕地嘆了口氣，點着頭，道：「這孩子不聽話，才會發生這種不幸的事。」

「那天自由活動的時候，洪老師要吩咐學生們千萬不要到後山去，對不對？」王小克問道。

「不錯。」

「這樣說來，洪老師你是知道後山有危險的了？」王小克問話時，烱烱的眼光望定了洪艮亭。

「——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道：「屯門島是個藉藉無名的離島，難道後山有惡鬼的傳說，你早就聽過了？」

洪艮亭猶豫了一下，道：「不瞞你說，我是屯門島的居民。」

王小克聞言愕了一下，只聽洪艮亭接着又道：「小時候，長輩們便告誡過我們，不准我們到後山去。我是在師範學校畢業出來後，在這裏教學，才搬到市區來住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又問道：「關於後山的傳說，洪老師可以詳細一點告訴我嗎？」

「為什麼？」

「也許——也許對曾偉仁有點帮助！」王小克道：「我聽人說過，屯門島十幾年前也發生過同樣的事，後來，遇事者的母親到後山向惡鬼懇求一番，便霍然而癒了。」

洪艮亭苦笑了一下，道：「那是沒有半點科學根據的，那遇事者是我讀師範的同學，名叫鄭火煌，他那次能够痊癒，都是現代醫學之功。」

「我只是想知道，有關後山惡鬼的傳說。」

「鄉野傳聞，不足爲信！」洪艮亭說道：「小朋友，難道你沒有讀過書？不相信科學？」

「這樣說來，洪老師你是不相信後山有惡鬼之說了？」王小克問。

「這個——」洪艮亭略一沉吟，向他點點頭，道：「是的。」

「那麼，事前你又吩咐學生們不可到後山去？」王小克追問。

洪艮亭尷尬地笑笑，道：「我帶了四十餘個學生出外旅行，他們的安危，要由我負全責，爲策萬全，才會這樣吩咐，倒不是眞會怕了什麼惡鬼！」

「可是你在屯門島長大，總該受到傳說的一點影响吧。」

洪艮亭道：「那影响得了別人，可影响不了我。」

「可是曾偉仁這次遇害被襲，又作什麼解釋？」王小克問。

「對不起，我暫時還推斷不出來，」洪艮亭道：「等他康復後，問一問他便知道了。」

「如果他一直這樣昏迷下去呢？」

洪艮亭忽然雙眉一揚，道：「你這樣不相信現代的醫學？」

王小克見問不出什麼究竟，洪艮亭又是個篤信科學的人，只得起身告辭。

洪艮亭當然不會挽留，把他送到門口，道：「替我問候曾偉仁。」

離開洪艮亭的家後，王小克在街上踱着步，他已經下了决心，明天一早便到屯門島的後山去看個究竟。

不過，在到「屯門島」去之前，要不要先去看看曾偉仁。

自己答應過牟小明要替他守秘密，所以，應該以什麼身份去見曾偉仁？

王小克眼珠一轉，計上心來。

× × ×

「曾伯母，我是曾偉仁的同學。」王小克親熱地向替他開門的中年婦人道：「剛剛經過這裏，上來看看他。」

那婦人正是曾偉仁的母親曾太，她見王小克衣着整齊，眉淸目秀，不像壞人，年紀和兒子又相若，於是讓身給他入屋。

王小克踏進豪華的大廳，見左邊一道房門敞開着，裏面坐着許多人，還有個白衣護士站在門口。

曾太領着王小克向着這房門走去，一面問道：「你叫什麼名。」

「王小克。」王小克問道：「他現在怎樣了？」

曾太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沒有作答。

其實不用曾太回答，王小克走近門口，也已經得到答案了。

曾偉仁躺在床上，臉上包紮着繃布，一條膠軟管，塞在他的口部，動也不動一下。

房間裏站着幾個衣着高貴的中年男女，大約是曾家的親人。

那幾個中年男女轉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從他們臉上罩着的憂色看來，曾偉仁不但沒有好轉，情況可能越來越差。

王小克躡足踏上前去，曾太站在他身畔，忽然低聲啜泣起來。

一個少婦輕輕踏上前來，搭住她的肩膊，向外走去，一面道：「大嫂，你到外面坐會吧。」

「不！我………我要在這兒，陪着阿仁！」

「大嫂，阿仁有程姑娘照顧就行了！」那少婦勸道：「最近幾天，你睡不好，吃不好，這樣下去，你也會病的！」

曾太用手帕抹着眼淚，一邊抽泣着。

王小克望着床上的曾偉仁，根本看不到他臉上傷成什麼程度。

這時，門鈴响了起來，曾太趕忙趨上前開門，進來的是一個鼻樑上架着眼鏡的中年男子，後面跟着一個女護士，大概是曾偉仁的醫生。

「梁醫生，你終於來了。」曾太連忙把他迎了進來。

王小克這才知道爲何剛才會由曾太親自替自己開門，原來她正等着醫生。

梁醫生和曾太微微一點頭，逕自向曾偉仁的房間走去。

他替曾偉仁檢查了一番，曾太急不及待地問：「梁醫生，今天的情形怎樣？有沒有好一點？」

梁醫生雙眉深結，沒有出聲。

「梁醫生，到……到底怎樣了？」曾太的聲音已呈嗚咽。

「大致上來說，情況令人滿意。」

「可是他爲什麼還不會動？」曾太焦灼地：「這種情形要到幾時才好轉？」

梁醫生把聽筒取了下來，放到藥箱中去，一面答道：「那還要一段時間！」

「到底要到幾時？」

「曾太，這個，我也沒有把握！」梁醫生正色道：「不過，我已代請了兩位神經學專家，和一個腦科專家，來替令郎診治了。」

「幾時開始？」

「這兩天應該到了吧？」梁醫生道：「他們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專家，相信對令郎的情況，一定會有具體的帮助的，只不過——」

「不過怎樣？」曾太雙眉一揚，緊張地問。

梁醫生道：「他們此行的費用不菲，數目大概是——」

曾太不待他說下去，便吁了一口氣，道：「錢不成問題，只要他們醫得好阿仁，多少錢我都肯花。」

梁醫生點着頭，道：「好得很，我相信經他們三個專家合診後，令郎一定會很快痊癒的。」

「勞煩你了。」曾太臉上閃過一陣希望的神色。

梁醫生離去後，王小克心想，反正不可能得到什麼綫索，起身向曾太告辭。

曾太牽掛兒子的安危，並無出聲挽留。含着淚把王小克送出門口。

離開曾宅時，王小克迎着晚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心忖：好吧，明天到屯門島的後山去看看，究竟是什麼「惡鬼」在害人！

尋幽探秘　冒險追查

船逐漸靠岸了，王小克向岸上望去，只見房屋櫛次鱗比，「屯門島」比自己想像中要熱鬧得多。

在碼頭附近，有不少小攤檔，都是年老漁民擺賣自製蝦醬蠔油的小攤子。

原來「屯門島」的漁民，除了出海打魚之外，還自行培養生蠔和鹹水蝦，「屯門島」的蝦醬和蠔油，價廉物美，遊客上島觀光過後，通常購買一點帶回市區。

小販們見有船抵岸，紛紛圍攏上來兜生意。王小克望了那些小販一眼，只見他們差不多全穿着唐裝衫褲，頭戴笠帽，皮膚黝黑，赤着脚在瀝靑路上走着。

從他們的衣着看來，「屯門島」的居民仍然很落後，經濟環境也不見得好，這更令他們減少和外界接觸，對古老相傳下來的「鬼話」，也更深信不疑。

不過，王小克並不感到失望，因爲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到後山去親眼看看，而不是藉島民的口中得悉後山的情形。

上了岸後，小販們一哄上來，有的手中拿着一排排的蠔乾，有的拿着一瓶瓶的蝦醬蠔油，扯開了喉嚨叫着。

王小克笑着向他們搖頭，道：「我不想買。」

然而，小販們仍然纏住了他。

王小克仰首望去，只見遠處一座山高高聳立着，海拔大約也有六七百呎，以自已身手爬上去，起碼也要一個小時以上。

這「屯門山」是屯門島惟一的高山，另外還有幾座小山，不過海拔都只不過三四百呎而已。

王小克逕自向山那邊走去，小販們見兜不到生意，轉身去纏別的遊客了。

由於不是假期，前來「屯門島」遊玩的遊客不多，一個年紀約十二，三歲的小童，赤脚露臍，手拿一瓶蠔油，跟着了王小克。「先生，帮我買吧，兩塊錢，好便宜的！」

王小克苦笑着望他一眼，見他衣衫襤褸，鼻子還拖着鼻涕，正以親切的眼光望定了自己。

「我說過不買就不買。」王小克道。

小童把蠔油塞到他手中，道：「兩塊錢！」

王小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見小童攤開手來向自己要錢，嘆了口氣，自袋中取出兩塊錢幣，放在他掌心，然後把那瓶蠔油還了給他。

「先生，你的！」小童詫異地道。

「我還有事要做，先放在你這裏，回去時再跟你拿。」

小童先呆一呆，隨即點點頭，道：「好！」

王小克想起自己在街邊擦鞋時，也曾爲五毛一塊的「生意」而央求別人，這時自己經濟稍有好轉，能够帮帮人，倒是好事一件。

他向小童笑了一笑，轉身向一條小徑走去。

小童見了他的去勢，忽然大叫一聲：「先生！」

王小克呆了一呆，轉頭望他一眼，道：「怎麼啦？你還有蠔油賣給我不成？」

「不！」小童跑到他面前，臉上露出驚詫的神色，吶吶問道：「你……你要到那兒去？」

王小克抬頭望了「屯門山」一眼，微微笑道：「不告訴你。」

說罷，又逕自向小徑走去，小童大急，上前捉住他的衣袖，焦急道：「先生，那邊是不准去的。」說着向遠處一個木牌指去。

王小克循他眼光望去，木牌上寫着「危險，遊客止步」，字跡拙劣，木牌和紅漆却都是嶄新的。

他心念一轉，立時明白，暗想大概是發生了曾偉仁事件後，島民怕慘劇再生，所以，豎立起這樣的一個警告牌，不准外來的人上山。

「先生，上星期有人被惡鬼害了，你……你不要去。」小童道。

王小克知道他一番好意，但光天化日之下，却怕什麼惡鬼？

他正欲不理小童的勸止，逕自向上山小徑走去，忽聽有人叫道：「癩痢子，什麼事？」

王小克循聲望去，只見一個皮膚黝黑得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男子向這邊奔來。

癩痢子向那强壯大漢道：「關大叔，這……這位先生要上山。」

那大漢雙眉一軒，向王小克上下打量着，指住遠處那塊木牌，問道：「你不識字啦？」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我……我只是想過去看看而已。」

「不行！」大漢正色道：「前面十分危險，任何人都不准去。」

王小克眼珠一轉，笑道：「又不是政府立的禁令，只要我不怕危險，當然可以去。」

大漢名叫關天生，是屯門島出了名的漁夫，他天生神力，打魚時憑着臂力拉網，比機器拉動的還快，島上居民都叫他「大力士」。

關天生自小在「屯門島」長大，二十五年來，從未離島半步，爲人極是淳厚老實，他見王小克年紀和前幾天遇害的曾偉仁差不多，身材比曾偉仁還要瘦削一點，怕他重蹈覆轍，攔住了去路，道：「不成，即使不怕危險，前面也去不得。」

王小克知道他是一片好心，但這樣攔住自己，却使自己虛行一趟，不禁又急又氣。

「小兄弟，回去吧，山上沒有什麼好玩的。」關天生道。

「你去過？」

關天生連忙搖着頭，道：「不，我從來沒去過。」

「那你怎知道山上不好玩？」

關天生呆了一呆，才道：「那裏有惡鬼，會吃人的。」

王小克心知島上的居民對後山有「惡鬼」的傳說都深信不疑，尤其是發生曾偉仁事件後，要想說服這好心的大漢放自己上山，是絕不可能的了。

他跟着又想，若是憑自己的身手，硬闖上去自然不成問題，但如此一來，必定驚動了島民，便有違自己的原意了。

他念頭轉得極快，當下聳了聳肩，笑道：「好，好！我不去。」

關天生見王小克回心轉意，這才拍拍他的肩膀，道：「對啦！山上有什麼好玩？你叫癩痢子帶你到蠔塘去看看吧。」

癩痢子聞言拉住王小克的手臂，道：「來，我帶你去看蠔塘。」

王小克對蠔塘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此時自己若是不跟癩痢子走，一定擺脫不了關天生這大漢，只得點了點頭，跟癩痢子向左邊一條小徑走去。

那條小徑蜿蜒而下，大概便是通到海邊的蠔塘的；癩痢子一邊向前走，一邊說道：「我家的蠔塘，在島上，是第五大的了。」

「是嗎？」王小克淡淡應着，轉頭一看，只見關天生雙手叉腰；仍然站在通向屯門山的小徑上。

「我爺爺是開蠔好手，一眨眼便可以開一隻蠔，也是這裏出名的。」

「那倒可以去參加電視台的『行行出狀元』了。」王小克微笑道。

「什麼行行出狀元？」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島上居民大概全無電視機，不知電視台有一個這樣的節目。

「我爺爺泡製的蠔油，又香又好吃，晒製的蠔乾蝦米，連市區的海味店，都要向我們訂製哩！」癩痢子的語氣，有點自豪。

王小克對這一切全不感興趣，心中只想着怎樣設法在日落之前上「屯門山」看看。

這時，兩人已來到一幢石屋前，小童忽然「啊」地一聲，向石屋奔去。

王小克愕了一愕，站在當地，沒有跟上前。

「先生，快來！」癩痢子停下步來，轉身向王小克招手。

王小克踏上前，問道：「怎麼啦？」

「我……我忘記替爺爺煲藥了！」癩痢子滿面驚懼之色：「他……他一定會罵我。」

王小克不由啞然一笑，道：「那麼這便去替你爺爺煲藥吧，我也不去看什麼蠔塘了，再見！」

當王小克轉身欲循來路而回時，癩痢子忽然抓住了他的手，叫道：「你別走，你別走！」

王小克本來一揮手便可掙脫，但看到癩痢子臉上焦灼的神色，心下不忍，問道：「爲什麼？」

「我……我爺爺病了兩個多月啦，家……家裏的蠔乾蠔油，全賣不出去。」癩痢子吶吶地道：「我……我……連替爺爺買藥的錢也沒有，先生，你是好人，再帮我買一點行不行？」

王小克雙眉一皺，暗想這癩痢子倒是妙想天開，自己買了他家的蠔油蠔豉來幹什麼？

「你不是說市區的海味店，都要向你爺爺買蠔油的嗎？」王小克道：「將賣不出的賣給他們好了。」

「市……市區的海味店都是爺爺去接洽和送貨的。」癩痢子道：「爺爺病了兩個多月，沒出過市區，我又不懂，怎賣給他們？」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忽聽屋裏傳來一陣劇烈的咳嗽聲，腦海中不由想起自己還是個擦鞋童時，和盲眼婆婆相依爲命的情形。

那時候，自己做不到生意，每天只賺一兩塊錢，買得米來，沒錢替盲眼的婆婆買藥。

猶記得，婆婆有一次冷傷風，徹夜咳個不停，她每咳一下，自己的心便抽搐一下。

後來，他偷了隣居的一個手錶去當，才有錢扶着婆婆去公立醫院看醫生。

如今，癩痢子和他爺爺相依爲命，不正是自己以前的模樣嗎？

接觸到癩痢子那懇切的神色，王小克心頭一動，隨着癩痢子向石屋走去。

他暗自盤算着，自己袋中有四百多元現鈔，等一下就胡亂帮帮他們買些蠔油蠔豉之類，帶回市區送給人吧。

一踏進石屋，那陣咳嗽聲聽得更真切了。

雙鬢灰白的一個老者，臥在床上，咳個不停，床前放着一個痰盂，裏面全是帶着血絲的濃痰。

石屋的窗戶全閉着，一踏進去，便嗅到一陣霉氣，也不知道空氣混濁，還是蠔油蠔豉發出來的。

「爺爺！」癩痢子奔上前。

床上的老者身子微微一動，又咳了起來。

王小克四下裏打量一眼，見石屋中陳設簡陋，屋角放着式個膠袋，裏面的全是蠔豉，却都已發了霉，另一個角落堆着幾箱蠔油。

「爺爺，我替你煲藥。」

癩痢子轉身去掏水煲藥時，老者側頭向王小克望來，臉上透着詫異的神色。

王小克接觸到他那灼灼的眼光，心頭不由一動，病中的他，怎麼眼光仍是這般灼灼逼人？

「你……你是誰？」

王小克踏上前去，道：「老先生，我是來向你們買東西的。」

「哦？」老者問孫兒道：「癩痢子，咳咳，你……你怎麼把客人帶回家來？」

癩痢子停止了動作，轉頭道：「我今天沒帶貨出門，這位先生是個好人，肯買我們的蠔油蠔乾，所以我帶他回來。」

老者支撐着坐起床來，向王小克道：「你走吧！」

王小克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錯愕地望定了老者。

「咳咳，聽……聽……聽到沒有？咳，我……我叫你走！」老者向王小克下逐客令。

「爺爺，他是來向我們買東西的。」癩痢子大急，上前解釋。

「我們……我們的東西不……不賣！」老者說着，又咳了起來，俯身吐了一口血痰。

「爺爺！可是我們家裏沒錢了，戴大夫給你的藥單，還沒去執——」

老者揮着手，道：「不賣，不賣！」

「爺爺，」癩痢子大急，道：「爺爺，反正我們還有這許多貨物，如果還不賣

的話，會全都壞了的！」

「壞了也不賣！」老者斬釘截鐵地說道。

王小克詫異地望着老者，心想天下間那有如此愚蠢的人？

「癩痢子，你……咳咳……替我點點數，咱們還有多少斤蠔乾？」

「大約十一、二斤。」

「唔，那好得很，」老者點着頭，道：「我……我告訴你，這些你全不能賣，蠔油倒是……咳咳……倒是可以賣的。」

說着，向王小克望來，問道：「蠔油你要不要？」

王小克心下疑竇叢生，猶豫了一下，向他點點頭，道：「剛才已買了一瓶，現在再買五瓶吧！」

「好，好，癩痢子，你……你紮八瓶蠔油給他，兩瓶是送的，但……咳咳……蠔乾千萬不能賣……咳咳……一隻都不能賣。」

「爺爺，不賣留着幹什麼？」癩痢子問。

老者沉下了臉，道：「我自有用處，你……咳咳……乖的就別問。」

癩痢子向王小克歉然一笑，道：「先生，我爺爺自製的蠔油沒添味精，鮮美香滑，包你滿意。」

王小克望着屋角的幾袋蠔乾，都包紮得十分結實，就像要付郵一樣。心下不由暗暗奇怪。

這時，癩痢子已紮了八瓶蠔油，提起來算了算，道：「重得很，先生，我送你到碼頭去吧！」

「不，我還不想走。」

「哦？」癩痢子詫異問道：「先生，你還想到後山去？」

王小克不置可否地聳聳肩，道：「這些蠔油先放在你們這裏，我要走時，才來拿。」

當他走到大門口時，忽聽老者大聲咳了起來，咳聲之中，似乎還有「且慢走」的話聲。

王小克轉頭去看，果見老者咳得滿面漲得通紅，說道：「你……咳咳……你過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他走過去。

「別怕，我……咳……我這個病是傳染不了人的，」老者一雙烱烱的眼光，凝視望着王小克，正色問：「你到後山去幹什麼？」

「我——」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說道：「我只是想去瞧瞧而已，聽說後山有惡鬼！」

「對！對！」老者臉色一變，沉聲道：「屯門島上，誰不知道後山有鬼？你……咳咳……你千萬別去。」

「老先生，我是不怕鬼的！」王小克淡淡一笑。

老者聞聲神色又是一變，道：「你是一定要去的了？」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老者神色大爲緊張，道：「你……你只有去送……咳咳……咳咳……送死！」

「我不怕！」王小克凝視着老者，只覺他神情十分奇特，和癩痢子，洪艮亭，牟小明，關天生等人截然不同。

「我告訴你，千萬別去！」老者向孫兒道：「癩痢子，快……快去告訴他們，別……別讓他上山。」

「關大叔阻止過他！」癩痢子道：「現在恐怕還守在山口。」

「好……好得很。」老者這才吁了一口氣，道：「可恨我病……病成這樣，否則一定組織一隊人，日夜把守在山口。」

王小克無意中向那堆蠔乾走過去，發現膠袋後面，堆着許多繩索和爬山用具，心中不由一動。

「老先生，你去過後山沒有？」王小克忽然問。

「沒有，沒有！」老者連忙道：「一次都……都沒有。」

「奇怪了，這裏爲什麼有這許多爬山用具和繩索？」王小克試探問。

「是……是嗎？」老者臉色一變，道：「那……那是別人留在這裏的，一直沒用過。」

王小克俯身拿起一條吋許粗的繩索，只見渾體光澤，正是不斷使用所致，道：「不像哩！」

老者忽然大叫一聲，道：「放下它，咳咳！」

王小克把繩索放回原處，道：「對不起，我走了。」

「你到那兒去？」老者厲聲問道。

「到外面走走」王小克澀然一笑，道：「屋裏的空氣似乎不很好。」

「癩痢子，你……你跟着他。」

「爺爺，你的藥——」

老者不待他說下去，便厲聲喝道：「聽到了沒有？我叫……你……咳咳……跟着他！」

癩痢子望了王小克一眼，只得上前把炭火弄熄，和王小克踏出家門。

「癩痢子，你爺爺一向都反對人家到後山去的？」王小克側頭問。

「島上每個人都反對。」癩痢子道：「我爺爺當然也不例外。」

「那些繩索和爬山用具，都是別人留下來的？」王小克又問。

「——」癩痢子張大了口，答不出話來。

王小克何等聰明，知道十二、三歲的癩痢子不擅作僞，又試探問：「其實那些東西，全是你爺爺的？」

癩痢子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低聲道：「我不明白，爺爺爲什麼要騙你？」

王小克發覺自己所料不差，又問道：「你爺爺常帶那些繩索出門？」

癩痢子猶豫了一下，才向王小克點着頭。

「帶到什麼地方？」

「每次到市區交貨時，他都帶着。」

「哦？」王小克不解地問：「到市區交貨爲什麼要帶着繩索？」

「我也不明白，不過，爺爺不喜歡我多問，所以，我……我不敢問他。」

王小克眼珠一轉，腦際間閃過一個念頭，咬着唇不出聲。

兩人來到上山的小徑，只見那關天生果然站在路口把守，他一見兩人走過去，立即站了起身。

「怎麼啦？」關天生問道：「看過蠔

塘沒有？」

「看過了，」王小克趨上前去，笑道：「關大叔，你還在這裏幹什麼？」

「剛才又有兩個遊客想上山，幸好被我勸止，」關天生道：「否則再發生什麼意外，我們的責任可眞不小！」

「難道你就廿四小時守在這裏？」王小克試探着問。

「等一下有人來接替我，」關天生道：「我們已商討過了，爲了防止慘劇，只好派人守在這裏，不准任何人上山。」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如此一來，自己如何上山去探個究竟？

他搭着癩痢子的肩膊，向前走去，低聲道：「難道上山的路只有這一條。」

「這一條最好走，」癩痢子道：「另外還有一條，不過却是峭壁懸崖，空着雙手是走不上去的。」

「哦？」王小克心頭一動，問道：「如果用爬山用具呢？」

癩痢子搖着頭，道：「我不知道，反正從來沒有人敢到後山。」

「癩痢子，帶我到另一條上山的路看看好不好？」王小克央求。

「不！不！」

王小克道：「怎麼啦？我帮了你的忙，向你買了這麼多蠔油，你連帶我去看看也不行？」

癩痢子道：「你……你莫不是要從那兒上山吧？」

王小克雙手一攤，苦笑一聲道：「你說過的，空手絕對上不了山，我那來的工具？」

癩痢子這才點了點頭，說道：「好吧，不過，你別跟我爺爺說，否則他會打死我的，他關照過我，叫我不准對任何人提起。」

「難道除了你爺爺之外，再無第二個人知道？」王小克問。

癩痢子道：「沒錯，那條上山的捷徑，是我爺爺發現的，他從來不向人說，有一次，我和他到那兒散步，他才指給我看的。」

王小克心下大喜，知道自己的推測已經八九不離十，催促道：「癩痢子，快帶我去看看。」

× × ×

王小克仰首向前望去時，陡地倒抽了一口冷氣。

峭直的岩壁上，寸草不生，光秃秃地毫無着手的地方，難怪癩痢子說過，從這裏上山的話，倘若沒有爬山用具，是絕對辦不到的。

像這種海拔近千呎的懸崖峭壁，即使有爬山配備，也非具有特別技術——譬如爬山專家之類的人，才可能爬得上去。

「不知道多久之前，有幾個市區來的遊客在這裏爬山，一個掉下來死了，另外幾個要調動直昇機來救。」癩痢子道。

王小克望着峭壁呆呆出怔。

癩痢子的爺爺今年幾歲了？起碼六十五歲，以他的年紀，有可能爬得上去嗎？

同時，他爬上山去幹什麼？

王小克腦際間思潮起伏，然而，他還是記得此行的目的，是去代曾偉仁求後山的「惡鬼」，讓他痊癒的。

當年小明敍述着往事時，王小克就已經隱隱地覺得，傷害曾偉仁的，絕不是惡鬼。

然而，依照牟小明的形容，也絕不是人！

王小克是帶着好奇心，來查探眞相的，至於去求「惡鬼」饒了曾偉仁，却是其次。

他望着峭壁沉吟半晌，眼見烈日當空，已是中午時份，肚子有點餓了，道：「癩痢子，咱們去吃飯，好不好？」

「好呀！」癩痢子拍手叫道：「我想吃叉燒飯，想好久了，爺爺最近病了，沒錢給我去吃。」

「我有錢，」王小克拍拍口袋，道：「我請你。」

「我要吃兩碗的！」

王小克笑道：「只要你吃得下，吃十碗我也請你。」

癩痢子大喜，帶着王小克到島上唯一的酒家。

兩人在角落一張枱子坐下來，叫過東西後，王小克向外望去，只見碼頭又有船泊岸，離島渡輪每兩個小時一班開出，然後再由市區開回來。

這次上岸的搭客不多，只有七八個人，大半都是島上的居民出外購物而回。

「先生，」癩痢子忽然用手肘碰了碰王小克，低聲道。

王小克回過頭來，只見癩痢子滿面神秘之色，望着隣座一個背影。

「怎麼了？」

「先生，你知道他是誰嗎？」癩痢子把聲音壓得低低的。

「我怎知道？」王小克定眼望去，那人身材高大，穿着恤衫牛仔褲，似乎不是島上居民，坐着自斟自飲。

「他就是鄭火煌。」

王小克心中一動，只覺「鄭火煌」這名很怪，自己也似乎在什麼地方聽見過。

忽然，他想起來了，是洪艮亭向自己提過的。

鄭火煌在十幾年前，去過後山一次，回來時痴痴呆呆，是他母親到後山的樹林前，跪在地下懇求「惡鬼」之後，才恢復神智的。

「他去過後山，見過惡鬼，」癩痢子低聲道：「後來惡鬼饒了他，却令他將以前的事全忘了。」

王小克聽過洪艮亭敍述，也不以爲奇，却料不到會在這裏碰上了他。

「他在市區教書，每個月都回來一兩次，」癩痢子仍然壓低着聲音，道：「可是，他再也記不起以前的事了。」

「哦？」王小克淡應着，心底下却昇起一個疑團：到底是眞的忘記，抑或是假的？

他沉吟了一下，忽然站了起身，向鄭火煌走去。

鄭火煌叫了一盅香茗，一碟白切鷄，正在享用，忽然眼前一花，定眼一看，面前站着一個俊秀挺拔的少年，笑吟吟地望住自己。

他愕了一然，不知道對方的身份和來意。

「鄭火煌先生？」王小克友善地問。

鄭火煌向他點了點頭。

「我姓王，叫王小克，可以坐下來談談嗎？」王小克又問。

鄭火煌遲疑了一下，終於向他點點頭，道：「請坐。」

王小克拉開椅子，坐了下來。

鄭火煌的皮膚和島上的居民一樣黝黑，鼻挺唇薄，長得十分俊朗，只是雙目缺乏神采，望上去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鄭先生是個教師？」王小克問。

鄭火煌向他點了點頭，一雙呆滯的眸子，望定了王小克。

「鄭先生，你是在屯門島上長大的，我有一件事不明，想請你指教。」王小克忽然壓低了聲音。

「什麼事？」

「是這樣的，我今天早上來此旅行，想上山去看看，但路口被人把守住了，不准我上山。」王小克低聲問道：「到底爲什麼這裏的居民不准外人上山？」

鄭火煌呆滯無神的眸子，忽然閃過一陣異樣的神色，身子跟着一抖，答不出話來。

「是不是山上有個寶藏？」王小克接着問。

鄭火煌澀然一笑，道：「屯門島貧瘠得很，那裏有什麼寶藏？」

「可是，居民到底爲什麼不准外人上山？」

「我聽人說過，後山有惡鬼。」鄭火煌冷靜地答。

王小克凝視着他，問道：「鄭先生，你是爲人師表的人，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嗎？」

「冥靈之說，數千年來，一直被人們所爭論，」鄭火煌忽然輕輕地嘆一口氣，道：「到底是耶非耶，迄今仍未有定論，事實上，許多鬼魂之說，連科學也解釋不來。」

他的回答模稜兩可，既不肯定是否眞的有鬼，也不否定。

「鄭先生，你去過後山沒有？」王小克終於大胆地問。

鄭火煌先是呆了一呆，然後淡淡地笑了起來，道：「長輩們告訴我，說是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去過一次。」

「你見到了什麼？」

鄭火煌苦澀地一笑，道：「但願我記得起來。」

「你——忘了？」

「全忘了，」鄭火煌聳了聳肩，說道：「因爲我大病了一場，把許多事情都忘了。」

王小克望住他，見他臉上的表情不像作僞，心下不由暗暗嘆了一口氣——即使曾偉仁能够淸醒過來，他一定也會患上「失憶症」。

「王先生，我勸你還是別到後山去吧，那對你沒有好處的。」

「何以見得？」

「咦？上星期有個學生被人發現躺在後山樹林前的草地上，臉孔被灼傷，聽說直到今天還昏迷不醒，」鄭火煌道：「你不知道嗎？」

王小克點着頭，却道：「也許他是被什麼野獸所襲擊的呢？」

「世界上有噴火的野獸嗎？」鄭火煌苦笑了一下，道：「你以爲這是上古時代，還有噴火大恐龍？況且，噴火恐龍也只不過是小說家言而已。」

王小克偶爾瞥眼，見癩痢子正向自己招手，心想反正也問不出什麼東西，起身謝了鄭火煌一聲回座了。

「什麼事？」王小克問。

癩痢子向外一指，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只見兩個一黑一白的外籍大漢，正向這邊走來。

H埠乃華洋雜處的社會，而且是「遊客的天堂」，歐美各地的遊客，常到各處觀光，原是不足爲奇，不過，王小克一眼看到那兩個外籍男子，心下便猛地一跳。

走在前頭的黑人身高六呎以上，渾身都是結實的肌肉，雙目精光燦然，後面的虯髯大漢是白人，身材和那黑鬼一般高大壯碩，一邊向這裏走來，一邊鬼鬼祟祟地四週打量張望着。

令王小克覺得詫異的是他們的身上都負着一個大背包。

瞧他們的樣子，根本不像遊客，倒像是探險家。

「你看，」癩痢子低聲道：「這兩個洋鬼子是幹什麼來的？」

「也許是遊客吧？」王小克腦際間想着一件事情，漫應着。

「不！來島上的外國遊客，多數都帶相機，」癩痢子說道：「而且，也不帶行李。」

說話間，那兩個外籍大漢已踏進酒家，在王小克旁邊的一張枱子坐下來，將孭在背上的行囊卸下來。

王小克瞥了一眼，見行囊中有一把鋤子鐵鏟之類的柄，突了出來，心下更是詫異。

那黑鬼一邊抹着汗，一邊揮手叫伙記過來。

伙記不大會說英文，却仍然陪着笑趨上前來，黑鬼道：「拿啤酒來！」

伙記搔了搔頭，聽不懂他的話，虯髯漢子比着手勢，示意要喝啤酒，伙記這才明白了。

不一會，伙記取了兩瓶大啤過來，黑鬼拿起瓶子，往口裏自灌，還不到半分鐘，一大瓶的啤酒，已有一半，進了他的肚子。

虯髯漢子將啤酒倒在杯中，也是大口大口地喝着，這才叫伙記過來點菜。

然而，伙記却聽不懂他們的話。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笑着踏上前去，道：「我可以帮忙嗎？」

兩個洋大漢見王小克說英文，不由大喜。那黑鬼拉住王小克的手，道：「你告訴他，我們要中國式的炸豬扒，一大碟飯，再要兩碗湯。」

「好的，」王小克轉頭向伙記說了。

伙記離去後，黑鬼拉開椅子，笑道：「何不跟我們一塊坐？」

虯髯大漢雙眉一揚，白了同伴一眼，可是，王小克已經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你們是美國來的？」王小克笑問。

黑鬼望了大漢一眼，支吾答道：「是……是的。」

「我一聽你們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國

來的了。」王小克道：「德薩斯州？」

「不！」虬髯大漢搶着答：「我們是佛羅里達州來的。」

「啊，那是個好地方。」

「去過嗎？」黑鬼問。

王小克點着頭，說道：「去年我曾去過。」

虬髯大漢喝着啤酒，再也不理王小克，黑鬼却和王小克談起佛羅里達州的風景人情。

兩人談了一會，王小克忽然問道：「你們是來旅行的？」

「是的。」

王小克望了地上的背囊一眼，詫異問道：「怎麼要帶這樣重的行李？應該放在酒店才行啊！」

黑鬼張口正要答話，虬髯大漢白了他一眼，立即住口不言。

「我們打算來這裏露營的。」虬髯大漢道。

王小克「啊！」地一聲，道：「本島倒是個露營的好地方。」

「你住在這島上的？」黑鬼問。

「不，我的朋友住在這島上。」王小克說着向癩痢子指去。

「叫你朋友過來坐坐，好不好？」黑鬼道。

「他——他不會識英文的。」

「不要緊，你可以替他翻譯嘛！」黑鬼道：「我有幾句話問他。」

王小克心中一動，向癩痢子招招手，道：「你過來。」

癩痢子正啃着一隻鷄腿，急忙放到小碗，抹了抹手，走了過來。

「坐，坐！」黑鬼起身招呼。

癩痢子詫異地望着王小克，不明白何以要叫自己過來。

「他們有幾句話問你。」王小克道。

癩痢子向黑鬼望去，那黑鬼咧咀向他一笑，露出兩排又白又齊的牙齒。

黑鬼向王小克道：「你問問他，這個島兒是不是叫『屯門島』？」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笑道：「這個問題不必問他，便是我也可代答，不錯，這正是屯門島。」

黑鬼大喜，向虬髯大漢道：「咱們果然沒有找錯地方。」又向王小克問道：「你問他島上有沒有一個姓詹的居民？」

王小克向癩痢子照問。癩痢子搔着頭，一時間答不出話來。

屯門島本來有一千餘居民，都以打魚，養蠔爲生，後來，精壯輩源源到市區謀發展，目前只剩下一半還不到的數目。

雖然島上只住着五百餘人，但癩痢子却也不全部認得。

黑鬼見他答不上話來，又道：「那是個中國人，叫詹文波。」

王小克知道這樣查探一個人實在很難答得上，問道：「這詹文波多大年紀，長得怎樣？可有甚麼特徵？」

黑鬼苦笑着聳聳肩，道：「他年紀很大了，至於長得怎樣和有甚麼特徵，沒有人知道。」

「哦？」王小克愕然道：「這樣怎找得到他？」

「找得到的。」黑鬼道，語氣十分堅定。

虬髯大漢問黑鬼道：「哈林，別問了，他們不會知道的，吃東西吧。」

黑鬼哈林拿起筷子，試着夾了一塊豬扒，却掉了下來，不由哈哈大笑，罵了句粗口，道：「媽的，我吃了這許多年的中國菜，還是學不會拿筷子。」

癩痢子聽不懂三人在說些甚麼，心中記掛着爺爺，向王小克道：「先生，我……我想回去了。」

王小克道：「好吧，你先回去，等一下我來找你。」

癩痢子起身離去後，王小克朝哈林問道：「那個詹文波就住在這個島上？」

「是的。」

「你們——你們爲甚麼要找他？」

哈林還沒回答，虬髯大漢便道：「這是私人事情，不關你事。」

「我只是想帮你們忙而已。」王小克道。

「你又不是本島居民。」哈林咬了一口豬扒，道：「即使是島上居民，也帮不了甚麼忙。」

「對了，你們打算在甚麼地方露營？」王小克忽然問。

「這個——」哈林望了同伴一眼，遲疑着答道：「要看情形而定。」

王小克見虬髯大漢別過了頭不理自己，他十分知趣，立即站了起身，道：「我有事先走了，祝你們馬到成功，找到要找的人，再見！」

「再見！」哈林笑着向他揮揮手。

王小克付了賬，離開那間小酒家，却在對面一條小胡同躲了起來，探頭窺伺着黑鬼兩個大漢。

大約半小時後，兩人背着行囊，自小酒家出來，逕自向屯門山走去。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悄悄自後跟了上去。

不一會，兩人來到山口，遠遠見有個大漢守着，哈林踏上前去問話。

王小克在遠處看得清楚，那大漢正是關天生，想不到他耐性如此之好，一直守在山口，不准任何人上山。

關天生和那兩個外籍大漢言語不通，吵了起來，說甚麼都不准兩人向前再踏一步。

虬髯大漢性子烈，忽然伸手一推，要把關天生推開，怎料關天生有名「大力士」，閃身避過，一拳向他面門擊去。

虬髯大漢閃避不及，「嘭」地一聲被他擊中，踉蹌着倒退幾步，跟着一交摔下地上。

他漲紅了臉爬起身，上前要和關天生較個高下。

王小克暗想即將有好戲看了，遠遠地站着，並不上前勸架。

哈林見關天生一拳便把同伴打倒，心下吃了一驚，解下背囊，磨拳擦掌，一拳向關天生面門擊去，正是「西洋拳」中的一個攻擊招數。

關天生口中叫道：「喂！喂！我只是不准你們上山，我不想和你們打架。」

然而，哈林和虬髯大漢湯臣那裏聽得懂他的話？尤其是湯臣，被他摔了一交，屁股疼痛異常，咬實了牙齦，衝上前去。

三人拳來脚往，扭打在一起。

關天生一身神力，以一敵二，竟然並未落敗，反而把哈林和湯臣，打得節節後退。

這時，島上許多遊客和居民聽到毆打聲，紛紛上前來看熱鬧。

王小克見人越來越多，這才踏上前去，擠身人叢中觀看戰情。

只見哈林和湯臣臉目奇腫，顯是吃過不少重拳，但關天生身上的衣服也碎作片片，雙臂有幾處瘀青一片，想是被兩人夾攻弄傷的。

「喂！你們快停手！快停手！」人叢中有個白鬚老翁踏上前去。

三人打得正劇烈，那裏理會。

這時，四五個島上的精壯青年，互相打了個照應，上前合力把哈林和湯臣按住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白髯老者問道。

「皮鄉長，他……他們要上山，我不准，那金髮鬼子竟……竟向我動手。」關天生一面喘着氣，一面回答。

原來那白鬚老者正是「屯門島」的鄉長，姓皮名谷盧。他聽到島民報告，說是「屯門山」脚下有人打架，而且還是兩個外籍遊客圍攻島上一個居民，於是匆匆忙趕了過來。

哈林和湯臣被島上幾個精壯大漢按住，却死命地掙扎，但那幾個大漢都是孔武有力之人，他們身材雖然不大，却也掙扎不脫。

「快放了我們，否則等一下要你們好看的。」哈林叫了起來。

皮谷盧六十餘年來從未離過「屯門島」半步，怎聽得懂洋文？正沒理會處，一個年輕男子踏了出來，道：「皮鄉長，我來作傳譯吧！」

王小克向那人望去，正是鄭火煌。

皮谷盧大喜，道：「火煌，你來得正好，快問他們爲何要上山？」

鄭火煌走到哈林和湯臣面前，道：「我們鄉長問你，爲何一定要上山？」

湯臣和哈林對望了一眼，並不回答。

半晌，哈林道：「山上又不是禁區，我們爲甚麼不能上山？」

鄭火煌指着那個「花陰地帶，遊客止步」的牌子，道：「上面的字你們看到了沒有？」

「我們可看不懂中文。」

鄭火煌一呆之下，立即道：「那麼你們爲何動手動脚打人？」

哈林指着關天生，恨恨地道：「他對我們沒有禮貌，又不知道他在說甚麼，湯臣以爲他是壞人，所以才想教訓他一頓而已。」

鄭火煌將話向皮谷盧說了。皮谷盧沉吟半晌，道：「念在他們是遊客，大家言語不通，才有這個誤會，叫他們離開本島吧。」

鄭火煌向湯臣和哈林兩人說了，湯臣哇哇大叫，道：「他憑甚麼趕我們走？不！我們無論如何也不離開本島。」

「那麼你們想幹甚麼？」

「我——」湯臣沉吟了一下，才道：「我們想在島上露營。」

鄭火煌向皮鄉長說了，皮谷盧搖着頭，道：「不行！他們非走不可。」

湯臣大怒，瞪眼豎眉，叫道：「有甚麼理由一定要我們非走不可？這島是任何人都可以來的，我們偏偏不走，有必要時，我們要請美國領事館向你們政府交涉，看看你們如何趕人？」

鄭火煌聞言大感躊躇，事實上皮鄉長的確沒有權利將這兩人趕離此島上。

正爲難間，哈林忽然朝他一笑，道：「好吧，我們走，我們走。」

說完向湯臣打了個眼色，過去拾起行囊，轉身向碼頭走去。

「你們送他們到碼頭去，看着他們上船。」皮谷盧向那四個精壯漢子望去。

衆大漢依言自後跟着湯臣和哈林，皮鄉長又道：「天生，你不礙事吧？」

「不礙事！」關天生伸手抹着汗，道：「皮鄉長，咱們非派人廿四小時守在山口，千萬別讓那人上山，否則再發生慘劇時，本島的居民恐怕都全跑光了。」

「不錯。」皮谷盧緩緩地點着頭，臉上憂形於色，說道：「的確是要加派人把守。」

他沉吟半晌，立即就吩咐兩個年輕島民駐守，跟着又命另兩個在入夜後來接替，道：「你們四個暫且負責今天的守衞，明天一早，我會召集島民，另行組織安排一切。」

「是！」那四名島民齊聲答應。臉上都透着肅穆緊張的神色。

顯然地，曾偉仁的遇害，令島上每一個居民對後山的「惡鬼」傳說更加深信不疑。

王小克隨着看熱鬧的人離去，心下盤念着：看來從正面上山是不可能的了，是必要從癩痢子在指給自己看的「捷徑」上山。

然而，從那峭壁上山的話，那非有整齊的爬山裝備不可，而自己却兩手空空！

忽然，他眼睛一亮，想起了一件事，咀角泛起了笑意……

× × ×

王小克踏進石屋時，便聽到一陣均勻的鼻鼾聲，心頭一喜。

他向床上望去，只見癩痢子的爺爺背向門外，正在酣睡，屋中却無癩痢子的影子。

屋角的那幾袋蠔乾，仍然放在那裏，王小克躡足上前，看到那堆繩索鐵鈎，也放着沒動。

他悄悄踏上前去，先把堆在上面的膠袋搬開，然後取起繩索和鐵鈎。

那些繩索全是粗蔴繩，粗約寸許，他拿了一綑，估計大約有四五丈，然後把膠袋搬回原位，將繩索拿到石屋外一堆亂石中藏了起來。

剛藏好繩索，屋中傳來一陣咳嗽聲，跟着，癩痢子捧着一大袋食物，由外面回來。

「你爺爺醒了，快進去看他。」王小克道。

癩痢子匆匆忙入內，王小克跟在後面，却不進去。只聽老者咳了幾聲，問道：「買……買齊了沒有？」

「買齊了。」癩痢子答道：「兩打鷄

蛋，十磅麵包。」

「很好，很好。」老者又劇烈地咳了起來，道：「替我包紮好。」

「爺爺，你要不要吃一點？」

「你替我保點粥水就行了。」

「爺爺，既然不吃，你買這許多食物幹甚麼？」癩痢子問。

「爺爺早就吩咐過你了，小孩子別問三問四。」老者沉聲道：「快去替我保點粥水。」

「是。」

癩痢子不敢再問，轉身保粥去了。王小克站在門外，右手托着下頷呆呆出怔。

癩痢子剛才的問題，正問中了他心坎之中——是的，既然不吃，買這許多東西回來幹甚麼？

忽然，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似乎想起了甚麼東西，滴溜溜的眸子，閃着異樣的神采。

山深林密　驟驚奇變

王小克望望腕錶，是晚上九時多了。九時多在市區還是「華燈初上」的時間，真正的夜生活還沒開始。

然而，市區的生活怎可以和「屯門島」相比呢？

住在「屯門島」的居民，大多數在凌晨五點多便要起床出海捕魚去，所以，天才一晚四下裏就靜得一點雜聲也沒有了。

何況是九點多，「屯門島」的居民，全都進入了夢鄉之中。

王小克躲在亂石堆中，一雙灼灼的眼睛，像貓頭鷹一般閃着光，凝視着石屋的門口。

果然，預期中的人出現了——癩痢子的爺爺。

只見他背上孭着一大袋東西，手中拿着繩索，左右望了一眼，向東北角的方向走去。

王小克猜想那袋東西必定是鷄蛋，麵包和晒乾了的蠔乾。

老者佝僂着身子，慢慢地朝前踽踽走着。

王小克輕輕拿起那堆繩索，掛在身上，慢慢地自後跟着。

老者雖然一邊走一邊咳嗽，却儘量掩住了口，把他的咳嗽聲弄到最低。

望着他舉步艱難的樣子，王小克心下暗暗為他担心，如何去爬那樣的峭壁？

他落後二十餘碼，不敢過份接近，若然被老者察覺，那麼，心底下的疑團，便永遠沒有可能解開了。

老者在黑暗中仍能辨路，左彎右曲的小徑，他熟得很。

王小克抬頭望天，夜空中星月黯然無光，暗想老者把這條小徑不知走了多少千百次，因此即使閉着眼睛也能照走無誤。

大約走了半個多小時，終於來到那處懸崖，只見老者毫不猶豫地來到一塊大石前，爬了上去，然後將手中的繩索向上一拋。

休瞧他年紀老邁，身又有病，這一拋却是不偏不倚地，將頂端的鐵鈎鈎住了上面的一塊岩石。

他用手試了試，慢慢地爬了上去。

王小克見他動作遲鈍，巍顫顫地似乎隨時都會摔了下來，不由暗替他揑了一把汗。

然而，老者每一落足之地，似乎早巳心中有數，他動作雖慢，還是順利地爬到了半山一個立足地。

只見他收起繩索，又向上拋去，「拍」地一聲，鐵鈎又鈎住了上面的一塊岩石，他抓着繩索，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王小克暗中留意他的立足點，忖道：「等他上了山之後，我便照他的行踪爬上去。」

再過一會，老者的身形巳被黑暗所吞噬了。

王小克不知他究竟上了山沒有，因此不敢立即自後跟去。

唧唧虫聲中，偶爾傳來一兩聲咳嗽，間中一陣風吹來，透着涼意，王小克忽然想起後山的「惡鬼」，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直到再也聽不到有任何咳嗽聲，王小克才取下繩索，拋了上去。

黑暗中不能視物，王小克連試了幾次，繩端的鐵鈎這才鈎住了岩石。

他用力試試是否可以借力，這才爬了上去。

王小克的身手怎可和老者比擬？只見他去勢矢若靈猿，不一會巳到了老者先前的立足地。

他照老者的方向，不一會巳來到峭壁中間，再上去幾十丈，便是「屯門山」的山頂了。

此時黑雲飄出，雲端露出半輪皓月，王小克眼光銳利，立時看到山頂上有個人影，正在蠕蠕而動。

用不着說，那是癩痢子的爺爺。

王小克等那人消失後，這才拿起繩索，向上大力一拋。

這一下剛巧把鐵鈎鈎住了一塊伸出來的岩石，王小克吸了口氣，爬了上去。

大約半個小時後，王小克巳經來到山頂，向下一望，只見怪石嶙峋，山勢陡峭，若是在半途摔了下去，簡直屍骨無存。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正欲轉身窺探下山之路，忽然山腳下亮光一閃。

那是電筒的光。

王小克心下一懍：難道除了老者和自己之外，還有第三批人要上山來？

凝神望去，可惜距離太遠，瞧不清楚，只見電筒光閃來閃去，顯然有人正在爬山。

王小克腦際立即想起兩個人來——湯臣和哈林。

當王小克看到兩人的背囊時，立即想到兩人會來攀登「屯門山」了。

然而，那究竟是為了甚麼？他們到底是甚麼身份？

王小克無暇再細想下去，因為他必須牢牢跟着老者，才可知道他要去何處。

黑暗中向下望去，「屯門山」的後山灌木叢生，野草處處，和前面截然不同。

可是，黑暗中却看不到老者的影子，想是被灌木遮住了。

王小克側起耳朵傾聽，忽聽到一陣「簌簌」聲音，從西面傳來。

王小克大喜，看清楚落脚之地，孭着

繩索，雙手各抓住兩邊的灌木下山。

他動作極其小心，生怕發出聲響，被下面的老者察覺。

十餘分鐘後，王小克依稀看到前面有個人影蠕蠕而動，看清楚正是老者。

老者以為四下無人，於是大胆地咳嗽起來。王小克循着他的咳聲，輕易也自後跟着。

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難」，可是這「屯門山」後山的山勢不同，跑不多遠便有像梯級的落足點，四週又有灌木小樹可借力，因此，很快地便來到山脚。

老者一下了山，坐在一塊石頭上，不停地喘着氣。

王小克屏住了氣息，因為，後山寂靜如死，倘若發出任何聲响，都會被老者發覺。

大約一頓飯時份，老者喘息巳畢，支撐着爬了起身，向前面樹林走去。

後山巳是一片漆黑，月亮又被黑雲遮住了，那樹林中，更是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

老者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中一般熟悉，逕自朝兩棵大樹之間走去，不一會，身影巳消失了。

王小克這才躡足竄前去，伏在樹幹之後，傾聽樹林裏的動靜。

樹林中寂靜如死，便是虫聲也沒有，氣氛十分奇特。

王小克傾聽一會，這才鼓起勇氣，向內走去。

樹林中四處都是積得高高的落葉，踏上去時，「簌簌」作响，王小克雖然放輕了脚步，仍然有輕微的「簌簌」聲發了出來。

大約走了十餘分鐘，忽見西北面有一點微弱的燈光，心下一動，朝着燈光處走去。

王小克一邊向前走着，一顆心一邊劇烈地跳了起來，「惡鬼」之說固然不足信，然而鄭火煌和曾偉仁的遭遇却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能不令人心下發毛。

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就在離火光還有三五十碼時，忽見一個人影踏着落葉迎面而來。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躲到一棵大樹之後。探首一望，向這邊走來的正是癩痢子的爺爺，他背上的袋子巳經卸下，兩手空空，路也走得快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自己的忖測果然不差，老者是替人送食物的。

老者匆匆趕路，一面咳嗽着。

當他來到王小克藏身的大樹前時，忽然停住脚步，似在傾聽甚麼。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屏住了呼吸，動也不敢動一下。就在這個時候，樹林外傳來了人聲。

王小克暗叫一聲糟糕，心想定是湯臣和哈林來了。

果然，林外傳來哈林的聲音：「湯，咱們一塊進去呢？還是分別進去搜索？」

湯臣沒有答話，哈林又道：「快決定呀，好不容易才來到這裏，難道你想臨陣退縮了？」

「我……我不是退縮，是……是……」湯臣聲音微顫。

「我說你這人不生胆子。」哈林語氣不悅，道：「那些傳說都是騙人的。」

「可是……可是上星期才有一個人遇害。」湯臣吶吶地道。

剎那間，王小克明白了他的來意，至於到底是甚麼身份，來此的目的又是甚麼，一時間却猜想不到。

只聽湯臣似乎下了決心，道：「好吧，我們一塊進去。」

話聲甫畢，立即傳來「簌簌」的脚步聲。老者渾身一抖，竟然身向王小克藏身的大樹後竄來。

王小克吃了一驚，那老者也巳發覺大樹後有人，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

王小克輕輕搭住他的肩，低聲道：「老爺爺，你別怕，是我。」

老者認得王小克的聲音，心下驚詫稍定，躲在樹後，低聲道：「別出聲。」

這時，遠處的燈光忽然熄了，樹林中又恢復了一片死寂黑暗。

老者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只聽湯臣和哈林的脚步聲巳逐漸走近。

王小克感覺到老者渾身抖索，似乎大為驚恐的樣子，心下暗暗奇怪，他為何怕成這樣？

這時，湯臣和哈林的脚步聲大約距離兩人藏身之所只有十餘碼了。

老者倏地竄了出去，俯身抓起了一把落葉，向前拋過去。

這一着大出王小克意料之外，湯臣和哈林更是大驚失色。

「誰……誰？」哈林微顫着聲，電筒光向這邊射了過來。

然而，老者在抓起落葉拋出之後，立即又閃身躲到了一棵大樹之後，電筒光只照到落葉紛紛，迎頭而下。

湯臣忽然大叫一聲：「有鬼！」轉身向外奔了出去。他去勢太快，不小心絆倒於地，迅速爬起了身，亡命價般，奔出樹林。

哈林驚恐雖不如湯臣之甚，却也心下發毛，他猶豫一下，轉身逃了出去。

王小克見兩人胆子如此之小，竟被一把落葉嚇得尿滾屁流而逃，暗暗好笑。

不一會，只聽林外傳來一陣爭執聲：

「我早說過，最好白天來的。」

「白天他們四處有人把守，如何進得來？」是哈林的聲音。

「無論如何，我……我不進去了，」湯臣聲音顫抖：「要去你自己去吧！」

「我——」哈林沉吟了一下，道：「那只不過是一些樹葉而巳，你怕什麼？」

「樹林中又沒有風，怎會有樹葉由上而下，而且……而且我還聽到有脚步聲，」湯臣驚悸猶存，囁嚅道：「我死也不進去了。」

哈林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咱們等到天亮後才進去搜索。」

「這樣最好。」

跟着，聽到一陣掏睡袋的聲音，兩人竟然要在樹林前的草地上過夜。

老者沉吟了一下，向王小克走過去，低聲問他：「他們剛才在說些什麼？」

王小克先是一呆，這才想起老者聽不懂英文，於是低聲答道：「他們怕了鬼，說是要等天亮才進林搜索，今晚就在外面

過夜了。」

「這……這怎辦？」老者大急，道：「我……我怎樣離去？」

王小克咬了咬唇，問道：「老爺爺，你可知他們要進樹林來搜索些什麼？」

「我……我不知道。」老者說罷，又欲咳嗽起來，急忙伸手掩住了口，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你知道的，」王小克仍然壓低聲音，道：「是不是搜索一個人？」

老者沉默着沒有回答。

「那人叫詹文波？」

老者搖着頭，道：「我怎知道？」

王小克和他距離得很近，依稀看得到他臉上神色不像作偽，心下暗暗詫異。

「剛才你送鷄蛋麵包去給誰？」

老者聞言渾身一抖，顫聲道：「你……你知……知道了？」

「不錯。」

「你……你親眼見到我送……送過去的？」老者驚惶無巳地問。

「是的。」

老者更是緊張，微顫着聲音道：「你……你還看到了什麼？」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什麼都看到了！」

「眞的？」

「爲什麼要騙你？」

老者忽然抓住王小克的手，道：「小兄弟，你到底看到了什麼，說一點給我聽聽。」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道：「那用得着我說？你不是比我更清楚嗎？」

老者忽然嘆了口氣，幽幽地道：「這個疑團，已在我心中擺了四十餘年啦，直到今天，還未解開！小兄弟，你究竟看到了什麼，請告訴我，我……我看來也不久於人世了，就讓我死得瞑目怎樣？」

王小克驚疑交集，問道：「你的意思是，對這一切你全不知道？」

「我怎知道？」老者道：「四十餘年來，我一直蒙在鼓中……」

王小克聽他語氣，似乎不像作僞，問道：「老爺爺，你甚至不知道送去的東西是給誰的？」

「如果我知道，還用得着問麼？」老者嘆了一口氣，道：「我已經送了四十餘年啦。」

「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唉！既然都讓你知道了，我也不必瞞你，這四十餘年來，我一直保守着這個秘密，眼看自己如風燭殘年，只好傳給癩痢子了。」

王小克心下疑惑越來越甚，却不打岔，只聽老者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我姓賴，名叫培雄，癩痢子是我的孫兒。我只有一個兒子，名叫國基，他廿四歲那年結婚，生了癩痢子，後來到市區做貨車司機，在一次汽車失事中死去了。

「國基死去的那一年，癩痢子才三歲，他母親熬不得寂寞，跟人跑了，就剩下我祖孫兩人，相依爲命——」

說到這裏，賴培雄掩住嘴低聲咳嗽了起來。他咳了一會，才接着道：「當我十八歲那一年，有一天晚上，我父親把我叫到面前，面色鄭重地對我說：『阿雄，爸爸近年多病，大概沒有什麼日子過了，你已成年，可以自立了，眼前，爸爸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我當然追問父親到底有什麼事放心不下，他道：『阿雄，自你懂事以來，可記得爸爸每隔十天半月，晚上便要出外，直到凌晨之後才回來？』

「我向他點點頭，事實上自從十歲那一年開始，我就爲父親的行動感到奇怪，不過那時年紀還小，不敢追問。後來習以爲常，也不理會了。

「當時，我想不到父親突然會提起這件事，他繼續又道：『你可知道爸爸一去便是四五個鐘頭，是幹什麼的？』

「我向他搖頭表示不知，他又問：『你可知爸爸去了那兒？』

「我再向他搖頭，事實上我的確一無所知。父親道：『我是到後山去的！』他此言一出，我不由嚇了一跳，蓋從孩提開始，大人長輩們就一直灌輸後山比地獄更恐怖的意念。

「在我想像中，後山非但不是人去的地方，連家畜狗隻，也不能去，好像一去便會沾染了一身邪氣回來，帶給家人的不幸。

「我們獨居僻遠小島，思想迷信，封建，古老，現在讓你們這些現代人看來，當然十分愚昧可笑，可是，當時我們却認爲古老的傳說千眞萬確，理所當然，一點都沒有加以懷疑，所以聽到父親竟會偷偷去後山那種邪門恐怖的地方，才會吃驚不迭。

「父親見了我的表情，淡淡一笑，道：『其實那也沒有什麼，是你爺爺叫我去的。』

「我聞言更感詫異，爺爺已經去世十五年，猶記得他老人家去世時，我才不過三歲，當時後山已成爲禁地，爺爺怎會叫父親到後山去？

「父親跟着又說道：『不用大驚小怪，後山雖有惡鬼，但跟我們賴家，却甚友好。』

「我呆呆地望住父親，一點也弄不明白，父親搭住我的肩膊，柔聲道：『阿雄，你要好好記住爸爸的話，我死之後，你每隔十天或者半個月，便帶一些糧食，如鷄蛋，麵包，或是水菓之類，到後山去，直入樹林之中，向西北角走，那裏有一間茅屋，你將食物放在門口，然後立即回來，這就行了。』

「當時，我呆呆地問他：『爲什麼要送食物去？那人是誰？』

「父親沒有答我，他道：『連我也不知道，這是你爺爺臨終吩咐我做的事，他說，只要我們照做，便可保佑賴家世世代代平安吉利。』

「我又問，如果沒有時間送去，那便如何？父親雙眉一豎，道：『不論有多重要的事，也不論你多忙，送食物到後山去是最重要的事！你爺爺千叮萬囑，叫我們一定要做到此點，若是違背了，上天便會重重懲罰我們！知道嗎？』

「我父親甚至說，即使家裏窮得連買米的錢也沒有，也得借貸購糧送入後山，所以，那些蠔鼓，我才一直不肯賣。」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向西北方望去，一片寂靜黑暗，不知茅屋中到底住着什麼人？

他側耳一聽，林外的湯臣和哈林也沒有任何聲息，只聽得賴培雄又道：「父親還吩咐說，此事必定要保守秘密，若是隨便洩漏出去，將會禍延後代。」

「所以你就照你父親的話，沒有間斷地送糧食來這裏？」王小克問。

「對了，」賴培雄吁了一口氣，道：「已經送了四十二年了。」

「每次都把食物放在門口就走？」

「是的，」賴培雄點頭道：「在我想像中，茅屋中一定是住着一個世外高人，不肯讓別人見到，所以，我也不敢多看一眼。」

「你怎知他還健在？」王小克問道：「如果眞是一個世外高人的話？」

「這個——」賴培雄沉吟了一下，才道：「我本來也考慮到這一點，蓋從我祖父傳下來的『規矩』，也有八十餘年至九十年了，屋中的『人』，到底是否還活着？可是，這四十餘年來，我每次來送糧食，門口都是空的，顯然屋裏的人還活着，每當我走了之後，便開門來將食物搬入屋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不由又向西北方望去，但黑暗之中，那看得到茅屋前的食物，是否已被屋中的人取了進去？

「四十二年以來，我心中一直有一個解不開的疑團，却又不够胆子去解開它，」賴培雄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剛才那兩個外國人要進來，我自然而然地對茅屋中的人起了護衛之心，怕他的秘密被人揭穿，而事實上我自己何嘗不想知道這秘密呢？」

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問道：「癩痢子迄今還不知道你送糧食來這裏的事？」

「他還不知道，但總有一天要告訴他的，否則，我死了之後，無人送食物來給茅屋中的人怎辦？」

「這次你病了兩個多月，不能送食物，心中一定焦急死了？」王小克又問。

「當然，」賴培雄道：「本來，我想叫癩痢子代送，但他年紀畢竟太小。只希望這兩個月來，茅屋中的『世外高人』安然無恙。」

「也許茅屋中住的是惡鬼呢？」王小克問。

賴培雄緩緩地搖着頭，道：「不會的，我父親是個好人，他怎會叫我送食物給惡鬼？況且，鬼也吃人吃的東西嗎？」

「你爺爺爲何要送食物來這裏？」王小克問。

「這個連我父親也不知道，只是依命行事而已。」賴培雄道。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後，忽然問道：「老爺爺，你想不想打開這四十餘年來的疑團。」

「我——」

「如果你想，那麼，讓我到茅屋中去看看，不就得了？」

「不！不！」賴培雄大力拉住王小克，驚恐地道：「你千萬不能去。」

「你怕我會像鄭火煌或者曾偉仁被襲擊？」王小克試探問。

「小兄弟，求求你，千萬不要去打擾他。」賴培雄央求道。

「爲什麼？」

「我……我總覺得，如果有人去打擾他的話，即將會發生一樁很悲慘，很……很殘酷的事，鄭火煌和上星期遇事的那個小孩子，就是證明。」

王小克被他抓住了手，本來很容易便可掙扎得脫，但他聽了賴培雄的敍述後，發現賴培雄對茅屋中的人（？）又敬又畏。如果自己此時決意上前，賴培雄一定會拚命阻止。

那時候，必然驚動了林外的湯臣和哈林，這兩個洋鬼子看來不像好人，若有什麼不軌，豈不糟糕？

賴培雄見王小克緘默着不言不動，問道：「小兄弟，希望你替我保守秘密。」

「一定。」

「好啦，剛……剛才你到底看到了些什麼？那……那世外高人，是怎生模樣？他——」

賴培雄的話還未說下去，王小克便道：「老爺爺，眞對不起，剛才我其實什麼也沒看到。」

「你——」賴培雄瞪大了雙眼，臉上現出一副受愚的忿怒模樣。

「老爺爺，你放心好了，我答應過你保守秘密，就絕對不會說給別人聽。」王小克誠懇地道。

賴培雄緘默着不出聲，就在此時，王小克忽覺腦際風生，有樁物事當頭擊了下來。

他大吃一驚，急忙着地一滾避過了，黑暗中，只見賴培雄不知幾時操了根粗大樹枝，向自己偷襲。

王小克一骨碌彈跳起身，喋聲道：「老爺爺，你聽我解釋！」

然而，賴培雄那裏肯聽，雙手緊握樹枝，向王小克身上招呼，一面罵道：「你騙我！你騙我！我洩漏了秘密，非殺掉你不可！」

王小克怎料得到他忽萌殺機要殺人滅口？見他操着樹枝揮舞，狀若發狂，急忙向外便逃。

賴培雄握着樹枝自後追逐，一面叫道：「小鬼別逃，我今天非殺了你不可！」

王小克本來一出手便可把他制住，只是黑暗中視野不清，若是一個失閃，會被他的樹枝擊中。另外，又覺自己騙他把秘密說了出來，心下過意不去，又念他年紀老邁，不堪一擊，所以只是左右閃避躲藏，不欲和他交手。

兩人這一番追逐，把林外的湯臣和哈林吵醒了。

湯臣和哈林此次身負重任前來H埠屯門島訪查一人，臨來之前，已聽過「屯門島」的傳說，剛才被一把落葉嚇了一跳，雖然躺在睡袋之中，却忐忑不安，不能入眠，這時聽到有人聲自林中傳來，不由大喜。

哈林一骨碌從睡袋中跳了出來，道：「林中有人，不是鬼！」

湯臣當然也聽得出林中有人在叱喝追逐，從睡袋中跳出，說道：「咱們進去看看！」

「是！」

兩人從背囊中各自取了一把鶴咀鑱、

雙雙向樹林中衝進去。

哈林一衝進樹林，忽覺勁風撲面，有樁物事迎面襲來，不由大吃一驚，手中鶴嘴鑱自然而然向上一格。

「拍」地一聲，那物事掉下地去，忽然有人朝自己撲來，口中嚷着：「我和你同歸於盡！」

那人正是賴培雄，他黑暗中瞧不清楚，以爲是王小克，叫的又是中文，哈林那聽得懂？見來人撲上前來，勢若瘋虎，他受過特殊訓練，手中鶴嘴鑱橫裏一揮，只聽「啊呀」一聲慘叫，賴培雄腰腹間中了一鑱，直入逾六七吋，登時鮮血迸射，仆倒下地。

哈林剛才那一下並無意殺人，是以嚇了一跳，縱身向後跳開。

就在此時，忽聽遠處湯臣慘厲一聲嘷叫：「鬼呀！鬼呀！」急忙轉頭望去。

說時遲，那時快，火光驀地一閃，跟着「嗤嗤」連聲，一個火人滾下地去。

哈林匆匆一瞥，認得正是湯臣，大吃一驚，叫道：「湯臣！」

湯臣從地下爬了起身，張臂揮舞，向樹林外奔逃過去，一面慘厲地嘷叫着……

哈林略一沉吟，隨着湯臣，向外狂奔而去。

湯臣此時全身已經着火，一出了樹林，立時滾下地去，哈林拿起睡袋，朝他身上拍打。

不一會，火熄了，然而，湯臣也已奄奄一息。

哈林蹲下地，又驚又急地問道：「湯臣，你……你不礙事吧？」

「鬼……鬼……」湯臣聲若游絲：「不……不是人！他渾身散發着一陣焦臭味，臉上沒有一吋完整的肌膚。

「湯臣，到底是什麼東西襲擊你的？」哈林驚魂未定，朝後望了一眼，然而，樹林中黑暗如故。

「鬼……鬼！」湯臣口唇掀動，好不容易，才擠出這幾個字：「噴……噴火！噴火……」

話未說完，雙腿一蹬，窒息死了。

哈林往他鼻孔一探，沒有了呼吸，又按按他的脈搏，也不跳動，知道同伴已死去了。

他又驚又急，左右望了一眼，似覺噴火惡鬼就在附近窺伺，隨時會出來襲擊自己一般。

四下裏寂靜如死，哈林心中的驚惶恐怖，已到了極點，倏地跳了起身，大叫一聲，向山下爬去……

且說王小克被賴培雄追殺時，一閃身躲在大樹之後，此時剛巧哈林衝了進來，賴培雄被他一鑱擊中，仆倒下地。

在黑暗之中，王小克不知道賴培雄已經被殺，只是躲在樹後，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忽然，西北方火光一閃，跟着，湯臣全身着火，嘷叫着衝出林去。這一連串的變故，只不過短短數秒鐘之間，等他定過神來時，火光已熄，湯臣也逃到樹林外面去了。

王小克腦際閃現曾偉仁滿面包住繃布的情形，看來湯臣也是同一命運，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起來。

他想，若是自己發出聲息，竟也被襲，燒得面目全非，那可不是玩的，所以，一直躲在樹後。

不一會，他聽到哈林一聲怪叫，聲音逐漸遠去，猜想哈林定是吃驚過度，拋下受傷的同伴逃了，那料得到湯臣竟然已一命嗚呼？

再過了一會，四下裏恢復一片死寂，王小克側耳一聽，暗想如果賴培雄受了傷，該會出聲呻吟，爲何竟是了無聲息？

他腦中念頭一閃，暗叫不好，向賴培雄剛才的叫聲之處走去。

黑暗中，他依稀看到地下蜷縮着一個人，急忙蹲下地去，取出袖珍電筒。

那把袖珍電筒乃王小克廿四小時帶在身邊之物，剛才惟恐洩露行藏，一直不敢使用，但這時情況有別，再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他一扭掣，電筒亮了，同時，也看到地下那人果然便是賴培雄，只是雙目圓瞪，已然死了。

王小克又驚又怒，心想賴培雄之死，自己也要負一部份責任，不由大力拍着自己的額角，道：「老爺爺，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話聲甫畢，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幽靈似的聲音：「他死了？」

那聲音又細又尖，毫無人的氣息，也分不出是男是女，聽在耳中，便予人一種毛孔悚然的感覺。

王小克正欲回頭去看，那聲音又道：「別回過頭來！」

這一聲呼叫平平穩穩，並無特別語氣，但竟似有一種不可違拗的魅力。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頭已轉了一半，卻凝住了。

「誰殺死小雄的？」那聲音問，分不出到底是悲還是怒。

王小克腦際電一般閃着念，曾偉仁被灼傷的樣子，又浮現在眼前。

「一……一個外國人。」王小克才一出聲，便嚇了一跳，原來自己的聲音變得那樣乾澀沙啞。大概是心情過份緊張的緣故。

「哦？」背後那人的語氣仍然平穩如故，毫無高低起伏：「叫什麼名？」

「哈林。」王小克答出這句話時，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爲什麼會乖乖地，毫不猶豫地回答對方的問題，就像奴隸對主子一樣？

「眞可惜！」那聲音卻毫無遺憾惋惜的意味，道：「你替他埋了吧。」

「是！」

「埋了他之後，到茅屋前來，坐在地上，我還有話問你。」

「是！」王小克好像着了魔一般，垂首答道。

「快動手吧。」

聲音甫畢，王小克聽到一陣「簌簌」聲響，背後那人踏着地上的落葉遠去了。

王小克雖然仍舊不敢回頭去望，心下卻稍爲放心，蓋那人既然踏地有聲，便不會是鬼了！

只要對方不是鬼，自己便也不必害怕了！

他扭亮袖珍電筒，四下照射着，終於

發現那把鶴咀鑱，當下在一棵大樹下掘了起來。

王小克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掘了一個坑，把賴培雄的屍身，搬了進去，用土埋了。

他跪在墓前，低聲禱告：「老爺爺，你雖然因我而死，但我親手葬了你，也算對得起你的了，至於你被我騙來的秘密，我王小克有生之日，必定會嚴加守秘，絕不向任何人說出來，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禱告完畢，王小克站了起身，只覺渾身酸痛，原來剛才爬山上來時用力過度，再經一番驚嚇，體力已是不支，又再掘坑做墳，週身骨骼便似要散開來一般。

這時候，他需要的是躺下來好好地睡它一覺，然而他並沒有。

他記掛着那人的吩咐。

王小克扭亮電筒照路，緩緩地向前走去，樹林中四處都是野草，濃蔭遮天，樹籐從樹上垂直而下，便似魔鬼的鬍子，但偌大的樹林，卻見不到有半頭野獸毒蛇，便是毛虫也沒有一隻。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但茅屋已經在望，於是加快腳步，踏上前去。

那茅屋極大，築在濃蔭樹下，除了一道也是用草編織的門之外，並無窗戶。

王小克來到屋前，在門口坐下，道：「我來了！」

屋裏一片沉寂，大約過了五分鐘之久，才聽那個不像人聲的聲音道：「把電筒熄了。」

王小克依言熄了袖珍電筒，四下裏又恢復一團漆黑，王小克不知對方意欲何爲，暗中提住了兩顆玻璃彈，凝神戒備着。

「你叫什麼名？」那聲音問。

「王小克。」

「住在島上的？」

「不。」

「那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把來意說了出來——他一面敍述時，一面覺得奇怪，爲何自己竟然情不自禁地說出眞話？大概受對方問話時的語氣所影响吧？

然而，對方的語氣和剛才一樣，沒有高低起伏啊！

敍述完畢之後，屋裏那人輕吁了一口氣，說道：「那個被灼傷的小孩子還沒有醒麼？」

「他……他仍然在昏迷中。」

「唉！可惜他住在市區，否則，我倒可以親自去替他醫治，就像十幾年前，有個島上的孩子受了傷，便是我半夜裏跑去找他醫好的。」

王小克心中一動，知道他所說的「小孩子」便是鄭火煌。

如此說來，後山中的「惡鬼」，其實便是屋中那人在作祟了！

可是聽他的語氣，卻又不像壞人，爲何竟不許外人闖入後山？

同時，他等一下會怎樣對付自己？想到鄭火煌的痴呆和曾偉仁的受傷，以及剛才湯臣的悽厲叫聲，王小克心下不由忐忑不安。

「王小克，我不會傷害你的，你放心好了。」那人似乎看穿了王小克的心事，安慰他道。

「我……我也不會把這裏的秘密向任何人提起。」王小克知機得很，連忙接口道。

「那很好，那很好。」屋裏一陣沉默，半晌，那人又道：「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便給藥你去救醒那受傷的小孩，同時，將來給你許多許多好處。」

王小克聞言大喜，他倒不是貪圖什麼「好處」，而是覺得自己此行的目的可達，代牟小明高興而已。

「你答應不答應？」

「答……答應。」王小克毫不猶疑地道。

「唔，我的運氣眞好，先有賴氏一家對我忠心，看你的人也很聰明伶俐，只要乖乖地替我辦事，我……我是絕對不會待薄你的。」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呆，暗想他到時要自己辦什麼事？

「你好好聽住了，」那聲音道：「半個月後，你替我帶些食物和日用品來，放在門口，此後每半個月送來一次——」

那聲音說到這裏，王小克立時明白了，他要自己代替賴培雄。

「你的行動，絕對不能被人發覺，否則，不但我有難，你將來也得不到任何好處了。」

王小克答道：「我明白。」

「剛才有兩個西人，似乎要對我不利，你有辦法對付他們嗎？」

「其中一個已經被燒死了。」

「唉！總是出手太重，出手太重！」那聲音道：「眞糟糕！」似乎自艾自嘆。隔了一會，又道：「那麼，待會你把他的屍體也埋葬了吧，免得被人見了，又大驚小怪。」

「是。」

「現在，你回過身子吧，」那聲音道：「我要給你一粒藥丸，你拿去給那小孩服了，他自會恢復神智。」

「他……他會不會就此失去記憶？」

「這個——」那聲音似乎猶疑了好一會，才答道：「局部喪失記憶，是免不了的，我會盡量令他對其他的事物，保持記憶。」

王小克這才稍爲放心，依言轉過了身去。

不一會，那聲音才道：「好吧，你可以回過頭來了，藥丸就在你背後。」

王小克轉身一望，草地上果然有一包用樹葉包住的物件，伸手拾了起來。

「你現在走吧，」那聲音道：「記住我吩咐你的話，千萬不要讓任何人接近這裏。」

王小克把藥丸放入袋中，向外走去，這時，天已露出魚肚白，再過一個小時，太陽光便要出現了。

他將湯臣的屍體埋好，這才下山。

× × ×

王小克站在街口，頻頻地望看腕錶，期待中的人來了。

牟小明氣喘吁吁地奔了過來，雙頰紅樸樸地，又是緊張，又是興奮。

他在王小克面前站定，伸手出來，道

：「藥呢？」

王小克自袋中取出那個人用樹葉包住的小包，塞到他的手中，笑道：「這就是了！」

牟小明拆開一看，葉子中心有一顆細小的，黑黝黝的圓丸，他抬起頭來，問道：「是……是那惡鬼給你的嗎？」

「這個你用不着理，」王小克笑道：「總而言之，你拿去給曾偉仁服了，他自然就會清醒過來。」

「可是……可是，如果他媽媽問我這藥從什麼地方拿來的，我……我怎麼樣回答？」

王小克聞言雙眉微皺——這的確是一個難題。

曾太如此疼愛她的獨生子，怎會無原白故地，給兒子亂服這種來歷不明的藥物呢？

「你……你再帮我想個辦法，好不好？」牟小明央求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再替你想想辦法。」

他搭着牟小明的肩膊，向前走去，一面思索着如何給曾偉仁服下那藥丸。

半晌，他眼光一亮，道：「有了！」

「什麼辦法？」牟小明急不及待地問道。

「曾偉仁的媽媽認識你的？」

「當然，」牟小明答道：「我以前常到她家和曾偉仁一塊做功課。」

「那就好了，」王小克道：「現在，我們立刻上曾偉仁的家。」

王小克說着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曾偉仁家居的地址。

不久，車子已來到曾偉仁家門前，兩人下了車後，由牟小明上前按下門鈴。

前來開門的是女傭，她認得牟小明，讓身給兩人進屋。

「太太剛出去買東西，」女傭道。王小克聞言大喜，這正好少了一層手續。

「少爺呢？」牟小明問。

「他——他還未醒，」女傭臉上罩着憂色，道：「已經第八天了！」

「我們去看看他。」牟小明拉着王小克的手，向曾偉仁的房門走去。

房間中，曾偉仁仍然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不過，臉上的繃布已經解開，露出滿面被灼傷的肌膚。

程姑娘坐在椅上，見了兩人進來，含笑打了個招呼。

王小克走近床前，只見曾偉仁雙目緊閉，呼吸微弱，雙頰深陷，想是這八天之中，只能進食流質食物，因此瘦了。

「醫生怎麼說？」王小克向程姑娘望去。

「醫生還查不到病源，」程姑娘道：「不過，那三個專家這兩天就來了，他們一定可以查出他的病源的。」

王小克望了枱上的藥瓶一眼，道：「他是怎樣吃藥的？」

「搗碎了，滲入葡萄糖水，用軟管餵他。」

「現在够鐘餵他吃藥了吧？」王小克又問。

程姑娘望了望腕錶，道：「還有半個鐘頭。」

王小克拿起枱上的大小藥瓶，打量着。有的是紅色，有的是白色，還有一種是粉紅色的，却沒有黑色的藥丸。

「我帮你把藥丸搗碎，好不好？」王小克問。

「不！不！」程姑娘連忙站了起身，道：「梁醫生吩咐過的，誰都不准動這些藥。」

王小克只得將藥瓶放了下來，思索着怎樣餵曾偉仁服食那黑色藥丸。眼看程姑娘坐在房裏看護着，絕對沒有機會。

他沉吟半晌，向牟小明使了個眼色，踏出房去。牟小明自後跟了出來，問道：「怎麼辦？」

「把藥丸給我。」

牟小明將葉包塞在王小克手中，凝視着他。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計上心來，俯身在牟小明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

牟小明臉上露出爲難的神色，王小克道：「如果你想救曾偉仁，只好做一做戲了，怎樣？」

牟小明猶豫了一下，終於向他點點頭，道：「好吧！」

王小克大喜，轉身向曾偉仁的病房走去，牟小明則到洗手間去。

踏進房時，程姑娘正用一個小瓷碗在搗着藥丸，那幾顆彩色不同的藥丸，已被搗成粉末。

她拿起一瓶葡萄糖水，拌在藥粉中，然後用小瓷捧拌着。

不一會，藥粉已溶在葡萄糖水之中，顏色微黃，便如蜜糖漿一般。

程姑娘小心翼翼地把藥水倒入一個玻璃瓶中，然後蓋上了蓋子。那蓋子中間有一條軟管，吊到鋼架上，便可一滴滴地，像輸血一般滴進曾偉仁的口中。

當程姑娘把玻璃瓶掛到架子上時，外面忽然傳來牟小明一聲喊叫：「救命呀！救命呀！」

王小克立即奔出房去，大力敲着洗手間的門，問道：「牟小明，你怎麼啦？」

洗手間內沒有人回答，女傭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上前觀看究竟。

王小克立刻轉身奔回房，向程姑娘道：「姑娘，我的同學好像在洗手間暈倒了，你快去救他！」

程姑娘大吃一驚，急忙奔出房去，王小克立即取出那顆藥丸，用玻璃杯壓碎了，撬開曾偉仁的咀，倒了進口腔之中。

然後，他踏出房間，見程姑娘正扶着牟小明，躺到沙發上，不斷搓揉着他的人中。

牟小明雙目緊閉，好像昏迷了過去。王小克踏上前，拍拍他的額頭，道：「牟小明，你不碍事吧？」

牟小明聽到王小克的聲音，緩緩睜開眼睛，道：「我……我怎麼啦？」

「正要問你，」王小克道：「你在洗手間見了什麼物事？」

「我——」牟小明搖着頭，道：「沒有啊，只不過眼前一黑，就昏過去了。」

「程姑娘，爲什麼會這樣？」王小克問。

程姑娘揭開他眼皮一看，道：「大概是營養不良和貧血吧。」



王小克跟踪賴培雄，攀繩爬上削壁。

牟小明坐了起身，道：「我現在什麼事也沒有了。」

「梁醫生等一下就來了，要不要讓他檢查一下？」程姑娘問。

「不，不！」牟小明雙手亂搖，道：「不必了，不必了！」

程姑娘見他又恢復容光煥發的樣子，這才吁了口氣，道：「剛才眞的給你嚇死了！」

「程姑娘，他不碍事了，」王小克道：「你不是要餵曾偉仁服藥嗎？」

「啊！我差點忘記了！」

程姑娘轉身匆匆回房，王小克和牟小明相視一笑。

不一會，房裏傳來一個微弱的聲音：

「媽……媽！」

王小克和牟小明聞聲大喜！曾偉仁醒過來了！

兩人急奔進房，見曾偉仁右手慢慢地舉了起來，口唇翕動，正低叫着「媽」。

程姑娘也是大喜，握住了他的手，柔聲說道：「你媽媽出去買東西，就快回來了！」

「媽……媽……我要媽媽！」

牟小明來到床前，驚喜交集地道：「曾偉仁，是我，牟小明，你認得我嗎？」

曾偉仁緩緩地睜開眼睛，望了牟小明一眼，點着頭，道：「牟……牟小明。」

牟小明望了王小克一眼，喜道：「他沒事了！那藥丸眞有——」說到這裏，才發覺自己失言！急忙把下面的話咽回了。

王小克見曾偉仁已經醒來，心上卸下一塊大石，由此看來，茅屋中那人並非壞人！起碼他眞的救醒了曾偉仁。

「我走啦。」王小克向牟小明道。

「你……你去那兒？」

王小克淡淡一笑，沒有回答，獨自向外走去。他剛打開大門，便看到曾偉仁的母親站在門口，手中拿着鎖匙，正想插進匙孔之中。

「曾伯母，」王小克向她笑了一笑，道：「曾偉仁醒過來啦！」

「眞的？」曾太太大喜過望，奔了進去。

王小克輕輕掩上大門，離開曾家，背後傳來曾太驚喜無巳的聲音：「阿仁，你終於醒過來啦，這幾天，媽牽腸掛肚，担心死了！」

王小克來到街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如今，曾偉仁醒了，當然不會有何大碍，牟小明央求自己去做的事，已經功德圓滿。

然而，他心底下並沒有舒暢的感覺，因爲他知道，眞正的大事件，還沒有發生，只是在醞釀之中……

他沒有忘記自己的諾言，保護茅屋中的神秘人物，不准任何人接近。

「屯門山」山麓下有人廿四小時守着，當然不想有人上山，可是還有一條捷徑，却不能够阻止外人上山。

王小克忽然想：何不把那條捷徑向島上的鄉長說出來，叫他們派人守衞？

然而，他立即取消了這個念頭，因爲如此一來，自己便難上山，也不能向那神秘人運送糧食了。

王小克心中充滿疑團，他深信這疑團總有一天解開。

所以，他便決定立即趕到「屯門島」去。

離島小輪泊在「屯門島」碼頭時，已經是下午六時多了。日落的屯門島，顯得一片恬靜寧謐，若非後山有惡鬼的傳說，簡直是現代的「世外桃源」。

王小克踏上「屯門島」後，立即向癩痢子的家走去，他不知道癩痢子是否已知悉賴培雄遇害之事，倘若他仍不知，自己應該告訴他嗎？

他心下躊躇難決，心想還是見到癩痢子之後，再作決定吧。

來到那幢石屋前，王小克不由愕了一愕，只見大門緊緊關閉着。「屯門島」上治安不像市區，居民又少，大家都不太富有，根本沒有可供偷盜的東西，因此蔚然有「夜不閉戶」之風，爲何癩痢子在白天將大門關上了？

難道這癩痢子不在家？

王小克猶疑了一下，踏上前去，正想伸手敲門，忽聽屋裏傳來一個男子聲音，心中一動，把手縮回來了。

「比爾，」是一個很熟悉的男聲：「你到底怕不怕鬼？」

王小克一聽到那個聲音，心中不由一動：那不是哈林是誰？

怎麼哈林又回到「屯門島」來了？

「怕鬼？」那個「比爾」笑了笑，道：「鬼怕我才是眞的！」

「好，那麼今天晚上你打頭陣，」哈

林說道：「可不能像湯臣一樣，臨陣退縮啊！」

「放心好了，我可不是懦夫！」比爾道。

這時，忽然又有個粗沉的男聲，道：「哈林，湯臣眞的是被惡鬼所害死的？」

王小克眼珠一轉，這樣說來，屋中起碼有三個人，除了哈林之外，其他兩個大概是他邀來的幫手。

「這個……這個……」哈林沉吟着，道：「大概是吧，我只見火光一閃，他……他便全身着火，活生生被燒死了！」

「我才不信有鬼，」比爾嗤了嗤鼻，道：「其中一定另有古怪！」

「有沒有鬼，今天晚上便知道了。」那粗沉的男聲道。

「對啦，費拉里，你帶來的滅火筒呢？讓我看看。」哈林忽然道。

王小克蹲下身來，從木門的縫隙間向內望去，只見哈林和兩個魁梧男子坐在椅上，其中一個正轉身從背囊中取出一個袖珍滅火筒。

那男子滿頭白髮，看樣子有三十餘歲，身材魁梧高大，比哈林還高出半個頭。

他把滅火筒遞給哈林，道：「是最新出品的，裏面的化學藥劑，可以救熄像這幢石屋的火災。」

哈林端詳着那袖珍滅火筒，緩緩地點着頭，說道：「有了它，再不怕那個火怪了。」

「火怪？」比爾笑了起來，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他相貌英俊，衣着時髦，就像電影明星羅拔烈福一樣。

「怎麼啦？」哈林瞪了他一眼。

「我們早知道了，那不是火怪，而是詹文波扮的鬼！」比爾道。

「詹文波——唉！」費拉里嘆了一口氣，道：「不會是他吧？」

「除了他之外，還會有誰？」

「可是，如果是他的話，他的年紀——」費拉里又嘆了一口氣，道：「沒有這個可能。」

「世界上沒有可能的事太多了，」比爾道：「依我看，十成九是他。」

哈林揮了揮手，道：「你們別再爭論了，反正今晚就可以眞相大白，咦？那小子怎麼還沒回來？」

比爾和費拉里均是變眉一軒。

「不錯，去買些吃的東西，竟然去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比爾道。

「會不會是去通知島上的人，出賣我們？」費拉里道。

「不會吧？」哈林道：「我看那小子沒有這個胆量。」

「比爾，你出去看看。」

比爾答應了一聲，向大門走來，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轉身奔向亂石堆中，躲了起來。

比爾打開大門，向外望了幾眼，轉身回屋，又把大門關上了。

王小克這才慢慢探出頭來，心中盤念着：如何阻止他們到後山去。

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了腳步聲，王小克回頭一望，只見癩痢子雙手捧着大包食物，向這邊走來。

他眼珠一轉，趕上前去，拉住癩痢子的手，來到亂石堆後。

癩痢子看清楚是他，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你嚇死我啦！」

「癩痢子，屋中那三個人是幾時來的？」王小克壓低聲音問。

「今天中午。」

「他們怎會找到你這裏來？」

「中午我到碼頭賣蠔油，可是沒什麼遊客，只好拿着蠔油回家，不料經過一個山坳處，那黑鬼忽然跳出來，叫我帶他回來了。」

「這些食物是他們叫你買的？」

癩痢子向他點了點頭。

「你知道他們是島上不受歡迎的人嗎？」王小克問。

癩痢子又向他點點頭。

「那麼，爲什麼你不通知鄉長，叫人把他們趕出去？」

「他……他們有刀子，還有手槍，我……我怕他們會殺我。」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島上有這麼多人保護你，怕什麼，把他們趕離此島，即使他們想害你，也無從下手了。」

「這個——」

「別猶豫不決了，快帶我去見皮鄉長，」王小克道：「讓皮鄉長派人來趕走他們。」

兩人正要站起身來，忽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別動！」

王小克心下一凛，轉頭望去，只見哈林手中持着裝了滅聲器的手槍，槍咀正指住自己。

剎那間，王小克不禁心下一沉，做不了聲。

「是你！」哈林認出了王小克，咀角泛着狡黠的笑意，道：「我們眞有緣！」

「是，是！」王小克澀笑着站了起身，正想伸手入袋去拿玻璃彈，哈林大叫一聲：「別動！」

王小克立時停止動作，裝成一片茫然的樣子，望定了哈林。

「跟我回屋去。」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想請我吃晚飯嗎？太客氣了。」

哈林戒備地望住王小克，手槍一指，道：「走！」

王小克無可奈何，只得向石屋走去，癩痢子當然也乖乖地跟在後面。

三人一進屋後，比爾和費拉里都是愕了一然，呆呆地望住王小克。

「他是誰？」比爾問。

「一個喜歡多管閒事的小子。」哈林答：「他懂得說英文的。」

「哦？」比爾向王小克望來，問道：「你會說英文？」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鎭靜地笑道：「我去過幾次美國，也有不少美國朋友。」

「你是在島上住的？」比爾又問。

「不，」哈林搶先答道：「他並非這個島上的居民。」

「那麼，你來幹什麼？」

「咦？來玩啊！」

「一個人？」比爾不置信地望住王小克，道：「旅行遠足，多數有個伴啊！」

「我喜歡獨來獨往。」

比爾還要再問，哈林向他使了一個眼

色，道：「小子，剛才你躲在石堆後面，鬼鬼祟祟地跟他說什麼？」

「沒……沒有啊！」

「哼！還否認？」哈林揚起手來，沉聲道：「是不是要打才肯說？」

王小克臉上露出駭然的神色，口中吶吶地道：「別打，別……別打，我告訴你就是。」

「好，你講！」

「我……我問他這些食物是不是你們叫他買的。」王小克道。

「那又怎樣？」

王小克莞爾一笑，道：「如果是的話，就得好好地打一筆『斧頭』。」

「什麼打一筆『斧頭』？」哈林詫異地問。

王小克笑道：「是這樣的，打斧頭是我們中國的俗語，即是說八塊錢的貨物，便算十塊，其中就有兩塊錢可以袋袋平安了！」

哈林笑罵了起來，叱道：「小鬼好狡猾！」

兩人這一番對答，癩痢子一句也聽不懂，捧着那包食物，呆呆地望住衆人。

王小克見自己的話似乎騙倒了哈林，又說道：「我……我只想分一點利錢，買瓶啤酒喝喝，可惜被你看到了，眞不好運氣！」

哈林仍然持着手槍，半點也沒有鬆懈的樣子。他問比爾道：「搜搜他的身，我看這個小子油腔滑調，定有古怪！」

「是！」

王小克身上只有幾十顆玻璃彈，並無任何武器，當然不怕搜身。

他反而將腰一挺，道：「搜吧！」

皮爾在他身上搜出了那些玻璃彈，詫異地問：「這是什麼？」

「玩的，」王小克向他澀然一笑，道：「我喜歡打波子。」

比爾把那幾十顆玻璃彈放到枱上，又伸手入他的袋中搜查。

不一會，他從王小克身上搜出了一個袖珍電筒，幾條鐵絲和一串鎖匙。看來都是些毫不起疑的東西。

當比爾的手在王小克褲子後袋取出一叠東西時，衆人都「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

那是一叠巨額鈔票，其中有五百元面額的，也有一百元面額的，數目起碼二千元！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忘記自己身上竟帶着這麼多的現欵。

比爾把錢揚了揚，沉聲問道：「這是什麼？」

王小克腦際念頭電轉，盤思着應該怎樣解釋，臉上露出了苦笑，剎那間不能回答。

「好啊！」哈林一把將錢接了過來，沉聲道：「你身上有這麼多錢，還會爲了幾塊錢『打斧頭』？」

「我……我……」王小克支吾着：「錢那裏有嫌多的？」

「好，告訴我，你那兒來的這麼多錢？」哈林冷冷地問。

「這是我的積蓄。」

「把積蓄帶在身上？」費拉里忽然插口道：「這小子胡說八道！」

「對！」比爾道：「別再聽他廢話了，把他綁起來再說！」

王小克心下大急，大叫道：「喂！喂！別把我綁起來，我……我聽你們的話就是！」

三人那肯理睬。比爾找了根繩子，把王小克雙手反綁住了。

「他呢？」比爾指着癩痢子問。

哈林沉吟了一下，說道：「反正咱們也用不着他了，還是連他也一併綁起來安全。」

當下比爾把癩痢子也綁了起來。

癩痢子見他們兇神惡煞的模樣，嚇得渾身抖索，那敢出聲。

比爾將兩人推到屋角，這才打開食物包，拿起麵包，午餐肉大吃一頓。

哈林偶爾回頭瞥了王小克和癩痢子一眼，道：「你們餓了吧？對不起！可惜你們沒有手拿着東西吃，還是委屈一個晚上，明天我們辦好了事回去後，自有人來救你們！」

王小克見三人只是綁住了自己，並無加害之意，這才稍爲放心。

他知道三人等一下便要到後山去，那時，自己便可設法脫困了。

只是，茅屋中那神秘人會不會被這三人所害？

不知道是什麼，王小克心底下隱隱覺得爲那人担心，担心他的安危。

這時，天色已黑，哈林等三人飽餐一頓，孭起行囊，準備出發。

臨走前，哈林又過來檢查，繩索是否把王小克和癩痢子綁得結實，然後塞了兩塊布團在他們口中。

「乖乖在這兒待着，」哈林笑了一笑，道：「明天大概會有人來救你們了。」

說罷，向比爾和費拉里打了個眼色，領先踏出屋子。

王小克側耳傾聽，見腳步聲越來越遠，三人已遠去了，這才用舌頭把布團頂了出來。

癩痢子瞪着一雙眼睛望住王小克，不知道他要幹什麼。

王小克不發一言，俯下身來，張口去咬綁住癩痢子雙手的繩索。

不一會，繩結被他咬鬆了。

癩痢子雙手一揮，綁在手上的繩子，立時脫掉了。

「把腿上的繩子解了，」王小克道：「然後替我解開。快！」

「是！」

癩痢子動作也敏捷，不一會已將自己雙腿的繩索解開，立即替王小克鬆了綁。

王小克彈跳起身，把枱上的玻璃彈，鎖匙，鐵絲和袖珍電筒納入袋中，向外奔去。

「喂！你到那兒去？」癩痢子自後追了上來。

「癩痢子，我去阻止他們上山，」王小克道：「你留在屋裏。」

「不！我和你一道去。」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好吧，可是你得什麼都聽我的。」

癩痢子連連點着頭。

「來吧，」王小克到亂石堆中取出那

細繩索，朝通向懸崖峭壁的小徑衝去。

不一會，兩人已來到那登山之處。王小克向上一望，黑暗中看到三個人影在峭壁上蠕蠕而動。

「他們上山了。」癩痢子低呼一聲。

王小克急忙「殊」地一聲，示意癩痢子不可說話。

「癩痢子，你在這兒等我，」王小克說着拿起繩索，跳上一塊山石。

「你……你想幹什麼？」

「那三個人想對後山的一個好人不利，」王小克低聲說道：「我非阻止他們不可。」

「眞的？」癩痢子道：「我立即去通知皮鄉長，叫他派人來趕走他們。」

「恐怕遲了，」王小克道：「島上的居民，誰也不敢踏進後山一步，即使派了人來，也沒有用。」

「那……那我陪你去。」癩痢子咬了咬牙，挺起胸來，道：「你一個人去太冒險了！」

王小克心中一動，拍拍他的肩膊，感激地道：「不必了，我應付得來的。」

說罷，揮動鐵鈎，繩子疾飛出去，「拍」一聲，勾住了一塊大石。

王小克如靈猿一般攀爬了上去。

他已經有過經驗，駕輕就熟，不一會已來到山腰，向上一望，哈林等三人已經上了山了。

王小克心下暗暗焦急，不敢躭擱，拿起鐵鈎，又向上飛擲而去。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終於來到了山頂，向下一望，只見後山山腰處有燈光閃動，哈林等人手持電筒，向樹林走去。

王小克凝眼一望，見比爾領前，費拉里次之，哈林殿後，慢慢地向樹林邁步。

糟糕！他們走得這麼快！王小克正想向山下竄去，忽聽前面不遠處的樹叢間，傳來「簌簌」聲響。他心下一驚，立時又伏了下來。

——那是有人從樹叢間探身出來的聲响！

果然，一個人影從前面矮樹叢中站了起身，看那背影，十分熟悉。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想不到除了哈林等三人之外，竟然還有第四人來到後山。

看樣子，那人還在哈林等人之前來到後山，只不過一直躲在樹叢之間而已。

那人彎着腰，慢慢地下山。

王小克凝眼望去，腦際忽然閃現出一個人的影子，不錯，是鄭火煌！

鄭火煌十幾歲時，曾經來過後山一次，還因此喪失一段記憶，如今，大概是爲了查探眞相，才大胆偸來後山的。可是其中眞正原因是否如此，當然還不能肯定。

王小克心中念頭電轉，如何阻止這四人接近茅屋？剎那之間，竟是一點主意也沒有。

他向前望去，只見哈林等人已經進入樹林之中，鄭火煌也已經落到山脚，當下再也不猶豫，提了一口氣，飛快下山。

當王小克來到樹林之前時，鄭火煌也已進入樹林之中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的亂跳，心想哈林等人身懷槍械，若是殺了茅屋中那個神秘人，却如何是好？一念及此，立即衝了進去。

他取出袖珍電筒照路，辨別方向，朝茅屋所在疾步而奔。

不一會，只見前面有燈光傳來，跟着聽得哈林在大聲叫道：「詹文波，乖乖出來吧，你再也躲不下去啦！」

王小克加快脚步奔上前，只見哈林，比爾和費拉里圍在茅屋之前，三道電筒光一齊照在門口。

屋中一片黑暗，無聲無息，自然也無人答應。

「詹文波，你這樣躲下去也不是辦法，」哈林又大聲叫道：「快出來吧！」

——屋中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哈林和比爾對望了一眼，又大聲叫道：「詹文波，你再不出來，我們要破門而入了……」

說罷，向後退了一步，準備衝上前用脚去踢門。王小克大急，伸手入袋，取了幾顆玻璃彈在手，向三人飛擲過去。

三人聽到嗤嗤聲響，急忙閃身避開，玻璃彈擊在門上，深深地嵌了進去。

「後面有人……」哈林滾下地去，一面叫道。

王小克連珠彈發，只聽「哇哇」聲响，「玻璃神彈」分取三人身上要害。

費拉里閃避不及，面門吃了一彈，痛得叫了起來，哈林朝玻璃彈來處連發了幾槍，比爾也伏在地上，向王小克藏身之處發射。

子彈從王小克耳畔面前呼嘯而過，王小克急忙伏下身子，以防中彈。

哈林向比爾使了個眼色道：「去把門踢開，後面的敵人由我和費拉里對付。」

「是。」

比爾提了一口氣，衝上前去，右腿大力一踢，「嘭」地一聲，門立時被踢開了，哈林和費拉里則對着王小克的所在，連連發槍。

王小克躲在一棵大樹後面，動也不敢稍動，心下暗暗叫苦。

玩火自焚　害蟲俱滅

比爾踢開了門，却不敢立即衝進去，哈林轉頭一看，叫道：「快衝進去，他就在裏面，這是咱們立大功的機會！」

比爾猶豫了一下，鼓起勇氣衝了進去，倏地，一件物事迎面撲來，「嗤」地一聲，火光一閃，面前劇烈炙痛，頭髮已着了火。他早從哈林口中得知湯臣的死因，心下大駭，雙手掩面，慘叫着退出屋來。

哈林和費拉里聽到比爾的大叫，心中均是一懍，轉頭望去，只見比爾已成火人，跟蹌奔了過來。

兩人只顧回頭觀看比爾情況，沒有發槍，王小克乘機探首觀看，只見暗影閃動，向伏在地上的哈林和費拉里撲了過去。

在那電光石火之間，「嗤嗤」聲響，火光大起，哈林和費拉里身上也已着火。

比爾雙眼不能視物，奔到哈林身畔時，被他一絆倒了下地，乾燥的落葉立時着火燃燒起來。

「快逃！」哈林大聲叫道。

他領先彈跳起身，一面撲打着身上的火，一面向外奔逃！

然而，比爾此時全身已在火海中，慌亂中雙手亂抓，抓住了費拉里。

「放開我！放開我！」費拉里驚恐已極，大力掙扎着。

可是，比爾死命地抓住了他，剎那間，身上的火已燒到他的頭髮。

費拉里嘷叫着，終於掙脫了比爾，可是也已全身着火，才奔了幾步，便倒下地來。

地上的落葉着火焚燒，片刻間已蔓延開來，眼看整座樹林，連那幢茅屋都要付之一炬了。

王小克在旁瞧得呆了，竟是動彈不得，樹林外面，兀自傳來哈林的慘叫聲。

忽然，他想起那神秘人還在茅屋之中，若是不及早逃跑，定會葬身火窟，咬了咬牙，向前衝去，叫道：「喂！快逃出來！快逃出來！」

來到屋前，忽覺眼前人影一閃，有人自內奔出，差點和自己碰了個滿懷。

那人和王小克並肩而過，飛快地奔了出去。王小克瞥眼間，只見一羣飛虫自屋內撲出，隨着那人影向林外飛去。

王小克毫不猶豫，轉身繞過焚燒中的火海，也向林外奔逃。

出得林來，熊熊大火已經迅速地蔓延了。

他站在山脚下的一塊岩石上，眼看火勢越來越大，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若是逃遲半步，恐怕要葬身火海之中！

不一會，整座樹林已在火海之中，把半邊天空都照光了。偶爾傳來「劈劈拍拍」的聲响，更是驚人。

「小朋友，你過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忽然自王小克的背後傳來。

王小克吃了一驚，轉頭望去，只見一個長髮披肩，鬍鬚滿面，不知到底有多大年紀的老者，正站在離自己不遠之地。

火光照射中，那老者蒼白無血的臉色，泛着一陣油光，雙眸炯炯有神，正望定了自己。

王小克認得這聲音——正是茅屋中的神秘人！

他呆呆地望住老者，只見他肌膚雖然白得過了份，但臉上却無皺紋，一把鬍子，長長地垂了下來，少說也有一兩尺長，身上穿着一件破碎的長袍，已像傳說中不吃人間烟火的神仙，也像荒山野嶺中的鬼怪。

「過來，我不會傷害你的。」老者向他招招手。王小克這時才看到他指甲長逾四五吋，指甲尖都因過長而呈彎曲。

他的語氣和以前一樣沒有高低起伏，嗓音也分不出是男是女。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朝他走過去。

老者一雙精光閃爍的眸子，望住焚燒中的樹林，忽然，王小克看到淚珠閃動。

「燒了，燒了！」老者似乎在自言自語：「一把火燒了！」

王小克見他的淚水，終於從眼眶簌簌中而下，但臉上毫無悲戚之情，只是木然地望住前面的一片火海，心下暗覺奇怪。

「我早就想到有此一天，」老者喃喃自語：「他們總會闖出禍來的！」

王小克沒有接口，老者也沉默了。

半晌，火勢已不可收拾，「劈劈拍拍」之聲不絕於耳，濃烟直冒夜空，一陣氣流湧了過來，王小克只覺呼吸困難，翳熱難當。

「老先生，我們到那邊坐坐。」王小克道。

老者無可無不可地望着火海，淚水簌簌而下。

王小克扶着他向山上爬去，不久，來到一塊大岩石後，坐了下來。

由於有那塊岩石阻擋熱浪，沒有剛才站在林前一般辛苦，王小克側頭打量着老者，他毛髮濃密，烏黑微亮，竟是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年紀。

老者忽然閉起眼睛，靠在大石之上，緘默不言。

王小克心底下有許多疑問，却不敢發問，忽然想到：哈林和鄭火煌生死如何？哈林剛才只是被火灼傷，鄭火煌却一直不見踪跡，此時會不會像比爾和費拉里一樣，葬身在火林之中？

想到這裏，他站了起身，向前望去。

樹林的火勢已由猛烈而趨小了。眼看再燒得幾個小時，便會自熄。

然而，四下裏並沒有人影。

「不用看，那兩人已經逃走了。」老者忽然道。

王小克心想鄭火煌人並不壞，能够逃此大刼，暗暗替他高興。

又過了一小時，火勢更小，整座樹林，已被燒成焦土。

老者起身向前望去，忽然搖了搖頭，道：「眞可惜，眞可惜。」

「老先生，你……你是不是姓詹的？」王小克再也按捺不住。

老者倏地回過頭來，問道：「你怎知道？」

「我……我聽到剛才那個西人這樣叫你。」王小克道。

老者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次你對我很好，冒險衝近茅屋叫我逃命，唔，眞的對我很好。」

半晌，忽然又道：「不錯，我姓詹，詹文波是我的名字。」

王小克這時才不再懷疑，哈林等人要找的果然是他。不過，剛才聽他說是「立大功的機會」，莫非詹文波是個逃犯？

詹文波見火勢已逐漸熄去，輕輕嘆了口氣，又坐了下來。

「你猜我今年幾歲了。」詹文波忽然問。

王小克側頭望了他一眼，問道：「有沒有六十？」

「加多一倍也不怕，」詹文波道：「算起來，我今年是一百一十三歲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詹文波，張大了口闔不攏來，半晌，才吶吶地道：「可……可是你不像啊！」

「不像麼？」詹文波道：「我的確是一百一十三歲了，這座樹林，也已陪了我差不多九十年啦！」

王小克想起賴培雄的話，互相一引證，便是不信，也得信了！

「唉！我早就知道，有這麼一天的，」詹文波嘆口氣道：「却想不到，來得如此之快……」

他頓了一頓，又道：「但願島上的居民不要怪我才好。」

王小克經他提醒，才想起屯門島上的居民，一定會被這場大火嚇傻了，然而，他們視後山爲忌諱之地，那是絕對不敢來搶救的。

況且，即使他們有心要救火，後山毫無大水源，如何着手？

「這近百年來，我欠他們的實在太多太多了。」詹文波無限感慨地道。

「詹老先生，你……你爲什麼要住在樹林之中？那幾個外國人爲什麼要抓你？還有，那些會噴火的飛……飛虫又是什麼東西？」王小克將心底的疑惑，一古腦兒全提了出來。

詹文波臉上忽然泛起一絲苦笑——這是王小克第一次看到他的臉上有了表情。

「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差點也忘記了！」

王小克雙眼望定了他，等待他接着說下去。

「唉！年紀老啦，記性也越來越壞啦，」詹文波道：「一百年前的事，現在還想得到多少？」

「詹老先生，你可以慢慢地想，」王小克柔聲道：「一定想得起來的。」

詹文波側頭望了一眼，道：「這一百年來，我從未對任何人提過，連姓賴的一家三代對我這樣好，我也片言不提，爲什麼要告訴你？」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也許說出來你的心境會好過一些呢？」

詹文波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說出來的確好過一些，況且，我還有多少年好活？這件事總得找個人說說！」

他頓了一頓，忽然問道：「你會不會大肆宣揚，將我的事向人洩露？」

王小克連忙搖了搖頭，道：「不，不會的，我可以發誓。」

「那眞好得很，好得很——」

詹文波遙望着變成一堆焦土的樹林，回溯着一百年前的往事……（上官庸按：爲著書方便，以下稱述以第一人稱，書中的「我」便是詹文波本人。）

× × ×

我是在美國出生的華僑，先父詹天成，是早期的美國移民了。

當時，美國的華僑不多，「唐人街」也還未成立，我父親在加里福尼亞州，開了一間雜貨店，由於他待人和藹可親，做生意也很老實，所以，那時美國民風淳樸，華洋相處十分融洽，我的童年，是過得很快樂的。

當我三歲大時，已經會說中英文，還會一點法文。

我會中英文並不出奇，因爲在家和父母都講中文，有時和店裏的客人講英文。

但，我會講法文，卻令許多人感到奇怪。

當時我年紀太小，不大懂事，有一天，父親問我爲什麼會說法文，我告訴他常來買烟的一個顧客，偶爾向我逗玩時說法文，我就會了。

父親當然不信，一個三歲大的孩子，那有可能一學便會？而且是那麼艱深的法文？

後來，經那個法爾先生證實，父親才信了。自此之後，我便有了「神童」的稱號。

可是，那只不過是開始。

四歲開始，我進了幼稚園。老師教過一遍的書本，我立即就會了。

父親很爲我的「天才」驚喜，才讀了一個月幼稚園，便替我「跳班」，讀小學一年級。

可是，我的過人天才在班上幾乎成爲每個同學嫉妒的對象。

老師教過一遍的書，我不但能背，而且可以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五歲的那年，我已在小學五年級就讀了！

我一連跳了幾班，功課却一樣名列前茅，不但過目不忘，甚至可以默寫出來。

父親知道我是極難得的「天才」，打算好好造就我。

七歲那年，他送我到州立中學，全班一百四十幾人，我考第一，而同學們的年紀，全部大我一倍以上。

我的驚人天才震驚了州政府，派記者來訪問我，把我的照片，登在報上。

對於出風頭，我一點興趣也沒有，反而覺得很煩。

八歲時，我已經是中四的學生，而且成績之佳，破了學校有史以來的紀錄。

我的各科成績，都令老師們大大吃驚。當時，有人預料，我不用到十二歲，就可以大學畢業，十三歲，就可以進研究院了。

我對這些「預料」一點都不放在心上，其實我讀書並非特別用功，只是書本一拿上手，便像早已會了一般，玩的時間比讀書的時間還多。

上大學那年，我經過一連串的考試，因爲當時我才九歲，自有歷史以來，從來沒有人九歲便可以讀大學的，許多專家都恐怕我應付不來。

可是，我的成績令他們吃驚萬分，每一科幾乎都是滿分！

在這種情形下，「專家」們只得承認我有讀大學的資格，而且可以從二年班讀起。

當時，我要選一個科目來讀——讀什麼科呢？

父親提議我讀醫科，母親讚成我讀理科，可是，我選了一個連我也想不到的科目——生物學。

爲什麼我會選生物學呢？當時，連我也莫明其妙，只是意志很堅定。

不論我所選的是什麼科目，都注定有出人意表的成績，十三歲那年，我差不多已經可以拿到博士學位了。而許多同學們——年紀或大我二十年，或大我二十年以上，都叫我「神童」。

我這時也逐漸感到自己有點與衆不同了——雖然我天生要出人頭地。

有人說過，天妒英才，我想這句話是沒有錯的，十三歲所發生的一連串恐怖事件，是我一生的轉捩點。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清晨起身，我走到窗口，望着遠處山巒作深呼吸時，忽然發現陽光不像平日的和煦，空氣中也有點異樣。

當時，父親踱上前來，我問他：「爸爸，你可曾覺得今天有什麼不同嗎？」

「哦？」父親詫異地走近我，向窗外望去，反問我：「什麼不同？」

我向遠處一指，道：「你看，雲層密結，氣溫上升，還有，空氣好像有什麼異味。」

「是嗎？」父親索了索鼻，道：「我都嗅不到！」

「不，那空氣實在太濃了，怎會嗅不到？」我不置信地道。

父親笑了，道：「別忘記，你是神童，連鼻子的構造，也與衆不同啊！爸爸已經五十三歲啦，身上的器官，逐漸在退化了。」

這時，母親向我們走了過來，問道：「你們兩父子在說些什麼？」

母親是一個四十餘歲的慈祥婦人，她個子嬌小，是少數受過教育的中國婦女。愛我如同愛上帝一般深。

我告訴她：「媽，你聞聞，空氣是不是有一點異味？」

「異味？」

母親也用鼻子嗅了嗅，兩道眉微微蹙了起來，道：「不錯，好像有點異味。」

「什麼味道？」父親問。

母親搖了搖頭，道：「我聞不出。」

「我也聞不出。」我道。

父親哈哈地笑了起來，道：「連天才神童也嗅不出的異味，一定等於無物，算啦，快吃早點吧，文波要上學，我也要去開舖啦。」

母親立即替我們準備早點。吃早點時，我鼻孔中嗅到的異味越來越重。

然而，一時間我又分不出那到底是什麼異味。

我們住的是一個小鎮，只有一二百戶人家，附近都是長滿了青草的曠地。每戶人家都相隔很遠，因爲當時差不多每一家人都擁有一個牧塲，只有互相遠離，才不會爲了牛隻的草料而起爭執。

我們也養了四頭牛，兩隻公的，兩隻母的。公牛可以帮我們耕田，種些玉蜀黍，小麥之類的食物，母牛每天都供給我們足够的鮮奶。

從家裏到學校，騎自行車大約要半個小時，父親的雜貨店，也離我們家有一段路程。

那裏人烟比較稠密，還有幾家酒吧。

吃過早餐後，父親匆匆忙回去開舖了，我也回到學校上課。

中午時分，空氣中的異味越來越甚，許多同學都嗅到了。

當時，教授正在跟我們講解動物的內分泌，對其遺傳的關係，同學們嗅到那陣異味，再也沒有心機聽講，紛紛在竊竊私議。

「你們集中精神聽課！」教授大聲叫道。

「教授，那味道！」一個同學叫了起來：「你嗅得到那種味道嗎？」

教授用鼻子索了索，他也嗅到那陣異味了，雙眉緊緊皺了起來。

一個本來主修化學的同學，忽然叫了起來：「是琉璜味！」

經他一叫，我們都爲之震動。

不錯，那是琉璜味！若不是他叫了出來，我們一時還難分辨。

可是，爲什麼空氣中會有琉璜味呢？刹那之間，我們面面相覷，想不出所以然來。

「地震！」教授忽然叫了起來：「這裏即將有地震！」

教授叫聲未畢，我們便感到地下在震動了。

那震波由微轉劇，放在枱上的筆，也被震得跳了起來。

「快離開課室！」有人叫了起來。

此言一出，同學們爭先恐後，向課室外面衝去。這時，學校裏亂成一團，每一班的學生，都趕忙向校門之外逃命。

我當然也不例外，連書本也不及拿了，隨着人羣往外衝。

剛衝出課室，一陣悶悶的「隆隆」聲立時傳來，屋頂泥屑紛落，黑板「拍」地一聲，掉了下來。

跟着，許多玻璃窗「劈劈拍拍」地碎了，脚踏在地上，便似踏在一具摩打上面，抖個不停。

任何人都知道，如果不及時逃出屋外，屋頂塌下來時，定會被生葬，所以，向外擠的人更慌亂了，一時間，叫救命的聲音此起彼落。

尤其是女同學們，她們力氣沒有男同學的大，有的被踩在地下，有的被人擠來擠去，總是擠不出課室。

我是「神童」，除了腦子比人精靈發達之外，氣力却比任何一個同學小，所以，我也被人擠來擠去，就是擠不出課室。

當時，我驚恐無已，拚命地向外擠。

就在我剛擠到課室門口時，「砰」地一聲巨响，天花板塌下來了。

刹那間泥屑紛飛，像網般罩了下來。

我暗叫一聲吾命休矣，眼睛被泥沙蒙住了，忽然有人把我一推，我仆倒下地。

跟着，我腦際一痛，昏死了過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我才幽幽轉醒，發現自己被壓在殘垣敗瓦之間。

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上那個部位受了傷，躺在那裏，動也不敢動。

忽然，耳畔傳來一個人聲：「這裏有人！這裏還有人！」

跟着，我又聽到搬動碎石木板的聲音，心下一喜，有人救我來了。

當壓在我身上的木板被搬開後，我聽到副校長白約翰教授的聲音：「是神童詹文波！快救起他！」

我睜開眼睛，看到面前站着許多人，一個救護人員上前把我抱起來，放在担架上。

「詹文波，你不碍事吧？」白約翰教授蹲下地來，關切地問。

我試着抬起脚來，身上竟然一點傷痕也沒有，只是額角被擦傷了少許。

於是，我爬了起身。

「詹文波，你眞的不碍事？」

「不碍事。」我說着在地上跳了幾跳，一點異狀都沒有。

白約翰教授見我眞的沒事，轉身指揮救護人員，去救其他被壓在下面的學生。

我站在當地，望着瘡痍滿目的災塲。

不斷有頭破血流，斷手斷脚的同學，

被抬了出來，那痛苦的呻吟聲，令人現在想來還覺毛孔悚然。

忽然，我想起家中的母親，還有店中的父親。於是，我一個轉身，便向回家的路跑去。

可是，我才跑出幾步，立即就停了下來。父親的店舖離學校比較近。

我轉向父親的店舖跑去，一面暗暗祈禱，希望父親無恙。

半路，我碰到了父親，他正氣喘呼呼地向學校這邊跑過來。

「文波，你……你沒有事！」父親驚喜交集，和我擁抱在一起。

父親的咀角淌着血，大概是被玻璃碎割傷的。我道：「爸爸，你在流血！」

「不要緊，」父親拉着我，向前跑去：「咱們快回家看看你媽。」

「是。」

我們飛快奔回家，只見屋子沒有塌下，這才吁了一口氣。

然而，在離我們屋前三四百碼處的草地上，却裂開一道大縫。

我們都沒有去看那大縫到底有多深，逕自向屋子奔過去。

「媽！媽！」

母親探頭出來，身上圍着圍裙，似乎正在厨房裏做菜。

「怎麼啦！」母親詫異地望住我們。

「地震，地震！」父親道：「整間店子都毀啦！」

「我們的學校也倒了！」

母親滿面驚詫：「怎麼這裏只是微微震動，我還以爲只是小地震而已。」

「外面的地殼被震成一道縫溝啦。」

「眞的？」母親放下鑊鏟，雙手在圍裙上抹了抹，道：「帶我去看看。」

我們來到那道大裂縫前，向下一望，不由倒抽了一口氣！

下面黑黝黝地根本不知道有多深。

母親急忙拉住了我，道：「孩子，小心！」

我們探頭向下望，但無論如何，都看不到它到底有多深。

母親渾身打了一個抖索，道：「好厲害，原來是大地震！」

「可是爲什麼我們這兒沒有事？房子也不塌？」父親不解地道。

「大概這裏是震源吧？」我道：「起颶風時，風眼中心也很平靜，不像其他地區的。」

父親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們都沒事，我便放心了，好啦，我要回去店裏收拾一切了。」

「爸，我跟你去。」

「不，你留在這裏陪着你媽，」父親一面向外走去，一面道：「也許還有第二次地震哩？」

我望了母親一眼，向他點點頭。

父親離去後，母親拉着我向家走去，道：「孩子，回去吧！」

我望了那深不可測的黑黝黝十分嚇人的深洞一眼，跟着母親回屋。

那天晚上，我們一家三口用着豐富的晚餐，談到白天地震的損失，那是父親探聽得來的。

「東部和西部的房子全塌了，教堂，學校和醫院都不例外。」

母親「啊」地一聲低叫了起來，關切地問道：「多少人受了傷？」

父親苦笑着搖搖頭，道：「幾乎一半的居民都受了傷。」

「有……有沒有人死亡？」母親問話時，眉尖現着担心的神色，她平時連揑死一隻螞蟻也不敢，心地之善良，鄉民都稱讚她。

父親嘆了一口氣，伸出三隻手指。

「三……三個人？」母親吶吶地問。

「不，三十個。」

母親又是「啊」地一聲低叫了起來：「眞慘！」

「現在鄉民都在爲家人辦理後事，清除廢墟也似的家園，」父親道：「州政府還派了救護人員來清除災場，說是如果不立刻清除，下了一場大雨，就有可能發生瘟疫！」

「爲什麼？」母親不明地道。

「還有許多屍體被埋在敗瓦下面，經雨水一浸，就會腐爛，滋生細菌。」父親道：「使即是家畜和老鼠的屍體，也一樣會闖禍。」父親說話時，臉上罩着憂色。

我知道，他一來是爲本地的不幸而傷感，二來也是爲了店舖的被毀而遺憾。

那雜貨店經父親苦心經營，已經漸有規模，如今毀於一旦，什麼都要從頭開始了！

父親年紀已經老邁，是否還有當年的幹勁？

爲了這事，我心底下也覺得不安，可是，我才十三歲，我帮得了什麼？

那天晚上，果然下起雨來。

躺在床上，聽着外面淅瀝的雨聲，我在想，這一場大雨會不會帶來瘟疫？

忽然，我聽到一陣「悉悉」聲音。

那聲音好像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又像在我耳邊响起。

不知道爲什麼，一聽到那聲音，我的心爲之一動，側起了耳朵，留心傾聽。

「悉悉，悉悉，悉悉！」

聲音是如此清楚，如此動聽，就像蟬聲在呼喚人一般。

然而，我知道那絕不是蟬聲，我讀的是生物，關於蟬的叫聲和構造，心底下十分清楚。

——它究竟是什麼聲音呢？

屋裏沉寂一片，爸媽都睡着了，遠處的「悉悉」聲却响個不停。

忽然，我爬起身，取了一件雨褸，一盞油燈，輕輕地打開大門。

雨逐漸小了，地上泥濘一片，我小心翼翼地向聲音來處走去。

原來，「悉悉」的聲音來自地殼震裂處，而且是自那道大溝下面傳來的。

我把油燈放在旁邊，伏下地來，探首去看。

大溝中當然黑漆一片，什麼東西都看不到，可是，那陣悉悉聲就在附近。

我凝神傾聽，終於聽得出那聲音離我大概只有三四碼遠。

我提回油燈，躡足向聲音走去。

終於，我看到了。

那是一隻甲虫——一隻形狀怪到了極點的甲虫。

我把油燈放下地，蹲了下來，奇怪，牠沒有跳開，仍然伏在那裏，偶爾發出「悉悉」的聲音。

這時，我才清楚地看到了牠！

牠背上的甲好像鱷魚一樣，一節一節地，上面還有凸起的斑點，眼睛就像烏龜一樣，又大又濶，六條腿，尾部有兩個大箝，就像毒蠍一樣。

像這樣三不像的怪虫，我從來沒有見過，即使百科全書的昆虫科上面，也沒有牠的記載。

我凝視牠良久，終於發現那陣「悉悉」聲音自牠的尾部傳出來的。

每當牠發出「悉悉」聲時，尾部的大箝便震動不已，聲音就發出來了。

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想把牠拿起來看個清楚。

牠的體積，大約只有螳螂一般大小，所以，我很容易便把牠拿起來。

當我正想湊到面前，更清楚地看牠時，尾指忽然觸到牠的尾部，火光一閃，手指傳來灼痛，急忙把牠拋開。

我把尾指湊近眼前一看，不由大吃一驚，指尖竟然焦黑一片，還起着水泡！

那是一隻火虫！

那時，我心下又驚又喜，驚的是天下間竟有這種怪虫，怎麼從來沒聽人提過？

喜的是如果我拿來作研究，說不定會有驚人的發現，替生物學和昆虫學寫下新的一頁！

刹那之間，我一顆心怦怦亂跳，提起油燈，四處找尋牠的踪跡。

牠就在我面前三四呎之處，我沉吟半响，回家取了一個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兩隻指挾起牠，盡量不觸及牠的尾部。

把牠放在玻璃瓶後，我關上了蓋子，再在蓋子上鑿幾個氣孔，帶回家裏。

我把玻璃瓶放在書枱的櫃子裏，躺下床去，耳畔仍然有「悉悉」的聲音。我知道，在那深溝下面，還有許多怪虫。

由於實在太疲倦，不一會，我已睡着了。

翌日一早，我爬起身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抽屜，看那隻怪虫。

拿起玻璃瓶一望，我整個人呆住了！

牠不再發出「悉悉」的聲音了，因爲牠已翻轉了身子，死了！

怎麼會的？我分明替牠開了幾個氣孔，抽屜又不敢全部關上，牠不會是窒息而死的！

那麼，牠是怎麼死去的？

望着那玻璃瓶，我足足呆了幾分鐘之久，然後才想到，不怕，深溝中說不定還有上千上萬隻這樣的怪虫，再去捉一隻就是。

學校倒塌後，已經不能上課了，我們放了一個月的假，所以，我有很多時間去找怪虫。

那天早上，我匆匆吃過早餐，拿了那個玻璃瓶，便欲離開家門。

「孩子，到那兒去？」母親問我。

「我——」我吶吶地答：「到外面走走。」

「小心一點，別到深溝那裏去，」母親關照道：「掉下去就沒命了。」

我正是害怕母親阻止我到深溝那邊去，所以才不敢向她實說。

離開家後，我一直向前走。

眼看母親即使走出屋外也看不到我了，這才朝深溝那邊走去。

來到溝邊，我不由心頭一跳！

在深溝附近的青草，有一大片焦跡，顯然是被火燒過，後來大概被雨一淋，又熄了！

草地上發生過大火？怎麼我不知道？

我用脚踏着那些焦土，草根也被燒光了，可見其熱力之大。

忽然，我腦中念頭一閃，舉起手來，端詳我的尾指尖端。

尾指被灼的部位紅腫一片，水泡仍然沒消，在隱隱作痛。

不錯，附近的草一定是被那怪火虫所燒掉的，幸好全是欣欣向榮的青草，有大量水份，若是枯草的話，火勢說不定會一發不可收拾。

我放下玻璃瓶，坐了下來。

四下裏靜寂如死，沒有「悉悉」的聲音。難道怪虫白天睡覺，晚上才出來活動麼？

我向深溝中望去，斷層處的泥土在滲着水，却看不到有怪虫。

不可能的，昨天晚上分明聽到牠們的叫聲，深溝中仍然有怪虫。

我把身子湊前一點，雙手緊緊抓住兩旁的草，以防摔下去。

深溝當眞深得不見底，除了陽光透射的地方看得到之外，以下部份便黑漆一團，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了。

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牠了。

在不遠處的一個凹孔之中，我看到了牠！

牠伏在泥土中，動也不動一下，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

無論如何，我要把牠捉來。

於是，我爬了起來，四處搜索着乾樹枝。終於，被我找到了一枝，大約有四五呎長。

我又伏在溝邊，把樹枝緩緩的伸了出去。

當樹枝觸到怪虫尾部時，「悉」地一聲，火光一閃，樹枝着起火來。

我又驚又喜。

驚的是牠的火力如此之烈，一下子便把乾樹枝燃着了，若是被牠灼傷皮膚，却如何是好？

喜的是牠還沒有死！

樹枝燃燒了起來，牠身子略略一動，竟然自動爬上了樹枝，伏在尾端被燒作焦炭的部份。

樹枝仍然燒着，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過來，放在地上。

然後，我用脚把火踩熄，牠仍然伏在焦炭部份，身子蠕動着。

這時，我才看得清楚，原來牠的咀部在動着，焦炭部份隨之消失！

我的天！

牠是在吃那些焦炭！

凝眼望牠，我並沒有打擾牠暢懷大嚼。腦際間電一般閃着念頭。

——那一種昆虫是吃焦炭爲生的？沒有，從來沒聽過有昆虫是吃焦炭的，眼前的怪虫，眞是怪得可以。

正因爲如此，更增加我對牠的一種興趣！

牠一直向上啃着，終於把樹枝上的焦炭部份啃個清光。

然後，牠伏在樹枝上，不動了。

我用另一小段樹枝，把牠的身子一剔，牠翻身掉下地去。

好大的肚！

吃飽了的牠，肚子脹得大大的，烏黑漆亮的肚皮，在一起一伏地動着，望上去很恐怖，又邪門。我們人類對於以前沒見過的東西，都會必然生出恐懼之想，我也不例外！

牠在地下掙扎着，終於翻轉了身子，躺在地下，「悉悉」响着。

我沉吟了一下，取了兩根樹枝，當筷子用，把牠挾到玻璃瓶中，蓋上了蓋子。

我想：這次一定要好好地養活牠，觀察牠的動靜。將來學校復課後，再帶牠回實驗室作解剖實驗研究。

我並沒有將怪虫的事告訴父母，因爲我怕他們反對我做這種研究，父親常說：「玩火自焚，小孩子什麼都可以玩，就是不能玩火。」

父親的話是對的，但當時我一點都沒有想到，我只是覺得好奇。

我把自己關在房裏，對着那隻怪虫，觀察牠的動靜！可是，牠好像吃飽了的豬一樣，懶得很，連動也不動，更別說發出「悉悉」聲音了。

下午，有個同學來找我。他叫祖義，比我大十五歲，一頭金髮，壯碩英俊，是我最談得來的同學。

祖義一踏進家門，便道：「阿詹，這兩天放假，你有什麼節目沒有？」

我向他聳一聳肩，說道：「沒有啊，你呢？」

「悶死了，」他道：「陪我四處走走，好不好？」

「咦？安芝呢？她不陪你嗎？」我問道。

安芝是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學，比祖義小兩歲，兩人是情侶。

提到安芝，祖義臉上泛起一陣甜蜜的笑，道：「她和她父母到城裏去了。」

那次大地震，祖義和安芝很幸運，家裏沒有人受傷，房子也沒有全塌下來。

「阿詹，整天呆在家裏幹什麼？」他道：「來，陪我出去走走吧，咱們到城裏去，那裏有酒吧，我請你喝酒。」

剎那間我明白了。

祖義想進城找安芝，却來拉我作陪。

我咬了咬唇，道：「我不會喝酒。」

「怕什麼？以前我也不會，是我爸爸教的，」他催促道：「來吧。」

我眼珠一轉，下了決心，道：「祖義，在我們入城之前，我有一樣東西要給你看。」

「什麼東西？」

我拉着他入房，把門關了起來。

他見我一副神神秘秘的樣子，心下大感疑惑，道：「阿詹，你在攪什麼鬼？」

我打開抽屜，拿出那個玻璃瓶。

「你看！」

他瞪大了雙眼，端詳着玻璃瓶中的怪虫，半响，才吶吶地問：「這……這是什麼？」

「大地震生出來的怪虫。」

「哦？」

祖義在班上的成績比我稍遜，但我是「神童」，所以，在普通人來說，他是頂兒尖兒的了。

他對昆虫的研究也極有心得，端詳了半响後，道：「怎麼從未見過？」

「我查過書了，」我道：「書上也沒有記載。」

「唔，這倒是偉大的發現。」祖義語氣十分興奮，把要進城去找心上人的事忘了。

我把發現這種怪虫，和牠會噴火的情形，說了出來，他更是驚得半响說不出話來。

「祖義，我還打算把這種怪虫，稱爲『詹氏虫』哩。」我得意地問：「你認爲怎樣？」

「奇怪，」祖義喃喃地自語：「地殼下怎會冒出這種怪虫來？」

「最怪的是牠竟然以灰燼木炭裏腹，」我道：「到底是什麼道理？」

祖義沉吟了半响，忽然道：「阿詹，將來學校復課後，咱們倆一塊替牠解剖研究怎樣？」

看到他那親切的央求神色，我笑了笑，道：「好的，就叫牠『詹・祖義虫』好了。」

祖義聞言大喜，道：「不知深溝中還有沒有這種虫，咱們再去捉幾隻來。」

「好！」

我和祖義拿了另一個玻璃瓶，興冲冲地又來到深溝，忽見草地上四處都是怪虫，正在「悉悉」作响，祖義見了大喜。

「你看，起……起碼有幾千隻。」

我聳然動容，想不到深溝中的怪虫，都一擁上了地面來。

祖義拿起樹枝，挾了幾隻怪虫入玻璃瓶。

「咦？牠們怎麼不爬動的？」祖義說道。

我向左右望去，草地上有成千成萬隻怪虫，但都伏在地上不動。

「不錯，爲什麼？」

當時，我們並無暇研究，捧着玻璃瓶回家。

那天，祖義也不入城了，和我關在家裏，研究那種怪虫。

晚上，祖義帶了兩隻怪虫回家。

睡覺時，我一顆心忽然怦怦亂跳，預感到會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

果然，屋外傳來了父親的慘叫聲，我嚇了一跳，彈跳起身，向外衝去。

只見父親全身着火，在地板上滾來滾去。

我大吃一驚，急忙回房取了一條棉被，衝上前去替他拍打。

好不容易把火撲熄了，可是，父親也已經奄奄一息。

在他彌留之際，他向我打個眼色，示意我俯耳邊去，他有話說。

我湊上前，他在我耳畔斷斷續續地道：「火……怪火……虫。」

跟着，他雙眼一瞪，死了。

母親掩面痛哭起來，我也悲慟莫名，

是怪虫害死父親的。

怪虫爲什麼會害到父親？據我推想，一定是他見到怪虫，順手拿起來端詳，却被牠噴火燒着了衣服毛髮，因此被活活燒死。

想到這點，我憤恨難當，回房拿起玻璃瓶，便欲大力往地上摔去，用脚把瓶中的怪虫踩死，算是替父親報仇雪恨。

可是，我腦際念頭忽然一閃，這樣做又於事何補？外面還有成千上萬的怪虫，殺一兩隻又有什麼用？

母親悲慟過度，暈死過去，我先把母親扶進房躺在床上，然後再出去掘了個坑，把父親葬了。

一直忙到凌晨兩三點，才把父親安葬好，已經累得渾身無力了。

我回到房間，見母親仍在昏迷中，口中在發着囈語，那是傷心過度，並無大碍，休息幾天就行了。

當我回到房間時，忽然心念一動，拿了把鏟子，點起油燈，向深溝走去。

我一直忙到天光，才把怪虫全鏟到深溝之中，暗想再也不讓牠們害人了？

一夜未睡，又遭遇父親的變故，我實在支持不下去了，躺上了床，便要入睡。

可是，房門却「篤篤」地响了起來。

我先撐着爬起身開門，站在門口的是祖義，他手中拿着玻璃瓶。

祖義見我頭髮蓬亂，神情萎頓，先是一呆，隨即道：「死了，牠們全死了。」

我向玻璃瓶望去，裏面的兩隻怪虫，果然肚皮翻轉，死了？

「你的呢？」他問。一邊衝入屋來，到我的房間，拿起玻璃瓶。低呼了一聲，道：「你的也死了。」

不錯，玻璃瓶中的怪虫也肚皮朝天死了，至於牠們是何時死的，我一點都不知道，父親的驟然遇害，已使我悲慟欲絕。

這時，祖義留意到我雙眼紅腫，類似哭過，關切地向我問道：「阿詹，你怎麼啦？」

我在床上坐了下來，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

祖義瞪大雙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阿詹，我很爲你難過。」

剎那間，我們都沒有話說了。

半响，祖義才喃喃地道：「難道地面的環境不適宜牠們生存。否則爲什麼上來不久便自己死了。」

我沒有答話，記掛着母親，起身到她的房間去，她已迷迷糊糊地睡去了，這才放心。

回到房間時，祖義道：「阿詹，我……我再去捉幾隻來。」

「不用了，」我道：「牠們全被我鏟下深溝之中，一隻也不剩了。」

「哦？」他沉吟了一下，還是拿起玻璃瓶，道：「我去看看也好。」

祖義離去後，我躺下床去，望着枱上的玻璃瓶，裏面有四隻怪虫的屍體。

是牠們害死我父親的。

不知那兒來的一股氣，我忽然跳了起身，把玻璃瓶摔下地，大力去踩怪虫的屍體。

然而，牠渾身仍有彈性，不論我如何用力，總是不能把牠踩得肚腸迸裂。

我心下好奇，對準其中一隻激脹的肚子，踩了下去。

然而，牠便像一隻橡膠做成的玩具一般，不論我出盡渾身之力，都沒有辦法把牠踩碎。

我俯身把牠拾了起來，放在枱上，凝視着怪虫的屍身。

——爲什麼會這樣？

忽然，我腦際念頭一閃，打開抽屜，找了一枝別針，將怪虫的肚皮朝上，然後用針端去刺牠的肚皮。

針尖接觸到牠的肚皮，果然很有彈性，竟是刺不下去。

我咬實了牙齦，用力一戮，終於被我刺穿了，肚內的漿液飛迸而出，濺了我一身一臉。

我急忙到洗手間洗抹乾淨，回到房裏，那怪虫已乾癟成小小的一個皮囊了。

我望着牠呆呆出怔，天生的好學研究精神又出現了，我在想，爲什麼脚的力量不足以踩破牠的薄薄肚腹？

忽然，我想到了。

既然牠是從地下鑽出來的，身體一直受着千億噸的泥土壓力，自然而然生成可以抵抗大壓力的本能，針尖的壓力集於一點，這才可以把牠刺穿。

說不定，牠還是和恐龍一樣，自有天地以來，便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種生物了。

忽然，祖義的聲音傳了過來：「好得很，還有兩隻活生生的。」

只見他捧着玻璃瓶入房，玻璃瓶中，果然有一大一小兩隻怪虫。

「你看，小的是雌的，大的是雄的。」他道。

我凝視牠半响，道：「祖義，如果要養活牠的話，這樣子放在玻璃瓶中是不行的。」

「哦？」

「牠們千億年來，一直在地殼下生存，受慣了壓力，地面的環境不適合牠們，所以一上來便夭折了。」我道。

「不錯，不錯！」祖義大喜，道：「神童畢竟是神童。」

「如果我們要牠活着，就得製造一個牠們原本生存着的環境。」

「說得對。」祖義喜孜孜地道：「我們可以製造一個壓力箱。」

我緩緩地點着頭，我有工具，也懂得構造壓力箱的原理，在當時來說，那是一門大學問了。

「阿詹，快動手吧。」

我猶豫着。本來，怪虫既然害死了我的父親，我自是要把牠們趕盡殺絕，才能消我心頭之恨，可是回心一想，這又有什麼用處。

人死不能復生，如果我可以把怪虫的生理構造以及其他許多不可能解釋的原理研究出來，豈不更好？父親泉下有知，也會反對我憑一時意氣，將這種亘古以來最稀奇的怪虫殺光的。

我對生物十分痴迷狂熱，這是我當年不選醫科和理科的原因。

所以，我立即動手製造壓力箱，把兩隻怪虫放了進去。

我下定了決心，要令牠們在地面上生存下去，再設法讓牠們延續，從而研究牠

們的特性，構造和其他一切的問題。

在我悉心的照顧下，母親的身子逐漸康復了。

學校在重建，看樣子，還有一段時間才能復課，所以，我把時間全用在研究那種怪虫。

在壓力箱中的怪虫，似乎活得很好。

我逐漸把壓力降低，觀察牠們的適應能力。牠們的表現很令我吃驚。

毫無疑問，牠們的適應力，比任何生物都强。

我把這種情形記錄下來，一面逐漸減低壓力。

有時，我會拋一兩塊炭入壓力箱中，翌日一看，全被牠們吃掉了。

這時，我已得出一個結論，這種怪虫，在地殼下可能是吃火山或岩層的焦泥維生，所以，牠們一上到地面，便轉而對木炭和灰燼有興趣。

在那段時間，祖義天天都到我家來，和我一塊兒觀察研究。

我們決定在未得出任何令怪虫可以繁殖的方法之前，絕對嚴守秘密，包括安芝在內，也不讓她得知。

一個月後，我母親康復了，怪虫也活得很好，甚至在我關掉所有的壓力後，牠們仍然活躍躍地。

一天晚上，我在睡夢之中，忽聽母親厲聲慘叫，從夢中醒來。

只見母親全身着火，雙臂揮舞號叫着，我大吃一驚，知道又是怪虫作祟，刹那間也無暇去想究竟爲何怪虫會逃出壓力箱，拿起被子，撲上前去。

火救熄了，但母親也死了。

她全身肌膚，被燒成焦炭，她的死狀之慘，令我差點昏死過去。

我保持鎮定，四下裏搜索着，終於，被我在門後面發現牠了。

原來，牠不知幾時開始，竟長出了翅膀來。

我把牠抓住了，放到壓力箱去，然後，把箱蓋緊緊地關住了，一扭掣，將壓力提到最高。

當壓力逐漸增加時，壓力箱中的兩隻雌雄怪虫，開始四下裏奔走，似乎痛苦無已的樣子。牠們已逐漸習慣在無壓力的環境下生存，陡然增加了壓力，自是令牠們難以一下子適應了。

看到牠們在裏面痛苦奔竄，「悉悉」作响，我心底下有一陣快感！

牠們害死了我的父母，如今，我就要牠們嚐嚐痛苦是什麼滋味？

老實說，當時我的確有把牠們整死的意思，只有整死了牠們，才能消我心頭之恨。

一想到母親號叫掙扎的情形，我把壓力盡量提高，望着壓力箱裏面的牠們渾身抖索，縮作一團，心底下的快感，實在難以言喻。

忽然，雄的怪虫雙翅一展，站了起來，在壓力箱中撞來撞去，哀鳴着。

不知怎的，我竟動了惻隱之心，不由自主地，把壓力降低了。

牠們這才伏在箱底，喘着氣。

我似乎可以感應到牠們的思想，牠們逃過了大難，而我也不會再加害牠們了。

我凝視着牠們，心下詫異，看來，牠們的「進化」和「改變」是十分驚人的，才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已經可以在無壓力的環境下生存，還長出了翅膀來。

再下去，牠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決定繼續研究下去。

學校復課了，但我沒有上學，把自己關在家裏，廢寢忘餐地，觀察着怪虫的進化。

祖義偶然也會來找我，替我帶點食物來，可是，他的悟性不及我五分之一，對怪虫的瞭解，無我如此之深，而且，他正準備和安芝結婚，放棄了共同的目標。

我一個人研究更能集中精神。

整整半年，我未踏出屋門一步，所有的食物和日用品，都是祖義送來的，他沒進來，後來只把食物放在門口，便走了。

我開始用肉餵牠們。

牠們暢懷大吃，才不過半句鐘，一小塊牛扒，被他們吃個精光。

我在日記上寫着：「怪虫適應力特强，可由環境改變自身的生理構造，神秘莫測。」

再過一個月，我發現雌虫懷孕了！

那眞是一個天大喜訊——對我來說。

我注視雌虫的發育，心下暗想：牠會生出什麼樣的子女？

三個月後，雌虫生育了，牠產下一個直徑大約三分長約半吋的「蛋」。

再過一個星期，小怪虫面世了，渾身透明，看上去就像初生的甴甲一樣。

然而，牠和甴甲不同的是沒有觸鬚，背上有甲，兩隻翅膀高高聳起，尾部的箝子，也比牠們父母大一倍有奇。

我細數一下，竟然有十二隻之多。

小虫一面世後，便習慣了肉食，一小塊牛扒，不用五分鐘便被牠們吃光了。

不過，牠們有一個特性，那便是只有羣體的時候才吃東西，大家不聚在一起的時候，即使牛扒擺在面前，也不動一動。

我就當牠們是自己的兒女一般，小心地飼養着。

這時，祖義仍然每個星期便送糧食和日用品來。

每次，他都想進屋看看，但我拒絕了，因爲我覺得那是我和怪虫兩者的世界，牠們不歡迎任何外人。

我的性情也變得十分孤僻，根本連什麼人都不見了。祖義要和我談天，也只隔着門。

有一次，他對我說道：「阿詹，你這樣子不是辦法了，偶爾也要出來晒晒太陽啊？」

「我不需要。」

「怪虫怎樣了？」他問。

「還是一樣。」

「有沒有培殖牠們？」

「沒……沒有。」我回答時，覺得自己的心理很奇怪，也有點自豪，又有點恐懼。

「阿詹，我下個月結婚了。」

「恭喜你！」

「你來不來參加我的婚禮？」

「對不起，我不能來了。」

「爲什麼？」

「我……我現在很怕見人，尤其是熱鬧的地方，更不敢去。」

「哦？」祖義有點失望，道：「那麼，我走了，不過，婚後我會和安芝渡蜜月，此行大約一個月，這個月的糧食——」

「不必担心，我會自己想辦法的。」

「好的，我們回來後，會繼續送糧食給你。」祖義道。

在那個月內，我經常趁晚上到外面偷點粟米來裹腹，反正我對食物向不挑剔。

怪虫也逐漸長大了，開始會「悉悉」作响，牠們吃我吃的東西，粗生粗養。

我特地爲牠們製造了一個「家」，那是用木箱改造的。

有一天晚上，我出外偷粟米，回家時，大門開着，我大吃一驚，急忙奔入屋去，只見木箱的蓋子開着，怪虫只剩下十三隻。

另外那一隻呢？

我在家裏找來找去，都找不到，心下暗暗奇怪，牠們一「家」是很合羣的。

睡到半夜，門「篤篤」地响了起來。祖義在外面叫道：「阿詹，阿詹，快開門。」

我預料到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起身走到門邊，隔着門問道：「怎麼啦？」

「安芝在不在你這兒？」

「沒有啊，她來過麼？」

「今天我們剛從棕泉回來，我有點事要辦，所以叫安芝送食物來給你，」祖義道：「她已來了四個多鐘頭了，還沒有回去。」

我聞言心一懍，但立即道：「她沒來過。」

「眞的沒來過？」

「祖義，我幾時騙過你？」

「那你開門給我看看。」

我沉吟了一下，把怪虫的「家」用布蓋了起來，這才開門。

祖義一看到我，臉上現出驚惶的神色，我苦笑一下，道：「進來吧。」

「你——你的樣子。」

我知道，我鬍鬚滿面，髮長過肩，像個深山大野人。

「安芝並不在。」

他在屋子內找了一會，果然不見安芝，詫異地道：「那麼她到那兒去了？」

「也……也許去找其他的朋友吧？」

「不，不會的。」祖義喃喃地道：「她說過到你這兒來。」

忽然，他的眼光射在木箱上，道：「這是什麼？」

我慌忙坐到上面，吶吶道：「沒……沒什麼，只不過是些舊書而已。」

他四週望了一眼，搖頭苦笑：「一團糟，你這個地方，倒像是垃圾堆？」

我苦笑着，巴不得他立即離去。

他坐了一會，終於起身告辭了：「我去找找看？」

祖義離去後，我提了油燈，打開大門，閃身而出。我知道安芝來過，否則，大門怎會打開着。

同時，我更知道，安芝可能遭了怪虫的毒手。

在那道深溝旁，我發現了安芝的屍身，她渾身被燒成焦炭。

在她身上，伏着那隻失了踪的怪虫。

我俯身把牠抓了起來，放到袋中，然後，用脚把安芝的屍體踢下深溝。

從此，安芝的屍體永遠不會被人發現，而我的良心，也將一輩子不安了！

怪虫害死了我的父母，害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

照說，我應該毀滅那些怪虫了，可是，我竟好像着了魔一樣，非但沒有想到毀滅牠們，還帶着牠們，離開了美國。

我所以要離開美國，一來是恐怕祖義再來追問安芝之下落，怪虫的事會被他發覺，二來我也覺得傷心之地，無謂久留。

我剪了頭髮，梳洗一番，把怪虫裝在一隻小箱子中，來到華人佔百份之九十七的H埠。

在H埠住了半個月，打聽得「屯門島」是個人踪稀至的離島，島上居民都十分迷信，而且，「屯門山」的後山有一片大樹林，正是藏身之所。

我決定遷到島上來。

原來，島上的居民傳說後山有惡鬼，這對我更加有利，起碼沒有人敢到後山，而我也可專心致意地飼養我的怪虫了！

在屯門島的後山樹林中，我搭了一間茅屋居住，靠摘野菓爲生。

這時，怪虫又繁殖了幾代，已有數百隻了，牠們和我渾爲一體，全部聽我的指揮。

對於牠們，我產生了一種異樣之感情，也許是我一手把牠們繁殖下來的。

牠們簡直就像是我的兒女！

有一天，後山來了一個漁民，是姓賴的祖先，他見了我，竟當我是神仙一樣膜拜。

我爲了保護自己和怪虫，就冒充起「神仙」來了，命他送食物和日用品給我，而且向他說，如果照我的吩咐去做，而且保守秘密，將來他的後代會得到善報。

姓賴的深信不疑，果然每隔十天半月，便送食物來，他死了之後，兒子跟着接替他的「任務」。唉！九十年了！

在這九十年來，我不見天日，無憂無愁，過的當眞是神仙生活。

我所以能够這樣長命，大概與此有關，不過，人最多不過活到一百多歲，我是沒有什麼日子好過了！

在這段時間內，我對怪虫的瞭解，比對自己的瞭解更深，原來牠們尾部的箝子上，有像火石一般的構造，互相一擊，便生烈火。被烈火灼傷後，重則喪命，輕則損毀部份腦細胞，喪失記憶。

不過，我也研究出一種東西，可以令受傷的人恢復部份記憶和神智，那便是牠們的糞便。

十餘年前，一個頑童闖進後山，被怪虫灼傷，他的母親前來求拜，我半夜裏送了藥去，偷偷餵他服了，那人便是剛才來過的鄭火煌。

唉！如今一把火把樹林燒了，我以後藏身何處？藏身何處……

×　×　×

王小克聽着詹文波敍述往事，彷彿便在夢中，這時，詹文波聲音戛然即止，他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詹老先生，那些怪虫呢？」王小克問。

「牠們不會離開我的，」詹文波道：「一俟火勢熄去，牠們便會飛回來飽餐一頓。」

「牠們……牠們活着對人類是有害而無利的，」王小克說道：「爲何不設法毀掉牠？」

「這個——」

王小克知道他對怪虫巳有感情，要他毀去，眞是談何容易？

「小朋友，我知道怪虫留在這個世界上，對誰都沒有好處，可是，我實在下不了手，唉！下不了手！」詹文波嘆道。

「你有辦法除去他們嗎？」

詹文波望着遠處逐漸熄滅的火海，慢慢地點着頭，道：「不錯。」

「用什麼方法？」

「說出來簡單得很，水！」詹文波道：「當日，深溝旁的千萬隻怪虫，一半是剎時間不能適應無壓力的環境而死，另一半是被一場大雨淋死了。」

王小克大出意料之外，只聽詹文波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小朋友，我現將要離開這個人世了，再也沒有人可以駕御牠們了，所以，我有一件事求你——」

王小克心中一動，呆呆地望定了他。

「這時樹林巳被焚毀，牠們巳無藏身之所，如果下一場大雨，牠們自會滅種，如果不下雨的話，你……你可想辦法殺了牠們？」

「這——」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道：「牠們的數目這樣多，如何殺得了？」

「你放心好了，牠們很合羣的，」詹文波道：「只要集中水力對付的話，牠……牠們一隻也不能漏網。」說到這裏，聲音巳呈嗚咽。

王小克自然瞭解他的心境，相處了一百年的怪虫，要他決定將牠們全部殺掉，眞不是容易決定的事。

「唉，我欠人的太多了，」詹文波道：「死了之後，怎可再遺禍人類？」

他頓了一頓，又道：「本來，我將怪虫的一切資料，詳細寫成一本書，如果賣給出版社，可以得到一筆數目巨大的版費，依我估計，起價可以賣一百萬美元以上，這是我許給你的好處。可是——」

他嘆了一口氣，才接着道：「可惜它巳被一把火燒掉了，小朋友，你帮了我這個大忙，我却沒有什麼東西報答你，眞不好意思。」

「詹老先生，我應該多謝你把這樣重大的秘密告訴我。」

詹文波笑了一笑，道：「這一百年來，我根本未和人說過話，自從住進樹林後，林中的野獸和毒蛇，似乎都怕了怪虫，逐漸絕跡了，今天……今天我說得太多了。」

「詹老先生，那幾個洋人爲什麼要來找你？」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問道：「還說要立下什麼大功？」

「是這樣的，我離開美國後，聯邦政府從祖義口中得知我發現怪虫的事，而安芝的屍體後來又被人發現，所以，祖義一直在找我，要爲他的新婚妻子報仇。」

「安芝雖然不是我所殺，但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安芝之死，與我是有關的。」

「一年前，我把那本書的大綱，吩咐賴培雄寄到美國一間出版社，詢問他們有沒有興趣出版，同時肯出多少版費。

「我的意思是欠賴家太多，拿了版費後，送一半給他們。

「怎料，這件事引起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從舊檔案中，找到我以前的資料。

「他們也算神通廣大，竟然找上門來，眞是不容易了！」

「這樣說來，哈林他們是聯邦密探了？」王小克問道。

「不錯。」

這時，天巳露出魚肚白，樹林的火也熄了，正在冒着烟。

「小朋友，你走吧。」

「我……我在這兒陪你。」王小克說道。

「不用了，你……你還是去準備水槍吧，」詹文波道：「我……我恐怕明天又會改變主意，那時人類就大禍臨頭了。」

王小克站了起身，正欲向上爬去時，忽聽「啊呀」一聲慘叫，有人從遠處一塊大石後，逃了出來。

王小克定眼望去，認得正是哈林，他身上冒火，幾隻怪虫正在他身後追逐。

哈林一直躲在岩石之後，被怪虫追逐時，才現出身來奔逃。

王小克又驚又急，道：「詹老先生，你……你救救他！」

詹文波沉吟了一下，向當中的怪虫叱喝着。

然而，怪虫仍然窮追哈林，尾端不斷噴射着火。

哈林一個踉蹌，摔了下去，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全身都着火了。

王小克不禁大驚，詹文波嘆了一口氣，道：「牠們大概知道我有離棄之心，再也不聽我的話了！」

就在這個時候，怪虫又向不遠處一塊大石飛去，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暗叫不好！

「詹老先生，牠們又要害人啦！」

話聲未畢，只見大石後一人全身起火，奔逃了出來，正是鄭火煌。

「救命呀！救命呀！詹先生，我並無惡意，快救……救我！」鄭火煌向王小克和詹文波這邊奔來。

王小克眼見鄭火煌危在旦夕，激起俠義之心，除下上裝，向他奔去。

來到鄭火煌面前，揮動着上裝，往他身上的火燄撲打。

鄭火煌身上的火被撲滅了，但手臂皮膚被灼，驚嚇過度，昏下地去。

詹文波趨上前，自袋中取出一瓶藥丸，道：「快讓他服下去。」

王小克托起他下頜，把藥丸餵了進去，詹文波逕自向空中的怪虫指指點點，呼喝着。

王小克向上一望，只見那數千隻怪虫編成「人」字型，「悉悉」作响，不知是什意思。

詹文波口中叱喝着，怪虫倏高倏低地盤旋着，那「悉悉」聲越來越响了。

王小克見勢不妙，扶起了鄭火煌，向山脚奔去。

詹文波叫道：「小朋友，下面有個水

潭，你們快跳進去。」

王小克向前一望，果然看到不遠處有個面積不大的水潭，潭水雖然汚穢不堪，但爲了性命，還是毫不猶豫地奔了過去。

當他把鄭火煌扶下水時，忽聽「悉悉」一聲大响，怪虫竟然向詹文波身上襲擊！

王小克心下大駭，暗想自己的推斷果然不差，那些怪虫甚有靈性，感應到詹文波想毀滅牠們，於是先下手爲强，先把他殺了。

詹文波口中叱喝着，頭髮，鬍子，衣服巳全着起火來。

王小克大驚失色，想衝上前去救，可是回心一想，如何有這個能力？

眼見詹文波渾身着火，慢慢地軟倒下地，心中又驚又怕。

怪虫在殺了「主人」之後，定會過來對付自己，這便如何是好？

果然，怪虫殺了詹文波後，「嗡嗡」聲向王小克疾飛過來。

王小克更不猶豫，縱身跳下水潭中。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那水潭原及腰間，王小克屈着腿，連頭浸下水中。

只聽潭面「嗡嗡」聲响，王小克一口氣巳用完，忽然雙手向上一揮，潭水向上飛射，跟着探出頭來，迅速地吸了一口氣浸下潭中。

當王小克自水潭潑出水時，數百隻低飛的怪虫被水潑中，紛紛墮下潭面。

王小克看得眞切，不等一口氣用完，忽然又雙手一潑，潭水向上疾射而出。

當下，又有數百隻怪虫墮了下來，其他的仍然在潭面盤旋不去。

王小克一見怪虫低飛，立即起身潑水，然後迅速又潛回潭底。

不久，在空中盤旋的怪虫巳有一半墮下水潭，其餘的似乎憤怒無巳，在潭面盤旋不去，似是要等王小克冒出來時報仇。

鄭火煌仍然昏迷未醒，不過他渾身濕透，怪虫對他似乎不屑一顧，對着王小克的頭頂，悉悉而鳴。

那邊廂，詹文波的屍身巳燒成焦黑，可憐一代神童奇人，玩火自斃，終於死在自己苦心孤詣培養的怪虫火海下。

王小克在潭中仰首一看，每見怪虫低飛掠過潭面便起身潑水，一個多小時後，潭面上巳佈滿了怪虫的屍身，蔚爲奇觀。

然而，這樣子在小潭下躺下去亦不是辦法，空中起碼還有四五百隻怪虫，倘若牠們高飛躲避的話，自己却是無奈伊何。

王小克巳感體力不支，就在這個時候，忽聽遠處傳來癩痢子的聲音：「小鬼子，小鬼子！」

王小克暗暗叫苦，心想大概是他在山下等不到自己下去，又見山林大火，所以上來尋找，這一下被怪虫看到了，那有活命的機會？

偶爾向上半身躺在岸上的鄭火煌望一眼，見他渾身濕透，三四十隻怪虫在他身上低飛盤旋，却不敢飛近他的身子，心中不由一動。

他冒出頭來，站在潭中心。

怪虫見他冒出水面，疾飛而下，但在他頭頂三四碼處，却不敢下撲。

王小克大喜，雙手在水面一撥，水柱疾射而出，當下又有數十隻怪虫墮下。

王小克把鄭火煌的上衣脫下，浸了浸水，向奔過來的癩痢子拋去，叫道：「癩痢子，快把衣服幪住頭，奔過來。」

癩痢子接過衣服，依言幪住了頭，朝水潭奔了過來。這時，數十隻怪虫巳向癩痢子飛去。

可是，癩痢子上半身全在濕上衣包裹下，怪虫不敢近身，其中幾隻飛到他下盤，「嗤嗤」數聲，癩痢子褲子立時着火。

這一來，癩痢子大驚失色，王小克一面撥水一面叫道：「別怕，快奔過來。」

癩痢子子飛快奔了過來，跳下小潭，火勢自熄。

王小克替他潑了一身的水，道：「快向怪虫潑水！」

「是。」

兩人全力潑水，片刻間，空中只剩下數十隻怪虫了！

王小克見有幾隻飛得甚高，水難以射及，忽然心中一動，自袋中取出玻璃彈，瞄準了發射。

只聽「嗤嗤」連聲，怪虫紛紛中彈墮下，不一會，只剩下三五隻了。

王小克此時再也不怕怪虫，見玻璃彈巳用完，拾起地上石塊，向怪虫飛擲。

他發射暗器奇準，那三五隻怪虫也被打了下來，王小克生怕牠們仍未死去，用上衣蘸了水，上前一淋，怪虫那裏還活得了。

四下裏恢復一片寂靜。

王小克坐到岩石上，經幾個小時的忙亂，巳累得週身乏力了。

「小鬼子，這……這是怎麼回事？」癩痢子道：「那……那幾個死人是誰？」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沒有回答。

「是……是不是我爺爺？」癩痢子忽然臉色大變，問道。

「不，不是你爺爺。」

「那就好了，爺爺前天開始失踪，我正怕他被後山的惡鬼害死了！」

王小克苦笑着，應該怎樣向他解釋？

這時鄭火煌幽幽轉醒，他睜開雙眼，迷濛地問道：「發……發生了什麼事？」

王小克上前把他扶了起來，道：「鄭先生，一切都過去了。」

鄭火煌揉了揉眼，手臂傳來一陣灼痛，不由叫了出來。

「我們走吧！」王小克上前扶起他。

「咦？地上怎麼有這麼多飛虫的屍體？」鄭火煌詫異地問。

王小克知道他巳失去部份記憶，心想這樣還好，免得日後發惡夢。

「走吧，鄭先生，我們得送你到醫院去敷傷哩。」王小克道。

在王小克和癩痢子的扶持下，鄭火煌向前緩緩地踏着步。

王小克向山上爬去的時候，不由轉頭一望，地上是焦黑的幾具屍體，還有數千隻怪虫的屍體。

忽然，一陣風吹來，夾着雨絲，王小克抬頭望天，道：「要下雨了。」

「對，咱們快點走！」癩痢子道：「免得被雨淋了一身。」

鄭火煌笑了出來，道：「我們早就濕了身啦，奇怪，怎會這樣的？」

王小克沒有回答也笑不出來。（完）



東瀛武風

武士道的切腹壯舉

慧心·文
盧令·圖

我們一向崇拜的俠士，稱做遊俠，多數在荒山野嶺行走，碰着惡霸就會挺身而出，鋤强扶弱，刦富濟貧，幹了一宗殺人的勾當，便即轉移另外一個地方，繼續行俠仗義，這種人有時躍登華堂巨宅盜取珠寶，故此，遊俠跟俠盜往往是連結成一個整體的，那些人絕不依靠官府，而且對官方的武士發生極大反感，至於日本，却有些不同，日本在戰國時期，由於藩王爭霸，殺戮極强，等閒之輩，不准帶刀，有資格帶刀的人，稱做武士，這種人必須有很高的武藝，而且經過戰鬥，然後有資格進入更高的境界，帶刀而行，這種階層人物有一個特殊的稱呼，叫做「武士道」。

本來一個武藝高强的人，碰着必須慷慨赴死而又一笑置之，這種心理是值得崇拜的，但却必須當心這一點，如果走火入魔，不必死的場合，却安排一切，凖備犧牲，借此表現他的武士道精神，這種行爲，就難以使人信服。近年在日本享譽的一個作家兼戲劇家，又兼拳擊手的人：「三島由紀夫」，就是如此喪生的，當時他在早上破曉的一段時間衝入東京的日軍司令部，先把司令綑綁，然後代替司令走出露台，向二千個士兵訓話，促使他們參加壯烈犧牲陣營，凖備作戰，因爲各人並無所動，他認爲失敗，便即走回司令部，拔刀切腹身亡。

因爲切腹是有一個特別儀式的，在他本人已經下刀完成了切腹手續之下，背後應該有人揮刀把他的頸骨斬斷，使他的身首分爲兩截，然後算得上符合古代武士道切腹的標準，負責在背後砍頭的人稱做「介錯」，三島由紀夫帶着這麼一個人進行切腹的，可見他是深謀遠慮去做這種武士道表現了，如這件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段發生，不足爲奇，可是，戰後的日本，傾全力進行經濟復興，根本上就沒有戰爭，何從叫人慷慨犧牲呢？三島由紀夫還種舉動無疑的是走火入魔了，換句話說，他跟本人幻想的一個惡魔挑戰，而且認爲能够十分英勇的切腹身亡，即可戰勝惡魔。

爲了這種信仰，三島由紀夫死在自己的短刀之下，當時這一件奇聞刋登在報紙上面，作爲哄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引起許多人議論，有些人認爲三島由紀夫此舉乃是無聊的舉動，不足爲法，另外一些人非常欽敬他，認爲他是眞正能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傢伙，此外，還有小歡場女人爲他流淚，受到他的精神感召，有兩個舞小姐獲悉此事之後，飲毒酒身亡，追隨泉下，這種人也是跟三島由紀夫有同類心理的，崇拜死亡達於極點，一直就有這種感覺，以爲人生非常短速，死後的境界綿綿無盡，活着只是守候老年以及疾病的來臨，愈過愈加苦悶，早些用自己的一雙手結束生命，乃是英雄的舉動，死的境界特別美，比較活着最高峯的享受更加有意義，憑着這種奇怪的觀念，三島由紀夫不惜把他渴望英勇死亡的心理表現出來，而且受到許多人的讚美，由此反映出日本人的武士觀念跟中國的遊俠大不相同。

中國遊俠是反抗惡霸以及地方官府的勢力，鋤强扶弱，行俠仗義，引以爲榮，決不會爲了某種思想或主義犧牲自己，更

不會依附官府，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却想扶植一種勢力，代表官府，表現英雄氣概，隨時結束生命，以死爲榮。

切腹代表武士道最崇高的精神表現，這種觀念根本上就不會發生在中國遊俠的身上，因爲遊俠孤軍作戰，並非代表甚麼，他本人死了，就一切消失，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用刀割肚。

隨意用小刀割肚身亡，那是毫無意義的，武士剖腹，大不相同，三島由紀夫剖腹自殺之前，已經有說不清的那麼多武士用特殊的儀式剖腹，擺脫一切，原來日本有這種傳統的觀念，認爲一個人無意中做錯了事情，使國家或社會遭遇不幸，或者負債纍纍，又或名譽低落，給人奚落，想把一切不愉快的夢痕毁去，便要使用切腹的舉動去證明他根本就是一個英雄人物，不過偶然發生錯誤而已。

舉行切腹的英雄，不但在切腹之日凖備一切應用的器具，而且通知各親友，這是相當奇怪的，切腹的人固然認爲此舉乃英雄的表現，就算獲得他發出死亡請帖，叫人到他的家裏作爲證人，證實他切腹的那些人也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引以爲榮。

做切腹的壯舉之前，實行這種行動的一個人，必須在請帖上面聲明他爲甚麼要死，而且在何時何地舉行切腹，再者，他不管對任何人有特殊的仇恨，接獲這種死亡請帖那個人一定要參加，並且在切腹大會之際，不能發生衝突，引起決鬥。

切腹的英雄召集各人，以扇形的形勢包圍住他，在他的臉前有一碗清水，以及一塊白布，另有一柄鋒利無比的小刀，連刀柄在內，長達一尺，到時他很嚴肅的向各位親友點頭，盡量少說話，臉容沉默，跟着跪下來，把小刀用右手抓住，左手則拉高衣裳，露出腹部，跟着左手掌心抹水，用那一碗叫做聖水的東西，洗淨自己肚皮然後落刀。

切腹之際，刀口必須由右邊切到左邊，反之，使用左手的人，就要由左邊切到右邊去，刀落之際，一定要刀口入肉一寸深，或者更爲深些，到時那隻手非常堅定，一直橫過腹部，最少不能够短過六寸，而且，切得十分整齊，看來好像是一個「一」字型。

切腹完成，此人仍未氣絕，不過，腸臟已經切斷，流出許多鮮血來，故此需要他坐在白布上面，血染白布，份外醒目，跟着他很輕鬆的把那一柄小刀依照原定的位置放好，然後倒下來，如果他沒有做到完成切腹的手續之前先行倒下，或者一雙手太過震動，以至刀口不齊，看來好像狗牙邊的模樣，那就大失原意，這種切腹的壯舉不但無法引起各人的崇敬，而且給親友嘲笑，認爲他根本沒有資格稱做武士，那麼，切腹就是弄巧反拙了，故此，希望靠切腹去挽回自己名譽的一個武士，必須對這種舉動有很大的信心。

爲了使切腹的手續依照傳統性的規定去做，凖備切腹之人，要在親友當中選擇一個朋友懂得使用快刀，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一刀向他的頸骨第三節劈下，最好那一刀把他的頭和身體分開，那一把刀屬於大刀的一種，刀鋒起碼長三尺六寸，甚至更長，當然的，有氣力使用這一把刀的人，也要屬於武士階層，而且眼明手快，心狠手辣，才有資格去做這種行徑，有時爲了精神感召，作爲切腹助手的人，完成了朋友的切腹手續之後，他就自己殉道而死，同樣的切腹，不消說，兩人先後身亡，那種壯舉就更加哄動了，三島由紀夫當時切腹的事件震驚全世界，就因爲他以及他的助手先後切腹身亡，而且在切腹之前聲明這種舉動乃是想刺激日本人恢復以前做武士道的精神，征服一切。

日本已經戰敗了，他却妄想用一種空虛的精神去獲得另外的滿足，實在可笑，並非所有官兵都崇拜武士道，故此他這種舉動，在各人深入研究之下，認爲屬於無聊的行徑，不值得崇拜。

一句話說，時代過去了，武士道的精神，只是一種鼓勵，不必爲了這種空虛的觀念就犧牲自己。

回說三島由紀夫，這傢伙一直就是日本人崇拜的英雄，因爲他在一個十分富有的家庭生長，能文能武，有錢有名氣，而且他的家裏還有一個嬌美的情婦，實際上他不必死，他却認爲一個人能够在不必死的環境中毅然死去，才顯得出他的精神氣概，故此，他在很遠的一段時間已經凖備切腹。他明知當時日本的形勢，官兵方面沒有人肯依照他的計劃去做，把日本全國的人喚醒，每個人都肯壯烈犧牲，他却仍然要這樣幹，就因爲他崇拜死亡，以爲死後的境界才是眞正的永生。

在他所寫的小說，劇本，以及他充當電影中的男主角時，多次流露出接近死亡的慾望，此外，他還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行徑，滿足他自己，以及滿足崇拜他的人那種空虛的武士感覺，叫做「楯之會」，那是世界上人數最小的軍隊，僅有九十五人，但却包括軍官和統帥，無疑的他是統帥，這支軍隊沒有槍炮，不過，武士道長劍短劍，以及其他武器，却是全部齊全的，必要時可以一戰。

他從許多十分出色的青年當中選擧出來的，那些人俱是日本東大和國大的學生，另有幾間著名的大學或者軍事訓練出來的人，但却沒有參加軍隊，寧願投身他主持的小組織之內，爲了表示那些軍隊的尊嚴，他們縫製日本最名貴的衣料所做成的白色制服，另加鍍金的鈕，配刀也是很鋒利的，一切做到美滿的境界，心理學家說他爲了滿足自己的虛榮，故意把活人變成玩具，這種看法是很確實的。

三島由紀夫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五日完成這種幻想中的壯舉，毁滅了自己，那時消息傳開，日本軍部才知道他擁有一個小型的軍隊，隨時造反，而且衝入司令部，把司令綑綁，這種行爲已經屬於叛變，故此，他們並不讚美三島由紀夫，免得一般青年效法，同時下令解散他組織的小軍隊，把每個由大學生變成私人軍隊的名字登記下來，隨時查問，這樣做反映出日本軍方不願意再提及武士道，甚至認爲武士道對日本是一種絆脚石，發生阻力，阻碍日本經濟的復興。

切腹這種舉動是西方人士所無法了解的，相信三島由紀夫公開切腹，代表武士道精神表現的行爲不會再發生了，最後一個公開切腹的人恐怕就是他。（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換心殺手（二）

馮嘉·文　盧令·圖

詭計誅巨惡　辣手懲毒媒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卡特說。

「我的意思就是。」司馬洛說：「這件是你主使的。你派兇手去把卓華和他的未婚妻殺掉了。」

「你講話小心點。」卡特抗議道。

「我講話小心點。」司馬洛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現在是我拿着槍對着你，你叫我講話小心點？」

卡特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還是繼續保持强硬。他說：「我在警局裏也認識不少人的，誰是你的上級，你把他的名字說出來，我馬上打電話給他，叫他替我買包香烟來。」

「唔。」司馬洛吃吃笑：「這一點是我及不上你了，在此地的警局中人，我一個也不認識的。」

「甚麼？」卡特忽然又有了一陣毛骨悚然之感了。

「這種案子。」司馬洛說：「當地方性的警探理不來的時候，是會有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去理的。這個國際性的組織不會怕你這種卑鄙小人！」

「你——你是誰派來的？」卡特吶吶着問道。

「我就是這個國際性組織派來的。」司馬洛說：「可以說，我祇是一個散工，論件計酬的，他們給我一個相當大的數目辦這件事，我爲了這個數目，就要把這件事辦得好好的。不然，下一次沒有人請我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巨商卡特僱請殺手，行刺社會聞人溫平後，又把向他勒索的新聞記者卓華和他的未婚妻殺死，卡特以爲這兩件兇殺案幹的乾淨俐落，誰知那晚當他獨自在郊外別墅中，司馬洛突然闖了進來，向他迫問關於卓華被謀殺的事，卡特支吾以對，後來司馬洛說他是最先知道這件事的人——

「你想要錢？」卡特問。

「別賄賂我。」司馬洛說：「我喜歡錢，但我拿錢也有好幾個原則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我先拿了誰的錢，就爲誰効力，不會爲了一個更高的價錢而改變。你聘用那個兇手的時候，那個兇手一定也會跟你說了。他會爲了你出的價錢而替你殺人，但是不會在殺人之後，又向你勒索而拿更多的錢，這就是所謂職業道德嘛，懂了沒有。」

「那你究竟想怎樣？」卡特問：「我不明白你爲甚麼來找我？」

「這是最後一次了。」司馬洛冷冷地道：「你再對我說一次你不明白，我就把你的門牙也打落下來。」

「如果你要起訴我。」卡特說：「那你找我的律師談吧。」

司馬洛的槍一動，就擊在卡特的咀巴上，卡特尖叫一聲，整張椅子也打翻了，人滾到地上，再翻身坐起來的時候，巳經滿咀鮮血。司馬洛果然打落了他一隻牙齒，就是那隻假牙，而他把這隻假牙吞了下肚了。

「看。」司馬洛說：「我早巳警告過你的，我知道是你，所以你不要說不知道，浪費我的時間，呀，你的牙齒還沒有落下來，讓我再打得清楚一點。」他說着又舉起了槍。

「不，不要！」卡特哀鳴着：「不要再打，我巳經吞下了一顆。」

「哦，吞下了一顆。」司馬洛吃吃笑起來：「那算你聽話了，卡特。好，既然你巳經吞下了一隻牙齒，那我就暫時放過你吧，好了，卡特，讓我再告訴你一些事情吧。本來我們是不會找到你身上來的，但是你的運氣不好。」

卡特沒有說話。他不敢再否認知道這件事了，然而他又忍着不敢問司馬洛爲甚麼說他的運氣不好，如果問了的話，那又是等於承認他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了。

司馬洛又說：「當你派人把溫平槍殺了之後，人們很難猜得出這件事是誰主使的，因爲，受到溫平的威脅的人很多，因此，想把溫平殺死的人也同樣地是很多的，換句話說，像你這樣的卑鄙小人也實在不少。但是，卓華死了，那就不同了。卓華的死，使我們知道，是同一個兇手所爲的。」

「同一個兇手？」卡特禁不住奇怪地道：「但他們的死法不同呀，溫平是給槍殺的！」

「不錯，死法不同，但是手法相同，都是死於一種特別的手法，而這兩種手法都是這個兇手以前用過的，因此我們知道是同一個人所做的了。」

「你們——巳經找到了兇手？」卡特又頗爲担心地問。

「還沒有。」司馬洛說：「但，你不要打斷我，先讓我把我的故事說完吧，當卓華也死掉了，而他是被同一個兇手殺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加一等於二的方法來推測一下了。卓華是一個新聞記者，他和溫平既不相識，亦沒有共通的地方，爲甚麼他會在差不多的時間內給同一個兇手所殺呢？答案是很明顯的，卓華一定知道這件事情的一些內幕，他正在向殺死溫平的主謀人勒索，可惜他却是獅子開大口，這個主謀人認爲，與其繼續讓他勒索，那倒不如把他殺掉了。」

卡特又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因爲司馬洛這個一加一等於二的推測方法，是對的。

司馬洛說：「而且卓華家裏留下了一筆數目不小的現金——那是說，以他的收入而言，那是一個相當不小的數目了。證明他是巳經初步勒索成功了的，這個被他勒索的人不肯再讓他進一步勒索下去。於是，我們就要查一查，卓華有沒有留下甚麼證據。」

卡特又咽了一口唾沫，腦筋飛快地轉動了一陣，想着，他是巳經得回了那些底片，而加以毀滅了的，而且卓華那封告密信亦給截回了，還有甚麼證據會留下的？

司馬洛又說：「卓華的同事們又說，卓華在死之前曾經很落力地放照片，放了許多，而放的全部是在溫平被殺前的鏡頭。就可惜，他晒出來的照片巳經找不到了，因爲時間巳經久了，他晒得不好而丟掉的那些也巳經不在垃圾桶中，而是給倒掉了。」

卡特又稍爲放鬆了一點。起碼，這個叫司馬洛的人是並沒有具體證據的。

「但卓華一定是在現場上注意到了有什麼不對，而且拍攝了下來了，」司馬洛說，「於是我們把電視台的現場錄影帶找來，研究一下，看看他當時到底是看見了什麼。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你，卡特，你在溫平死前巳經好幾次抬頭去望那子彈射進來的窗口，而當溫平中槍的時候，你又是抬頭去望那窗口，你知道子彈會從那窗口進來的，你就是主謀的人！」

卡特伸出舌頭來舐了舐唇皮。他說：「你不能這樣就賴在我的身上的，一件事，你必須要有充份的證據，不能憑着一點點巧合就硬指一個人。」

司馬洛又格格地笑起來了。他說：「怎麼了，卡特，你又忘記了我對你講過什麼嗎？我巳經說過了，我們是個特別部門，我們是不講證據的，因爲，我們辦理的都是那些沒有證據的案子。我們不需要證據，祇需要邏輯，憑邏輯知道應該對付那些人，我們就對付那些人，我們對付的人，是不一定會帶上法庭去的。愈是狡猾，愈是沒有證據的惡人，碰到我們就愈慘。記得上一次，我們就是完全不能證明一個人幹了某一件事，結果，這個人就從十五層高的樓上跌下來，變成了肉漿。我們不能證明他幹了什麼，他也不能證明我們把他從十五層樓上推下來。總之，他死掉了之後，同樣的事情就也沒有人幹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最好方法嗎？」

卡特那張臉變成了青色。由於他是白種人，臉色平時是相當紅了，現在一變，就變成了不是近乎青菜，而是近乎椰菜般的顏色了。他吶吶着：「你——你究竟想怎樣？」

司馬洛微笑：「假如我不能證明是你買兇殺死溫平的，那我就在這裏殺死你。你對我招供，我就把你送上法庭，就是這樣了。」

這是兩個都不合卡特的心意的選擇。司馬洛現在就把他殺死，他固然是活不轉來，從此世界上沒有他這個人。如果他招供了，他當然是可以活得久一點的，但是這樣，他就會給送上法庭，最後也難逃死刑的命運，這樣是比馬上死掉更加難受的。但他不想接受前一種辦法，亦不想接受後一種辦法，主要就是因爲他不想死，而到了這個地步，他亦不想浪費時間去否認他是與這件事情有關的了。他急得忙忙地說：「這樣吧，司馬洛先生，我在這裏有一筆現錢，我可以給你，你拿了錢，忘記了這件事吧！」

「我巳經說過了，」司馬洛說，「我不要拿你的錢。」

「但我在那裏有二十萬元！」卡特說，「二十萬元，你知道可以買多少東西了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目前，我還沒有什麼東西，需要用二十萬元去買的。」

「我還可以再多給你一點的！」卡特說。

「別多講了，」司馬洛說，「我的職業道德不容許我這樣做！」他執住卡特的衣領，把卡特整個人一揪揪了起來，放在椅子上，槍咀指住卡特的後腦，又道：「我給你十秒鐘時間決定，一……二……」

卡特也是一個頗有勇氣的人，他也忍得下去的，但祇忍得到第九秒，他就忍不住了。司馬洛說：「九……」他就連忙大聲叫起來：「不要開槍，我招供好了！」

「好，」司馬洛說，「你講吧！」他把一隻盒式錄音機從袋裏取出來，放到卡特面前的桌子上，扭開了掣。

「你——你想我講什麼？」卡特問。

「我問，你回答好了，卡特先生，」司馬洛說，「第一個問題，是不是你買兇手殺死了溫平的？」

「是的，」卡特沉默了一下，毅然地承認。他在想，這並不是一個很壞的選擇，錄音帶在法庭上不是可靠的證供，他可以說他是在槍咀的威脅之下而胡說八道的，而且，這亦不像是他的聲音，他缺乏了一隻門牙，聲音聽上去也不同了。

「爲什麼要買兇殺他？」司馬洛問。

「他對我的安全有威脅，」卡特說，「他要暴露我的內幕。」

「你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內幕呢？」司馬洛又問道。

卡特聳聳肩：「你也知道的。溫平在演講中說他要做的事情，他並不是空言恫嚇，在他發表這篇演講之前，他早巳請了

人來進行調查了。他是個大傻瓜。」

「唔，爲正義而努力的人就是個大傻瓜了！」司馬洛說。

「這裏是不同的，」卡特說，「這個地方誰講正義的呢？人人都是在拚命搵錢的。也是這樣，才能够這樣繁榮，許多別處不可能出現的生意，在這裏可以出現。如果不是這樣，那許多人都要餓死了，這樣一座小城市，如果什麼都依正手續去做，怎麼養得起這許多人，溫平講正義，不是不好，但他應該到別處去講，不要在這裏。」

卡特所講的話未嘗沒有道理，但現在不是和他評理的時候，所以司馬洛又說：「你已經有痛脚給溫平抓住了？」

「還沒有，」卡特說，「這實在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大夥兒的問題，我們是官紳相衞的，一掀起瘡疤，就大家都不得了。但是，溫平的計劃之中，第一個要開刀的人就是我，因此我也祇好先發制人了。」

「你這個兇手是誰？」司馬洛問。

「你已經知道了，還問我幹什麼？」卡特說道。

「我還是想聽你親口講出來！」司馬洛說。

「我——我不能這樣做，」卡特搖着頭，「假如我說了出來，他一定要來殺我了。反正是要死了，我不想讓這個兇手用他的方法來殺死我。」

「我坦白告訴你一件事吧，」司馬洛說，「我們要對付的人實在不是你，而是這個兇手。我們要捉到這個兇手，而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是幫助我們好一點，因爲即使你不肯說，這個兇手還是以爲你會說的，因此他也非要殺死你不可。」

司馬洛還給了卡特兩秒鐘時間考慮清楚這句話，然後又說：「怎麼樣，卡特，這個兇手是誰？」

「馬覺。」卡特終於說道。

「唔，馬覺。」司馬洛點點頭。

卡特詫異地看着他，因爲卡特發覺司馬洛呆在那裏了，雙眼也看着地面。

「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嗎？」卡特問。

「哦！」司馬洛說，「你是用錢聘請馬覺做這件事的。」

「是的。」卡特說。

「用了多少錢？」司馬洛問道。

「溫平是十萬元，」卡特說，「至於卓華，五千元，而且買一送一。」

「你怎會和馬覺聯絡到的？」司馬洛問。

卡特聳聳肩：「我一向都有這一方面的聯絡的，我雖然是做正當生意的人，有時却必須要有這方面的聯絡的。」

「你是親自和馬覺聯絡的？」司馬洛說，「你和他見面？」

「沒有，」卡特說，「我是不會和兇手見面的，而兇手亦沒有興趣和我見面，我們祇是用電話聯絡吧了。我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我要把誰除去，另外把鈔票送到一個地方去。就是這樣了，很簡單的，就像定貨一樣，」說着，卡特頗有得意之色，顯得沾沾自喜的。

「什麼電話號碼？」司馬洛問，「把錢送到什麼地方去？」

「告訴你沒有用，」卡特說：「馬覺已經走了，他已經不再在此地了。」

「你告訴我好了。」司馬洛說。

卡特告訴了司馬洛，他聘馬覺做這件事，是打哪一個電話，以及把錢送到何處去。然後他又再度聲明：「你到那裏是找不到馬覺的，他已經離開了，那不過是一間酒店，他臨時在那裏租了一房間住着的吧了。」

「那麼，」司馬洛說，「假如你要再找馬覺做一件工作的話，你又如何和他聯絡呢？」

「那是要通過介紹人的。」卡特說。

「誰？」司馬洛問道。

「郭雄。」卡特說道。

「郭雄是誰？」司馬洛問，「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之類。」

卡特看着司馬洛，遲疑着，司馬洛則讓他看清楚那把槍的槍咀，於是卡特又招供出來了。

「自始至終，你都沒有見過馬覺的面嗎？」司馬洛又問。

「沒有，」卡特說，「我亦不想這樣做，和馬覺見面，對我是完全沒有好處的，我祇是和郭雄聯絡，郭雄向我推薦馬覺，他說馬覺是個一流好手。我相信郭雄的，於是馬覺來了，他給了我一個電話，告訴我怎樣和他聯絡，我告訴他我要做的是什麼，把錢送去，就是這樣了。卓華向我勒索時，馬覺還沒有走，我仍可以聯絡到他，他說他很樂意替我做這件事，因爲他是最討厭勒索行爲的，但他又說做完了這一件事之後就要走了。這種工作，一個人在同一個地方是不能做得太多的。」

「你不知道他離開此地之後要到何處去嗎？」司馬洛問。

「當然不知道，」卡特說，「我也不想和一個兇手保持太密切的聯絡。我要再找他，我是大可以和郭雄聯絡的。」

「好了，」司馬洛說，「差不多了，我沒有什麼要問的了，反正，這錄音帶也要用完了！」說着，他的槍咀忽然迅速地揮動了一下，槍咀擊在卡特的額上。

卡特一陣發暈，就仆倒桌上不動了。

司馬洛這個經驗豐富的人，似乎也有百密一疏的時候，他這一下擊得不够重，卡特祇是暈了幾秒鐘，知覺就恢復了。慢慢地，卡特張開了眼睛，看見司馬洛已經不在了，而他那把槍就遺在桌上。

卡特立即把槍抓起來，跳起身，踉蹌地走出書房門口，他幸慶地看見司馬洛還沒有走遠，司馬洛祇是剛剛到達了樓梯口，正準備下樓。卡特喝道：「站住！」

司馬洛立即向地上一伏，卡特扳動槍機，「轟」的一聲響，那響聲好像大炮一樣，簡直不可能是從一把手槍發出來的。

× × ×

這「轟」的一聲巨響使睡夢中的僕人都驚醒了，他們連忙狼狽地起床衝上樓來察看。他們發覺卡特就倒在書房門口，整個上身都是血肉模糊，連面目都不能分辨，就像有人在他的面前引爆了一隻炸彈。

他當然是已經死掉了。

× × ×

「技術上說來，」司馬洛說，「卡特

是自殺的，他的槍失靈，爆炸起來，把自己炸死了。」

「你不肯動手殺一個人，」她說：「所以你就安排了這詭計。」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我安排的，但生死操在他自己的手上，如果他不是企圖殺我，他是不會死的，我在臨走之前在他的槍咀內塞進了一塊黏土，把子彈的出路完全堵塞了，他開槍，子彈沒有去路，便爆炸起來，把他炸死了。這是一個並不算新的詭計，我以前已經用過了的。」他推推桌上那隻盒式錄音機：「要不要再聽一遍？」

「不必了，」她搖搖頭說：「我已經聽過了兩遍，還會記不得嗎？」

司馬洛聳聳肩，沉默下來，他的神情是憂鬱的。而在他的對面，她臉上的神情也是憂鬱的。一個美麗女郎，那種清秀型，美感多於性感，好像外國雜誌中的時裝模特兒，瘦瘦長長的，擧止和表情都是文靜而富於風度，不會做一個錯誤的動作和表情。這樣一個女人，當她的臉上浮着一層憂鬱的時候，她會更好看和更有味道，雖然現在她的憂鬱並不是裝出來的。

他們現在是在一間酒店的房間裏，一間套房的客廳之中，相對着在喝茶，時間是在司馬洛離開了卡特之後的二個小時，現在，卡特的家中，警探們大概還是正在忙着調查，而查不出什麼來。但司馬洛也不去管了，正如他對卡特所說，他並不是和警方合作的。不錯，有時，他做的工作也會和警方合作，但有時却完全避免。這要看地方而定。這個地方的警方是不好合作的，因此司馬洛亦避免與之合作了。

沉默了一會，終於還是她先開口，她說：「那麼證實是馬覺了！」

司馬洛聳聳肩：「卡特是這樣說的，卡特是個說謊專家，不過這一次，他似乎並不是說謊了。」

「其實我們早知道是馬覺！」她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仍然不相信，但看來我是非相信不可了。」

「爲什麼你不肯相信呢？」他問。

「因爲，馬覺不會這樣做的，」司馬洛說，「馬覺是一位很老的朋友，我了解他。」

「也許你不是眞正了解他吧？」她說，「人與人之間，要眞正了解並不易。」

「但是這一方面我是了解他的。」

「可是，你認爲馬覺不會做的事情，馬覺做了。」她說。

「也許這不是了解的問題，而是變的問題，」司馬洛說，「人是會變的，我對他的印象祇是以前的印象，印象沒有變，人變了。」

「人會變得那樣厲害？」她問。

「這要看他遭遇了什麼？」司馬洛說，「人是受環境影响的。」

又沉默下來了，司馬洛的思潮往回飄動，想起了不過是在一個月之前，當他接到了周先生的一個電話，周先生也是一位老朋友，掌管這一帶地區的情報部門。可以說是一個老主顧。正如司馬洛對卡特所說的，有人給他理想的價錢，司馬洛就替這人把工作做好。周先生就是其中一個經常給他理想價錢而叫他把工作做好的人。

周先生約他到總部去談談，當他去到的時候，周先生問他有沒有他的老朋友馬覺的消息。司馬洛說沒有，他和馬覺已經失去了聯絡。

周先生告訴他，馬覺可能已經成爲了一個職業兇手了。司馬洛說，馬覺本來就是一個職業兇手。

周先生說：「這個我知道，但假如他變成了祇爲錢工作，不管他要殺的人是誰的職業兇手，這就不同了，尤其是，他殺了兩個我們的人員。」

司馬洛當時表示詫異。「不，馬覺不會這樣做的。他不爲錢殺人，錢不會成爲他殺人的主要理由。」

周先生立即把一些資料給司馬洛看。這些資料讓司馬洛知道，周先生最近有兩個手下是如何死去的。

有一個是給從樓上推下去的。祇是二樓，不過，窗子下面有一度鐵枝砌成的欄河，那些鐵枝每一根都是尖的，尖端朝着天空，這個人就是跌在這鐵枝上，身體給鐵枝貫穿了，因此，雖然是從二樓跌下來，却比較從六七樓跌下來更慘了。

第二個是在家中的浴缸中死去了的。泡在浴缸中，却不是淹死的，他是給裝在一隻巨大的膠袋裏，用以收藏被褥或者用以儲水的那一種，袋口則給用繩子縛上了，這隻膠袋就連人帶袋一起泡進了滿滿一浴缸的水中，這個人就是在膠袋中窒息而死的。看情形，他是給擊暈了之後放在膠袋中的，醒過來之後，就不容易再掙扎下來，而在他掙脫之前，空氣就用完了，於是他就窒息死去。

這兩種死法，是想起來也要令人爲之毛骨悚然的。

當司馬洛看完了這些資料之後，周先生說道：「這是警戒性的殺人方式，有殺一儆百的作用，而且，這是馬覺用過的方式。」

此外，周先生又給司馬洛看了另一些資料，是關於另外四個人的死亡，這四個人則不是周先生的手下，不過，他們也並不是壞人。和溫平差不多吧，其中一個可以說是和溫平一樣的，另外三個則是和黑社會結怨之類，如果他死掉了，他的敵人就可以得到他的全部生意。

他們被殺的方式都是奇詭的，匪夷所思的，也是別出心裁的，好像那兇手有意要聲明，這不是普通人所做的事。

「不錯，」周先生又說道：「這個兇手是很有風格的人，事實上，這是馬覺的風格，他用的每一種方式，都是馬覺用過的。」

「那爲什麼不找馬覺問一問？」司馬洛問。

「不知道馬覺在什麼地方，」周先生說，「完全沒有錢索，你有嗎？」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我已經說過，我和馬覺已經失去了聯絡。」

「我們必須制止這個兇手，」周先生說，「他太過份了。」

「那麼呢？」司馬洛問。

「你去制止他吧，」周先生說。

「馬覺是我的老朋友，」司馬洛說，「你叫我去對付我的老朋友？」

「是的，」周先生說，「因爲他是你

的老朋友，你找到他是比較容易的，難道你希望我們來對付你這位老朋友嗎？」

司馬洛考慮了近十分鐘，祇好點點頭：「好吧，讓我來！」

就是這樣，司馬洛接手了這件案子，而卡特是他所調查的第一綫索，在他對面的這個女郎是周先生那個部門在此地的特派員，是潛伏在這裏，不出面的，祇是搜集情報向上級報告，也在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中活躍。這裏的人，不知道有她這個人，但她對這裏的人和事都知道得很多，她叫張婷，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當然，以她所担任的任務而言，她必須要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的。

司馬洛現在看着這個美麗的張婷，欣賞着她那美麗的輪廓和風範，心裏却仍然是在想着馬覺。

馬覺眞的變得那麼多嗎？

司馬洛記得，馬覺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

他和司馬洛本來是一個差不多的人物。也許，馬覺的錯誤就是娶妻生子。幹這種工作的人，這是一種錯誤。

也許馬覺的定力不够，不能避免犯這種錯誤，總之，這個錯誤就使馬覺的生命起了極大的變化，有一次，在馬覺到了外地去做事的時候，有人送了一盒禮物到他的家中來。送禮物的人，一定不知道馬覺出門去了。馬覺的妻子收下了這盒禮物，兩個孩子感到好奇，嚷着要拆開來看看是什麼，於是馬覺的妻子把這盒禮物拆開來了。

盒子裏面原來是一隻炸彈，一拆開就爆炸，於是，馬覺沒有了妻子，沒有了孩子，連屍體也沒有了，因爲那是一隻威力非常强大的炸彈。

如果馬覺不是有家室的人，就不會發生這件事，那隻炸彈充其量祇會把自己炸死而已。

而事實上這可能性亦不高，馬覺是一個大行家，他看得出他所收到的東西是不是一隻炸彈的。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司馬洛也曾去慰問過馬覺，問馬覺需要不需要他的帮忙。馬覺說不需要了，他自己的事情，自己會解決的。

這之後，馬覺就失踪了。他變成了一個殺手，他不知道那隻炸彈是誰送來的，但他知道大概是那一批人之中的一個。於是就開始了一連串的死亡，他把每一個可能的人都殺掉了。好像在表演殺人的藝術，每一次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每一次都是極富於幻想力的。沒有人能制止馬覺。事實上，能制止馬覺的人，也沒有怎樣落力去採取行動。

因爲馬覺所殺的人，都是早應該送上絞刑架，然而又苦無證據的。

這一連串的殺人行動終於結束，而馬覺也沒有了消息，他可能已經找一個地方隱居起來，不問世事了！

但現在，馬覺又出現了。他成爲了一個職業兇手，替那些他以前所仇視的人工作。

這是可能的嗎？然而手法正是馬覺的手法。這一連串的殺人，都清清楚楚地是馬覺的傑作，清楚得就像蓋下註冊商標。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站起來，在廳中往來踱步着。

張婷說道：「我還有什麼能够帮你的嗎？」

「沒有了，」司馬洛說，「你的工作範圍是在這裏，而馬覺已經不在這裏。」

「找尋馬覺，一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張婷說。

「也許不太困難的，」司馬洛說，「我已經有了一條綫索，這個替馬覺兜生意的人，我找到他，他就會告訴我馬覺在什麼地方。」

「那就沒問題了，」張婷說。

「問題是有的，」司馬洛說，「最大的問題就是爲什麼馬覺要做這種生意？」

「這不是一種很賺錢的生意嗎？」張婷說，「人爲了錢，有什麼不肯做的？」

「但馬覺應該不需要這許多錢，」司馬洛說，「即使他需要錢，他也有很多方法可以賺錢的。例如我，我如果急需要錢，我需要去做一個職業兇手嗎？不，我不需要這樣做，我可以去爆竊一間銀行，這樣就可以得到許多錢了。」

張婷微笑：「那你爲什麼不去爆竊一間銀行？這比你現在做的事情更容易了，而且也可以得到更多錢。」

「這是興趣問題，」司馬洛說，「我沒有興趣去爆竊一間銀行，但我有興趣做我現在做的事情。這也是另一個理由我不相信馬覺會做他現在做的事情。殺人並不是他的興趣。」

「當你找到了馬覺的時候，」張婷說，「你就可以問他爲什麼這樣做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這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呢，張婷。」

「怎會又是一個大問題呢？」張婷問道。

「因爲，」司馬洛說，「當我找到了馬覺的時候，我很可能沒有機會和他講話了。在我找到他之前，他一定也會查出我是正在找他，因此到那時，很可能不是我要殺死他，就是他殺死我，而在我未曾清楚他的理由之前，我是很難捨得動手殺死一位老朋友的。」

「即使爲了自衞計也不能嗎？」張婷問。

「這也是我在性格上的一個弱點，」司馬洛說道，「我向來是一個感情很重的人。」

「那你打算怎辦呢？」張婷問。

「走一步算一步吧，」司馬洛說，「也許到時自然就會解決了。做人有時是不能够計劃得太長遠的。」

「你什麼時候離開這裏，司馬洛？」張婷問。

「明天，也可能是後天，」司馬洛說，「也許我要在這裏逗留一天時間，把這件事情想清楚一點。」

「你應該休息一下了，」張婷說，「爲什麼你不到床上去呢？這也該是你睡覺的時候了。讓我爲你開設好床鋪吧。」

「不必了，」司馬洛說。

但她已經走進了睡房中，爲他打開被鋪，而且當她出來的時候，她還對他說：「我已經在替你放水了，你可以先洗一個澡。」

「這——這是僕人做的事情，」司馬洛說，「要你來做，眞不好意思。」

「不要緊，」張婷說，「這是女人做的事，我是一個女人。」

司馬洛惶惑地看着她，跟着她又問：「你要不要我和你睡覺？」就像這是一件很隨便的事，像喝一杯茶一樣，說的時候一點也沒有表示難爲情，而且還正眼凝視着他。

司馬洛的眼睛睜大了一點，咀巴也張得大大的。

他實在不知道怎麼回答。當他和她見面以來，她一直都是一本正經，幾乎顯得神聖不可侵犯的，就像她的腦子裏面除了正經事之外，就沒有什麼別的了，但是現在，忽然之間，她却來這樣一句，而且忽然之間，她也變得非常之女性化，顯得十分之富於女性的魅力了。

「怎麼了，」她說，「你是害怕女人的嗎？」微笑，「但照我所聽見的，你却絕對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呃——我很高興這樣做，」司馬洛說，「這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那麼，你先去洗一個澡吧，」張婷說。

司馬洛站起來，好像夢遊似的進入浴室之中，因爲，他實在有點懷疑這是一個夢。

當他關上了門洗那一個澡的時候，他亦有點懷疑張婷是在和他開玩笑的。他有點懷疑，當他出來的時候，張婷會不在那裏了。

但是當他身上圍着一條毛巾出來的時候，張婷是仍然在那裏的，她已經躺在床上，身上蓋了一張薄被。肩以上露出來，顯見她至少上身已經沒有衣服了，事實上旁邊椅子上搭着的衣服也已證明了她的身上還穿着多少。

她剛才穿在外面的那套套裝已經搭在椅背上，在這上面是襪褲，襪褲上面則搭着乳罩和三角褲，如果還有可以脫的，那是她的皮了。

頭髮經鬆散了，燈光也祇剩下了床頭燈所發出來那最柔和的。

她說：「過來吧，司馬洛。」

司馬洛繞過了床，走到她的那邊床邊，伸出一隻微微發顫的手，把床單掀起來了。

於是就可以看見她的身體了，她身上的肌肉實在不多，是那種穿上了衣服比脫下了衣服好看的女人，但很性感。

當他掀開被子看着她的時候，她就把眼睛閉上了。

她是一個美麗而性感的女人，而這是一種特異的性感，司馬洛很少遇到過這樣的女人。

她是那麼修長，而身上的肌肉，是那麼少。

然而，當他的手觸上去的時候，却又是很柔軟，而且很膩滑的，就像她連骨頭也是柔軟的。

司馬洛雖然很少遇到這種型格的女人，但他知道她是一個女人，亦知道應該首先碰觸一個女人的什麼部份，以及如何去碰。

很快，她就難耐地扭動着身子，開始發出呻吟聲了，她雖然沒有張開眼睛，但是却毫不畏羞地伸出手來，向他的身上摸索，摸到了他身上那條毛巾，便替他把毛巾解開了，放到地上，於是她的手也通行無阻了。

這使司馬洛很快就難以自制了。

他不再用手了，他把她擁住了。

他發覺她有一個可愛的地方，那就是最應該多肉之處，她的肌肉豐富的，因爲肌肉豐富，就很緊貼了。

她是婉轉嬌啼，但並不是痛苦的嬌啼，而是在表示，她的神經的高度感受，開始使她吃不消了。

下一個階段，她就是瘋狂地喘着氣，頸間的筋抽得緊緊的，而且還要把兩腿放到他的肩上去。

最後一個階段，她則是大聲地叫嚷起來，而且用指甲抓他的身子，那模特兒的風度不存在了。

不過，在這個時候，這也不算是錯的動作，由於這個時候是應該有這種動作的表現的。

這之後，她就軟下來了，她深呼吸着，夢囈般地嬌呼着：「我要死了，我快要死了，我再也受不住了。」

「等一等，」司馬洛說，「我很快就可以結束了！」

長久的經驗，使司馬洛對自己的不隨意神經也可以如意地控制，當他需要放的時候，他也可以放得很快。不到十分鐘，他就崩潰了。

然後，他就讓她把腿子放直，但是身子還是沒有離開。

他們慢慢地入睡了，就是這樣，雖然她的身子是壓着如此沉重的一具人體，她却並不介意，反而認爲如此更能令她滿足了。

他們睡了大約半個鐘頭，就醒了過來，開始作事後的談話了，這也是她另一個可愛的地方。她並不會在一完事之後就絮絮不休。

她說：「我是已經作了防備的，以我的身份，我決不能生一個孩子，但想不到你是那麼勇猛，我也不知道我的防備有沒有效了。」

司馬洛沒有回答，在這種情形之下，當一個女人這樣說，他實在不知道怎麼回答好。

她笑了起來。

一隻手撫着他的胸。

她說：「我看，我們還是別提這麼掃興的事情好些。」

司馬洛聳聳肩，他也是很贊成不提這種掃興的事情的。

他說：「我應該多謝你的，張婷，當我心情最壞，最需要安慰的時候，你給了我安慰。」

「我的安慰令你滿意嗎？」張婷嬌媚地問。

「很滿意，」司馬洛說，「你給了我高度的快樂。不過，爲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不會是你的份內的工作。」

「當然不是，」張婷說，「不論多麼優厚的酬勞，都不能令到這個成爲我的工作的一部份的。」

「那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三個理由，」張婷說，「因爲你需要，我需要，而且我喜歡你。」

「我還要多謝你，」司馬洛說。

張婷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一般人都認爲女人不需要，這是錯的，女人也是人類，怎會不需要呢？」

「你又不是一個母夜叉，」司馬洛說，「我認爲，像你這樣一個女人，要滿足你這種需要，是應該一點不困難的。」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如此，」張婷說，「但你可不要忘記我的身份，我在這裏以半交際花的姿態出現，許多男人追逐我的裙下，供獻了我所需要的情報。我對他們絕對不能假以辭色，不論我怎樣喜歡一個男人，而且他們之中，亦不可能有一個是我會喜歡的。假如我給了他們其中之一，他們就以爲我是巳經名花有主，那我就會失去許多聯絡了，即使一次也不行，如果傳出去，我就不是一件不可到手的禁臠，他們也不會爲我瘋狂了。另一方面，我亦不能另外有一個和他們不同類的情人。這種事情，不論如何守秘密，終於也是會查出的，而且，亦沒有一個男人願意作我的情郎而仍讓我繼續去作那些活動。」

「像你這樣一個女人，」司馬洛說，「應該有很多男人，甘心爲你做任何事情的。」

「並不，」張婷說，「我是也要選擇的，肯容忍我繼續從事那種活動的，一定不會是個好男人，因此我亦不會接受他作爲我的情人了！你明白我的苦衷嗎？」

「唔，這就是人生了，」司馬洛微笑，「家家有本難唸經，最有錢的人，往往最爲錢煩惱，而一個條件最佳的女人，也往往會因爲找不到男人而煩惱。女人條件愈高，找個合意的男人也愈不容易。」

「是的，」張婷說道：「這就是人生了！」

司馬洛沉默了下來，張婷也沉默了下來。她可愛在不多話，值得說的說，不會無無謂謂的空言去把時間塡滿的。

後來，張婷說：「讓我們睡覺吧。我是這麼飢渴，明天早上，我要你再給我一次！」

「這是一件光勞的任動。」司馬洛微笑。

她轉側身子，用背朝着他：「現在，你從後面抱着我吧，我喜歡這樣睡，這樣使我有安全感！」

於是司馬洛就這樣從後面擁着她，而她果然很快就睡着了。

到了天亮的時候，她把他弄醒了。其實那時巳不是天亮，而是接近中午了，由於他們入睡得濃。是一種溫暖的包藏感覺使他醒過來的。他張開眼睛，發覺他巳給包藏住了。

由於她巳經坐到了他的身上。

「你不要動，」她頑皮地咕咕笑着：「讓我來動吧！」

她果然動起來了。

但是動得不很熟練。她告訴他，她是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的。她聽過有人這樣做，但是她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而她的動作的欠缺熟練，亦證明她的確是如此。每動一陣，他們就要脫節，就像最初習騎的人，很容易就會給摔離馬背了。

而她也感覺得不够淋漓盡致。終於，她還是仰天躺了下來，喘着氣，埋怨着說：「這是騙人的。我從書上看到說這樣很好，但是一點也不好，而且我也沒有氣力做這樣劇烈的運動！」

司馬洛微笑：「不錯，這是騙人的，花式雖然多得很，表演給人看的人還可以，要自己享受的話就不離那兩三個了！」

「例如哪兩三個？」張婷問。

「一個是你不適宜做的，雖然是大多數人用的普通姿勢，那是由於角度的關係，」司馬洛說，「第二個姿勢，我們昨夜巳經用過了。」

「還有另一個嗎？」張婷問。

「另一個，和我們昨夜應用過的差不多，」司馬洛說，「不過，我站在地上吧了。」

「讓我們來試試吧。」張婷說。

司馬洛點點頭，把張婷移動，移到床邊，然後他就站在床邊，和昨夜差不多做法，就祇是司馬洛站在旁邊而巳。

這個方法，是和以前一樣的。那是指她在享受的程度方面。終於，張婷是心滿意足了。滿意到她求饒起來了。

後來，他們彼此都滿意了之後，就一起在床上早餐。由於這裏是酒店，早餐是可以叫廚房送上來的。

吃着早餐，張婷又咕咕地笑起來：「我爲了你這件事，失踪了好幾天，家裏的電話一定要响破了！你知道的，我的石榴裙下，追逐者是甚衆的。」

「這是一件很榮幸的事，」司馬洛說，「我得到了許多人拚命追求也得不到的東西。」

「我猜，」張婷在他的腿上捏了一把，「你一定是常常得到這個！」

「是的，很奇怪，」司馬洛說，「也許是我的運氣好吧，我常常得到別人得不到的。」

「這不是運氣，」張婷搖搖頭，「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一個特別的人，當然是應該得到特別的東西了。」

「也許吧。」司馬洛說。

他們又沉默了下來了，而司馬洛一直在尋思着，他的思想顯然巳經離開了張婷的身上了。

後來司馬洛忽然說：「我不相信。」

「不相信什麼？」張婷問道。

「我不相信人是變得那麼厲害的，」司馬洛說，「我不相信馬覺會變得那麼厲害！」

「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是馬覺殺人嗎？」張婷問，「怎麼，卡特也親口說出了是馬覺了。他不會騙你的吧？他又不知道你是正在找尋馬覺。」

「我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我祇是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定有點古怪的。」

「例如什麼古怪呢？」張婷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我要把這件事情弄清楚。」

× × ×

司馬洛走在那個非常熱鬧的商業區域，在猛烈的太陽之下。中午時份，這個商業中心區，大厦多得像森林一樣，那都是商業大厦，而時間是下班吃飯的時間，所

以這裏的街上，人多得像螞蟻一樣。蟻羣在樹腳下爬來爬去，而司馬洛則祇是其中一隻螞蟻而巳。沒有人覺得他是一隻特別的螞蟻。

這隻特別的螞蟻進入了這間和別的大厦沒有什麼大分別的商業大厦，進升降機，升到了十樓，走出來，沿着走廊而行，到了轉角的一個門口前面，停了下來。那門上的方形玻璃有黑色的中英文塑膠字：「郭氏貿易公司」。

司馬洛也不敲門，就推門而入。

那裏面是一間面積不到二百呎的小型寫字間，却佈置得有點像一座客廳，有一張表面闊的沙發在一旁。現在沙發上躺了一個男人，正在硏究馬經。司馬洛進去，這人忙坐起來。皺眉看看他，問道：「找誰？」

是個眉毛很濃，其貌不揚的中年人。那道特濃的眉毛使他在正常時候也顯得像是在皺眉似的，現在皺起來，看樣子就顯得很怪了。

「閣下就是郭雄嗎？」司馬洛問。

「什麼事？」那人問。

「閣下是郭氏貿易公司的經理郭雄先生？」司馬洛問。

「你究竟有什麼事？」那人問。

「郭先生，」司馬洛說，「我有一樁生意想和你談談的——」

「你要推銷什麼嗎？」郭雄說，「到別處去吧，我這裏不感興趣！」

「但你這裏不是一間貿易公司嗎？」

「我們祇和外國商行來往。」郭雄說道。

司馬洛四面望望，搖搖頭：「唔，門口看來很堂煌，想不到裏面這樣的。看來你這裏連職員也沒有的，祇有經理。」

沒有別的寫字桌，如果有請職員的話，那職員祇好坐沙發辦公了。

「這是我的事，」郭雄憤怒地紅着臉，「現在請你出去。」

司馬洛走到門口，却不是出去，而是關上門，把門掣推上了。郭雄從沙發上跳了起來，喝道：「你想幹什麼？」

司馬洛再轉向他，回答道：「談談生意。」

「我沒有興趣和你談生意，」郭雄說，「你再不走，我要報警了！」

「那報警吧！」司馬洛說。

郭雄走到電話旁邊，但是考慮了一下，又沒有拿起電話了。他比較沒有那麼強硬地問道：「朋友，你究竟想怎樣？」

「我巳經說過了，」司馬洛說，「談生意。我想殺一個人。」

郭雄的眼睛閃動着，考慮了一會，嘆了一口氣：「這種生意不是這樣做的。你不能就這樣上門來，像買東西一樣。你要找一個熟人介紹，我們在電話中聯絡。」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你又何必要租一間寫字間？」

「我要用這裏的電話，」郭雄說，「而且，錢是交到這裏來的。」

「算了，」司馬洛說，「反正我巳經來了，那你就回答我一些問題吧！」

「問題？」郭雄發愕地看着他，「我這裏不回答問題的。」

「你回答的！」司馬洛說着，一拳擊中了郭雄的心窩。

這一拳快得像閃電一樣，郭雄連看也沒有看見，更談不到閃避了。他祇是感到忽然滿天星斗，星斗過後，他發覺他巳坐在地上，想嘔吐，呼吸非常困難。

司馬洛慢慢地提起脚，做了一個踢的動作，堅硬的脚尖伸過去，在郭雄的額上輕輕一觸，又收回了。他說：「我可以就這樣把你的頭踢成兩半邊。」

郭雄好不容易才恢復了稍爲正常的呼吸，軟弱地說道：「我們——我們有話慢慢說！」

「你答應說話，那又不同了！」司馬洛笑着，忽然彎身執住他的衣襟。

毫不費力似的，司馬洛把郭雄一拉，郭雄就整個飛了起來，跌到沙發上，沙發把他一彈彈起，他又一屁股坐回地上。屁股給地面這一撞，使他爲之目瞪口呆，一時連動也不會動了。

「起來，」司馬洛說，「起來吧，坐好一點，讓我們好好地談談！」

好不容易，郭雄才再爬了起來，在沙發上坐好了。而司馬洛也在他的對面坐下來，取出香烟，給了他一根。郭雄接過香烟，簡直是感激地狂吸起來。他說道：「像你這樣的氣力，你還需要請人替你殺人嗎？」

「你說得對了，」司馬洛說，「我並不是請人替我殺人。我是要找一個人，我相信這個人是你可以帮助我找到的。」

「誰？」郭雄問着，馬上又後悔了！便又連忙說：「我不會替人找人的，我不是幹這樣事情的。」

他的推拒，對於司馬洛卻是無效的。司馬洛就像根本沒有聽見。司馬洛說：「我找的人叫馬覺。」

「馬覺？」郭雄搖搖頭，「我不認識這個人，也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司馬洛仍然聽不見他說什麼似的，繼續說道：「是你把他介紹給卡特的。」

「卡特？那個卡特？」郭雄可不能否認他聽過卡特的名字了，「我看你是弄錯了，朋友，卡特和我是不認識的。」

「卡特起先是這樣說，」司馬洛說，「那是由於我起先是和他很客氣的。但後來我不客氣，他就對我講直話了。他說是你介紹馬覺給他做那件事的。」

郭雄的臉上汗如雨水。他和給卡特那件事聯在一起，這可不得了。他吶吶着：「你——你究竟是誰？」

「這個你用不着問的，」司馬洛說，「總之，我就是殺死卡特的人！」

郭雄的眉毛慌張地向上一抬，也不由自主地向門口望了一眼。司馬洛說殺死了卡特，這也等於說下一步當然就會殺他了。然而沒有人能救他。門是巳經關上了的，而在短時間內，並不會有人到這裏來。

「那是因爲卡特企圖殺我，」司馬洛說，「不然，我也不會殺死他了。我是一個愛惜生命的人，通常我是不願意亂殺人的！所以，你對我老實一點，我不殺你，但，你還是要推三推四的話，那你是死定了！」

郭雄的嘴巴一開一闔的，感到連把口涎咽下去也有點困難了。

司馬洛催促道：「怎麼樣，郭雄，快

點決定，我可以打開窗子把你推下去的。當人們查出你是從這裏跌下去的時候，我已經走了很遠了，明白嗎？」

「如果——如果——」郭雄又吶吶着說，「如果我出賣了馬覺，你知道馬覺會怎樣嗎？馬覺第一個會殺的人就是我！」

「我不會告訴馬覺是你說的，」司馬洛說，「我是一個義氣的人！」

「我——我也不知道馬覺在什麼地方。」郭雄說。

「但是是你把他介紹給卡特的。」司馬洛說道。

「是的，」郭雄說：「但，他也是別人介紹給我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告訴我有這樣一個人，想做這種生意。你知道，我不過是一個經紀吧了。門路多一些，當然是好的，因此我也來者不拒了。」

「那一位朋友？」司馬洛問道。

「貝杜西，那個意大利人，」郭雄說，「不知道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我不認識這個人，」司馬洛說，「不過我聽過這個名字了。」

「既然這樣就好了，」郭雄說，「你何不去找貝杜西呢？人是貝杜西介紹來的，貝杜西一定比我知道得詳細！」

「我會去找他的，」司馬洛說，「不過，既然我已經找到你身上來了，那就沒有理由再浪費時間，所以還是先向你問個清楚吧。」

「我——我可以告訴你的都告訴了你，」郭雄吶吶着說，「你要我多說，我也說不出來的呀。」

「不，」司馬洛說，「你還沒有完全告訴我，郭雄。譬如說，你怎樣和馬覺聯絡呢？有生意，你總要通知馬覺的。」

「我有一個電話。」郭雄說。

「電話號碼告訴我吧。」司馬洛說。

「告訴你也沒有用——」

「我叫你告訴我！」司馬洛不耐煩地喝道。

郭雄祇好對司馬洛說了一個電話號碼，跟着又解釋道：「這祇是一個電話服務社的電話，我要找馬覺，我打電話到這裏去，留下話，服務社就用無綫電通知馬覺，你知道的，那種傳呼服務。腰間掛一個傳呼器，會發出响聲。馬覺聽見响聲，就覆電話給電話服務社，電話服務社就告訴他是誰找他，如果馬覺認爲值得覆電話的，就覆電話來。我不相信你可以根據電話服務社而找到馬覺的人。馬覺就是不想人家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才利用電話服務社，不然的話，他何不就給我他家裏的電話算了？」

「這個讓我來担心，」司馬洛說，「你祇要對我講眞話就行了。唔，照你所講的，看來馬覺是一個飄忽無定的人了。」

「這些人總是這樣的，」郭雄說，「他們做的是危險的生意，他們當然不肯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你有和他見過面嗎？」司馬洛問。

「沒有，」郭雄說，「祇是電話中的一把聲音。我和他合作過一次之後，成績很滿意，我就放心了。我不需要見他，我也最好不見他的面。」

「你和他合作過多少次？」司馬洛問道。

「兩次，」郭雄說，「卡特這次是第二次吧了。」

「但你和卡特則合作過不少次了？」司馬洛問道。

郭雄聳聳肩：「卡特是一位老主顧，這些你是不能證明的。」

司馬洛對他露齒微笑：「我不需要證明，我要殺你，我隨時可以動手，也沒有人能證明是我殺你的。」

「我——我和你沒有什麼過不去，」郭雄說，「你——你也不會這樣做吧？」

「你這種人，」司馬洛又冷笑，「不一定要和你有什麼過不去也可以把你殺掉的，是不是？你這種人，世界上並不需要，沒有了你，世界會好一點。職業兇手也要拿自己的性命冒險，你却不需要。你祇是拿別人的性命在冒險！」

「不——不要！」郭雄又發慌起來了，知道司馬洛行將會做什麼，「我們——我們可以談談條件的。」

「已經談完了！」司馬洛說着，又在他的心窩擊了一拳。

郭雄呆在那裏，極力企圖呼吸。

司馬洛一手執住了他的衣襟，把他提了起來，向窗口一推。郭雄向窗口。仆了過去，頭撞在玻璃上。

那片玻璃不够堅固，擋他不住。

嘩啦一聲，玻璃碎掉了，郭雄的頭伸了出去，馬上，窗框上剩下來的碎玻璃就沾滿了鮮血了。這是眞實的情況，不比電影，在電影中，一個人撞破了玻璃而飛窗外，也可以毫無損傷，但眞實的情形却不是這樣的，你撞破玻璃出去，你的身子就一定傷得很厲害，郭雄現在就是這樣。他

的頭撞破了玻璃而出去了，他就變得血流披面了。他沒有暈過去，但是他也有一個困難，那就是他的頭伸出了窗外，抽不回來了。他的頸子和臉的兩旁都是碎玻璃，如果他一動，就有很多地方要給割破了。臉給割破不要緊，反正是已經破了的，但是，假如喉嚨或者氣管給割破，那他就要沒命了。

他又不敢呼救。他吶吶着，盡量低聲地說：「請——請你救救我，先生，請你讓我回到裏面來。」

司馬洛却沒有回答！

「先生——」郭雄哀嚷着，「求求你，先生，我眞的不能這樣。」

司馬洛還是沒有反應。事實上，司馬洛現在已經不在這裏了。當他把郭雄推了過去之後，他就隨即離開了郭雄的寫字間。因爲，他是用不着再進一步對付郭雄的，郭雄已經完了，他一定要由人報警才能給救回來，當他給救回來了之後，他一定要找個好好的藉口向警方解釋，而他無論怎麼解釋，他都會成爲新聞人物的。幹他這種生意的人，當他在警方那裏有過記錄，就不會有人願意和他交易了。這對他雖然不算是足够的懲罰，然而也不算是太輕的懲罰了，他會潦倒下去的。

「救命——」郭雄試試再把聲音提高一點，這樣叫着。

還是沒有反應，於是他知道司馬洛一定是已經不在那裏了，於是他就也有胆盡可能提高聲音叫起來：「救命，救命！」

可惜對面是一幢矮得多的建築物，而且太遠，沒有人會留意他的。還好，當他再叫了幾次之後，下一層就有人伸頭出窗外來察看了。

「救命！」郭雄忙大叫，「快來救我！我要死了！」

他的頭必須懸空着，不能擱在窗緣上，由於就在他的喉嚨下面也有幾塊碎玻璃威脅着他的安全，他一放鬆，喉嚨就要給割破了。然而，他這樣支持着，却是很吃力的，不能支持得太久，當他一乏力，頭一降下去，他的性命就也要完了。

下面那些人果然上來救他了，可惜匆忙之中，上來了又弄不清楚在幾號房，祇好再下去從窗口問問他。郭雄氣急敗壞地報告了他的房間號碼，下面的人又上來，遲疑了一陣才肯打破門上的玻璃開門進來。跟着，他們才把窗框旁邊的碎玻璃除掉了，把郭雄扶進來。這時，流血過多以及用力過度的郭雄已經陷入了虛脫狀態，他也沒有機會說什麼，祇是嘆了一口氣，就暈過去了。

「我們得報警把他送進醫院了！」救他的人說道：「快點！我們報警。」

如果郭雄是醒着的，也許他是會反對報警的，但是他已經昏過去了，所以這件事也就不由他做主了。

× × ×

司馬洛在車子裏，看着那個門口。也是一座商業大厦，不過是古舊一點的，也沒有那麼高，祇有十層。在它初建成的時代，它是傲視羣厦的，但現在，周圍的大厦都比它高，反而使它顯得又弱又小又可憐了。司馬洛看着下班的人潮湧出。

後來，時間過去了，這些人又由潮水般而變爲滑滴似的了。下班的人差不多已經完全回家了，祇是間中會有一兩個遲走的從那些大厦裏出來。

司馬洛把剩下了濾咀的香烟放進了車子中的烟灰缸內，說：「看來，他今天又不會回來了。」

「看來是這樣子了，」他身邊那個女人說，「已經過了辦公時間，他回來幹什麼。」

這個女人也是周先生的手下，在此地負責聯絡工作的。司馬洛到了此地來，她就負責與司馬洛合作了。可惜她却是一個與張婷相差很遠的女人。雖然不算得醜，但也絕對不算得是漂亮了。祇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年紀比張婷大了幾年，有一副還不錯但是嫌太健碩的身裁。衣服也不太講究，追不上時代，是兩年之前流行的欵式。一個並不刻意打扮，沒有打算去吸引男人的女人。不過，她的工作也並不是去吸引男人。她做的是情報工作，司馬洛要求和他合作的都是既美麗又能幹的女人，這當然就苛求一點了。美麗和能幹是很少並存在一個女人的身上的。不是沒有，但不會每一個人都是如此，不過，司馬洛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他喜歡寓工作於娛樂。但看來這個女人是不會供應他什麼娛樂了。她不像是那種人。

當司馬洛初見她時，她給介紹爲「簡小姐」，而他就一直稱她爲簡小姐，而她並沒有提議互相採取較爲親切的稱呼，例如互稱名字，而放棄「先生」，及「小姐」之類。

司馬洛說：「奇怪，貝杜西已經三天沒有回寫字間了，也不在家，他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的，」簡小姐說道，「這是有點古怪的。照我們所知，貝杜西也不是去了旅行之類。他不回寫字間，他的生意怎麼辦？」

「我們還是先去吃一頓晚飯吧，」司馬洛說，「吃過了晚飯之後，我們再上去找找他好了。」

「但他人不在呀。」簡小姐說。

「人在有人在的找法。」司馬洛說，「人不在，也有人不在的找法。」

簡小姐聳聳肩，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那路邊。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就此放棄了監視貝杜西的寫字間。這件工作祇是交給了另外一部車子吧了。簡小姐的處境和張婷是不同的。在這裏，她的手下有一個相當大的組織，有不少人可以供她調派的。這是一個他們實力相當之雄厚的城市。

簡小姐一面開着車子，一面嘆息地說：「你知道嗎，司馬洛先生，我們一直想對付這個貝杜西，但是却苦無證據！」

「爲什麼不乾脆叫人把他殺掉？」司馬洛說：「這樣，你們就不需要證明什麼了。」

簡小姐笑了起來：「我們通常不是這樣辦事的。對付不來的人，我們可不能一個一個殺掉。假如養成了這種習慣，那我們這個組織就不再是一個情報組織，而變成是一個暗殺組織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

其實，這些事情他當然是知道的，他不過是這樣講講吧了。

（未完）

新穎俠艷奇情中篇／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情人劍（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青、上官紅得七殺手暗助，殺了陳三泰，闖出雙泰鏢局，北上抵達京城的長辛店，在僞扮店伙的聞人傑領導下，進入集賢棧前廂酒樓，方落座便有當地鏢師巴天義到來惹事，要司馬青、上官紅吃飽喝足後馬上離開長辛店，詎上官紅還沒有發作，已有當地老鏢頭邱廣超等仗義執言，力斥巴天義唯天風堡之命是聽的不當，巴天義終抱頭鼠竄而去，事後，聞人傑訝異於自己的裝扮竟會被人識穿，他師叔劉二先生也走來向司馬青請敎失檢之處，司馬青指出，全店上下人手不像是唯利是圖生意人——

功學千人敵　人結百花緣

司馬青道：「另一起是兩位武朋友，只吃兩盤羊肉一斤餅，算帳是一吊二，只給了一百小錢外賞，那伙計連聲道謝！」

劉二先生道：「原來是這個，老朽關照過，做生意以和氣生財，上門就是主顧，不能以勢利取人！」

「話是不錯，但二兩銀子的外賞與一百小錢的小帳之間，差別很大，眞正的生意人，態度應該有所不同。」

劉二先生笑了起來道：「說得對，這是老朽疏而未及之處。」

聞人傑道：「師叔，底子既然被揭開了，咱們這買賣不做也罷！」

劉二先生道：「爲什麼？這是正正當當的行業，我答應你們出來做這行買賣，主要是爲你們留個退路，以前你們的局面開得太大，我無法勸你們收下來，現在你哥哥遭了事，正是你退出江湖的時候，你給我老老實實的做生意。」

「可是哥哥的仇不能不報！」

「你哥哥的仇沒有報的價値，江湖人的下場不是殺人就是被人殺，難道你還想不透！」

聞人傑急了，劉二先生又說道：「但是對支持司馬青大俠與上官姑娘的義擧，我不反對，我們練了一身武功，原應該有所作爲，如有必要，連我這身老骨頭，加上店裏十六個孩兒，全數賠上也在所不惜，但是，我們只爲義而犧牲，不爲私仇而拚命！」

司馬青對這個老人倒是充滿了敬意，一拱手道：「前輩的敎誨句句金玉，再晚也受敎了！」

劉二先生笑了笑道：「大俠客氣了，大丈夫立身處世，有所爲有所不爲，連這點都弄不淸楚，就不配學武功，舍師姪兄弟倆早年不愼，誤入歧途，所幸尙未違義，所以老朽未予深責，但行俠之途，假手

綠林總是下策，聞人俊身死不論，只剩這小子，老朽要代死去的師兄好好管敎他，只有跟隨大俠行事，老朽是放心的！」

司馬青反倒感到很慚愧，連連謙辭不敢，劉二先生又道：「傑兒，司馬大俠與上官姑娘旅途勞頓，你送他們去休息吧，記住，你還是個開店的，別又使出你二大王的性子！」

聞人傑也只有苦笑答應着，將二人引到後面道：「這兩間上房是專爲二位留着的，中間只隔着一間客堂，很清靜，呼應也方便。」

上官紅却道：「聞人兄，不必了，另外一間可以租出去，只要一間。」

聞人傑不禁一怔，隨即笑道：「原來二位已經……恭喜了……」

上官紅的臉紅了一紅，但仍是大方地道：「是的，客中匆匆未及公告諸親好友，但是先人已有遺命，而且爲了習俗，如未能在先父喪後百日內出嫁，就必須要等三年喪滿，我們在這三年內很忙……」

聞人傑一笑道：「是！是！其實二位是天作之合，早就是武林公認的一對佳耦了，只是這件喜訊來得太遲……」

他見到二人的臉上神色都沒有什麼興奮之色，遂也不便多說，把他們引到一間雅房中，就告辭退出道：「二位還有什麼吩咐？」

上官紅道：「沒有了，今天我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麻煩聞人兄告訴外面一聲，即使有人來找，也說我們出去了。」

聞人傑笑道：「是！二位放心好了，在這兒落脚，絕對不會有人來打擾的，而且房中的臥具太簡陋，也不是爲二位準備的，掀開鋪板，下面另有一間密室，才是供二位休息之用，二位如果要出去不想驚動人，也可以從下面的密道離開，那兒通向隔街的一座小社公祠，祠中只有一個火工老道，姓胡，是個很靠得住的人，只請二位將去向告訴他一聲，以便急要時，可以找得到二位。」

司馬青大喜道：「這個設計太好了，我正愁有時要辦點事不方便。」

「兄弟跟司馬兄約好上這兒來駐脚，自然要爲兄台設想週到一點，再見了！二位大喜的消息……」

上官紅笑着道：「自己的朋友就告訴他們好了，這也不是什麼秘密。」

「那就太好了，等着喝二位喜酒的人不知有多少，現在雖因情勢不合其時，喜酒是喝不成了，但是這個喜訊讓關心二位的人知道了，也好爲二位高興一下。」

他這下子倒是眞的走了。上官紅才掩上門，撩起炕上的蓆子，翻開鋪板，果然有一道階梯下去，下面是一間佈置得很精美的臥室，她再把兩人的馬包也拿了下來，掩好了蓋板，望着那點上的紅罩馬燈，嬌羞地說道：「青哥，這就是我們的洞房了。」

司馬青望着她，頗爲不解地道：「小紅，妳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上官紅臉色一莊道：「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知道衞鐵君對我還沒有死心，讓那個消息傳出去，他好死心塌地了；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希望眞正成爲你的妻子。」

「那也不必這麼草草呀，我們已經說好了，難道妳還怕我會變卦不成？」

「我不怕，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種人，可是我怕衞天風，今天在酒樓上，我才了解到他勢力的雄厚，更了解到他的厲害，爹告訴我在長辛店可以找到一些幫助我的人，可是我來到後，除了鎮遠鏢局外，似乎再也沒有第二家朋友了，趙伯伯固然是一番盛情，但我不想連累他，因此今後我們要孤軍奮鬥了！」

「這原是在我的意料中，我也告訴過妳了。」

「是的，我並不會爲此而氣餒，但是我怕我們隨時隨地都會有殺身之危，死，我並不在乎，祇是我不願意這麼孤單單的死去，一個女人的一生並不在江湖，爲人婦，爲人母才是女人的本份，爲人母？太遙遠了，我不敢奢望，至少我可以盡到爲人婦的責任。」

她殷勤地整好了床鋪，便推着司馬青上了床，爲他除去了靴子，放下了帳子，司馬青含笑地由她擺佈，而且在帳子裏笑道：「洞房之夜，都是新娘子在床上等新郎的。」

「我這個新娘子不同。」

帳帘一掀，倒把司馬青嚇了一大跳，因爲上官紅已經除去了衣服，赤裸裸地站在他面前，手中擎着那盞燈。

「小紅，妳這是幹什麼？」

上官紅把燈擧向一側，照着自己的左臂：「青哥，你看清楚了，這是守貞砂，是我從小就點上去的，你一定要驗明了我才上床。」

她的聲音很冷靜，但是她擎燈的那隻手却在發抖，這證明她的冷靜都是裝出來的。

紅色的燈光照映下，她那如脂的肌膚呈現着一種出奇的美艷，尤其是臂上的一點殷紅的貞砂，更是紅得動人。

司馬青坐起身子，接過她手中的燈，放在炕頭的小几上，上官紅的冷靜似乎整個地瓦解了，一下子軟綿綿地倒在他的懷抱中。

無限溫柔，無限蜜愛，都在熱切的擁抱中，熱烈的吻中表達了，良久後，上官紅才吁了口氣：「這就是神仙眷屬的洞房滋味嗎？」

「是的，不過我也不太清楚，因爲我也沒有跟人進過洞房，不過我想來也是如此吧，至少妳不會跟別的男人一起躺在一張床上吧。」

「這樣子就會生兒育女了嗎？」

「這點我敢擔保不會。」

「爲什麼，難道我有缺陷？」

「不，我相信你是個十全十美的女人，祇是我知道要想生兒育女，還要做一些別的事。」

「還要做些什麼事？」

「首先我也要脫掉衣服！」

司馬青只是除掉了外衣，上下的武士短靠還是好好的穿在身上，上官紅的臉紅得如火：「你爲什麼不脫？」

「妳把我嚇着了，據我所知，別的新娘子都是羞答答地躲在床上，等新郎替她慢慢地褪解護襦，……」

上官紅把頭鑽在他的胸前，嬌聲道：「青哥，你別笑我，你知道我這麼做，是下了多大的勇氣，在帳鈎上的長劍已經出了鞘，你如果拒絕了我，我就立刻拉出劍來抹脖子。」

司馬青溫柔地吻了她一下道：「我聽見了，所以，我嚇得不敢脫衣服，我怕妳突然受驚之下，先拔出劍來給我一下。」

上官紅說道：「怎麼會呢，又不是瘋子。」

司馬青道：「那是人之常情，一個赤條條的男人乍然出現在女人面前，會使她大吃一驚，尖聲怪叫，可是一個赤裸的女人在男人的眼中，就不同了，所以我不敢造次。」

上官紅的臉紅得更厲害，一半是嬌羞，另一半則是爲了激動，她雖然長到這麼大，對男女間事，也只是在神秘的憧憬中而已。

但是天賦的本能却已成熟很久了，只是不懂得如何舒發而已。

剛才只是在一種奉獻的心情下，使她有着很大膽的表露，並沒有任何情慾的衝激。

熱烈的擁抱，熱烈的吻，再加上司馬青的手指在她身體上奇妙的撫觸，使她體味到一種神奇無比的感覺，那是一種從所未有的境界。

雖然這使她感到很快樂，很愉悅，但似乎又有一種意有未盡的惆悵，難道男女之情就是如此嗎？

她蹩了有一陣子，終於忍不住，還是問出了口，至少那一段時間的接近使她的臉皮厚了很多，膽子也大了很多。

而且，那一種意有未盡的需要感覺也迫使她作更多的期望與需求，不僅是生理．的飢渴。

所以她捶着司馬青的胸膛：「青哥，你壞，你欺侮我，快把衣服脫了，不然我就把你的衣服給撕了。」

司馬青當然比她懂得多，而且在懷中的這個充滿了熱情的美艷女郎，也已勾起了他的情慾。

尤其是她對男女之間的無知稚態，也更增加了她女性的魅力。

握住了她的手，輕咬着她的耳垂，柔聲說道：「小紅，別胡鬧，男人脫衣服可沒有美人羞解羅襦那麼好看，妳閉上眼睛我才脫。」

上官紅有種急需知道答案的衝動，她究竟是個未經人事的少女，她寧願接受這種安排。

閉上了眼睛，她聽見了司馬青在旁邊悉悉脫衣的聲音，很想張開眼來看，還是忍住了。

先是一個火熱的吻，然後是司馬青雙臂有力的擁抱。

上官紅的全身震慄了，她終於體受到體膚相貼的滋味。

像一個火爐，烤得她熱熱的，心裏却是癢癢的。

這種癢是發自體內，她扭動着身子，在司馬青的身上搓着，揉着，而她的雙臂也有力的抱着，似乎又怕司馬青會突然離去。

可是心裏那種癢癢的感覺却沒有消除，反而更激烈了。

司馬青的動作是很輕柔的，他一直等到上官紅的激情配合着體內自然的反應最激烈的時候。

這才是人生情愛的眞諦。

終於，她在一聲輕吁中軟癱了下來。

她的雙臂還是抱着司馬青，心中的激動已經消退，可是她更愛這個男人了，全心全意，毫無保留。

她覺得自己已經不存在，這個男人才是她的一切：「青哥，我好愛你好愛你，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麼一個女人在出嫁後，爲什麼愛她的丈夫了。」

司馬青沒有離開她，只是輕輕地吻着她的臉頰，她的頸項，慢慢地移下去，最後停止在她的胸前，他還沒有滿足，但是他是個很有耐心的人。

他知道這些動作在先前可能會引起她的抗拒，而現在却能引起她另一度的需求，終於，他成功了。

在第二度征服上官紅時，他自己也被征服了。

而這一次他給予上官紅的是一種更高的享受。

當他離開上官紅的時候，上官紅已經軟弱無力，什麼都不想動了，閉着眼，在無限的滿足中回味着那一切，夢囈似地問道：「青哥，世上每一對夫婦都是這麼美好嗎？」

「不是的，只有兩個相愛的人才能如此和諧。」

「青哥，你比我懂得多，以前你跟別的女孩子好過嗎？」

司馬青微微笑了一下，說道：「小紅，不要問這種傻氣的問題，我當然好過，否則，我不會懂得女人，但是妳也不必嫉妬我只是好過而已，却沒有愛過女人，一個男人比女人方便的是可以用錢去買到這種經驗。」

「我不嫉妬，而且我很高興，因爲我知道別的女孩子第一次並不是這麼美好的，我認識的一個女伴在出嫁滿月後回家，哭着不肯再回去，一直到她生了第一個孩子後，才改變了態度，却又在娘家耽不住了，因此我知道有些男人要很久之後，才知道使他的妻子快樂。」

「妳能夠想到這些，就是世上最快樂的新娘了，現在乖乖地躺着，好好地睡一覺，等我回來。」

她張開眼睛，看見司馬青在穿衣服，忙問道：「你要上那兒去？」

「進城找人辦事去，妳不要跟着，還是躺着好。」

上官紅很想起來跟着去，但是她嚐試坐起來後，又躺了下去，她知道這是她順從丈夫的開始了。

× × ×

八大家是指唐宋兩代最有名的八位文人；八大鎚是一齣戲，說的是四員猛將，

每人手使兩柄大鎚；八大山人却只有一個人，一位丹青妙手的名號，八大胡同也不是八條大弄，它只是一條大巷道而已，但是它比八條大街道更熱鬧，也比任何一個以八大爲名更有名。

京師是天下人文薈萃之地，騷人墨名，自然知道唐宋八大家之名，也會知道八大山人的畫藝無雙，但沒有聽過戲的人未必會知道八大鎚是甚麼？有些滿身銅臭，不識之無的大商賈，或許會偶爾聽聽戲，曉得八大鎚是怎麼回事，但是問起唐宋八大家就眨眼兒了，當然也不會欣賞八大山人的畫藝如何，可是一定曉得八大胡同。

這條胡同太出名了，因爲它是京師的風月場所。

京師的風月場所當然不止八大胡同一處，像貓兒胡同裏有半開門的土娼，那是專門接待一些花不起大錢的販夫走卒，因此出入八大胡同的人未必會知道貓兒胡同，但是貓兒胡同宿土娼的人一定會知道八大胡同。

那是高級的銷金窟，有人沉湎其間，樂而忘返，有人心嚮往之，夢想着那天有了錢去風光一下。

剛入夜，華燈初上，正是八大胡同紙醉金迷的時候，一家家的書寓門口車水馬龍，氣死風燈上糊着彩紙，寫着鶯鶯燕燕的芳名，更有着標明了地籍的，南國佳麗，北地胭脂，任君選擇。

蘇州姑娘溫柔，杭城女子活潑，維揚佳麗柔媚，北地的妞兒乾脆俐落，蘿蔔青菜，各有所愛，雖然不見得每一個姑娘都是那樣兒，但是在八大胡同標明了地名的姑娘們，却絕對是具有傳聞的特色。

賣淫是世上最古老的行業，也可以說是人類最早的交易行爲，遠在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之紀，體力較弱的女人，就已經懂得如何使用天賦的本錢讓男人爲她們去獵食，而人的倫理婚姻關係也是從這兒開始的。

因此，在這一門行業中，最重要就是貨眞價實，男人不一定能娶到心中所想要的妻子，但是却可以憑金錢買到自己所想要的女人，揚州的妓女以柔媚聞名，因此要想在一個姑娘的芳名上冠上揚州這個地名，就必須具備風騷的條件，否則顧客受了一次騙後，不會再來第二次，而八大胡同的姑娘不同於貓兒胡同，她們的身價高，架子大，不是一進門就立刻能夠達成留宿交易的，從清談到眉目傳情，一直到兩情相悅，要用銀子鋪一條路，慢慢走過去的。

因此第一次的試探性的晤面時，那些姑娘必須要表現出地方的特色，恰到好處地抓住客人，繼續前來報効。

五錢銀子在貓兒胡同可以買到一夕銷魂，但五兩銀子在八大胡同連喝碗茶都不夠，身價的高低如此之鉅，就在情調與韻味固有雅俗之別，却作不了假，要想叫客人們沒來過的想來，來過後捨不得走，至少得要一些在別的女人身上找不到的東西，而八大胡同的客人，却不是找不到女人的男人。

要想一親芳澤是如此的艱難，爲甚麼客人還是這麼多呢？那只有兩個解釋，第一是男人生得賤，總希望沾一些不易到手的東西，第二是人們一種虛榮的心理，同樣的東西，花十兩銀子買來，跟花一兩銀子買來，內心裏就感到不同，而八大胡同的鴇兒們是最懂得這種心理的，所以她們教八大胡同的姑娘們不要輕易接受男人，却釣來了更多的顧客，所以在八大胡同，姑娘們只憑一塊牌子，就能把客人自動地引了進來，用不着站在門口拉客人，那是很不入流的舉動，只有在貓兒胡同的賤女人才幹的事兒。

但是，規矩也會有例外的，今夜的八大胡同就被一個男人攪翻了天，破壞了已經建立了多年不成文的規矩。

首先發現司馬青的是綺芳閣的小桃紅，她是八大胡同掛頭牌的紅姑娘，而且正坐了車子去應一個大豪客的局，忽然，她發現了一個年輕英俊的男子在胡同口上走進來，行止有點踟躕，眼睛在看着一家的名牌，一副英勃勃的氣概，却又有點嫩生生的意味，這正是妞兒們心目中最着人疼的對象，何況這個男人長得那麼英俊。

她的眼睛裏發出了光，破例地在車板上頓頓腳，那是要停車的意思，趕車的王老好連忙勒住了騾子。

小桃紅撩起車帘，把那迷人的臉探了出來，朝那個動人的美男子笑了一笑：「爺！您是來找相熟的朋友，把名字告訴我，我帶您去，這兒的姑娘家太多了，您自個兒找不着。」

司馬青怔了一怔，這情形與他所知道的不對，但他還是和氣地笑了一下，很有禮貌地說：「不！謝謝姑娘，我是初次前來，久聞盛名，想見識一下，沒有認識的人。」

小桃紅笑得好開心，把俏麗的身子也探出來了，嬌笑道：「我瞧着您也是初來的，八大胡同如果來了您這麼一位出色的爺們，我不會不知道的，既然您沒有認識的相好，奴家就高攀一下，請您到蝸居去喝盅茶。」

司馬青似乎很難爲情，連忙道：「不！謝謝姑娘，我只是隨便看看。」

小桃紅乾脆下了車子，仍是含着一臉的笑容：「您要只是瞧瞧，可得我効勞了，八大胡同的姑娘們不出來給人瞧的，不過沒關係，這兒的姐妹們我都熟，我陪着您，一家家地走過去，只有這個辦法，才能讓您在一夜之間，逛遍八大胡同。」

她也不避嫌疑，上前拉着司馬青的手，逕直走向第一家門裏，趕車的王老好急急道：「紅姑娘，妳有局，牛公子在大鴻樓等着呢！」

小桃紅往後一甩手：「去他的，你去回一聲，說我今兒不得空，把條子給退回去，明兒再侍候吧。」

王老好訥訥地不知如何是好，司馬青却道：「姑娘既然不得閒，就請見示芳名，明日我專誠奉訪。」

小桃紅把水汪汪的眼睛朝他勾了一下：「奴家叫小桃紅，在胡同末尾的綺芳閣，回頭就屈爺的駕去坐坐，不必等明兒了，今天我空得很。」

他們進的這一家叫翠華園，門上的毛夥見來了客人，忙迎上來，却又看見了小桃紅，不禁一怔，別家的姑娘把客人往這兒帶，那可是新鮮事兒，因此他不知如何是好了，小桃紅笑了一下，先打了個招呼：「毛六，園子裏有幾位姑娘得閒的。」

「回紅姑娘，除了水仙姑娘出牛公子的局，其他的都還空，時候還早，今兒是牛公子在大鴻樓過二十四大壽，客人都祝壽去了，要等散了席才會來呢。」

小桃紅一皺鼻子哼了一聲：「毛六！你別肉麻得叫人噁心成不成，牛化雨不過是仗着他老子做戶部尚書有幾個臭錢而已，他又不會分給你一半兒，你幹嗎要這麼巴結他，當面奉承還說是貪圖幾個賞錢，背後你就是叫他爺爺，他也聽不見，二十四歲就算上了大壽了，他老子五十四歲又該怎麼頌揚法？」

毛六垂着手，十分尷尬，小桃紅笑了一笑：「這位爺叫你們園子裏所有的姑娘茶局，在我的綺芳閣，你把她們都叫出來見見。」

毛六不禁詫然，小桃紅一頓脚：「還不快去，這位爺打賞你二兩銀子茶錢，回頭到綺芳閣，向我的小珠兒去支取。」

毛六這才垂手請了個安。

「謝爺的賞，請爺到廳裏去侍茶，小的這就侍候着。」

小桃紅笑着道：「快滾，不用你侍候了，我領爺到廳上去，叫她們快出來，刀尺着點兒，別叫爺瞧了笑話。」

毛六一溜烟似的去了，小桃紅拉着司馬青的手，直向裏面走去，司馬青這才低聲道：「桃娘，妳這是幹甚麼？」

敢情他們是認識的，小桃紅輕輕一嘆：「爺，是您要我上這兒來混的，我遵命來了，對您，我別無所求，只求您賞我個面子，讓我在這些姊妹面前驕傲一下。」

司馬青的臉上湧起一股歉疚的神色：「桃娘，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小桃紅的臉上浮起了一個凄涼的笑：「像我們這樣的女人，還有甚麼可驕傲，我們所盼望的，就是接到像您這樣的客人，我要讓大家都知道。」

「桃娘，妳爲甚麼這樣做呢？」

小桃紅道：「讓人知道司馬青曾經光顧過我。」

司馬青皺皺眉頭：「桃娘，我必須告訴妳一句話，我剛成了親。」

「是那位上官小姐嗎？」

「是的，那是人家早就給我們配上了的。」

「很好，恭喜爺了，天作之合，事實上也只有二位才能互相匹配，是多久才恭喜的？」

「不久之前，兩個時辰吧。」

小桃紅臉上泛起了驚色：「爺！您是說今晚是您的洞房花燭之夕。」

「是的，只是我們的結合很特殊，那是爲環境所阻，不鋪張，只能草草從事，只有兩心相知，連賓客都沒有一個，所以除了一個人之外，妳是第二個知道這事的人。」

「我很光榮，可是爺，不是我埋怨您，至少今天您不能上這兒來，您應該去陪那位新娘子。」

「我沒辦法，我必須告訴妳，我來要求妳帮助的事可以開始着手了，我已經跟天風堡的人照過面……」

「是一個叫尤青雄，一個叫吳海獅的傢伙。」

「不錯，妳怎麼知道的？」

「人家的行動並不慢，早已在這兒打了底，五天前那兩個人就來了，他們跟戶部尚書的兒子牛化雨攀上了交情，借牛化雨面，叫了我們的局，然後每人開發了二百兩銀子的賞。」

「這倒是大手筆，他們也捨得花，有甚麼需要呢？」

「沒甚麼，祇是要求我們，對登門的江湖人言行注意，聽到有關天風堡的談論，告訴他們一聲。」

司馬青苦笑一聲：「這兩個傢伙很能幹，居然想到了這一層。」

「但是他們沒有爺的思想周密，您在一年前就想到了，要我從揚州瘦西湖轉到這兒，不也是爲了這個嗎？」

「可是我沒有他們這麼大的本事，也沒有這麼大的財力，我身邊只有半片金葉子。」

「爺，您別擔心錢，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您是在綺芳閣叫局，回頭上我那兒開發去，連下人的賞錢都不用您掏。」

司馬青道：「那怎麼行呢，我不能用妳的銀子。」

小桃紅臉上浮起了幽怨之色道：「爺，您說這個就叫人寒心了，我如果眞是愛銀子的話，就不會離開揚州了，京師雖多豪客，却比不上揚州，那兒的鹽商才是眞正的富翁，脫手千金是常有的事，自從蒙爺垂愛之後，我已經感激不盡，就是把這一條命都獻給您，也是甘心情願的，爺，自從我侍候過爺一個月，那一個月才是我最美的時光，我的一生，在那一個月裏已經過完了，以後的日子我根本不是爲自己而活着，要不是您還要上京城來，我已經打算出家做姑子去了，您想我還會在乎這身外之物嗎？」

司馬青無言可說，只有一握她的手道：「桃娘，我感激，而且我也抱歉。」

小桃紅凄凉一笑：「不說那些了，我今天給您出的這個主意，天風堡有錢，但不一定能買得到八大胡同的姑娘，我替您叫了所有姑娘的局，只求您客氣一點，拿她們當個人。」

司馬青道：「桃娘，我對妳們一向都很尊重。」

「我明白，這也是爲了您交付我的工作，您只托了我一個人，但天風堡則是對所有姑娘們都下了功夫，我再有能耐也無法跟這麼多人比的，因此才求您帮我這個忙，今天這一個局之後，就可以決定有多少人能帮助我的。」

「桃娘，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小桃紅一笑道：「我曾經說過，只要您肯移玉光顧，章台青樓，沒一個姐兒肯要您半分銀子的，這倒不是侮辱您，而是想藉此機會給自己一點安慰，風塵中的女人儘管是爲錢而予色笑，但總有一次是不爲錢而奉獻自己。」

司馬青簡直不知道該說甚麼好，小桃紅笑笑道：「因此，等您走了之後，我會跟她們結帳的，相信我賠不了多少，只要有人不接受您的打賞，那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人，日後有關天風堡的動態，她們會告訴我的。」

司馬青嘆了口氣，還沒來得及表示，外面已經傳來了雜亂的脚步聲，那個毛六已經撩着簾子，拉開響亮的喉嚨，高聲地報起那些姑娘的芳名：「嫣紅，牡丹，粉菊花，柳青……」

照例這些姑娘在門口露個臉，笑一下，或者是摸着鬢角，行個禮後就退了出去的，可是今兒也特別，來的捨不得走，癡癡地望着司馬青，似乎呆了似的。

小桃紅盈盈起立，站在一邊兒，跟那些姑娘們咬着耳朵，說着悄悄話兒，把翠華園裏九名紅姑娘都見過之後，她又到司馬青的身邊問了幾句話，然後就笑着向那羣鶯鶯燕燕道：「這位爺是初次上京裏來，跟各位姊妹想結一場萍水之緣，叫了每一位的局，也不爭早晚，各位得空的話，就到綺芳閣去坐坐，別處有局，可以先去應酬，然後抽空去坐坐，反正綺芳閣今兒是通宵的局。」

那些姐兒們情不自禁發出一聲嬌呼，那是極端的興奮流露，司馬青留下了一片金葉子，跟着起身到了第二家。

於是司馬青在八大胡同創下了一項豪舉，他在一夜之間，叫遍了八大胡同八十多位紅姑娘的局。

而且他也創了另一項紀錄，普通一個局，姑娘們除了被命代做主人的，才會從上席坐到終席，普通都是來應個卯，敬一輪酒，唱兩支曲子就得告辭了，最多在席終的時候再來轉一轉，那是爲了給一些熟客人的特別面子。

可是司馬青這個局子却不同，姐兒們來了捨不得走，實在沒辦法被催得緊的，暫時告個罪，出去鬼混了一下，立刻又回來了。

新上門的生客一律擋了駕，熟客人也飽受冷落，害得每一家的鴇兒跟毛夥賠盡小心。

綺芳閣是小桃紅自己當家挑大樑，身後沒有當家的老鴇兒，所以她最自由，而且她也是最紅的姑娘，更是人緣最好的姑娘。別的紅姑娘對同行姊妹只有互相排擠，只有小桃紅却從不如此，相反的她還儘量帮襯，遇上豪客，她從不獨佔，總是要拉襯幾個姐妹，因此那些鴇兒們雖然恨得牙癢癢的，却也拿她無可奈何。

有一兩個上門，悄悄地向她求告，小桃紅却笑着道：「媽媽，這是爲了妳們，妳們巴拉一個姑娘不容易，總是喜歡她們能多幹幾年，多賺幾個，可是姑娘們却沒一個是甘心喜歡過這種日子的，一心一意想找個好主兒從良是不是！」

她說的是至理，這些身爲老鴇兒的都是過來人，只是命苦沒等到這機會，却無法駁倒這番眞理。

「妳們也見到那位爺了，八大胡同裏幾曾有過這麼讓人動心的爺兒們的，說句不好聽的，假如叫了媽媽您的局兒，您還不是巴着捨不得離開的。」

「紅姑娘，話是不錯，但是得罪了客人……」

「媽媽，八大胡同還怕少客人，能諒解的不會見怪，不能諒解的由他去，有能耐的最好去了不用再來，自會有另一批孝子賢孫補上的，這是一，那些姑娘們經過今天這個局子後，眼界也高了，至少兩三年裏，她們不會打從良的念頭，這豈不是好事兒，這是二，再說今兒差不多每個姑娘都到了，而且都留着沒走，如果單單走了妳們家的，不是讓人說姑娘們沒眼光，就是讓人批評說只重銀子不重情了，要是給那些嚼舌根兒說你們家姑娘在這兒坐不住讓人給比下去了，那才更沒面子呢。」

一番話合情合理，說得那幾個婆子滿心感激而去，連帶着把沒來的也勸得氣消了！

因此綺芳閣中，也開了前所未有的盛況，羣芳送艷一點青，像無數星星一樣地拱托着一輪明月——司馬青。

小桃紅在八大胡同雖不到兩年，但是她人美，善解風情，手段靈活，人緣好，因此她不但是最紅的，綺芳閣也是八大胡同規模最大的，最够氣派的。

因此綺芳閣才有那麼寬的客廳，可以同時容納那麼多的人，絲竹弦管，歌聲不絕，觥籌交錯，釵光鬢影，笑語如珠，這些女孩子們第一次發現，她們平時取悅人的技藝，同樣也可以取悅自己的。

司馬青本來很勉强，但是看到那些女孩子們臉上的表情，聽見她們發自內心的笑聲，他忽然覺得這一次豪舉是多麼的有意義了，這些可憐的女孩子，一直都是在取悅別人而活着，祇有這一刻，她們是爲自己而活着，享受着生命的愉快，那該是多麼的難得啊。

因此，他也參加了她們的行列，跟她們一起唱，一起笑，一起談天，恰到好處地誇耀着每個人的優點，像一陣春風，溫暖了每一個人的心，而且，他也表現了他另一方面卓越的才氣，一笛梅花弄，吹得每個人都忘其所以，一曲碧海青天的古箏，把每個女孩子都帶到了悠遠寧靜的境界——碧海青天夜夜心，他給了每一個人難忘的一夜。

曙光將透，差不多每個女孩子都樂够了，有的已鬢亂釵橫，縮在一角沉沉睡去，嘴角兀自帶着笑。

司馬青悄悄地溜回了後屋，小桃紅坐在屋裏等着他，看見他進來，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吻着他的脚尖，司馬青倒是被她這個舉動嚇着了。

「桃娘，妳這是做甚麼？」

小桃紅抬起了頭，珠淚承睫，感動萬分地道：「爺！我是代表那八十多個姊妹感謝您，您今天給了她們多少的快樂，讓她們多感激！」

司馬青托着她的腮帮，憐惜地撫摸着：「桃娘，我自己也很快樂，世上只有一件東西，在分給別人後，自己反而更多，那就是快樂。桃娘，今兒我怎麼沒看見妳

，妳到那兒去了？」

「我在這兒接受每一個姐妹的謝意，您知不知道，她們每個人都會悄悄地進來向我表示了感謝的意思，您剛才說快樂在分給別人之後，自己會更多，我深表同意，因爲我在這兒聽她們在外面笑着唱着，我的心裏，就充滿了歡喜，不過對您來說，還有一樣東西在分給人之後，會多出來的。」

「是甚麼？」

「是黃金，您一共走了十家，丢下了十片金葉子開發枱賞，那是給院裏的鴇兒們的，但是她們又送了回來，每個人送了一片回來，都在這兒！」

她拿起一個手巾包，打了開來，裏面居然是黃澄澄的一大堆金葉子，司馬青愕然道：「這怎麼能收下來呢？」

小桃紅凝重地道：「您必須收下，這是她們的誠意，也是她們的感激，您沒把她們當窰姐兒，把她們看作了朋友，給了她們許多的快樂，她們也不願意您爲她們花費一個銅子兒。」

「那也不能多收她們的呀！」

小桃紅一笑道：「對您來說是多了，對她們來說却並沒有，我不是說，她們是一個個悄悄兒來的嗎，每個人都以爲您那一片金葉子是爲她們花的，所以還給您一片，還求我別讓人知道，她們希望的是取得一份完整的友情，我又怎麼忍心告訴她們說別人已經拿來過了，讓她們有後人一步，沾了人家光的感覺呢？這一片金葉子，代表着一個窰姐兒的尊嚴，而尊嚴却是不能分割的，而一份虔誠的奉獻更是不折不扣的。」

「可是，我若收了回來，又算是甚麼呢？」

「您就當一次呂祖廟的純陽仙翁吧，善男信女們提來供奉的豬頭可沒半個的，也沒兩人共一個的，而且，您放心，她們都是京裏有身價的紅姑娘，每人身邊多少有幾文私房錢，誰都拿得出的，每人每年燒香拜祖的花費也不止此數，而這一次却是有求必驗，謝恩還願的奉獻。」

司馬青想了一下，收起自己的十片金葉子，把其餘的又包好給了小桃紅。

「我收回我付出的，領下這份情，這個就請妳拿了，買份小玩意兒，轉送給她們，就算是留作紀念吧，只是記住，別買同樣的，免得她們看見了，破壞了這份情意。」

小桃紅笑了笑，說道：「這倒是一個好辦法，本來我已經替你準備好了，我從揚州帶來一串珠練，每顆都有豆粒兒那麼大，每人送她們一顆，這就算是我買給您的吧。」

「那串珠子價值連城，妳不是太吃虧了？」

「爺！您還跟我計較這個嗎？黃金，明珠，在我看來都是廢物，怎麼樣也比不上您給我的。」

「好吧。桃娘，我不跟妳客氣了，再說那些反倒折損了我們的友情，只是那些珠子都是一個樣兒的……」

「您放心，她們是悄悄兒拿來的，我也會悄悄兒地給她們，收下那顆珠子，她們也不會捨得拿出來的，那怕是有一天她們從良了，也不會拿出來給她們的漢子看，臨死之前，她們也會背着人悄悄地呑下肚去。」

司馬青想笑，但爲小桃紅臉上的莊嚴鎭懾住了，對自己有這笑的念頭感到很慚愧，輕輕一嘆：「桃娘，我不忍心向她們告別，只有悄悄地走了。」

小桃紅舉舉手中的金片。

「從這個看，天風堡的銀子，是丢下水了，爺，我要是聽到甚麼，怎麼告訴您呢？」

「不太重要的，妳就記下來，有個賣茉莉花兒的小亮哥兒，妳寫張紙條兒交給他，如果是緊急事故，妳就設法送個信到天齊廟外，找測字的談必中。」

「爺！您的綫兒可放得眞遠。」

「那都是江湖上一些熱血的朋友。」

「爺，一時還不會離開京城吧？」

「大概不會，要走前，我一定會來看妳。」

「好，在這頂樓上，有一間小閣樓，門永遠開着，裏面陳設着我從江南帶來的被褥臥具，一切都跟從前一樣，裏面那對龍鳳燭只點了一半，您來了，不必讓人知道，點上蠟燭就行了，即使我不在，不出一炷香，我一定趕回來。」

司馬青握了握她的手，推開窗子，悄悄地走了。

曙色蒼茫，他深深地吁了口氣，心裏有着沉甸甸的感覺，他不是小桃紅第一個男人，小桃紅却是他第一個女人。

望望綺芳閣，整條八大胡同在沉睡中，然而他却異常清醒，這一天一夜，他的生命中變化太大。

首先是他跟上官紅成了親，變成個有家室的人。

然後他却在八大胡同艷窟中，跟一羣鶯鶯燕燕度了一夜，却把他新婚的妻子一個人丢在地穴中。

只有最荒唐的男人才會做這種荒唐的事，可是司馬青却沒有一點自疚的感覺，因爲這一切，他都是爲了上官紅而做的，爲了武林的俠義與道義。

行俠的方式有很多種，但是司馬青却有着別人很難具有的條件與心胸，所以他也有着比別人較多的方式。

捉住了一個在街上掃地的老蒼頭，他問明了上天齊廟去的路，開始了他第二項任務。

天齊廟外有一片林子，也有一片廣場，京城在沉睡中，這兒已經有不少早起的人。

有的提了鳥籠子在溜鳥，也有人使拳踢腿，使這兒挺熱鬧，因此也有不少趕早市的小吃挑子，賣豆汁兒，賣酥奶茶的，賣湯圓的，熱粥的。

司馬青是來找談必中的，這位空空門的祖師爺遊戲風塵，極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甚至於他的徒子徒孫們都不知道他們的老祖宗在天齊廟以談必中的名字在擺測字攤。

司馬青到得太早，測字攤還沒擺出來，但是他却看見了一大批的人約莫十來個，提着棍子，拿着劍，嘻嘻哈哈地湧了來，在天齊廟前，這種事很平常，因爲那些青皮混混兒經常像煞有介事的來這兒練功夫。

但是司馬青立刻就看出這批人不簡單，儘管有人在哼哼哈哈的亂叫亂嚷，但至少有兩三個提劍的目光沉凝，步履從容，有着相當的火候造詣。

他摸不清這些人的來路，這些人都似乎是衝着他來的，在他旁邊擺開了架勢，似乎是要練功夫，却見一個白淨面皮的漢子，手上提着一籠畫眉，一路哼着小曲兒過來，朝那兩個提劍的漢子點頭含笑：「楊師父，朱師父，二位早！二位眞好興緻，這麼早就出來練功夫了，這幾位是貝勒府的爺們？」

那兩個漢子似乎一怔，其中的一人說道：「早，對不起，請恕在下眼拙，尊駕是……」

那漢子笑笑道：「兄弟姓陳，陳海濤，家叔跟牛尚書是同僚，昨夜在化雨兄的壽宴上見過二位師父。」

這個武師顯然不記得了，只得拱手道：「陳公子。」

而陳海濤却像是說開了頭，滔滔不絕地道：「昨兒可眞掃興，本來大家借着牛兄的生日，要好好地樂一下的，那知道綳出了一個不開眼的傢伙，居然跟化雨兄過不去，把八大胡同的姐兒全給截了去，弄得冷冷清清的好不淒涼，在席上聽見二位說逮到那傢伙，一定好好地敎訓他一下，二位可摸出那小子的底細沒有？」

這姓楊的武師沉着臉說：「沒有，我們沒說那句話。」

陳海濤却道：「楊師父，您不用謙虛了，憑您仙人劍楊仲岳，跟八仙劍朱泰山的大名，提出來已經够把那小子給嚇着了，何況二位還是鐵貝勒府的護院敎師，幾時找到那小子，可別忘了通知兄弟一聲，也好瞧個熱鬧……」

這陳海濤一面說着話，一面用食指彎過來成了個圈兒叩在畫眉籠子上，那正是空空門弟子的手勢。

司馬青心中了然，這是空空門的人在向他遞消息了。

想不到對方居然也綴上了自己，乃笑一笑：「在下司馬青，就是昨夜在八大胡同叫了所有姑娘局子的人，也就是那不長眼的小子。」

陳海濤似乎嚇了一跳，連忙退後了兩步：「原來就是你呀，好，好小子，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敢跟我們化雨兄過不去，你等着，這兩位老師父要敎訓你。」

他又朝着楊仲岳與朱泰山叫道：「原來二位師父已經釘住這小子了，那敢情好，二位不用客氣，給他兩下狠的，我去通知朋友來給二位捧場。」

他跑得遠遠的，大聲叫道：「大家快來瞧呀，貝勒府的兩位敎師爺已經找到昨夜在八大胡同賣狂的那小子了，要狠狠的修理他……」

被他這一吼一叫，弄得那兩個傢伙十分難堪，而且又圍上來一大堆的閒人。

司馬青淡淡一笑道：「二位朋友，大早帶了人，原來是要賜敎的。」

仙人劍楊仲岳訥訥地道：「沒……沒有的事。」

聲音低得只有他自己才聽得見，陳海濤又在叫了：「小子，貝勒府離這兒七八哩路呢，要不爲敎訓你，兩位師父會跑到這兒來，你小子等着挨揍吧。」

他像是存心要挑起這場熱鬧來，司馬青一笑道：「二位既然在昨夜放了話出去，今天又何必不敢承認呢？難道二位只敢在渤海龍王面前說大話。」

八仙劍朱泰山却臉色一變道：「小子，你說甚麼？」

司馬青淡淡一笑道：「在下昨夜雖然在八大胡同，沒趕上牛化雨的盛宴，却也知道昨夜在大鴻樓上，渤海的兩位龍王才是眞正的主人，不仗着那兩個傢伙撐腰，憑二位這兩塊料，也敢向我司馬青發狂話，既然找來了就不用退縮了，請！」

他脫去外衣，亮出了在腰間的佩劍。

楊仲岳却急了，他們是來對付司馬青的不錯，但不是這個樣子，帶了一批人，原準備裝胡塗打羣架的，因爲他們在鐵貝勒府敎武護院，沒多少人認識他們，那知道會闖出個叫陳海濤的冒失鬼，哇哇的叫開了，而且還抖出了他們兩的字號，連帶在貝勒府的身份也喊明了。

司馬青已經擺下了道兒，聚衆羣毆的計劃行不通了，單打獨鬥，他們可實在沒把握，更可惡的是司馬青把吳海獅跟尤青雄的底子也叫了出來，明擺着他們是爲天風堡出頭的，這場架不打既不行，打輸了更糟，因爲吳海獅另外在暗中還遣了幾個高手，這時爲了避嫌，都不會出手了。

腦門上淌着汗，楊仲岳訥訥地道：「司馬青，這兒人多不便，約個地點，咱們改日請敎。」

司馬青淡淡地道：「我沒空，碰上就算，二位不願賜敎也行，司馬青不是好鬥的人，只要二位承認，昨夜的那些狠話是放屁……」

兩個人的臉色都爲之一變，司馬青笑道：「如果二位沒說，自然是沒有放屁，於二位盛名無損，如果二位說了，今天虎頭蛇尾而退不太丢人嗎？」

朱泰山的性子較爲烈躁，撤劍怒吼道：「小子，你欺人太甚了，大爺還怕你不成？」

劍光如電，直刺過來，司馬青看他使的八仙劍，而且眞有幾分火候，閃了幾下，才發劍以奇門劍應敵，輕鬆地交手二十多招，劍招突變，偏過劍身一拍，「撒手！」朱泰山的手中劍應聲落地，手背上一塊紅印，那是被司馬青拍中的部位，幸虧是平着拍下來的，否則那隻手就跟着劍一起墮地了，而司馬青要平過劍身來，至少得比原式慢了一倍的時間，技不如人，而且還差很遠。

朱泰山人也呆了，這一敗不但包括他在武林中的地位，連帶貝勒府的職務都將從此失去了。他同來的那些漢子見朱泰山落了下風，一聲呼吼，各自掄起傢伙，就要圍上來幹羣架。

（未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二

朱羽・文
盧令・圖

徐如林（五）

孫子兵法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姚春向金七迫問，受何人主使誣孟瀚塵是毒殺龍老爺子之際，突有人偸襲，將金七殺死滅口，孟滌塵信賴姚春的爲人，也佩服他的機智，依從姚春的建議，從孟瀚塵妻女口中，獲知孟瀚塵似有與何靜芝一決存亡之戰的動機，他將這消息告知姚春後，姚春立即單騎趕赴懷塵山莊，會晤何靜芝，要求何靜芝說出孟瀚塵現在在什麼地方，何靜芝拒絕說出，姚春警告她，如不說出，那她無異是自殺，因爲孟瀚塵要殺死她，何靜芝連聲冷笑，她不會相信，姚春再向她忠告，說是據孟瀚塵表示，他恨透了妳——

撥雲曙光現　開誠困惑除

何靜芝道：「姚春，別說這話由你口內說出，就是從孟瀚塵口裏說出來，我也不會相信。」

姚春道：「何莊主，妳太相信。妳只以爲妳付出感情就是對那個人好，殊不知男人除了感情之外還需要別的。」

「姚春，」何靜芝面現煩惱之色。「你說這些我都懂。我了解我自己是一個熱情奔放的女人，可是我又甘心受舊禮教的束縛，要不然我早就跟孟滌塵完成良緣了，又那來瀚塵那段孽緣？瀚塵是個死心眼兒，一心一意想有結果，我怎麼可以那樣作呢？他的妻兒豈非太無辜了嗎？」

聽完何靜芝的自白，姚春不禁肅然起敬，感嘆地說：「人就是壞在有七情六慾，可是人的樂趣也就是因爲有七情六慾，如何發乎情，止乎禮，那實在是一件難事……何莊主，有一件事我現在可以問妳了，賽蝶兒是怎麼回事？她好像暗中在帮妳作事，我猜的沒有錯吧？」

何靜芝輕嘆道：「唉！我就知道什麼事都瞞不過你。」

「何莊主，賽蝶兒也許會敗壞妳一世名聲。」

「會嗎？」

「妳先說，妳教賽蝶兒帮妳作些什麼事？」

「我要她帮我找顧成貴。」

「妳的意思是說，顧成貴的下落妳一直都不知道？」

「不！顧成貴一直在龍泉寺清修，後來因爲孟瀚塵要追殺他，我派人給他送了個信，他就失踪了。我很想知道他的下落，也很想使他安定，所以，我找上了賽蝶兒。」

「爲什麼找上她呢？」

「因爲她正有求於我。」

「她求什麼？」

「她要那對漢玉鎭紙。」

「事實上，妳只有那對漢玉鎭紙的其中之一。」

「我將這種情況告訴了她，她說，那

無關緊要：我又告訴她已經決定將這座漢玉鎭紙作爲壽禮送給孟滌塵，她說那也無關緊要。只要我答應那對漢玉鎭紙屬於她就行了。姚春，你想想，我又何樂而不爲呢？」

「顧成貴約我見面，這消息是打那兒來的？」

「是賽蝶兒告訴我的。」

「那麼，那個假顧成貴也是她安排的囉？」

「或許吧！」

「妳知道，她昨夜在孟莊作了什麼事嗎？」

何靜芝搖搖頭。

「她涉嫌毒殺了龍興泰，刧走了那座漢玉鎭紙。」

何靜芝瞪目結舌，顯得萬分吃驚：「這……這怎麼可能？賽蝶兒出身名門，怎會作這種事？」

「出身黑道的梟雄，也會偶爾行善，出身名門的人又怎不可能爲惡，人性不是永遠善良或永遠邪惡的。」

「姚春，你掌握了有力的證據嗎？」

「我已經有了不少憑據，只是還沒有串連起來……何莊主，妳當眞不知道孟瀚塵的行踪嗎？」

「眞不知道。不過，我已感覺他不時在懷塵山莊附近出現，所以我扯起吊橋。平日，懷塵山莊不會如此門禁森嚴的。」

「妳好像預知我要來？」

「並非預知，而是瞭望塔上的人早就看到你了。」

「好了！我還要回到孟莊去，臨行前，我有一個請求，請何莊主無論如何都要答應我。」

「你說。」

「繼續保持門禁森嚴，也請不要離開懷塵山莊。」

「我可以問理由嗎？」

「請不要問。」

「好！我答應。不過，我也有一個請求。」

「不敢，有什麼事情請吩咐就是。」

「不要讓滌塵、瀚塵二兄弟受任何傷害；也不要讓顧成貴受任何傷害。如果免不了傷害，那就傷害我吧！」何靜芝流下了淚；她畢竟是女人，一個多情的女人。

姚春踏着沉重的步子辭出，何靜芝又爲他加了一副重担。他本來不想答應，可是，他又情不自禁地點了頭。

快馬奔馳，疾如閃電。一方面姚春想急急趕回孟莊；另一方面他將藉縱轡奔馳來放鬆一下他抑壓的心情。

孰料馬兒突然一聲長嘶，前蹄掀起，直如人立，後脚退着打了一個轉兒，然後停了下來。

原來，路中央堆着一堆荊棘擋阻了去路。

姚春立刻想到了可能有人伏擊。

但他並沒有什麼動作，仍然很冷靜地坐在馬背上。

這時，有人從樹林中走了出來。一左，一右，是姜伯泉與陶亞芳。

從他們的神色，緩慢的行動，空着的雙手，以及站立的姿態看來，他們又不像是要展開一塲猛烈的攻擊。

事實上憑他倆的本領也辦不到。

姜伯泉先開口說了話：「姚老么，用這種方法將閣下攔住，實在情非得已，還請多多原諒。」

竟然如此客氣，姚春倒有些意外。

陶亞芳又緊跟着說：「姚老么，咱倆要向你解釋一件事，信不信由你。不過，咱們希望你相信。」

「說吧！」姚春的態度很冷淡。

「亞芳，妳說。」

「好……首先要說明一件事；昨兒夜裏在孟莊跟你亮刀過招，絕不是受了何莊主的慫恿，也不是因爲你教何莊主面子難堪，咱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那是因爲，另外有人教咱們這麼幹的。」

「那人是誰？」

「賽蝶兒。」

姚春道：「陶姑娘，這個謊言說得不太高明。」

「絕非謊言，我說的都是實話。」

「妳背後出刀，還是賽蝶兒出手帮了我的忙。」

「那本來就是她的安排，她等待的就是那一刻。」

「哦？她這麼作，目的又何在呢？」

「那只有你親自去問她了。」

「殺手魏雲又是怎麼回事？」

「那也是賽蝶兒的安排。」

「她要置我於死地？」

「不！她只是讓你受一塲虛驚，她早就說過，魏雲絕對無法完成任務，連魏雲自己都曾如此估計。」

「既知無力勝任，魏雲又爲何要接下這樁買賣？」

陶阿芳道：「幹殺手這一行，榮譽重於生命呀！」

「賽蝶兒這麼作，目的又何在呢？」

「只有她知道。」

「你們爲什麼要爲她作這作那？」

「不瞞你姚老么，咱們有點把柄在她手裏。」

「現在爲什麼又和盤托出呢？」

「因爲情勢有了變化，賽蝶兒已被孟老爺子緩禁了；再說，咱們也犯不上揹這種黑鍋。如果要得罪你姚老么，倒不如得罪賽蝶兒，這是咱們的選擇。」

姚春沒吭聲，但他壓根兒就不信這些話。

但他也想不透他們來這一套的用意何在。

見他無語，姜伯泉又說：「當然你姚老么能相信咱們的話咱們可就安心了。」

姚春冷冷地說：「其實，我信與不信都無關緊要。」

陶亞芳訝異地問道：「怎說無關緊要呢？」

「即使這件事你們是受了他人的脅制，其餘的惡行呢？任何一件惡行都該受到正義的制裁。」

「姚老么，你說得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不過，這件事你一定要原諒咱們。」

「魏雲自戕了，他是惡人，死有餘辜。好了，反正沒人受損害，我不追究就是

，這樣行了嗎？」

「多謝。」二人同時深深一揖。

接着，二人又搬去路上堆集的荊棘，騰出去路。

姚春猛一夾馬，催騎疾行，他現在，只想早一步趕去孟莊，要去見孟瀚塵的女兒，她出面，或許能挽回孟瀚塵的厄運，一個不重視兒女的，即使死，也不足惜。

馬兒才跑了幾步，突地一聲嘶鳴，姚春發覺不妙時，已經來不及了。

原來路上挖了一個四週各一丈，深達丈許的大坑，上面蓋以蘆葦，再掩蓋鬆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陷阱。

策馬疾行的那一瞬間，任何一個騎者都會蹬緊脚鐙，半隻靴子套在脚鐙裏，姚春即使想騰身躍起，也辦不到。

連人帶馬摔進深坑，蘆葦，土石跟着落下，將人馬又都掩蓋起來。

馬兒摔斷了頸骨，四蹄撐踢着，發出陣陣哀鳴，姚春拔出七首，給了牠一刀，解除了牠的痛苦。

蘆葦桿子錯綜地疊架在姚春的身上，他還能呼吸。他故意躺在那裏不動，他可以想像得到，兩雙不懷好意的眼睛，正在坑的邊緣處向他注視。

現在，姚春只想到兩個問題：姜伯泉和陶亞芳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去懷塵山莊的時候也走的是這條路，那時爲什麼沒有陷阱？挖這樣一個大坑會這麼快嗎？

當然，這兩個問題都沒有得到答案。

姚春躺在那兒極不舒服，但他知道必須繼續躺下去，這是一場比較耐性的戰爭，誰持久誰就佔上風。

終於有人說話了：「亞芳，好下去看看。」

「看什麼呀？」只聽陶亞芳尖聲尖氣地說：「馬兒都摔昏了，人還不昏嗎？咱們往裏塡土吧！」

「塡土！妳昏頭啦？咱們要的是姚春的人，可不是姚春的命。他死了，咱們怎麼回去交差呀！」

「你呀！只想到交差，天生奴才命。從來都不爲自己想想。姚春活着，咱們就沒命了。」

「亞芳，妳說咱們趁機會弄死他？」

「當然。放過這個機會你就永遠沒機會了。」

「不行。我得把他弄上來，妳站在上面注意他的動靜，萬一他突然醒過來，妳就出刀，可別傷他的要害。」

「伯泉，我可要先說好，要是有什麼差池，我絕不會幫你，我立刻就脚底板抹油，走得愈快愈好。」

「亞芳，瞧你！也是個有字號的人物，一個姚老么就把妳嚇成這副模樣，傳出去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陶阿芳道：「好吧！你有種，我等着瞧你的好啦！」

姜伯泉一傾身子，跳落坑底。他正好落在姚春的背部，幸好姚春有了防範，不然脊椎骨一定會被踩斷。

姜伯泉也知道自己的雙脚踩在姚春的背上，他不移換位置，拔出靴筒中的七首，就向姚春的背心窩刺去。

姚春背上並未生着眼睛，但他從脚上的勁道也可以判斷出姜伯泉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種企圖。

他突地身子一弓，彈跳起來。動作是連貫的，姚春的身子還沒有站穩，人已像發怒的公牛般衝了出去，左手格向姜伯泉握刀的右腕，頭部撞向姜伯泉的小腹。

這一撞，眞個具有萬鈞之力。

「亞——」姜伯泉一張嘴，却又立刻閉上了。

再張嘴，竟然將隔夜酒菜，都吐了出來。

上面的陶亞芳已經走得無影無踪，她倒是個說到作到的人，果眞脚底板抹油——開溜了。

姚春扣住了姜伯泉的手腕，雙腿猛地一蹬，這一招旱地拔葱非常尋常，但是手裏還抓住一個人就不尋常了。

他不但跳出了那個深坑，竟然連姜伯泉也帶了出來。

姚春鬆開了手，他有把握姜伯泉絕對跑不掉。

「亞芳！」姜伯泉遊目四顧，叫道：「亞芳！」

「別嚷嚷，她走了，事先不是跟你打個招呼嗎？」

「差勁！世界上最不講情義的就是女人！」

「姜伯泉！爛壺配爛蓋，你這種男人才會配那種不講情義的女人……是要我問呢？還是你自己說？」

「說什麼呀？」姜伯泉眞會裝迷糊。

「是誰教你們來的？我只問一次。」

「說了你也未必肯信，又何必說。」

「姜伯泉，我說過我只問一次的。」

「是孟二爺孟瀚塵孟二爺。」

「哦？是他？他人在什麼地方？」

姜伯泉道：「你問得眞新鮮，當然在他家裏呀！」

「那個家裏？」

「當然是孟莊啦，難道他還有第二個家？」

「他是不是在那兒等你們的回話？」

「是的。」

「那就勞駕你帶我去見孟二爺吧！」

「姚老么，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了你的問題，你就放我一馬吧，你又何必讓我去丟人現眼呢？」

「姜伯泉，你可知道這匹馬兒馱我走多少地方？」

「唉，一匹馬算得了什麼呀？我賠你一匹。」

「可沒有那麼簡單，我愛這匹馬勝過愛我自己，誰殺了牠，我就殺誰，姜伯泉，你還想活嗎？」

「姚老么……這……這又可必呢？」

「廢話少說，」姚春扳着臉，冷冷地說：「前面帶路。如果你自信腿長，途中你就跑跑看。」

姜伯泉聳聳肩頭，一副挺不在乎的神情。

姚春心頭固然非常惱火，但他並不相信眞是孟瀚塵派這兩個聲名狼藉的狗男女來狙殺他，以孟瀚塵的身份來說，即使他自己不便出面，也要派個像樣兒的來呀！

那麼，姜伯泉陶亞芳方才那段對話又怎麼解釋呢？故意說給他聽的嗎？他們知

道姚春並未昏厥？果然如此，姜伯泉爲什麼又中計跳下坑來呢？

姚春實在想不透，途中他一直在思索這些疑團。

途中，姜伯泉很安份，似乎根本就沒有逃走的打算。

終於，孟莊在望了。

「且慢！」姚春突然喊了一聲。

「怎麼啦？姚老么？走累啦？」

姚春道：「我問你，那個陷阱是何時掘好的。」

「昨晚夜裏就掘好啦？」

「難道孟二爺預先知道我要去懷塵山莊？」

「姚老么，你親自去問孟二爺吧。」

「我去懷塵山莊的時候並沒有發現陷阱呀。」

「坑上鋪了木板，你當然不會掉下去呀。」

「爲什麼不在我去懷塵山莊的時候使我中伏？却要在我回來的時候？」

「這是孟二爺的交代。」

「這難道還有什麼分別不成？」

「這個問題我可答不出，你去問孟二爺吧！」

姚春暗暗尋思：如果這個隱藏在背後的主使人是何靜芝而非孟瀚塵……她設陷阱的目的只是防而不備，方才經過一番交談之後她才決定下手……於是，姚春仔細回憶方才的談話內容，並沒有非逼她下手殺人的原因存在。

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何靜芝的嫌疑洗清了。

那又是誰呢？

姚春已經有了一個先入爲主的觀念，幕後主使者絕不是孟瀚塵。不但選人手不對，即使方法也不高明。

主使人對狙殺的門檻是外行，換句話說，主使人是個沒在江湖上走動過，甚至不會半點武功的人。

是誰呢？姚春却想他不出來了。

「姚老么，怎麼啦？咱們就待在這兒不動嗎？」

「姜伯泉！」姚春聲色俱厲地說：「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在進孟莊之前，你還來得及說實話。」

「姚老么，我句句都是實話呀！」

「姜伯泉，別扯上孟二爺，這事與他無關。」

「姚老么，孟二爺可不是沒來頭的，我有幾個胆子敢扯上他呀，待會兒當面對質，我教他啞口無言。」

「姜伯泉，如果你含血噴人，後果非常嚴重。孟滌塵孟老爺子、孟二爺，還有我，都不會饒你。」

「我知道……」姜伯泉狡猾地預算退步。「姚老么，如果我說的是實話，你又怎麼處置我呢？」

「打蛇打頭，擒賊擒王，我不找你就是。」

「姚老么，你說話可要算話啊？」

「放心，七血盟兄弟一向都是言出必行的。」

「好，咱們該進孟莊了。」

「莊子裏客人很多，你要注意你的言行，有一點兒不對，我絕不會讓你活着的……咱們走吧。」

二人進了孟莊，姚春和姜伯泉併肩而行，故意說些閑話，以免引起了別人的注意。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庭園中本來人聲嘈雜，談論紛紛，當他們二人出現時，都不約而同地閉上了嘴。

一進門，就有人進去傳報，這時有人迎上來，向姚春悄聲說：「老爺子請您到書房去一趟。」

進了書房，姚春發現孟滌塵目光中盡是問號。他先關上門，才緩緩地說：「孟莊主，我爲你帶客人來了。」

「是怎麼回事？」孟滌塵寒着臉問。

「老爺子，我要先問你一件事，賽蝶兒已經緩禁起來了嗎？」

「是這麼回事？」孟滌塵皺着眉頭說：「賀客太多，我不便公然行事，只派人暗暗監視她，她好像也有所感覺，索性待在房裏一步也不動。」

「姜伯泉！」姚春厲聲問道：「關於賽蝶兒被老爺子緩禁的消息你是打那兒聽來的？老實說吧。」

姜伯泉目光中流露出悻悻之色，却沒有開口。

「老爺子，莊子裏恐怕有內奸吧？」

「內奸？」孟滌塵氣呼呼地說：「金七不是嗎？難道除他之外還有別人？」

「當然有別人，不然他們怎知道要緩禁賽蝶兒的事？」

「哦？他們知道？」孟滌塵顯得非常驚異。

「而且，他還說孟二爺在莊子裏等他的回話……」

接着，姚春就將經過情形講述一遍。

「我不信。」孟滌塵用力地說。

姜伯泉似乎胸有成竹，冷冷地說：「孟莊主，別跟我吼，咱們一起去問問孟二爺，看他怎麼說。」

「姜伯泉，你說瀚塵在孟莊？」

「是呀，他說，他在這兒等我的消息呀。」

「如果他不在呢？你又怎麼說？」

姜伯泉道：「如果他不在，那就一定是離開了。」

「他既然說過了等你，就一定會等你。」姚春接口說：「你少來這套托辭，我不會信你的。」

「姚老么，你大大方方地押我到孟莊來，萬一孟二爺見到了，就知道大事已敗，他還會待在那兒等嗎？」

姚春沉聲說：「姜伯泉，我早就不相信你那套說辭，這根本不干孟二爺的事，說吧，主使人是誰？」

「孟二爺！」姜伯泉一口咬定。

姚春並未動怒，他轉頭向孟滌塵說：「老爺子請出去一下，我要借用你的書房當刑房。」

孟滌塵似在猶豫，這時，突然有人匆匆忙忙地跑進來，慌慌張張地說：「老爺子，賽蝶兒正在向莊門口走，咱們攔也不是，不攔也不是，您趕快拿個主見吧！」

孟滌塵望着姚春，分明是徵求他的意見。

「好，我去一趟。」姚春立刻快步跑了出去。

賽蝶兒的確正向莊門口走去，不過她

的步子很慢，孟瀚塵說得不錯，她顯然已發現她的行動受到了監視和限制。她也許想了解一下這種監視和限制究竟到了什麼程度。

在她還沒有跨出孟莊大門之前，姚春趕上了她。

「怎麼？要走了嗎？還沒看見妳向主人辭行呀！」

「姚春，」賽蝶兒冷冷地說：「少來這一套，龍興泰命案未破，兇手未獲，誰敢離開呀？」

姚春道：「賽蝶兒，我剛剛從懷塵山莊回來。」

「哦？有必要跑來告訴我嗎？」

「何莊主也跟我談了許多，許多。」

「姚春，你告訴我這些幹什麼？」

「賽蝶兒，咱們應該面對面地談一談了。」

「姚春，咱倆沒什麼好談的。」

「那倒不一定，比方說，談談我要追的贓物，談談妳要追的人，或者談談好多年前一宗舊案。」

「好多年以前你還小，我也許還沒有出生。」

「賽蝶兒，這倒奇了，我說好多年前，並沒有指出確切的數字，妳又如何知道那時妳還沒有出世呢？」

賽蝶兒變了啞吧，她心中一定在佩服姚春的精明厲害。

「賽蝶兒，我們犯不着咬文嚼字來傷和氣，我只向妳打聽兩個人的下落，我相信妳一定願意告訴我。」

「那兩個人？」

「賽蝶兒！如果妳明明知道他們的下落却不肯告訴我，那就不够交情了。」

「我問你那兩個人？」

「孟瀚塵和顧成貴。」

賽蝶兒臉色突然變得鐵青，若不是附近有人好像在留意他們的談話，她可能會出手打人。

「姚春！你這是什麼意思？」

「噯！向妳打聽他倆的行踪呀。」

「你怎能肯定，我一定知道他們的行踪？」

「天下雖大，知道他倆下落的，只有妳。」

「你憑什麼如此說。」

姚春道：「因爲他倆的行動，在妳的控制之下。」

姚春此語一出，無異揭開了序戰，接下來一定是賽蝶兒猛烈的反擊，彩衣會的人不大好說話。

殊不知賽蝶兒一點也沒發火，反而笑着說：「我也許知道他倆在什麼地方，但我不一定要告訴你。」

「我從來不勉强別人作不願作的事，妳既然不敢說那就算了。那麼，咱們再談另外一件事。妳派姜伯泉和陶亞芳來對付我，已經就不够高明了，還要假冒孟瀚塵之名，眞是愚到了極點，我眞不敢相信這是彩衣會的傑作。」

「姚春！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妳眞不明白嗎？」

「我的確不明白。」

「陶亞芳逃走了，姜伯泉落在我的手裏，他什麼話都招了，難道還一定要他到你面前來對質嗎？」

「姜伯泉到底在你面前說了什麼？」

「他說，是妳派他和陶亞芳，來狙殺我的。」

「姜伯春眞是這樣說的嗎？」

「他人在此呀，妳不信，可以當面問他。」

「他在何處？」

「在孟老爺子的書房裏。」

「走，我們一起去。」

姚春作了一個大胆的判斷，他去懷塵山莊，沒有落陷，離莊之後，他才中了陷阱，理由是：他去的時候並不知道某一個人的秘密，而他離開的時候却已經知道了，所以某人決心除去他，他去何莊只知道一個人的秘密，那個人就是賽蝶兒。

因此，他判斷設阱陷害他的是賽蝶兒，而非孟瀚塵。

賽蝶兒理直氣壯，看她的神情，好像姚春的判斷錯了。

書房中靜悄悄的，姚春禮貌地敲敲門，沒有回應。他立刻就推門而進，在這一瞬間，姚春渾身冰冷。

孟瀚塵躺在地下，額上鮮血，涔涔滴出。

而姜伯泉却已不知去向。

根據現場情況判斷：姜伯泉打傷孟瀚

奇招絕技

萬籟聲的丐帮棍法

麥海雲

懂得功夫的師傅非常多，最出色的一個首推李小龍，但在李小龍之前，却有一名武林高手叫做萬籟聲，他之所以享譽，因爲他是全國武術比賽當中的冠軍。他寫過一本武術的巨著叫做「武術匯宗」，把中國的功夫分做內功外功，各派拳術描寫一遍，而且用他的照片作爲示範表演，想人知道武功是怎樣苦練出來，至於該書所述，分刀槍，棍棒等各種，因爲萬籟聲是自然門的大徒弟，他對自然門拳脚有很深長的認識，連圖介紹出來。至於棍法，反而比較簡單，原因是該書的篇幅有限。

查實萬籟聲的棍法是很出色的，特別是齊眉棍，棍的高度跟本人的眉心距離地高度相同，故稱齊眉。這種棍似乎太短，跟長棍較量，未免吃虧，不過，萬籟聲在這方面很有成就，他認爲齊眉棍是有另外一種打法的，他擅長的齊眉棍叫做「九洲棍」，是他的師傅趙鑫洲眞傳，丐帮棍法縱橫十多年，全無敵手。

照萬籟聲稱述，師傅趙鑫洲當年並非擅長棍法的，他拜自然門杜心五的門下學習刀法，一手自然刀打得非常出色，加上了十八路花槍，年少氣盛，以爲天下無敵，殊不料有一天在北京城外遊玩，偶然跟一個六十多歲老丐發生爭執，他分別用刀槍與老丐交手，竟然打輸，然後震驚，知道他的武藝確比自己高强，卽時跪地拜師，後來他從老丐那邊學到九洲棍，又再把它傳給萬籟聲，直到現在，使用短棍的人，有許多種招式，是從九洲棍變化出來。

照萬籟聲的師傅稱述，那天他叫兩個書童分別擔酒和刀槍，從北京城外走向山林之區，準備在該處痛飲一番，舞弄刀槍，自得其樂，殊不料途中忽與老丐相撞，那瓶酒瀉了一半，他勃然大怒，向老丐痛罵。

老丐不知何許人，聽了，笑嬉嬉的說：「叫書童擔着走路的一缸酒，總不會是上等貨色，倒瀉了就算數，何必斤斤計較呢？如果你是懂得武藝的人，更加明白這種道理，喝醉了舞弄刀槍，十分危險。」

趙鑫洲冷然說：「聽你的口吻似乎玩過刀槍，現時我忙着趕路，你也沒有武器携帶在身，如果你有些武器，我就把你教訓一番。」

老丐握着一枝好像茶竿竹似的木條，形如齊眉棍，但却細小得多，人也瘦削，這樣子的裝扮，當然是給趙鑫洲輕視，不過，他却是人窮志不窮，聽了笑着點頭說：「趙老師，我這一枝討飯竹，本來是用來打狗的，但却可以打人，如果你想跟我玩玩，我就用它奉陪。」

趙鑫洲吃了一驚，說：「你怎樣知道我的姓名呢？」

老丐說：「酒缸上面貼着一張紅紙，寫着斗大的一個趙字，故此，我尊稱你做趙老師，閒話休提，要打就打。」

趙鑫洲忍無可忍，在書童擔着的一組兵器架上面拔出一枝花槍來，站定脚步，說：「我沒有棍，有的只是花槍，看來你不想活了，請你準備過招。」

那個地方雖然只是一條小路，仍有行人來往，看見兩人相鬥，不覺站着觀看，老丐毫不動心，把討飯籮拋開，仍然穿着丐衣，至於那條棍，却緊握在手，說：「我沒有一定的姿勢和架式，你儘管發招好了，能够刺死我，你的大名就會响透半邊天。」

趙鑫洲微聞江湖上有一名高手，擅長短棍，綽號丐王，說不定此人正是威震丐帮的，不敢怠慢，喝了一聲：「看招！」便卽揮動花槍向前刺去。

趙鑫洲並非弱者，那一條花槍已經玩了十多年，槍法純熟達於極點，他跟陌生人用武器較量高下，俱是如此，先把手腕一壓，震出了斗大的槍花，使對方看呆了一雙眼，然後順勢刺去，至於他的中平槍，也是非常特色，變化多端的，槍尖雖是緊守中門，刺到對方那邊去，快要接近，忽然變招出擊，上下左右並無規定，變得十分快速，敵人退後，便卽追擊，從不躱閃，那是硬碰硬的槍法，對方就算用雙刀接招，仍是鬥輸，何況那個老丐不過握着一枝茶竿竹呢？他更加驕傲，簡直把對方視如無物。

那一枝花槍耍了槍花之後，向對方軀幹正中使勁一刺，只見老丐左右手握住棍的兩邊，使那條棍橫放，有如一字，向下一沉，便把花槍壓住，本來槍尖能够刺到對方腹部的，但給人壓住向下沉低，那就刺不到這樣遠，老丐並不發招，說：「趙老師，你的槍給我壓住了，趕快變招。」

趙鑫洲並不回答，雙手一縮，那一條花槍就給他收回，隨卽向老丐左邊刺去，這一招，快如閃電，怎料老丐微微轉身，那雙手仍是握着茶竿竹的上下兩截，就用棍的中央接招，剛剛擋住，使花槍向左邊滑去。

這一招落空了，趙鑫洲怒冲冲的收槍再刺，忽左忽右，連刺八槍，老丐並未改變握棍的姿勢，只是忽左忽右的斜閃，下邊那雙脚竟然沒有絲毫變動，就此把趙老師每一次衝刺過來的花槍蕩開。

趙老師看見對方連避八槍，並不躱閃，自己竟然沒法刺中他，心上一急，便把槍法改變，忽左忽右，由下邊挑到上邊去，這一手花槍是趙家槍的特色，別說用棍招架，以槍鬥槍亦是很難抵擋的，眞料不到老丐竟然把那一條似竹桿，又似棍的木條看做馬鞭使用，一劈就使趙鑫洲的一雙手震了一震，上挑下撥，急攻無效，那雙手震到痳痺，趙鑫洲無法握槍再刺了，不覺站着喘息起來。

老丐始終沒有發招進攻，顯然，技勝一籌了。

他向趙鑫洲望了一眼，笑着說：「趙老師，你的書童所挑兵器架上還有一柄單刀，聽說你的刀法如神，何不拿出看家本領來呢？」

這句話含有諷刺的意味，趙鑫洲那裏忍受得來呢？怒吼一聲，立刻把花槍拋開，疾走幾步，在兵器架上面，拔出單刀來，便卽轉身，一個小跳，那柄單刀迎頭痛擊。

照他想，老丐最高明的一招就是雙手緊握那一條齊眉棍，上下兩截去擋敵人的兵器，這種戰術對付花槍是很高明的，用來對抗單刀就愚不可及了，因爲一刀劈下，用棍橫擋，勢必連棍斬斷，跟住刀鋒向下斬落，無法躱避，恐怕一刀就會把敵人分爲兩截，在他這方面想，老丐必然打輸，他只是擔心發生血案而已，殊不料老丐用齊眉棍應付單刀的打法截然不同，刀鋒從上劈落，雖然他雙手仍然握着齊眉棍上下兩截，好像打算橫棍去擋刀，但是實際上却剛剛相反，刀鋒快要劈下，他突然一縮，將右脚從前鋒馬變成後[illegible]落空了，他把左手放開，只用右手握着齊眉棍末端，竟把那條棍看做長劍使用，向趙鑫洲的握刀之手刺去。

原來齊眉棍是愈輕愈妙的，因爲輕便，可以變成長劍使用，練過武功的人，棍尖有勁，如果趙鑫洲的手腕給刺了一下，無法握緊單刀了，說不定因此連刀也拋開，這一招反攻得十分凌厲，趙鑫洲雖然避過，但却心上一震，如是者交手十多個回合，他總是走下風的。

那把單刀太過沉重，劈不到敵人，握刀之手，隨時給敵人化棍爲劍，直刺過來，因此他愈鬥愈覺慌張，仍是站着跟老丐作戰一模一樣，苦鬥了十個回合之後，他無法傷害對方，自己氣喘如牛，只是站着休息。

老丐仍然沒有進攻，說：「我們丐帮只是想向貴人討飯吃，不敢開罪貴人，因此，互相交手只是招架，從不發招，能够使貴人覺得受累，站着喘氣，我已經心滿意足了，不必再鬥，就此告別！」

說完他就拱手爲禮，從地上抓起那個討飯籮，轉身走開。

趙鑫洲跟他苦鬥之際，好勝心很強，渴望擊倒他，那時他走了之後，想了一想，碰着這個江湖異人，怎樣肯放過呢？他馬上窮追上去，追上了老丐，同入酒家痛飲，先行道歉，然後虛心請教，歷時半載，然後有成。

他把這種棍法傳入萬籟聲之手，一傳再傳，現時那一個拳師擅長丐帮棍法，不得而知了。

塵之後逃走了。

畏罪潛逃？

姚春衝過去，他現在不再關心姜伯泉了，他所關心的是孟滌塵，如果有個三長兩短，他將終生難安。

心脈稍稍加快，呼吸還勻均，再察看頭上的傷勢，並不很嚴重，地上有一隻花瓶的碎片，原來孟滌塵是被姜伯泉順手抓起一隻花瓶砸過去的。

「把他扶到椅子上去吧。」賽蝶兒輕輕地說，她的態度，好像在一瞬之間改變了。

二人合力將孟滌塵扶到椅子上，賽蝶兒先用絹帕包紮了孟滌塵的頭，然後又在他身上捏捏掐掐，孟滌塵終於醒過來了。

「老爺子！」賽蝶兒殷殷問道：「頭痛嗎？」

孟滌塵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却在東張西望，毫無疑問，他在找尋姜伯泉。

「姜伯泉呢？」孟滌塵緊張地問。

「孟老爺子，」姚春緩緩地說：「什麼事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傷，我派人去找傷科大夫。」

「不不不，」孟滌塵連連地搖手。「這點傷還用得着找大夫嗎，傳出去眞丟人。姚春，我得立刻派人追姜伯泉，人交給我，却弄丟了，我如何向你交代呀？」

「孟老爺子，這不重要，的確不重要，不過，姜伯泉胆敢擊傷老爺子，這實在太可惡了。」

「不是他擊傷我的。」

「哦？還有別人？那個人是誰呢？」

「沒看見。」

「老爺子！」賽蝶兒插嘴了：「你是前額受傷，襲擊你的人在正面，你怎麼沒看見是什麼人呢？」

「這隻花瓶是從窗外飛進來的。」

「哦？」賽蝶兒目光轉向姚春。「這我就不涉嫌了，當時我跟你在一起，對不對？」

姚春沒有說話，他的目光非常深沉，這顯示他正在細思細想。

半晌，他才說話：「孟老爺子，你年事已高，應該去休息休息，種種情況我都有眉目了。」

「姚春！」孟滌塵神色凝重地說：「我只要求你一件事，謀害龍老哥的兇手一定要逮到。」

「孟老爺子，我保證辦到。」

「那我就放心了。」

「孟老爺子！」賽蝶兒冷冷地說：「如果你教姚春辦這件事，兇手就永遠休想抓到。」

「爲什麼？」

「因爲他常常走錯方向。」

「哦？」孟滌塵狐疑地看看姚春，又看看賽蝶兒。

賽蝶兒在椅上坐下，目光望向窗外的後庭園，語氣緩慢地說：「姚春，你一定不承認，對不對，事實上，你繞了不少彎兒，可是，你連一步路都沒有走對。」

「賽蝶兒，這倒是個機會，孟老爺子可以作個仲裁人，如果我錯了，我一定虛心討教，七血盟兄弟是有氣度的，絕不會恃武橫行，更不會仗勢凌人。」

「自從你出現之後，各種情況接二連三地發生，這完全是由你帶來的，這你不能否認，攪和了孟莊的安寧，擾亂了壽宴的祥和。當然，這不能由你負責，孟老爺子也不可能要你負責。可是，你不能再這麼捉迷藏，打啞謎，首先你要表明一件事，你前來追贓，到底是受誰的委託？」

這是一次凌厲的攻擊，大有直搗心腹之勢。

姚春面對這樣凌厲的攻擊，態度却很冷靜，他反問道：「這很重要嗎？」

「很重要。」

「妳說個理由給我聽聽。」

「樹從根長起，水從源頭來，清理綫索要從頭開始！」

「妳的道理很對，要求却不對。如果是孟老爺子要我說明原委，我會說。妳要我說，我拒絕說明。」

「這有什麼不同，而且孟老爺子也在座呀？」

「賽蝶兒！還要我說得更露骨嗎？妳的言行曖昧，態度不明，任何情況都不宜過早讓妳知道。」

「我了解你的想法，你曾經唆使孟老爺子緩禁我，你也曾經指責我派陶亞芳和姜伯泉去殺害你。你現在當着孟老爺子的面不妨把話挑明，你到底認爲我是怎樣一個脚色？」

「賽蝶兒，妳眞的有這種希望嗎？」

「是的！」

「那麼，我就點妳一下，我一早就去過懷塵山莊！」

「怎麼樣呢？」

「我與何莊主談了許多。」

「你這些暗示我都不明白，你還是明說吧。」

「好，妳聽着，何靜芝要想找到顧成貴，把那件徒具虛名的婚約解除掉，結果找上了妳。妳一口答應，不過，妳也提出了一個條件，要佔有那一對漢玉鎮紙。何莊主告訴妳，漢玉鎮紙她手邊只有一座，而且這一座已經決定要送給孟老爺子作壽禮。妳的回答是：她要送儘管送，只要她答應妳對這兩座漢玉鎮紙有主權就行。」

賽蝶兒的神態很沉靜，她輕聲反問：「何靜芝是這樣說的嗎？」

「我絕不會捏造。」

賽蝶兒道：「你憑什麼相信她的話是誠實的呢？」

「以何莊主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她不該，也沒有必要說這種假話。」

賽蝶兒道：「姚老么！你對彩衣會的印象如何？」

「從未輕視，也不敢輕視。」

「那麼，我以彩衣會的名譽保證，何靜芝說的全是謊言，私底下我從未和她接觸過，你相信嗎？」

賽蝶兒的神容肅穆，語氣鏗鏘，使人不敢忽視。

姚春楞住了，他首次消失了臉上那種從容的神情，就像一座沉靜的山林，有時也會因狂風的襲擊，而柯枝亂抖，落葉飛舞。

一直作旁聽者的孟滌塵這時候說了話：「姚春！這種事最容易澄清，我派人去請何莊主來。」

「老爺子！」賽蝶兒問道：「您要我

當面與何莊主對質嗎？」

「是呀！」

「還沒到時候。」賽蝶兒轉頭向姚春說：「姚老么！你可能認爲我又是在推諉迴避了……我現在要告訴你一個令你驚震的消息，顧成貴早就死了。」

這消息的確令人吃驚。

「可是，何靜芝說，她一直和顧成貴有聯繫。」姚春接下去喃喃自語地說：「難道又是謊言？」

「這可能是她唯一說的一句眞話。」

「賽蝶兒！你不是前後矛盾嗎？一會兒說顧成貴早就死了，一會兒又說何靜芝說的是實話，這……」

「何靜芝這句話，有待修正，她並不是一直和顧成要有聯繫，而是她一直都有顧成貴的消息。不過，這種消息，都是假的，也可以說是由我捏造的，使她信以爲眞。」

這個情況的透露，更加使人吃驚了。

「何靜芝用的『一直』兩個字也需要修正，事實上，她得到顧成貴的消息，是這一兩年的事。」

「妳的動機何在？」姚春開始追問。

「首先要說明顧成貴的死因，他是被殺害的。我發放顧成貴的消息，主要是想試試何靜芝是否吃驚。」

「這難道有什麼作用嗎？」

「我們假定顧成貴是被何靜芝殺害的，她一旦得到顧成貴的消息，她是不是會吃驚？」

姚春道：「何靜芝是否吃驚，妳又如何知道？」

賽蝶兒道：「不瞞你說，懷塵山莊有我的內綫。」

「結果呢？」

「何靜芝並未吃驚，她只是千方百計地想法子跟顧成貴連路，她有很正當的理由，找顧成貴，是爲了找他解除婚約。沒有足夠的證據控她謀殺了顧成貴，不過……」賽蝶兒說到這裏，突然將話停了。

由於她看着孟滌塵，後者就立刻說道：「該說什麼就說什麼，不必存着什麼顧忌。」

「老爺子不介意嗎？」

「我很有氣度。」

「好！那我就直說了，我認爲，何靜芝假貌僞善，一派做作，根本不配稱爲淑女。」

孟滌塵皺了一下眉頭，沒有接腔。

「有憑據嗎？」

「當然有。」

孟滌塵道：「那就說出來吧！說話一定要澈底。」

「我有三件事可以證明她的奸假：第一，她送孟莊主的漢玉鎮紙是僞的……」

「假的！」姚春情不自禁地插上了嘴道。

「姚老么！你最好聽我說完……第二，姜伯泉和陶亞芳一直是被她控制，爲她爲非作歹的一對殺手。」

姚春道：「賽蝶兒！這可是要拿憑據出來的喲！」

「當然有憑據……這第三，她對孟老爺子完全虛情假義，說得更明顯一點，她是藉孟老爺子成名。」

「賽蝶兒！妳說了許多，都沒有說到重點，咱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抓到謀害龍興泰的兇手，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那就說出來。」

「可以，不過，有一個交換條件。」

一聽到「條件」兩個字，姚春就有一種敏感，因爲，據何靜芝說，賽蝶兒也曾跟她有過條件交換。

姚春道：「說吧！看我是不是能夠接受。」

「我說出謀害龍老前輩的兇手，你說出誰委託你前來追查賍物。」

「誰先說。」

「誰也別先說，咱們各自將姓名寫在一張紙條上，相互交換展閱，姚老么！你同意嗎？」

「好吧！」孟滌塵站了起來，「這裏是我的書房，有的是筆墨紙張，我暫時迴避一會兒。」

他也不等待賽蝶兒和姚春表示意見，就立刻走了出去。

他們似乎不需要再說什麼了，各自取了一張紙，一支筆，各自走向書桌的一端，各自寫下了該寫的姓名。

然後是相互交換，同時展閱，而他們也幾乎同時抬頭逼視對方，目光中充滿了驚愕與意外。

因爲他們所書寫的姓名完全相同——孟瀚塵。

二人又有一個相同的動作，他們將紙條撕碎，塞進了口中，嚼了又嚼，最後才吐了出來。

那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是一團紙泥了。

「賽蝶兒！妳對這三個字應該要負責任。」

「白紙黑字，我當然要負責任。」

「好，現在妳應該知道妳該幹什麼，我也知道我該幹什麼，咱們晌午的時候再碰頭，如何？」

賽蝶兒冷聲道：「怎麼？彩衣會要受七血盟的指揮嗎？」

「到某一個時候，我同樣會聽你的吩咐。」

「好！就這麼說定，咱們晌午見。」賽蝶兒說完之後，先一步離開了書房。

姚春也接着走出來，孟滌塵適時出現了。

「姚春！有收穫嗎？」

「有收穫。」

「那麼，這些賓客都可以請回了嗎？」孟滌塵竟然沒有問問姚春到底收穫了些什麼。

「他們都可以走了。」

「姚春，我希望在他們離開之前能知道眞象。」

「那麼，老爺子就要破費多請他們吃一頓午飯了。」

「我不在乎這頓午飯，我只在乎你到時是否能將兇手交出來。姚春！事關我的聲譽，我不能不關心。」

「放心，殺害龍興泰的兇手將是午餐上的最後一道大菜。當這道菜端上來的時候，衆賓客一定大吃一驚。」

「我會等着。」（下期續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庸・文
盧令・圖

硃砂井（十）



一波三疊浪 千慮百密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冰清以武功懾服羣豪，脅令天醜帮、百花宮等俯首聽命，在楊百川、蕭桐夫婦等離去後，錢堃也離開白家，前往百花宮寄居的客棧，意外發現楊白川等人，蕭桐夫婦坦說，他們與楊白川皆曾被白冰清私下邀談，要他們暗中互相監視，顯見白冰清是施展詭謀，要他們在王府藏珍出土後相互火併，爲此他們捐棄前嫌，商量對策，錢堃勸他們暫忍，一切候藏珍出土後再談，錢堃離開客棧，返回白家，驚見林一葦變成啞吧，他要林一葦寫出遇害情形，詎林一葦正欲書寫，白剛突端着熱茶，推門進來——

白剛笑容可掬，道：「二位爺，有話爲什麼不坐下來談，這樣蹲着多累呀。」

錢堃怒從心起，正待發作，只見林一葦不住的以目示意目光中滿含畏懼之色。

他深吸一口氣，强捺下怒火，起身接過茶盤，道：「我跟林爺有事要出去一下，茶放在這兒，咱們等會回來再喝吧。」

出人意外的，白剛並沒有攔阻，只笑着道：「二位爺請早些回來，小姐不在家，等一會楊帮主他們來了，老奴一個人只恐招呼不過來。」

說着，側身讓路，仍然滿臉笑容。

錢堃拉着林一葦向外走，出了園門，才走沒多遠，林一葦突然兩腿一軟，摔倒地上，竟氣喘如牛，再也站立不起來。

看他的情況，呼吸漸漸困難，好像巳無法支持。

錢堃試他的脈息，除了心脈虛弱之外，竟查不出原因，不禁困惑地問：「你覺得那裏不舒服？是不是中了毒……」

林一葦吃力地點頭，又用顫抖的手指，在泥地上寫了歪歪倒倒幾個字：「花……香……快回去……」

錢堃詫道：「花香？你是說，沒有白家花園的花香，你就無法支持？」

林一葦點頭不迭。

錢堃雖然不解花香對林一葦怎會發生如此大的影响，但猜想必是白冰清主僕在林一葦身上弄了手脚，爲了救人，也顧不得多問，雙手抱起林一葦，回頭就跑。

白家的園門還沒有關，白剛好像早巳料到他們會回來，正含笑在園門口等着：「怎麼？兩位爺回來得這麼早呀？」

錢堃無心理會他的調侃，抱着林一葦直衝進花園裏。

說也奇怪，林一葦呼吸促迫的現象，經園中花香一薰，頓時消逝得無影無踪，人也站立起來了，呼吸也平順了，除了口不能言，一切都毫無異狀。

錢堃又驚又詫，跟林一葦重回木屋之後，索性不再掩閉屋門，自己面門而坐，叫林一葦側坐在旁邊，肅容道：「現在你也不必寫了，由我口問，你用點頭或搖頭作答，不要害怕，一切有我承當。」

林一葦點點頭。

錢堃道：「你的情形，顯然是中了毒，他們是否以毒物脅迫你說出跟我談了些什麼話？」

林一葦點點頭。

「是白冰清親自出面嗎？」

林一葦搖頭。

「那麼，是白剛和玉兒幹的了？」

林一葦點頭。

「你有沒有告訴他們實話？」

林一葦搖頭。

「好，這件事我會當面質問白冰清，一定要他們交出解藥，從現在起，你就拒絕假冒趙公玄，咱們寧願翻臉，絕不在脅迫之下合作。」

林一葦連連點頭。

錢堃突然壓低了聲音問：「昨晚我要你注意的事，有什麼發現沒有？」

林一葦輕輕點頭，目光流轉，似有戒懼之意，又以手作勢，表示口不能言，必須書寫才能表達。

錢堃沉吟了一會兒，拾起先前那根木條遞給他，自己却步出屋外，負手站在門口。

木屋附近不見人影，那白剛居然並未在屋外偷窺。

林一葦蹲在地下，低頭寫字，雙手抖顫得很厲害，也不知是要寫的太多，還是心情太緊張。

好半晌，林一葦才將要說的話寫完，拋下木條，如釋重負般長吁了一口氣。

錢堃縱目望了一遍，才退回屋內細看，地上密密麻麻寫了許多字——

「園中之花皆有毒，地下有地室，三手婆婆和小蘭都被藏在地室，還有藍夫人芸娘，但出入口不詳，可能在後面內室。白家主僕關係可疑，務必謹慎應付。」

錢堃看後，點點頭，用脚將那些字跡抹平。

林一葦突然又想起了甚麼，重又拾起木條，匆匆寫道：「白冰清主婢心性尚好，白剛和崔婆婆最可……」

下面可能是個「怕」字或「惡」字，才寫到這裏，屋門一暗，一個人突然悄沒聲息出現在木屋門口。

錢堃和林一葦都吃了一驚。

白剛面含微笑，恭敬地說：「錢爺，百花宮蕭宮主夫婦和天醜帮帮主都來了，現在大廳等候您哪。」

他好像對地上的字跡毫未留意，說完話，立刻欠身退開，執禮十分恭順。

錢堃心弦震動，漫應了一聲，對林一葦道：「林兄，咱們一塊兒去大廳上坐坐吧。」

口裏說着，脚下一橫，將地面字跡抹去。

白剛却笑着道：「錢爺，小姐交待過，這位林爺最好暫時別露面，以免將來有所不便。」

錢堃冷笑道：「有甚麼不便？三手婆婆巳經不在天醜帮，林兄也口不能言了，還有甚麼關係？」

白剛恭敬地道：「老奴只是照小姐的吩咐提醒錢爺，既然錢爺覺得沒有關係，那想必是沒有關係了。」

錢堃不敢讓林一葦單獨留在木屋，拉起他的手，道：「走，咱們一塊兒去。」

接着，便大步出了木屋。

白剛毫未攔阻，只恭敬地跟住在他們後面。

大廳中，果然蕭桐夫婦和楊百川，藍子欽等人都巳在座，雙方隔几相對，互不交談，氣氛顯得頗爲尷尬。

錢堃跟大家見過禮，說道：「白姑娘有點私事，今天一早就出去了，甚麼時候能回來還不知道，今日之會，可能要延後一二日。」

楊百川聽了，立刻站起身來，道：「既然如此，楊某先行告退，改日專候白姑娘通知吧。」

錢堃笑道：「楊兄何必這麼性急呢？白姑娘雖然不在，咱們一樣可以敍敍聊聊，今天就由小弟做個東，大夥兒喝兩杯，楊兄和蕭宮主賢伉儷務必要請賞小弟這份薄面。」

楊百川不明白錢堃的用意何在，愕然相顧，期期艾艾不知該如何是好。

錢堃大聲道：「昨天的酒席做得不錯，咱們今天還是原席原客原地，就煩白老管家再替咱們喚桌酒席，仍在這兒暢飲幾杯，說不定白姑娘甚麼時候就回來了。」

白剛欣然應諾，道：「那就請錢爺替小姐招呼各位貴客，老奴這就去吩咐酒樓送菜來。」

整座花園中，只有白剛一人露面，等他一走，廳中就剩下錢堃等人了。

楊百川忍不住低問道：「錢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錢堃不答，却故意高聲談笑，掩蓋楊百川的問話，一面以手指沾了茶水，在桌上匆匆寫道：「事恐有變，白剛乃絕頂高手，務須愼防，席上只宜談笑，必要時以筆代口。」

楊百川和蕭桐夫婦看了，都不禁相顧變色。

於是，大夥兒表面閑談說笑，內心却惴惴不安，都急於想知道，所謂「事恐有變」，究竟是甚麼變化？

藍子欽從懷中取出一支特製的炭筆，偷偷交給錢堃，低語道：「此筆隨寫隨抹，不留痕跡，最宜筆談。」

錢堃大喜接過，立即振筆疾書，寫道：「白冰清外出極可能是托詞，此園內設有機關秘道，言語必須謹愼……」

他一面寫，衆人就一面高聲談話，以作掩護。

錢堃又繼續寫道：「林兄巳中毒不能言語，稍等飲食中務須提防，但不可露出痕跡，此地殺機重重，偶一失愼，大禍立生……」

衆人越看越心驚，表面在談笑，却巳經笑不出來了。

錢堃又寫道：「席散後，諸位暫勿離去，我佯醉，由藍兄扶我回房，設法查出秘道門戶，諸位可散處園中，藉以吸引白剛注意。」

衆人連忙點頭。

正在這時候，白剛領着一名酒樓夥計回來，笑道：「老奴恐諸位貴客久等，特地携回一些下酒乾菓，諸位且喝着酒，熱菜隨後就到。」

錢堃一面稱謝，一面親自帮着置箸安

席，拉開桌子，搬上了酒菜，大夥兒圍坐起來。

可是楊百川和蕭桐，都心懷疑懼，誰也不敢舉杯喝酒，舉箸吃菜。

白剛在旁邊殷勤相勸，道：「諸位別客氣，請先喝一點酒，隨便聊聊，熱菜就快送來了。」

蕭桐心中一動，忙站立起來，親手替白剛斟上一杯酒，笑道：「白總管，你奔走辛苦，蕭某借花獻佛，敬你一杯。」

白剛道：「這如何敢當？」

衆人都道：「應該，應該，咱們大夥兒都同敬白老。」

白剛推却不過，只得喝了一杯。

錢堃索性拉他坐下來，道：「小姐不在，白老就是此地主人，坐下來一塊兒喝幾杯，讓咱們做客人的也安心些。」

衆人紛紛贊同，不由分說硬給白剛塞了一副杯筷，大夥兒爭着敬酒佈菜。

這一來，白剛倒像成了主人，其餘的全成了客人，每一雙睛都瞪着白剛，他喝酒，大夥兒才敢喝酒，他吃那一盤菜，大夥兒才敢吃那一盤菜。

一席酒吃下來，白剛喝得最多，沒多久，竟首先醉倒，伏案不起。

這跟錢堃原來的計劃本不相符，但也並無妨礙，能將白剛灌醉，對探查秘道反而更方便。

於是，錢堃留下楊百川和蕭桐夫婦繼續喝酒，就近監視白剛，自己和藍子欽匆匆轉入後面內室。

據林一葦的示警，僅猜測秘道出入口可能設在室內，並不知確切位置，因此錢堃只能帶着藍子欽逐屋搜索，仔細觀察。

內室上房空無人踪，白冰清主婢果然都不在。

可是，藍子欽一間間挨屋搜索進去，却找不到秘道入口所在。

這座花園中的小樓，寧靜而整潔，絲毫看不出有任何機關佈置。

錢堃低聲問道：「藍兄，你是行家，據你的推想，若有秘道設置，那出入之處多半會在甚麼地方？」

藍子欽搖搖頭，道：「這很難說，凡設機關消息，總不外爲了隱密，防禦兩大目的，自然以方便爲主，如果設了機關，連自己都感覺不方便，那就失去機關的效用了。」

錢堃沉吟道：「這麼說，秘道入口設在內室，應該是正確的了。」

藍子欽道：「不錯，既稱秘道，就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是爲自己出入方便，一是使外人不易發現，所謂『蔽彼之目，利己之便』。那地方，一定是平常想不到的，或者不注意的地方。」

錢堃突然心中一動，招手道：「跟我來。」

他帶着藍子欽直入白冰清的臥房，肯定地道：「秘道出入口一定在這間房內，咱們分頭搜……」

藍子欽突然擺手道：「且慢。」

錢堃道：「你發現了甚麼？」

藍子欽的目光繞室轉動，臉色凝重地道：「錢兄，咱們最好先退出去，這房間本身便是一座機……」

最後一個「關」字還沒說出口，「嘩啦」一聲响，房門和窗口突然落下兩道鐵栅，竟將出路全部阻斷。

緊接着，一陣冷笑傳了過來：「果然不愧是璇璣堡主，一眼就看出這間臥室是一座機關，可惜你們已經進來了，就別想走了。」

錢堃聽出那說話的聲音，脫口道：「崔婆婆？」

「一點也不錯，正是老身。」

隨着語聲，床帳後一陣機鈕輕响，崔婆婆手拄枴杖，緩步走了出來。

錢堃暗暗吸氣戒備，表面却笑着道：「我就猜想秘道入口一定在這間房內，果然不出我所料……」

崔婆婆冷笑道：「可惜你聰明一世，胡塗一時，你也應該想到，既有秘道，就不會不留人看守。」

錢堃笑道：「我也想到這一點，所以才進來看看呀！」

崔婆婆臉色一沉喝道：「姓錢的，你少在老婆子面前嬉皮笑臉，你該明白，咱們對你已經一再容忍，否則，你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如今咱們待你如貴賓，更同意王府藏珍與衆共享，你爲甚麼還不肯放鬆，一定要處處跟咱們作對？」

錢堃道：「老人家你誤會了，是你們在跟我爲難，並不是我想跟你們作對。」

崔婆婆道：「咱們甚麼地方跟你爲難了？」

錢堃道：「我們已經約定合作發掘王府藏珍，彼此便是朋友，你們對林一葦下毒，使他變成啞吧，這豈是待友之道？」

崔婆婆道：「那是因爲他太不老實，偷聽了咱們的隱秘，咱們沒有殺他，只讓他暫時不能多嘴，這已是手下留情了。」

錢堃道：「既是朋友，還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隱秘？」

崔婆婆厲聲道：「凡人皆有隱秘，這也不是甚麼過錯。」

錢堃笑道：「與人無關的隱秘，當然算不得過錯，如果暗設密室，把朋友禁錮在秘道內當人質，那就一定是過錯了。」

崔婆婆叱道：「住口！你死在眼前，還敢逞口舌之利！」

錢堃道：「就爲了我知道你們暗設密室的隱秘，你就要殺我滅口嗎？」

崔婆婆哼了一聲，道：「你身入牢籠，殺你易如反掌，難道你還想逃出這間屋子？」

錢堃聳聳肩，道：「我逃不出去。可是，你也要想想，白剛醉倒在前面大廳，咱們兩若是不能平平安安出去，只怕他也不能够平平安安進來……」

話猶未畢，門外有人接口道：「誰說的，你看看我進來了沒有？」

白剛面帶冷笑，站在鐵栅外面，何嘗有一點醉意。

錢堃暗叫不妙，却仍然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笑笑道：「原來你的酒量很好，是我弄錯了。」

白剛冷嗤一聲，道：「你的確錯了。老夫當年闖蕩江湖的時候，你還在你娘懷裏吃奶，就憑你那幾手鬼畫符，還想瞞得過老夫？」

錢堃道：「看來我今天已經一敗塗地，非死不可了，不過，這件事可不是我一

個人的主意，楊百川和蕭桐他們都有份，你們也不能輕易放過他們呀！」

白剛道：「哼！事情都是你小子一人在搗鬼，他們只是隨聲附合，並非主謀，這一點，老夫還分得清楚，你休想拖人下水。」

錢堃總算暗中鬆了一口氣，又故意指着藍子欽道：「這位藍兄是個老實人，被我逼迫着才來，你們最好不要爲難他。」

崔婆婆道：「你放心，咱們還要借重他發掘王府藏珍，決不會爲難他的。」

錢堃含笑長吁，道：「這樣說來我也死得安心了，老人家就請動手吧。」

崔婆婆一頓枴杖，沉聲道：「藍子欽，閃開一邊去，老身要出手了。」

錢堃拱手道：「老人家，你就讓他躲進秘道裏去吧，這兒地方小，您老的枴杖又長，不準就砸着他，多不好。」

崔婆婆想了想，道：「好，藍子欽，你過來。」

藍子欽望望錢堃，猶豫着不敢舉步。

錢堃笑着擺擺手，說道：「藍兄，好死不如賴活着，你還有令正在懸念，快請吧。」

藍子欽拱手道：「多承關顧，藍某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說完轉身，向崔婆婆立身處，奔了過去。

他和錢堃本來站在同一方向，這一動，勢必要通過錢堃和崔婆婆之間，也必然會阻擋崔婆婆的視綫。

就在他奔行的刹那，錢堃也閃電般發動，快如脫弦之矢，撲向崔婆婆……

白剛在鐵栅外發現有變，急叫道：「崔婆婆當心。」

崔婆婆也已查覺，枴杖一橫，便想揮出……

可是，枴杖是長兵器，宜遠不宜近，等她查覺，錢堃已越過藍子欽，直欺到近身，豎掌如刀，向她握枴的右手腕砍落。

這一掌，勁力並不太重，却是妙絕天下的「大悲截脈手」。

崔婆婆閃避不及，右腕中掌，悶哼了一聲，枴杖脫手落地，人也向後，踉蹌倒退。

她的背後，就是床鋪。

錢堃一招得手，緊接着，毫不放鬆，揉身而上，拳掌交施，霎眼發出兩拳，揮出三掌。

這兩拳三掌雖然沒有擊中崔婆婆，却把她逼得仰面跌倒床上。

錢堃五指疾落，一把扣住了老太婆的脚踝，同時，飛快地點了她的四處穴道。

白剛被鐵栅隔在門外，空自焦急，却無法相助。

錢堃制住了崔婆婆，拍拍手，對藍子欽笑道：「這替咱們省了不少時間，否則，再費上半個時辰，也還不一定能找到秘門機關呢。」

藍子欽唯唯喏喏，連聲應是。

錢堃從床上拖起崔婆婆道：「藍兄，走吧，咱們到秘道裏逛逛去，有崔婆婆陪着，大約不會有人敢再攔阻了。」

白剛在鉄栅外，目覩兩人挾着崔婆婆進入秘門，氣得咬牙切齒，却無可奈何，只能隔着鉄栅吼道：「姓錢的，你最好永遠不要出來，讓我逮住你，我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

錢堃對這些恐嚇的話充耳不聞，根本不予理會。

秘門在床帳背後一堆衣箱旁，進門後，是一列石級盤旋而下，梯間石壁，掛着油燈，視綫頗爲清晰。

藍子欽在前面引路，一邊走，一邊注意附近的機關樞鈕，以防變故；錢堃則押着崔婆婆緊隨在後。

走完石級，穿過一條筆直通道，衡度位置已在花園地底，只見兩旁排列着十餘間鉄門，彷似監獄一樣，但門內設有床榻桌椅，佈置得倒很齊全。

藍子欽急于尋找愛妻芸娘，逐室查看呼喚，却無人答應，整座地底密室闃無人聲，好像全是空房。

找到右首第四間臥室，發現床上直挺挺睡着一個人，竟是三手婆婆。

錢堃忙將她扶坐起來，但無論怎樣搖她，叫她，三手婆婆却似醒非醒，似睡非睡，身子軟綿綿地，一鬆手就會跌倒。

接着，藍子欽又在右首第七間房找到了芸娘，在左首第五間房中找到了小蘭……但三個女人的情形完全一樣，神情萎靡，呼之不應。

錢堃怒視着崔婆婆，喝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在她們身上，弄了什麼手脚？」

崔婆婆冷笑道：「告訴你，讓你長點見識。她們都服食了一種用花粉配製的藥物，每服一次，可以昏睡四五個時辰，這樣可以使她們安安份份，彼此也不會私下交談，洩漏消息。」

錢堃道：「有藥解嗎？」

崔婆婆道：「解藥當然有，可惜不在老婆子身上。」

錢堃道：「在誰的身上？」

崔婆婆道：「只有小姐身上才有，你若有這份耐心，等她回來跟她要吧。」

錢堃道：「我不信。你是負責看守密室的人，身上會沒有解藥？」

崔婆婆冷冷道：「信不信由你，老身既然告訴你實話，就用不着隱瞞。」

藍子欽激動地道：「錢兄，咱們搜搜她，她身上一定有解藥。」

錢堃沉吟了一下，道：「她畢竟是個女人，動手搜身，恐怕有些不便……」

藍子欽道：「救人要緊，顧不得這許多了，錢兄若感覺不便，就由兄弟來動手好了！」

崔婆婆沉聲喝道：「藍子欽，咱們一向對你另眼看待，你要是敢動手搜老身，將來可別後悔。」

藍子欽道：「可是，你們這樣對待芸娘，跟別人有什麼不同？這算什麼另眼看待……」

錢堃搖手道：「藍堡主，不必跟她爭論了，她既已落在咱們手中，生死尚且由咱們決定，隱瞞解藥對她毫無益處，我想她不會不說實話。」

藍子欽道：「那咱們就這樣眼看着她們昏睡不醒嗎？」

錢堃道：「花粉之毒，不會致人死命，最多昏睡幾個時辰就會醒過來的。」

藍子欽道：「可是……」

錢堃道：「眼下最要緊的是，咱們得設法把人帶出這座地底密室，不能等在這兒任人擺佈。」

崔婆婆冷哂道：「你們趁早死了這條心，秘道只有一個出口，已經被白剛堵住，要想出去，那眞比登天還難。」

錢堃笑笑道：「如果有你替咱們帶路呢？」

崔婆婆一怔，道：「我……我帶路也沒用，你們決闖不過白剛那一關。」

錢堃道：「闖得過闖不過，還是次要，關鍵在你願不願意替咱們帶路。」

崔婆婆道：「秘道出口只有一處，你們已經知道了，還用我帶什麼路？」

錢堃搖頭笑道：「崔婆婆，咱們對你客氣，你可別拿咱們當傻瓜。所謂『狡兔三窟』，你們天池門化費偌大工夫，修建這座機關密室，會只有一個出口？」

崔婆婆道：「密室是爲了隱密而建，並不是爲了逃命，一個出口已經足够。」

錢堃道：「難道你們就不準備以防萬一？」

崔婆婆傲然道：「天池門下，沒有什麼萬一需要防備。」

錢堃聳聳肩，道：「好吧，你不肯說，咱們只有自己去找了。」

說完，目視藍子欽，呶了呶嘴。

藍子欽立刻會意，匆匆而去。

約莫盞茶工夫，一陣「隆隆」機關聲音傳了過來。

錢堃微微笑，道：「好了，咱們該出去了。」

飛指點了崔婆婆雙肩穴道，却將她下半身穴道解開，然後，用床上被巾，把三手婆婆綑紮在崔婆婆背上。

崔婆婆怒道：「姓錢的，你竟敢視老身如牛馬？」

錢堃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她們三個人昏睡不醒，自己無法行走，咱們只好一人服侍一個了。」

正說着，藍子欽快步奔了回來，催促道：「另一出口在花園側門邊的假山洞裏，小弟已經查看過，沒有人看守，咱們快些離開這地方吧！」

崔婆婆冷笑道：「你們逃不掉的，先別高興得太早。」

錢堃不理她，又撕開床巾，將小蘭揹起，藍子欽也揹起芸娘，綑紮結實，魚貫出了密室。

藍子欽當先領路，錢堃讓崔婆婆居中，自己提了崔婆婆的拐杖斷後。

這一處出口設在甬道盡頭，可能因爲從未使用過，裏面既髒又濕，更沒有燈火，而且，甬道狹窄，彷如複壁，通行十分不便。

藍子欽急於脫身，顧不得好走不好走，一手反護着芸娘，一隻手扶壁而行，脚下倒很快捷。

崔婆婆却剛好相反，也不知是雙肩穴道受制的影响，或是有意如此，舉步緩慢，以致跟藍子欽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這情形，錢堃並未發覺。

走了一會，地勢漸漸昇高，分明已經接近地面了。

錢堃低聲道：「藍堡主，停一停，當心白剛會等在出口外面……」

叫了兩聲，竟不聞藍子欽回應。

錢堃突然發覺情況不對，急忙喝令崔婆婆停步。

崔婆婆冷笑道：「我早就說過了，你們逃不出去的。」

錢堃沉聲道：「別忘了你還在我的掌握中，如果白剛胆敢出手攔阻，首先倒霉的就是你。」

崔婆婆道：「那有什麼用，你就算殺了我，一樣還是逃不出去。」

錢堃駢指疾落，將她的腿彎穴道一併點住，自己提拐越過前面，親自探路。

再往前不遠，就是秘道出口。

錢堃貼着石壁縱目外望，只見假山洞外陽光耀眼，一片寧靜，竟失去了藍子欽夫婦的踪影。

但，同樣也沒有發現白剛的影子。

錢堃略作沉吟，以拐護身，突然以迅如閃電般的身法，衝出了假山洞。

洞外百花搖曳，陽光普照，既不見人，也沒有任何動靜。

錢堃暗想，白剛必然知道這一處出口，也必然會守候在附近，如今却大出意料之外，當然不會沒有原因。

他可能已經擒去了藍子欽夫婦，也可能爲了崔婆婆在自己手中，投鼠忌器，不敢露面……總之，這表面的平靜，絕非好徵候。

想到這裏，急急退回假山洞內，將崔婆婆腿彎的穴道解開，却順手點了她的「啞穴」，再「押」着她走出了假山洞。

下了假山，就是花園側門，此時，園門業已啓開，門外小巷中，也空無人踪。

錢堃用拐頭推着崔婆婆，急步向外走，毫無攔阻的通過了花園門。

轉瞬間，已走過了小巷，行入大街，却發現藍子欽正蹲在巷口，抱着芸娘頻頻呼喚，滿臉惶急之色。

芸娘仍然狀如昏迷，只是呼吸急促，臉色蒼白，彷彿即將窒息……

看見錢堃趕到，藍子欽差點要急得哭出聲來，惶然道：「錢兄，這……這怎麼辦……芸娘一定被他們下了毒，這時候毒性突然發作了……」

他的話還沒說完，三手婆婆和小蘭也相繼發出粗重的喘氣聲音。

崔婆婆雖然不能開口說話，臉上却浮出得意的冷笑。

錢堃猛可記起林一葦中毒的情形，急忙招手道：「快些帶她們回花園去！」

藍子欽詫道：「回去？」

錢堃搖頭嘆道：「她們已經中毒，只有園中的花粉香氣可解……走吧，先回去再說。」

一行人重又折回花園，却見白剛已在園門屹立而待，冷笑道：「諒你們插翅也飛不出這座園子，要想活命，趁早束手受縛。」

錢堃從背上解下小蘭，交給藍子欽，低聲叮囑道：「你好好照顧着傷者，白剛是此地第一高手，我必須全力應付，恐怕沒有餘力兼顧你們。」

藍子欽會意地點點頭，却又氣餒地道：「現在救人要緊，能够不翻臉，最好別鬧得太僵了。」

錢堃沒有再表示什麼，倒提着崔婆婆

那根拐杖，舉步向白剛走去。

白剛怒目喝道：「姓錢的，你已經窮途末路，還想逞强反抗嗎？」

錢堃站住脚步，平靜地道：「不錯，表面看來，你們好像處處都佔了上風，但你們目的在王府藏珍，沒有我錢某人合作，誰也問不出藏珍的秘密。」

白剛哂道：「只要三手婆婆離不開這座花園，咱們自然有辦法叫她說出王府藏珍的秘密來。」

錢堃道：「那你得首先問問我錢某人答不答應。」

白剛道：「水到渠成，恐怕輪不到你來作主。」

錢堃一揚眉，道：「是嗎？你就試試看！」

話落，人動，左掌微提，向白剛當胸按去。

白剛對他也頗存忌憚，不肯硬接，身子輕輕一側，雙手向右橫推，卸去他的掌勢。

誰知錢堃這一掌竟是虛抬，左掌一揚又收，一個蹲擋式，右臂疾抬，拐杖「呼」地一聲直戳了過去。

拐杖又長又重，宜于砸，掃，不宜點，戳。錢堃這一出手，竟將長拐當作刀劍般使用，拐式輕靈迅捷，用的竟是劍招。

白剛吃了一驚，慌忙吸氣掠退。

錢堃得理不饒人，大喝一聲，登時將一根拐杖掄動如飛，連掃帶砸，霎眼間，攻出了三招。

這三招，又全是拐杖的招法，每一招都是勁力雄渾，氣勢洶湧，較之少林降魔杵招式毫無遜色。

白剛是空手，被他一輪搶攻，佔去了主動，不得已，只有退避閃讓。

三招使過，錢堃已衝進了花園門，立刻搶守住門口，沉聲道：「藍堡主，快些進來。」

藍子欽左手抱着芸娘，右手扶着小蘭，押着崔婆婆進了園門。

一回到花園內，花香撲鼻，三手婆婆和芸娘，小蘭都呼吸順暢，不再喘息，重又昏昏睡去。

藍子欽這才鬆了一口氣，將三手婆婆也解了下來，又點閉了崔婆婆腿部的穴道，把四個女人，全放在花樹叢下，自己也藉機略作休息。

白剛和錢堃，却展開了一塲惡戰。

園門內地方寬敞，便於施展，錢堃手中雖然多了一根拐杖，已經無法使白剛受到太多掣肘，幸虧錢堃不時以拐作劍，奇招迭出，迫得白剛不敢放手施爲。

兩人在花園內拚搏惡鬥，却不聞大廳內有任何反應，楊百川，蕭桐夫婦，還有林一葦，都不知怎麼樣了。

錢堃明知纏鬥下去對自己不利，無奈白剛功力深厚，一時不易制伏，心裏一急，殺機頓起……

他身邊未帶兵刃，但瞥見藍子欽腰間佩着一柄長劍，當下奮力兩拐，迫退了白剛，却將拐杖插在地上，抬手道：「藍堡主，借你的長劍用用。」

藍子欽立刻拔劍擲了過去。

錢堃一翻腕肘，抄住劍柄，神色立變凝重，緩緩舉劍平胸，沉聲道：「白剛，我本來無意傷你，這是你逼我如此，怨不得人。」

白剛冷笑道：「老夫知道你在劍術上頗有幾分造詣，早就想見識見識了，你盡管出手吧！」

錢堃點了點頭，道：「很好，只要你能接得下我三劍，錢某人立刻棄劍認輸，束手受縛。」

說完，深吸一口眞氣，雙目神光暴射，那柄劍上，也突然光華大增。

白剛見他劍未出手，已呈現出凌人的威勢，不敢輕敵，也連忙收斂心神，蓄勢以待。

雙方相距約有七步，人劍未動，凝聚在彼此之間的肅殺之氣，似乎已經短兵相接。

突然，錢堃一聲低喝，道：「白剛，仔細了！」

喝聲出口，長劍突化飛虹，疾射白剛的咽喉。

藍子欽就在附近目不轉瞬的看着，竟然沒有看清楚這一劍是如何出手的，恍惚中，白光才閃起，劍鋒已到了白剛面前。

白剛也非弱者，一側身，左掌斜推，右脚跨步，閃避，進身，幾乎在同一時間，躲開了劍鋒，人也欺近錢堃左方空門，「呼」地一拳，搗了過去。

石火電光般攻擊之下，白剛居然方寸不亂，有守有攻，果然不愧是天池門中高手。

錢堃却沒有閃避，長劍出手之後，對那趁虛攻來的一拳好像全未放在心上，整個人隨着劍勢騰空射起，一個翻滾，從白剛頭上掠過，也恰好避開了那一拳。

就在這刹那間，劍身反撩，第二劍也同時出手……

「嗤」地一聲，白剛左後肩已被劍鋒掃中，衣服被劃破一道長約半尺的裂口。

錢堃人在空中尚未落地，第三劍又將發出……

突聽一聲嬌呼道：「劍下留情！」

幸虧這一聲呼叫來得及時，錢堃頓腕撤劍，人如飛絮般飄落地面，劍藏肘後，沒有再出手。

白剛摸摸肩上破裂處，冷哼了一聲，猶有忿忿不服之色。

白冰清帶着丫鬟玉兒，從花叢中姍姍走了過來，先向錢堃致謝道：「乾坤一絕劍果然不愧高明，承情之處，我這兒深致感激。」

錢堃微微一笑，道：「在下本不願傷人，但爲情勢所逼，不如此無法作個了結，還望姑娘多多包涵。」

白冰清轉對白剛道：「我才離開了半天，你們就把朋友全給得罪了，還不趕快向錢大俠道歉！」

白剛頗有不豫之色，沒說話，微欠了欠身子。

錢堃道：「既然姑娘仍拿錢某當朋友，這三手婆婆母女和藍夫人，還有大廳裏的楊幫主，蕭宮主等人，都已中了毒，盼姑娘一併成全，分賜解藥，大家才好共議尋覓王府藏珍的事。」

白冰清笑笑道：「這都容易，也完全是誤會，其實，咱們如此對待三手婆婆母女和藍夫人，只是希望她們安靜，等咱們

商議好決定如何進行，一粒解藥，就能使她們恢復清醒過來。」

錢埜不願爲了這件事情，多作爭論，接口說道：「依姑娘的意思，應該如何進行？」

白冰清說道：「此地不是商議之處，咱們且回到大廳裏去再作詳談……只是，商議的經過，恐怕暫時不便讓三手婆婆知道。」

錢埜道：「姑娘是說仍然要將她們關進地底密室裏去？」

白冰清尷尬地笑道：「怎麼會呢，我是想，暫時讓她們到後面上房休息一會，如果錢大俠不放心，可以請藍堡主夫婦陪着她們。」

說着，取出一瓶藥丸遞給藍子欽，又接着道：「這是花毒解藥，藍堡主可以先給尊夫人服用一粒，其餘的就存在堡主那兒，證明我的誠意。」

錢埜道：「這解藥也能使人恢復說話嗎？」

白冰清道：「當然可以。」

「好！」錢埜一伸手，道：「給我一粒，也讓林一葦跟藍兄同到上房去。」

白冰清含笑道：「錢大俠莫非連藍堡主夫婦也不相信？」

錢埜道：「那倒不是。我只覺得林一葦在大廳內也有不便。」

白冰清道：「可是，他的像貌太像趙公玄……」

錢埜道：「好在三手婆婆母女並未清醒，根本見不到他的像貌，等到要給她們母女解毒時，再讓他迴避還來得及。」

白冰清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一切就依錢大俠的意思好了。」

藍子欽立即倒出兩粒藥丸，一粒交給錢埜，另一粒當場餵給芸娘服下。

這藥丸還眞靈，不過片刻，芸娘深深打個呵欠，清醒過來。

藍子欽忙問：「芸娘，還覺得那兒不舒服嗎？」

芸娘揉揉眼睛，道：「沒有啊，我好像做了一場夢，咱們怎麼會在這裏？」

白冰清笑道：「現在大家可以放心了。藍堡主，趙家母女倆就托付你們賢伉儷啦。」

藍子欽連聲應諾，扶起芸娘，略活動了一下手脚，夫婦倆無暇細述衷曲，先攙起了三手婆婆和小蘭。

一行人隨着白冰清進入大廳，只見楊百川和蕭桐夫婦，林一葦等人，全都東倒西歪昏迷不醒。

錢埜用解藥先救醒了林一葦，囑其隨藍子欽夫婦同往後院上房護守三手婆婆和小蘭；然後，白冰清才另取解藥，分別餵給楊百川和蕭桐夫婦服下。

三人醒後相顧愕然，却好像大夢初醒，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着了人家道兒的。

白冰清笑容可掬，吩咐重整酒菜，自己坐了主位，舉杯道：「今天的事純出誤會，但經過這場誤會之後，大家反而更能坦率相處，亦未嘗不是件有益之舉。現在，咱們不談既往種種恩怨，只談今後如何進行尋覓藏珍，小妹先敬各位一杯，算是爲失禮之處略致歉疚，希望各位休再心存芥蒂。」

衆人都默然無語，跟着，飲乾了一杯酒。

白冰清又道：「關於王府藏珍，咱們目前遭遇到一樁困擾，因爲知道藏珍秘密的，只有三手婆婆一個人，而她最關心的是趙公玄的生死，這件事未證實之前，她不肯吐露秘密所在，如果告訴她實話，又恐她失望之餘，更不肯合作，諸位有什麼好辦法，能使三手婆婆說出藏珍秘密，請各舒高見，大家商議。」

楊百川等人，面面相覷，又是一陣默然。

錢埜笑道：「辦法很簡單，她既非見趙公玄不肯說，咱們就讓她見好了。」

白冰清道：「錢大俠之意，是要林一葦假冒趙公玄？」

錢埜道：「不錯。」

白冰清道：「林一葦只是外貌相像，萬一談吐中露出破綻，豈不是弄巧反拙了麼？」

錢埜道：「三手婆婆雙目失明，全靠小蘭代她觀察，只要能瞞過小蘭，就不會露出破綻。」

白冰清道：「三手婆婆爲人十分精明，相見時，必然會盤問許多只限夫妻間知道的秘密，這辦法恐怕行不通。」

錢埜道：「我對此事早有安排，所以才諉稱趙公玄仍在世上，只是傷重身弱，言語不便，這樣就不難掩飾過去了，再退一步想，即使被三手婆婆當場盤問出破綻，也比直說趙公玄已死要好得多……」

× × ×

前面大廳正在商議對策，後院上房中，却已有了行動。

藍子欽夫婦和林一葦護送三手婆婆母女進入上房，白剛和崔婆婆隨後亦到，並且放落鐵柵，隔斷了入口。

地底密室內，竟然已有一個人先在坐候了。

這人穿一件灰白色的布袍，面貌清癯，蓄着五綹長鬚，雙目烱烱，神光暴射，年紀約在六旬上下，儀態十分威嚴。

在他身後，站着兩名髫齡童子，一個捧劍，一個執拂塵，劍和拂塵都非凡物。

這三人，顯然是從假山洞內另一端入口進來的，却不知已來了多久。

白剛和崔婆婆二人對長鬚老人顯得非常恭敬，也像是早就知道他等在這兒，兩人深深地一躬到地，隨即默默地垂手肅立一旁。

這情形，自然使得藍子欽夫婦和林一葦等人，也深感侷促不安，只好將三手婆婆母女倆安置在一旁的木榻上後，靜立在白剛的身邊。

長鬚老人精目徐徐地環掃一匝，然後凝注林一葦，沉聲問道：「你就是替錢埜假扮趙公玄的林一葦？」

林一葦點點頭道：「是的。」

長鬚老人道：「錢埜交代你的那一套，還記得嗎？」

「老丈之意，是──？」

「不！叫我老爺子！」

「是！老爺子。」

「老夫的意思是說，錢埜交代你欺騙三手婆婆的那一套說詞，是否還記得？」

「都還記得。」

「好！現在，你立即改扮成趙公玄的樣子，快！」

長鬚老人的語氣，是命令式的，加上他那股不怒自威的無形威嚴，使得林一葦毫無考慮餘地，而只有連聲應是的份兒，但他那些假扮趙公玄的道具沒帶在身邊，因而恭應一聲之後，又訥訥地接着說道：「老……老爺子，還有些東西，我必須回房間去取來。」

「可以。」長鬚老人目注捧劍的髫齡童子，揮揮手道：「劍兒，你陪着林一葦去，快去快回。」

「是……」

目送林一葦和劍兒二人匆匆離去之後，白剛才向長鬚老人諂笑道：「老爺子準備馬上就向三手婆婆追問王府藏珍的下落嗎？」

「不錯，咱們已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現在，萬事俱備，可不能再拖了。」

「可是……」白剛欲語還休。

「白剛，有話就直截了當地說，用不着婆婆媽媽的！」

「是是……老爺子，屬下之意是……歐陽玉嬌背叛錢埜之後，已將趙公玄已死的消息告訴了三手婆婆，所以，如果咱們再用錢埜的那一套……」

長鬚老人截斷他的話道：「你認爲三手婆婆不會上當？」

白剛連連點首道：「老爺子明察。」

長鬚老人冷冷地一笑道：「三手婆婆最好是相信老夫的安排，否則──」

他目注三手婆婆躺在一起的小蘭，陰笑着接口道：「你也該明白，趙公玄雖然死了，趙小蘭可還活着。」

白剛滿臉諂笑道：「對！對！老爺子眞是天縱英明，天縱英明。」

長鬚老人忽然臉色一沉道：「白剛，聽說你方才差點傷在錢埜的手中？」

白剛訕然點首道：「是的，幸虧冰清姑娘及時喝阻，屬下才倖逃一刧。」

長鬚老人手拈長鬚，沉思着說道：「這些日子來，你們的表現，大致還不算壞，但是，沒將錢埜攏絡好，却是最大的敗筆。」

白剛苦笑道：「老爺子，那小子比誰都精靈，武功又特別强，可說是軟硬都不吃，要想攏絡他，可實在不容易。」

長鬚老人哼道：「那小子不是神，也是血肉構成的凡人，懂我意思嗎？」

白剛有點茫然地苦笑道：「請老爺子明示。」

「你……」長鬚老人瞪了他一眼，道：「眞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

這一頓訓斥，可使得白剛，更加胡塗了。

長鬚老人居然也苦笑道：「你我雖然都老了，但也都有過年輕的時候，你想想看，昨宵，當你發現白丫頭和錢埜在一起，雙方的心湖中都激起一片漣漪的秘密時，事後，你對白丫頭的態度，多笨！」

白剛有點恍然大悟地，道：「哦！我明白了……」

長鬚老人飛快地接口道：「明白就好，你要知道，女人的情絲，才是世間最犀利的兵刃。」

白剛沒接話，只有連連點頭的份兒。

長鬚老人向他招招手，道：「附耳過來……」

× × ×

林一葦跟在劍兒的背後，亦步亦趨着，口中却笑問道：「小老弟，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劍兒頭也不回地，道：「最好不要多此一舉。」

「我只想知道老爺子是白姑娘的甚麼人。」

「這些，與你不相干呀！」

接連碰了兩個軟釘子，林一葦不敢再自討沒趣了，但他心中却有着太多的感慨，也有着太多的驚凜。

對於參與所謂王府藏珍這一淌渾水，他本來自以爲與錢埜二人是唯一知道這一秘密的關鍵人物，但到目前爲止，以錢埜爲中心的這批人，已只剩下他和錢埜兩個人，而聞風而來的各地江湖好漢，已造成「八方風雨會太原」的局面。尤其是以白冰清爲首的這個組織，更是高明又神秘得不可思議。

他是深深地領略過白剛的手段的人，而白剛不過是白冰清手下的一個老僕。如今，又鑽出一個「老爺子」來，其口氣之大，顯然還是白冰清的長輩……

似此情形，憑他和錢埜兩個人，能鬥得過嗎？

興念及此，他不但洩了氣，也寒透了心。

當他的目光觸及走在前頭的劍兒手中的那枝並非凡品的寶劍時，一個意念突然興起，這小子老七老八，手底下未必怎麼高明，何不出其不意，將其制住，奪過寶劍，逃之夭夭，此刻，白冰清在前廳宴客，白剛等人又在地下密室中，機會不再，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心念飛快地轉動着，人却已相偕到達另一端的出口處。

走到前頭的劍兒，竟然像是看透他的心事似地，忽然扭頭一笑道：「林一葦，別以爲我年紀小，好欺負，動甚麼歪腦筋呀！」

林一葦有點啼笑皆非地道：「小老弟，你太多心啦！」

劍兒飛快接口說道：「但願我是太多心……」

由於已到出口處，劍兒邊說邊頭也不回地拾級而登。

林一葦暗中一咬牙，說道：「我就是不信邪……」

他，心念疾轉間，右臂一抬，駢指點向劍兒背後的「靈台」大穴。

林一葦並非庸手，此情此景之下，按常情來說，這一奇襲應該是十拿九穩，馬到功成的。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他那明明是點向對方「靈台」大穴的手指，竟然一下子點在對方的掌心中。

劍兒本來是毫無戒備地，背着他拾級而登的，但當他的手指點出時，劍兒却像是事先等在那兒似地，一下子抓個正着而使得他全身勁力盡失。

劍兒似乎一點也沒生氣，只是仍然是老氣橫秋似地，向他說道：「林一葦，我早就警告過你的。」

（未完）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溫振眉往長笑帮拯救司徒輕燕，司徒天心姊弟，被困機關，另一方面，含鷹堡主郭天定，誤中長笑帮副帮主屈雷詭計，身遭慘死，同一時間，長笑帮主曾白水又派出血魂神掌洛天池，袖裏乾坤沈七山和丈二金剛馬仇夫，前往涵碧樓滋事，曾白水要使到每一個支持試劍山莊司徒十二的人，都遭受到徹底的打擊，屈雷以詭計殺了郭天定，但，洛天池却遭受到嚴重的反擊，首先是沈七山和馬仇夫遭到公孫月蘭和公孫幽蘭的痛懲，樓主歐陽掃月也被驚動出來，向洛天池指責，洛天池老羞成怒，向歐陽掃月挑戰——

蛟龍逃死地　丹鳳沐血池

在歐陽掃月身旁的「飛天蜈蚣」崔一智，「飛絮」沈非非及「過江龍」楊大威皆欲出手，歐陽掃月出手一攔，笑道：「三位請歇，讓我來對付這老頭兒，他若能接得了我五劍，我自毀『涵碧樓』，若他逃不了我三劍，很簡單，他將跛一條腿回他的『血魂鏢局』。」

結果已不用再說。

正如傳說中所言：在「涵碧樓」裏鬧事的，不是被打出去的就是被摔出去，「血魂鏢局」的總掌教「丈二金剛」馬仇夫是屬於前者，「血魂鏢局」的副局主「袖裏日月」沈七山是後者，至於「血魂鏢局」的局主呢？「血魂神掌」洛天池是走出去的，不過他腿上多了一個劍孔，如果不是歐陽掃月在第四劍時特意劃歪了一點，只怕他就不止是跛下半輩子，而是根本沒有下半輩子了！

× × ×

曾白水拖着曾丹鳳走出去後，整座鐵的大廳，空無一物，全然死寂。但室內却漸漸熱了起來，尤其是溫振眉等所站的地面和上面的鐵板。

溫振眉却一直笑着，和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正談着話，並有意要逗他們也開心起來。「你們是怎麼樣又被抓起來的？」

「我們也不知道，」司徒輕燕道，「我們在前面走着，忽然有人在後面點了我們的『暈穴』，便什麼都不知道。」

「不，我是被點『曲池穴』的，我雖動彈不得，但却很神智清醒，可惜我是俯撲下去的，所以什麼也看不見。」司徒天心回憶道：「不過，隨我們一齊走的幾名守衛，好像是完全沒有掙扎便倒下地面去似的，可見來人武功之高了。」

「完全沒有掙扎？」溫振眉皺眉道。

「是啊。」司徒天心唯恐溫振眉不相信，故越發堅決地道。

「哦。」溫振眉沉吟了一下子。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司徒輕燕終於急起來道。

溫振眉笑道：「什麼怎麼辦？」

司徒輕燕跺脚道：「他們要燒死我們呀！難道你眞的想吃烤鴨子麼？我眞急死了！」

溫振眉笑笑道：「現在我們還未被烤熟，是麼？現在就急死了，太划不來。」

司徒輕燕急得來回走動，終於眼圈兒紅了，嗚咽道：「溫公子，都是我們害了你，害了你陪我們一齊死。」

地上的鐵板已漸漸熱起來了，司徒天心跳起來，道：「我來劈柵！」一連劈了幾掌，按着手掌『雪雪』呼痛，鐵柵連搖也不搖，溫振眉笑道：「要是這鐵柵可以劈得開，曾白水也不會用它來關我們了。這『長笑帮』帮主確是霸主梟雄，而且策謀無雙，他先用『血河神劍』誘我，讓我在勝中不愼而落敗，他把我關住，再不冒險令人殺我，以免我們脫困；又不用箭擊，而用火攻——最慢又最痛苦的死法！」

司徒天心聽得發起抖來：「那，那我們該怎麼辦？」

司徒輕燕嬌叱道：「弟弟，你怕死了麼？」

司徒天心的小胸膛立刻挺得直直的，道：「什麼怕死？司徒家沒有怕死的人！」一面雙腿仍禁不住的在發抖。

溫振眉笑道：「既然不怕死，我們何不乾脆聊聊天？」

司徒天心一拍後腦，叫道：「可是……難道我們就在這兒等死麼？」

溫振眉笑道：「如果不等死，那該做什麼？」

司徒天心頓足道：「這……至少也得想想辦法呀！」

溫振眉皺眉道：「辦法？」

司徒天心道：「對，想辦法。」

溫振眉黯然一笑，說道：「辦法是有的。」

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俱喜出望外，一齊趨近，急急問道：「什麼辦法呀？說出來聽聽。」

溫振眉一攤手道：「可是現在還沒想出來。」

司徒輕燕「噫」了一聲，似是十分失望；司徒天心却眼睛發了亮，忽然之間，對這溫振眉竟有了興趣起來了。

「溫叔叔，你眞的不怕死？」

「你聽誰說的？」溫振眉皺眉道。

「人人都這樣說的，英雄是不怕死的；溫叔叔，我想做個英雄，你教我怎樣才不怕死，好不好？」

司徒輕燕也好奇的趨近來聽溫振眉的回答，溫振眉呵呵一陣大笑，說道：「你聽那些人胡說，英雄更加愛惜生命，不過，當別人的生命也同樣重要，所以有時候才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留別人的生命罷了。」

「那麼叔叔你也怕死了？」司徒天心睜大了不信的眼睛道。

「怕，簡直怕到要命。」

司徒天心愣住了好一會兒才道：「我不相信，叔叔是騙我的；叔叔，什麼才是不怕死呢？」

溫振眉被纏得又好氣，又好笑，只好道：「像現在，你要學會不怕死，先得學會臨危不亂，處變不驚。」

司徒天心哈哈拍手笑道：「那叔叔是承認不怕死了，我也不怕死，但我怕鬼；叔叔最怕什麼呢？」這孩子畢竟年紀還小，說着說着，似已把被困而且即將被活活烤死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溫振眉似笑非笑，望了痴痴地看着自己的司徒輕燕一眼，苦笑道：「蟑螂。」

× × ×

夜漸深沉。

四周寧靜得像什麼似的，月明如秋水，從窗外洒入「涵碧樓」的長廊上。有十七八位窕窕盈盈的少女們正輕步連連，羅裙飄飄，拾級上了樓，又各自分散了。

只剩下兩名動人的少女，一名身着水綠衣裙，手抱琵琶，另一名藍長衫，手携古箏，喁喁細語，再上了另一道樓梯，她們正是公孫幽蘭及公孫月蘭姊妹。

一上三樓，高處憑欄，那照過所有年華滄桑的明月，平平靜靜得令人心悸，像輕紗一般罩落在長廊上，公孫姊妹看到月色如此悽楚，不禁呆了一下，公孫幽蘭道：「好美的月色呵。」

公孫月蘭痴痴的望着月兒，道：「又是一個月圓時候了。」

公孫幽蘭「噗嗤」一聲，笑道：「我道妹妹呀；妳當眞以為我不曉得妳在想什麼？」

公孫月蘭陡地紅了臉，啐道：「就是妳！就是妳！滿腦子鬼心思！」

公孫幽蘭知道說中了公孫月蘭的心嵌裏，於是更是得意：「哦，哦，妳就滿腦子的主意哦，唉，又是月圓時候了，那位我是誰大俠呵，怎麼還不來，唉唷唉。」

公孫月蘭臉頰紅得像大紅花一般，頓足道：「妳，妳笑人家，人家才不想他，鬼才想他呢！」

公孫幽蘭「戞啊」了一聲，裝着恍然大悟的樣子道：「哦哦，原來妳對我是誰公子沒感情的呀，好啦，等下次他又來問『幽蘭姐，請問月蘭妹妹在不在』時，我就告訴他『我家妹妹不想見你，她說呀，鬼才想你』好啦！」

公孫月蘭急得跺足道：「我不來了，妳作弄人！」說着揚起了古箏，公孫幽蘭慌忙舉起琵琶一架，一面走一面笑道：「好哇，我才不敢領教妳的古箏呢，妳今天一揚手間就打碎了那隻牛的大鼻子，我的鼻子可要緊呢！妳未嫁過去便會打姊姊了，日後不打丈夫才怪呢，嘻嘻嘻，下次他來時，看我告不告訴他。」一面笑着一面退回東廂去，進了房，「砰」地把門關上，但笑聲仍不止歇。

等到公孫幽蘭消失後，公孫月蘭飛紅的臉頰好一會兒才紅暈漸褪，換來的是奇異的蒼白，月亮照在她的臉上，出奇的沉靜，公孫月蘭微微嘆息了一聲，隨手撥弄琴弦，慢慢踱回自己寢室之中。

室內的窗，也是開向明月的，清風徐入，公孫月蘭深深吸了一口氣，又不禁歎息起來，正在這時，倏地一道人影掠入！

公孫月蘭猛地醒覺，叱道：「誰？」驀撲起，瞬息間擊出七掌。

「拍拍拍拍拍拍拍！」一連七掌，擊在那人的身上，那黑衣人半空一個觔斗，捱了七掌，只「哈哈」一笑，飄然落了下來。

公孫月蘭一聽那熟悉的笑聲，不禁一

呆，隨即又驚又喜的呼喚道：「是你？」

那黑衣人返身回來，正是我是誰，笑道，「月蘭，冒昧闖室，讓妳受驚了。」

公孫月蘭關切地道：「適才我不知道是你，打你痛不痛？」

我是誰淡淡笑道：「那是自己該死，捱打也是應該的。」

公孫月蘭高興得臉紅耳赤，嬌笑着道：「你幹嘛不從大門口進來呢？這樣才不會——」

我是誰笑道：「本來我想從大門口進來的，後來聽到幽蘭姊和妳那番話——」

公孫月蘭驚道：「你都聽到了？」

我是誰笑着點頭，公孫月蘭一雙粉拳不斷的擂了過去，一面跺足道：「你使壞，你偷聽人家講話——」

月亮躱進了雲層。

爲了什麼？

難道月亮沒有相愛？還是因爲，想起了太陽？

公孫月蘭幽幽地一嘆，道：「你爲什麼來？」

我是誰太息一聲，道：「我是來向妳辭行的。」

「辭行？」

「明晨我將與溫振眉決一死戰。」

「溫振眉！江南白衣振眉才子？」

「是。」

「爲什麼要戰？」

「因爲我承諾。」

「承諾？」

「唔。五年前，家母病危，全仗姨父照料，我趕去時，媽已在彌留狀態中，她老人家要我答應報恩，那時侯，姨父還並不那麼罪惡昭彰的。」

「那你答應些什麼？」

「爲了安慰媽，我答應了；那時曾白水什麼也沒有要我答應去做，只說答應他一件事就夠了；現在才知道那是他的詭計，因爲答應他一件事，可以是任何事。」

「哦。」

「所以三個月前溫振眉下中原時，曾白水即命我殺溫振眉！並以性命相搏！」

「溫振眉是數百年來手不沾血的俠義之士，你忍心殺他？」

「不忍。但我不能愧對媽在天之靈；」我是誰滿心憂鬱，向天長歎道：「況且，我與他交手，敗多勝少，所以我決定，我死於他手下，心服口服，咎由自取；若我能斃之，必滅『長笑帮』，逐曾白水，以慰他在天之靈。」

「唉，那實在不是好辦法。」公孫月蘭幽幽嘆道。

「但那是唯一的辦法了。」我是誰木然道。

月亮又自雲層悠然踱出來。

爲了什麼？

難道，要清楚地照亮，這人間的不如意？

我是誰輕輕的拍着倚在窗前的公孫月蘭的玉肩，沉聲道：「月蘭，所以我來告辭。」

公孫月蘭並沒回首，靜靜地道：「你眞的要戰？」

「是的。」

公孫月蘭道：「那你告訴我，你們在什麼地方打？」

「不。」我是誰斷然地道。

「爲什麼？」公孫月蘭愴然問道。

「我不想妳去觀戰。」我是誰輕聲道，「妳勿憂慮，如我還有命在，定必回來看妳的。」

公孫月蘭愴然回身，原來一眼都是淚，明月閃着兩行淚光，顫聲道：「爲什麼你一定要去？……爲什麼你一定要戰？」

我是誰長長的歎息了一聲，憐惜地用雙手輕撫着公孫月蘭月光下的臉，道：「月蘭……」

月亮又再度藏進了雲層。

是爲了什麼？

難道是月亮也不忍看人間分離場面？

「……今夜是決戰前夕。」

「所以你應該好好歇息。」

「不，今夜我和妳厮守。」

「你什麼時候要走？」

「天亮前。」

「天亮前？」

「唔。」

「唉！」

「妳不要難過，其實更無辜的，應該是溫公子。」

「此刻他不知在作什麼了？」

「不知道……也許……唉……我很敬佩他這個人，俠而不傲，豪而不霸……他此刻在做什麼呢？」

「也許在和我們一樣……也或許，正在看這輪明月，也或許在啃着烤鴨子……但我們……」

他們的呼吸聲漸漸急促了起來。月亮又從雲裏出來，月華紛照，大地如洗，愛情一般，充滿天地間。

× × ×

烤鴨子？

啃烤鴨子當然是賞心樂事，但被人當鴨子來烤，就一點也不快樂了。

司徒輕燕與司徒天心，正是這樣。

奇怪的是，溫振眉居然還是優遊自在，像是正吃着烤鴨送酒，抬頭賞月一般。

而關在這鐵柵裏，却連半絲月色也望不到，司徒天心忍不住去撞那鐵柵，又忍不住被撞得呱呱叫痛，恨恨地道：「死鳥籠，臭鳥籠，看我不砸了你才怪！」

司徒輕燕忍不住也笑了：「如果這是鳥籠，我們豈不是鳥？」可是她隨即發覺這鐵柵已漸漸熱了起來時，便再也笑不出了，跳在溫振眉面前問道：「溫叔叔，我們該怎麼辦呢？」

溫振眉淡笑道：「我正在想辦法。」

室內的溫度漸漸提高，三人衣衫漸濕，司徒天心頓足道：「溫叔叔，等你想出辦法時，我們都被烤熟了。」

司徒輕燕叱道：「別吵着溫叔叔想辦法。」

司徒天心求道：「姐姐，妳也想想辦法嘛。」

司徒輕燕沉吟了一會道：「好，我想，我想……」好一會忽然道：「啊。」

司徒天心喜道：「有了？」

司徒輕燕叱道：「我那有什麼辦法！」轉首向溫振眉問道：「溫叔叔，你想到辦法了沒有？」

溫振眉笑道：「還沒有。」

而熱度更高了，三人已是衣衫盡濕，欄杆，地板皆熱起來，連坐也坐不下了。

× × ×

「青雲鏢局」。

「青雲鏢局」可算是長安城內，最大的一家鏢局了。現在已接近深夜時分，鏢局的大門已經關閉了，但鏢局的大廳裏，有三個人仍在對酌着。

那三人正是「青雲鏢局」局主「金鏢無敵」呼延一鶴，及「飛雲鏢局」局主，「飛雲十八掌」薛正音，與「馳雲鏢局」遺少局主「雪花神劍」蔣清風。

只聽薛正音呵呵笑道：「今日我到『涵碧樓』去了一趟……」

呼延一鶴大笑道：「莫非薛兄想告訴我們，又結識了一位紅顏知己，賞心樂事麼？」

薛正音笑着擺手道：「不是不是，今日我到『涵碧樓』本爲近日『長笑帮』殘害武林同道一事見教於樓主歐陽掃月，但不料剛抵『涵碧樓』，即有三人被拋了出來……」

呼延一鶴奇道：「哦？」

蔣清風笑道：「近年來甚少人敢到『涵碧樓』去鬧事，這次被摔出來的又是何人？」

薛正音開懷大笑道：「你道是誰？原來是『血魂鏢局』局主洛天池，師爺沈七山與那頭鹵牛馬仇夫三人？」

呼延一鶴大笑道：「原來是他們三人，哈哈哈……」

蔣清風一笑道：「『血魂鏢局』仗得『長笑帮』撐腰，助紂爲虐，自視甚高，卻無法無天，狐假虎威，今日也算是應有此報了。」

薛正音又笑又說，畢竟年紀較大了，不禁有些嗆咳，赧然笑道：「兩位少陪，我去後面方便方便。」邊說着便蹣跚踉蹌的往廳外走去，帶着七分醉意，迎着廊外晚風一吹，不禁有些寒慄起來，抬頭一望，只見月亮圓滿得奇異，又青又黃，不由自主的打一個寒戰，竟毛骨悚然了起來。

正在此時，至少有六十件暗器，十七八種不同的暗器，向他全身襲來。

薛正音畢竟年華老去，發覺時已遲了，大吼一聲，雙掌翻飛，來個風雨不透。

但仍有七八件暗器，打中了他身上。

薛正音一中暗器，怒吼一聲，飛撲向前，企圖奔回大廳中。

忽然黑暗間劍光一閃。

劍光一閃之間，薛正音看到了那人。

一個冷酷而英偉的年青人。

薛正音大吼：「方中平！」

忽然胸中一痛，整柄劍沒入胸前，倒地死去！

在大廳中呼延一鶴與蔣清風本仍在對斟着，忽聽廳外傳來一聲怒吼，兩人一呆，又傳來一聲大吼，兩人馬上聽得出是薛正音的聲音，馬上站起，而在這時，薛正音慘嘶「方中平」的聲音已傳了過來。

「方中平？」蔣清風全身一震。方中平這個名字，在他來說，是太熟悉了。他父親的「馳雲鏢局」，一向平安無事，就在一天午夜內，滿院的人愴惶地在厮殺着，一面悽喊着：「『長笑帮』殺來了！」

「方中平，我跟你拚了！」他眼看在火光中師叔伯們一個個倒了下去，他咬着牙，從另一個方向，殺了十多名「長笑帮」徒，才衝了出去。事後才知道，全「馳雲鏢局」，就只有他一個人僥倖逃了出來，其他連一頭狗也沒有剩下來。

以後他就逃到「飛雲鏢局」去，薛正音還口口聲聲說要爲「馳雲鏢局」報仇，但才不到一年，一個清晨，在一個巷子裏，「飛雲鏢局」的人與「長笑帮」的人起了衝突，一下子死亡殆盡，「長笑帮」的人直殺入「飛雲鏢局」來，「飛雲鏢局」的人與起抵抗，但很快的，抵抗的人都倒了下去了，跟着一個華服青年殺了進來，那時他猶和薛正音及十數名鏢師苦苦支撐着，但那青年一進來，便殺了四名鏢師，「飛雲鏢局」的實力立時崩潰了，那青年還笑道：「我是方中平。」薛正音怒吼殺去，幾個照面間，便重創退下，他冒死扶着薛正音，避開了方中平，好不容易才給他殺出重圍，逃到現在這「青雲鏢局」裏去。全「飛雲鏢局」，也只有他二人能活着出來的。

而今方中平，竟來了「青雲鏢局」？

「風雲總鏢局」在這裏的人，武功輩份最高的，要算是「金鞭無敵」呼延一鶴了，但他是方中平的對手嗎？

蔣清風不禁呆住了。饒是他身經百戰，但也全身顫動了起來。

但是呼延一鶴已怒嘯一聲，如一頭鶴一般飛掠了出大廳。

呼延一鶴人甫出大廳，忽然有一張大網自屋簷當頭罩下。

原來屋頂上四角飛簷，都有黑衣人潛伏在那兒。

呼延一鶴要閃避已然不及，被罩在網中。

可是呼延一鶴人才落網，並不圖斷網而出，反而掠起，隨網飛上瓦沿，陡然金鞭自網孔中刺出。

「哇！」一人中鞭，倒下地去！

呼延一鶴急促轉身，衝向另一角落，出擊。

「啊！」另一人倒地。

倒下的已有兩人，那張網自然再也執不住了，呼延一鶴脫網掠起。

同時間，四五十件暗器飛襲向屋頂。

呼延一鶴飄然落下，那些暗器，反而把那屋頂上剩下的兩個人也打了下來。

可是呼延一鶴腳尚未沾地，一紅衣人又急又迅，向前掠來，雙掌拍出一陰一陽兩道掌力，正是「長笑帮」紅旗堂主鐵嬌嬌。

好個呼延一鶴，猛吸一口氣，硬生生在半空一拔，全身拔起，飛回到屋瓦上，邊大嚷道：「伙計們起來！『長笑帮』來襲——」

但他話未說完，只見前面掠起一道劍光，快得無以復加，他人尚在半空，力已盡，避無可避，猛揚鞭，但劍已入腹，呼延一鶴的身子在半空伸直，頓住，跟着便直挺挺向下沉落。

那青年手握長劍，刺着他的腹部，也黏着向下落來，呼延一鶴啞聲嘶吼道：「你——」

那青年冷笑道：「我是方中平。」

拔劍，飛身飄回屋頂，任由呼延一鶴

跌下。

這時廳內的蔣清風，與十餘名鏢師，正自廳內衝出，奔到階上，忽然一物落下，竟是呼延一鶴臨死不瞑目的屍體。

衆人大驚，只聽屋頂上一夜梟般的笑聲道：「殺！一個人也不能給他活！」

×　×　×

柵內越來越熱，不但連坐也不可以坐，甚至站一個地方，也不能站久了，熱氣從脚底下傳上，又自天板上逼下，熱得柵中三人，大汗淋漓。

司徒天心叫道：「怎麼辦？怎麼辦？完了，完了！」

司徒輕燕急道：「溫叔叔，你，你想到辦法了沒有呢？」

溫振眉沉思了一會，忽然笑道：「有了！」

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姊弟二人齊齊大喜望過，連聲問道：「是什麼辦法？是什麼辦法？」

溫振眉沉吟了一會兒，道：「這辦法現在不能用。」

司徒天心頓足叫道：「那要什麼時候才管用呢？」

溫振眉淡淡地道：「還要再等一些時候。」

這次連司徒輕燕也急瘋了，道：「那時只怕我們都要烤熟了。」

溫振眉微微一笑，道：「對了，就是那時候。」

×　×　×

天色將明。

夜未央時，風最寒，霧最重，天也最黑。

月亮，已不見了，風急雲低，寒風索索。

「涵碧樓」，西廂。

一條黑衣人影急掠出窗外，還依依不捨的望了「涵碧樓」一眼，窗內有一少女，正在痴痴地望着遠去的人。

公孫月蘭兩行淚珠，在夜風與晨風間竟似結成了寒冰。而我是誰已經遠去了。

她凄然的在想着，憑着窗口望出去，無星無月，風湧雲動，倏然她看到屋頂竟佈滿無數夜行人，竟向「涵碧樓」潛來。

她大驚欲喊，忽然窗子被擊得粉碎，一個比豹子還要精壯的人冷然跨了進來。

公孫月蘭駭叱道：「什麼人？」

那人冷笑：「『長笑帮』屈雷。」

公孫月蘭一個箭步，抄起古箏，抽出寶劍，劍快如電，劍勢如虹，直刺屈雷！

屈雷出拳。

拳後發而先至，擊在劍尖，劍鋒竟刺不入拳，但拳却擊斷了劍。

公孫月蘭大驚失色，掄起古箏，直砸屈雷。

屈雷冷笑，出拳。

古箏「噹啷」一聲，粉碎。

公孫月蘭一連退了幾步，屈雷冷笑行近，公孫月蘭抄起木櫈，飛擲屈雷。

屈雷一拳把櫈子擊碎。

公孫月蘭退至床沿，拔起大桌，飛投屈雷。

她不希望這桌子能擊退屈雷，只希望能阻一阻他便有希望逃走了。

屈雷避也不避，仍然一拳。

桌子粉碎。

公孫月蘭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姊妹們愴然慘叫聲不絕於耳，打鬥聲也不斷傳來，猛地奪門欲出。

屈雷猛衝前，冷冷地道：「妳還是乖乖聽我的吧！」

一拳擊出，把門打得粉碎，但人却攔在門前。

公孫月蘭恨恨地道：「我寧願死！」撲前，雙指迸伸，直奪屈雷雙目。

屈雷冷哼，出拳。

「砰！」

公孫月蘭飛了出去，嘴角流出了血，只聽屈雷大聲道：「全力攻打『涵碧樓』，從者姦之後殺，逆者亂刀分屍，莫讓一人逃出虎口！」聲音綿綿不絕，響遍「涵碧樓」。

公孫月蘭的房子裏一有異聲的時候，歐陽掃月便醒過來了，她匆忙提劍出房，忽然一道劍光逼至，又快又準，歐陽掃月掄劍一格，架住一劍，立即急攻七劍，那人連退七步，接下七劍，頓也未頓，反攻七劍，歐陽掃月閃過七劍，不過氣喘，凝目一看，對方是一名年青人，冷傲而淫邪，歐陽掃月怒叱道：「你是誰？」

那青年笑道：「『長笑帮』總堂主，方中平。」

歐陽掃月心中一震，非同小可，若是「長笑帮」來襲，適才公孫月蘭處有異響，豈不是已遭了殃？於是，怒叱道：「讓開！」

方中平笑道：「讓開？妳年紀雖大了些，不過仍很美，我才不捨得讓開——」

歐陽掃月不待他講完，便攻出一連串的劍招，直逼方中平，這一連串的急攻，直把方中平從房門前逼出走廊外。

在走廊及房中各處，尖叫與打鬥聲不斷傳來，裏外都是人，歐陽掃月不禁分神叫道：「大家小心，可不要慌亂，聯合應戰。」

就在這一分神的當兒，方中平猛地逼回，一劍刺來。

歐陽掃月喝道：「找死！」手中劍一震，企圖用數十年苦修的內家功夫，把方中平手中劍震飛。

「嗆啷！」一聲，兩劍雙交，方中平震得虎口發麻，歐陽掃月趁機搶攻三劍，「叮叮叮」，擊在方中平劍身上，方中平長劍脫手飛出。

歐陽掃月大喜，再攻一劍，欲取方中平之命。

方中平忽然不避反進，手中雖無劍，但竟以手作劍，一劍插入歐陽掃月的胸腹間。

「劍掌」！

方中平練的不止是「袖中劍」，更厲害的是「劍掌」，歐陽掃月震飛方中平手中長劍後，以爲勝劵在握，一時大意，便着了道兒。

「劍掌」沒入歐陽掃月胸間。

歐陽掃月「噫」了一聲，忽然大叫道：「孩子們別戀戰，逃得一個是一個！」

方中平冷笑道：「可惜連妳也逃不出了！」猛抽手，血像箭一般自歐陽掃月胸間標出，歐陽掃月立時軟跌於地，方中平大嚷道：「『涵碧樓』聽着，妳們無須作

無效的掙扎，妳們的主持人，歐陽掃月，已死在我手裏了。」

那邊的公孫幽蘭，在聽到歐陽掃月衝出房門的聲音時，便醒了過來，她才一起身，兩名「長笑帮」徒便衝了進來，她琵琶橫掃，殺了兩人，才衝出房門，掌影更大，一個猶如殭屍般的人影，撲了過來。

公孫幽蘭百忙中一個滾身，躲過一掌，厲聲喝問：「你們是誰？」

那人仰天大笑，道：「『長笑帮』『無指掌』詹雨餐，妞兒，妳還是乖乖的聽命吧！」

公孫幽蘭一見這人連手指都沒有了，但出掌仍那末無聲無息，又準又快，知道所練的必是毒掌，心中十分嫌惡，再不發話，手執琵琶，一招「橫掃千軍」斬了過去。

「無指掌」詹雨餐大喝一聲，飛身避過一擊，雙掌凌空拍向公孫幽蘭。

公孫幽蘭一看「涵碧樓」中，少部份已着火，心中大駭，這時屈雷的話自公孫月蘭的房中源源不絕，傳了出來，心知公孫月蘭定遭不幸了，再也不欲戀戰，掄起琵琶，直劈詹雨餐。

詹雨餐雙掌一迎，劈碎琵琶。

琵琶飛散的一刹那，詹雨餐視綫爲之迷亂，正在那時，公孫幽蘭猛自琵琶裏拔劍，刺出。

詹雨餐慘叫一聲，被一劍穿喉而過。

公孫幽蘭解決了詹雨餐之後，正欲衝向西廂援救妹妹，但有人自背後飛襲而至，公孫幽蘭警覺得快，匆忙一閃，玉肩已傷了道口子，只見「血魂鏢局」之「血魂神掌」洛天池，兇神惡煞地站在哪裏，手持戒刀。

公孫幽蘭叫道：「你好毒啊，你身爲一局之主，今日饒你不死，你居然還有臉在這裏暗算別人？」

洛天池揚起戒刀，大笑道：「今日我暗算妳，天下人又如何知道，妳已是俎上之肉，還是先讓我樂一樂——！」忽然喉嚨一陣「咯咯」之聲，雙眼一翻，便倒了下去，因爲一柄利劍，正穿胸而過。

公孫幽蘭一看，正是「風雲鏢局」的來客。「過江龍」楊大威，楊大威沉聲道：「姑娘快逃，四面都是敵人——」話未說完，便傳來方中平已誅歐陽掃月的那段話，楊大威怒叱道：「媽的——」聲音一頓，忽然腦門爆炸了開來，鮮血迸飛，嚇得公孫幽蘭一聲尖叫。

、只見一名矮小的黑衣人飛近，大笑道：「妞兒，『霹靂堂』的火藥如何？」說罷桀桀大笑，此人正是滅『含鷹堡』之一的黑旗堂主萬滿堂。

但他笑到一半，聲音忽然成了驚怒的怪叫，猛地回身，只見他背後釘上了三枚血色蜈蚣，「飛天蜈蚣」崔一智站在身後，冷冷地道：「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中我『毒蜈蚣』者，三步即亡，你還是認命吧。」

「霹靂火」萬滿堂大吼一聲，却不敢動，忽然有人雙手一抱，竟自背後把崔一智緊緊抱住，崔一智力掙不開，原來那人正是「袖裏日月」沈七山，正向萬滿堂叫道：「萬堂主，快來殺了他。」

可惜他不曉得萬滿堂的爲人。萬滿堂確是殺了崔一智，但却是擲出全身火藥，把沈七山一齊炸死，然後萬滿堂也倒地斃命。在沈七山纏住崔一智的刹那，公孫幽蘭正想營救，但却被一個人纏個不休，此人牛高馬大，出招笨拙，却力大無窮，正是「丈二金剛」馬仇夫。

公孫幽蘭又急又怒，飛擲長劍，把馬仇夫貫胸而過，但此際「飛天蜈蚣」崔一智已死，公孫幽蘭只見全樓慘象一片，無數姊妹，都在不甘受辱，死力抵抗，公孫幽蘭只覺心血賁動，正欲殺將過去，忽然一人長空而過，全樓燈光同時被打熄，在燈光未熄的刹那間，公孫幽蘭只見一個臉目英偉但略顯淫邪的青年，站在身前，燈滅後，只聽那人邪氣地道：「我是方中平，妳就是公孫大姑娘吧？」

公孫幽蘭擧掌欲劈，但覺脈門忽被扣住，耳際傳來了方中平邪異的笑聲，天昏地暗，遠處火光連連，哀號聲聲。

×　×　×

室內的燥熱，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三人都不斷地來回走動着，火燙的地板，根本連一刻也不能停留，司徒天心道：「完了，就算現在我們有辦法，也太遲了。」

司徒輕燕嘆了一聲，道：「我們技不如人，乃是該死，但溫叔叔——」

溫振眉忽然笑着打斷他們的話：「我們此刻還未死啊，是不是？」

司徒輕燕歎了一聲道：「可是和死又有甚麼分別呢？」

司徒天心至此時此刻，竟有心情來「研究」溫振眉：「溫叔叔，你在此情此境還可以笑得出，究竟甚麼情形下你才笑不出呢？」

溫振眉扳起臉道：「吃飯的時候。」

此語一出，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都不禁笑了起來，溫振眉忽然站了起來，正色道：「好，現在是闖出去的時候了。」

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目瞪口呆，齊聲道：「闖出去？」

「對，闖出去。」溫振眉道。一揮袖，「血河神劍」執在手中，溫振眉意興飛揚，道：「曾白水老謀深算，算定我們無法突破機關，所以不惜把令尊這柄『血河神劍』留下，但這柄劍，正是我們救命之物，丹鳳姑娘適才雖拯救我們未遂，但因『血河神劍』落在我們手中，也等於是救了我們了。」

司徒輕燕蹙着秀眉，道：「我知道『血河神劍』功能削鐵如泥，斷金碎石，但它能砍斷這些地母精鐵麼？」

溫振眉斷然道：「不能！」司徒姊弟又是一呆，溫振眉接道：「所以我要等到這時候，曾白水認爲用火烤死我們最爲安全，殊不知最安全的方法也有一綫危險，現在火燒鐵熔，至少鐵也在軟化中，我們用劍砍鐵柵，必然無效，不如在烈火中割開地板，往下衝出——下面既然有火頭，必是地下室，凡地下室者，必有出路，上面雖也有火頭，但我們不能往上衝去，因爲若割裂天板，火炭墮落，我們就無法倖免了。」

司徒天心大喜跳起，司徒輕燕却沉吟道：「但割裂地板，火舌必會向上聳來，我們豈不是自投火海嗎？又如何衝了出去

呢？」

溫振眉一笑道：「我自有辦法，我先躍下，你們等我躍下十聲之後，即往下躍，記住，十聲之後，不得太遲，也不得太早，不管下面是甚麼，都得閉起眼睛往下躍，我一躍下後，你們即開始數。」溫振眉神目如電，往兩人一掃，兩人不禁精神一振，溫振眉道：「好了，事不宜遲，都準備好了，我要動手了。」

話一說完，一個飛躍，落足在柵內中心最熱的鐵板上，血虹一劍，貫足功力於劍上，「噗嗤」一聲，直刺入鐵板內，用力一劃，只聽「沙沙」之聲不絕，那鐵板硬生生給他掀起一道四，五尺長的大口子，果然自缺口處，火焰熊熊掠上，溫振眉一聲斷喝，雙掌一翻壓下，那些火舌被他雙掌之力，全皆向下四散，火球四射，火炭四飛，溫振眉在大火中躍下，邊叫道：「開始數。」

溫振眉在火堆中躍下，即向左一偏，射出火團之外，但身上也有幾處沾了火，在那在地下室管火的四人，忽見鐵面掀開，一人躍落，大驚之際，正欲出襲，豈料火團四襲，燙得在地上亂滾，殺豬似的大叫。

溫振眉腳踏實地後，快如閃電，即飛近那四人身側，手如刀利，把四人着火的衣飾通通切除，那四人僅免於難。

溫振眉一旦拯救了那四人後，在電光火石的剎那間，又劈出一掌，把重新上升的火舌掃得向旁燃燒，而在同時間，司徒姊弟已閉目携手，齊齊躍下。

這一來，幾乎是等於往火炭裏跳落。

溫振眉立時再遙劈出一掌，把司徒輕燕與司徒天心迗出七八尺遠，再一個飛撲向前，打熄了司徒姊弟身上着火的衣服。

這幾件事，只不過是刹那間的工夫，溫振眉救了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後，才發覺自己身上的幾處地方，已燃燒了起來。

敢情他救人心切，忘了自己身上也沾了火，他急忙撲滅，但也燒傷了幾處，燒爛了一些衣服，十分狼狽。

那在地上被火燙傷的幾名「長笑帮」徒，其中一名傷勢較輕的道：「我們要燒死你，你還要救我們？」

溫振眉淡淡一笑，但身上有幾處地方却作痛了起來，幸虧他功力高深，才能強自壓下，另一名「長笑帮」徒呻吟着，半開着眼，道：「你就是溫振眉公子？」

溫振眉笑着點點頭，那人歎道：「早知是你，打死我也不燒了。」

另一名受傷的「長笑帮」徒掙扎道：「你們快走，帮主就要來了，門口在西面，出門後直往南行，即可出『長笑帮』，快！快！」

溫振眉長揖道：「謝了。」手携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像一陣風般的，掠了出去。

×　　×　　×

溫振眉走出石室，清風徐來，迎面撲向三人一頭一臉，溫振眉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只見東方已現破曉之色，黑夜將過去，白日將來臨。

他立即認定向南的方面，一提眞氣，帶着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飛過了十幾幢瓦面，忽然看見一所庭院裏，一人正踽踽行出，正往「長笑帮」大門走去，態度十分悠閒，又似躊躇滿志，司徒天心一看即叫道：「那不是路四叔嗎？」

溫振眉頷首道：「我們下來看看！」

「鐵弓銀彈」路英風果然不愧是老江湖，一聽頂上有異聲，即轉身，拔箭，張弓，全神戒備，但溫振眉如大鷹過空，淡然落在路英風身前。

司徒天心一見親人，喜叫道：「路叔叔。」

路英風一見溫振眉與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的出現，臉色大變，好一會兒未能恢復過來，勉強笑道：「噢……哦……哈，你們怎麼也會在這裏呢？哈哈。」

司徒輕燕奇道：「路叔叔，你怎麼也會在這兒呢？」

路英風「呃」了一聲，笑道：「呵呵。呵呵。我們聽說你們被擒住了，而溫公子又被困住了，所以我想來……我就想冒險來救你們了……」

司徒輕燕垂首歎道：「一天都是我們不爭氣，害叔叔伯伯們操心。」

溫振眉笑道：「路先生，你怎麼不知道我們被困的？」

路英風一呆，隨即笑道：「我……只不過是猜想的。」

溫振眉一笑，道：「路先生眞是料事如神。」

路英風笑道：「那裏……那裏，要是我知道溫公子已脫困了，就無須白跑這一遭了。」

溫振眉仍然笑道：「脫困？路先生從何得知適才我們是被困住了？」

路英風變色道：「因為……因為……」忽然手中一震，一箭如電，疾射向溫振眉。

事出突然，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萬萬未曾料及路英風竟下此毒手，不禁怔住。

溫振眉笑，雙指一挾，挾住長箭。

路英風長箭甫發，即彎弓，射出四顆銀彈，直襲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然後返身就跑。

他企圖攻司徒姊弟，讓溫振眉分心，而自己得以遁逃，只要一引起「長笑帮」的人注意，自己便有救了。

但溫振眉似早在盤算之中，手中所挾的箭忽然「噗」地飛出，一箭撞落四彈。

溫振眉人若白鶴冲天而起，截住路英風去路。

路英風大吼，雙手一翻，兩柄短刄，直向溫振眉胸腹統去。

溫振眉一閃身，已抓住路英風雙手脈門，路英風只覺雙手一緊，短刀被奪去，身子陡地一輕，已被直提起越過頭頂，「蓬」地撻在泥地之上。

路英風只覺天旋地轉，一時再也爬不起來。

司徒天心目瞪口呆：「怎麼……」

司徒輕燕張口結舌：「難道……」

溫振眉笑道：「路先生，其實我打從一開始就懷疑你了。記得我這次到『試劍山莊』時，與司徒莊主談話之時，發覺竹林中有人竊聽，我們企圖追捕，但人踪已杳，『試劍山莊』陣勢深奧，平常人豈能來去自如？所以我懷疑是莊裏的人，我記得那人留下來的一對鞋印，正與你，路先

生的靴子一般大小，從那時起，我便對你特別注意了……」

路英風在地上，好不容易才半爬起來，恨恨地盯着溫振眉，溫振眉緩緩地道：「後來我從屈雷手中救出輕燕和天心，便覺得奇怪，為何『試劍山莊』人的行踪，總被人摸得一淸二楚，像輕燕和天心拜訪呼延局主，又怎麼會讓屈雷知曉了呢……後來你帶輕燕和天心去換衣服，却來報告說輕燕與天心已被擒，但我覺得你所說的至少有三點可疑處：(一)『試劍山莊』不是讓人來去自如的地方，當然，若功力高若我是誰等，自然可以；(二) 你說來者為我是誰，並用刀殺死『試劍山莊』的人，但據我所知，我是誰絕少用刀，也不是個殺人滅口的人；(三) 既然來人可以殺死三人滅口，你也非他所敵，為何他不連你也一併殺了，而留下你作活口，指出他便是我是誰呢？」

這番話，把路英風說得低下了頭，溫振眉接下去道：「所以我覺得『試劍山莊』內，只恐有內奸，但我並無憑據，一不想血口噴人，二不想使老莊主傷心只有暫時算了，以為你會自己反省，痛改前非，所以我堅持要即刻赴『長笑帮』救人，免你來得及通知曾白水，而今你在這裏，想必是不辭勞苦，前來通知曾白水，來者是我，而非莊主，無怪乎曾帮主知我前來，且佈下天羅地網了。」

路英風垂着頭，作聲不得，忽然又一躍而起，自靴中拔出兩柄七首，連人帶刀衝向溫振眉。

溫振眉一笑，閃身，雙刀脫飛，路英風被拗得一個大轉身，像斷了綫的風箏般飛出丈外，跌倒在地，又是一時爬不起。

溫振眉冷笑道：「我勸你莫作困獸之鬥的好，我雖被困『長笑帮』，但也從輕燕與天心口中，證實了一件事，他們是被後面點穴的，這根本不是我是誰所為，而且『試劍山莊』的弟子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被殺的，那時你也在塲，怎無抵抗，又無報告？輕燕和天心，不是被他們所刦，而是被你所刦持，現在你立個大功，正從『長笑帮』回『試劍山莊』，自然是好人做盡，得意洋洋了，但你有沒有想到，慘死在你手下的『試劍山莊』寃魂，你對不對得起司徒老莊主的信任，你為武林後輩所敬重，你究竟對不對得住他們？」

路英風喘息起來，扒在地上，像一頭狗一般，溫振眉冷冷地道：「我不想殺你，我希望你自己能醒悟過來，回去『試劍山莊』，向司徒莊主懺悔，或許，比這樣無恥的活着，還要來得快樂。」

×　　×　　×

離開「長笑帮」後，溫振眉三人的心情很是沉重。天已破曉，他們已接近「試劍山莊」勢力範圍內的地段了，司徒輕燕歎道：「眞的，我很疲倦……」

司徒天心附和道：「我也很倦啊。」

司徒輕燕白了她這個弟弟一眼，向溫振眉笑道：「溫叔叔，你是否與我們一道回莊呢？」

溫振眉停步，苦笑道：「不，待會兒我，或者別人，才迗你們回莊好嗎？我不放心你們獨自回莊。」

司徒天心奇道：「那麼我們要到那兒去呢？」

溫振眉道：「就在這兒。」

司徒輕燕道：「在這兒？」

溫振眉歎道：「對，就在這兒，我將和我是誰大俠一戰，無論是誰活下來的，誰便負責迗你們回去——喏，說着，說着他便來了。」

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向前一望，只見前方遠處，一黑衣人疾步行近。風起雲低，天剛破曉，那人在一瞬間走近，拱手道：「你好。」

溫振眉一笑還禮道：「你好。」

我是誰手勢不變，道：「請。」

溫振眉淡淡點首道：「請。」

忽然東面傳來一陣類似瘋狂的大笑，一個錦服中年人，一身沾血，一面亂揮手中長劍，一面狂叫道：「方中平！方中平！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你——！」

司徒輕燕驚呼道：「等等，等等，這不是『馳雲鏢局』蔣師叔嗎？」

溫振眉臉色一變，道：「不好了，他可能因恐慌過度，再經苦戰，隨時會導致『走火入魔』的——」身形一閃，如白鶴掠空，到了蔣清風身前，只見蔣清風雙目血絲滿佈，口吐白沫，狀若瘋狂，一見溫振眉，即出劍刺去，溫振眉雙指一挾，挾住長劍，迎臂而入，點了蔣清風的「暈穴」，邊道：「他體力耗損太大，必須要內家眞氣塡補，否則必脫力而死。」

我是誰沉聲道：「讓我試試。」

司徒輕燕急道：「蔣叔叔，蔣叔叔，你怎麼了……」

溫振眉解開蔣清風的穴道，用自身眞氣，源源輸入蔣清風體內，蔣清風艱辛地張開了眼睛，看見司徒輕燕，似乎有些認識，再看到司徒天心，竟還能用手撫撫司徒天心的頭，掙扎道：「……輕燕……天心……你們……哨……『長笑帮』……已滅……『青雲……鏢……鏢局』！」說到這裏，逕自喘息着，再也說不下去了。

我是誰怒道：「又是『長笑帮』幹的好事！」

溫振眉沉吟道：「既是如此，『長笑帮』是發動了，『青雲鏢局』，『涵碧樓』，『含鷹堡』合稱『試劍三友』，只怕『長笑帮』亦不會放過『涵碧樓』或『含鷹堡』了。好殘忍的手段！」

我是誰忽然站起，臉色陣青陣白，喃喃道：「『涵碧樓』：『涵碧樓』……」

溫振眉正奇怪的望向我是誰，不了解我是誰聽得「涵碧樓」有事時如此動容，忽然傳來一陣急速的步聲，跟着，一人「砰」然倒地。

幾乎在那人倒地的剎那間，我是誰已飛身到了那人的身前，扶起那人，只見那是一名中年婦人，正艱辛的喘着氣，背心和胸前，都有五個小孔，鮮血汩汩的流出來；前胸的五個小孔，顯然是五隻手指的痕印，但傷處略呈折曲，顯然是被練「鷹爪功」之類的人所傷，背後雖也是被五指所插，但傷口却又直又深，顯然是被練「殭屍功」之類的人所下的毒手。我是誰一見這婦人，大驚失色，因為他曾在「涵碧樓」中見過這人，這人是「涵碧樓」樓主歐陽掃月好友之一——「丹鳳帮」帮主「飛絮」沈非非！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塵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向陽君擊斃蒼海客後，又在岳陽樓上，擊殺盛氏兄弟，府衙三班捕頭劉昆，劉剛、劉吾，職責所在，邀請得開碑手連雲奇，海馬周天二鏢頭助陣，在岳陽樓上要拘捕向陽君，詎一上來，劉剛便被向陽君太陽神功擊昏，兩鏢頭及十二紅衣捕快一齊出手，也被向陽君奪自劉剛手中的鐵鍊掃數擊飛兵刃，劉昆乘向陽君離去之際突施暗襲，但他一雙鐵掌雖擊中對方，而向陽君却似毫無所覺，反之向陽君一甩頭，他的一條長辮子却把劉昆雙手掃斷，尚不止此，向陽君的一條辮子活似軟鞭般掃向劉昆的面門——

恃强施毒手　惜玉釋嬌娃

就在此千鈞一髮裏，驀地眼前人影一閃！

速度是那般的快捷，快到令人不及交睫。

大家是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那個看來極其斯文的書生，竟然會牽扯到眼前的這個事件裏，尤其沒有料到的是，他竟然身負有如此高妙的身手。

大多數的人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那個黑衣秀士却已經置身於向陽君與「鐵掌」劉昆之間。

人到手到，只一把，已經抄住了向陽君甩出的那根大辮子，「鐵掌」劉昆總算在千鈞一髮之間，檢得了一條活命，足下一個踉蹌，向後倒退了幾步，立刻被他兄弟劉吾等摻住。

眼前情勢，顯然由於這個黑衣秀士的突然介入，而展開了詭異的一頁——

能夠抄住向陽君這根髮辮，這個黑衣秀士當然大不簡單，只是他的表情顯然並不輕鬆。

——只見他足下騎馬單襠式的跨着，一隻右臂，無疑貫力內斂，施展出「太公釣魚」之式，將對方粗若兒臂般的一條髮辮緊緊的抄在手裏，拉扯得弓弦一般的緊張。

那其間，必然力逾千斤，使得秀士那張白皙清秀的臉，一刹那變成了赤紅。

被稱爲「向陽君」的辮子大漢，顯然因爲一招失誤，受制於人，內心中大爲震怒。

雖說是眼前勝負未分，然而在他來說，却感覺到是前此未有的奇恥大辱。

——像蠻牛似的，他强自抬起頭來，相反地，那個黑衣秀士却似在致力於「不使他抬起頭來」！

一個用力的拉，一個用力的抬。

一拉一抬，其力萬鈞。

這種情形只把各人看得目瞪口呆。

那個紅衣姑娘顯然也吃驚不小，她顯然爲其兄捏着一把冷汗，但却並不乘人之危，在此要緊關頭，向「向陽君」施以毒手。

漸漸地，向陽君終於抬起了頭來。

黑衣秀士紅漲的臉上沁出了一層汗珠，那隻緊扯髮辮的右腕分明不勝巨力負荷，發出了一陣顫抖。

四隻凌厲敵對的眸子迎在了一塊。

「向陽君！」黑衣秀士吃力的說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趕盡殺絕……請看在下薄面，放過姓劉的與眼前各人如何？」

向陽君的一顆頭，已經全抬了起來，眼睛裏鋒芒畢射，那張淡棕色的俊臉上，並不如想像中的憤怒，却似有一種輕佻的含蓄。

「足下大名。」

「雷鐵軍！」

「啊——？」一種驚訝，猝然顯示在向陽君面頰上，同時也顯現在現場許多人的臉上。

「原來你就是雷鐵軍，某家久仰了！」向陽君那雙眸子一掃邊側的紅衣少女：「那麼這位想必就是令妹，人稱『千手菩提艷紅粧』的雷金枝了？幸會！幸會！」

「不錯——正是我兄妹——」

一面說，自稱「雷鐵軍」的黑衣秀士那隻手腕上又加了幾分力道，像是已施出了全身的力量，却仍然未能使眼前雙方的力量平衡。

是以，他足下不由自主的前進了一步，才緩和了雙方的均勢。

「哼！」向陽君銳利的目光盯着他：「很好。既然你胆敢插手管某家閑事，當然不是易與之輩，就冲着你雷鐵軍三字大名，我就暫且饒過姓劉的。」

被稱爲「千手菩提艷紅粧」雷金枝的紅衣姑娘聆聽至此，趕忙轉向一旁的「鐵掌」劉昆道：「劉大班頭，你可聽見了？帶着你的人趕快走吧！」

「鐵掌」劉昆臉上一陣子發青，他雙腕折斷，此刻早已腫起老高，自知以本身武功，和對方向陽君比起來，不啻以卵擊石，若非是這個雷鐵軍的即時仗義出手，自己這條命萬難保存。

「光棍一點就透」！眼前再要不識趣賴着不走，可眞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了。

——當時由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劉昆鐵青着臉道：「賢兄妹仗義援手，保存了姓劉的一條性命，劉某人也不是石頭做的，早晚有一份人心——」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目光掃向場中的辮子大漢，禁不住咬牙切齒的道：「向陽君——今天算你厲害，金磚不厚，玉瓦不薄……我們馬上還有見面的時候，後會有期，告辭。」

一擺脖子吩咐道：「我們走。」

儘管是敗軍之將，却也有其威風！

十幾個人巴不得早些離開，劉大班頭這麼一吩咐，頓時各自收拾兵刃，扶着受傷的同伴，爭相離開，匆匆下樓，轉瞬間走避一空，和來時的那種盛氣凌人，其勢派相差得何止道里計。

現場只剩下了三個人。

雷氏兄妹，向陽君！

最稱奇妙的是，向陽君頭上那根挺粗的大髮辮，仍然還抄握在黑衣文士雷鐵軍的手裏——儘管後者似乎已現出後力不繼的困窘，却仍然死死握住辮梢不放，像是只要一鬆手，即會落得不可收拾模樣。

反之，向陽君雖吃對方一上來即抄住了髮辮，却並未曾現出了絲毫敗像，也不曾現出一些痛苦姿態。

兩個人都似在運用着內力向外掙着。

四隻脚結實的移動了半個圈子，又自站定。雷鐵軍已是全身汗下，並且微微現出了哮喘……忽然他身子半側，空出的左手猝然一翻，也加了上來，變成了雙手合抄之勢——

加此一來，才算勉强又平衡了彼此的均勢。

向陽君冷森森的笑着：「雷鐵軍，你敗像已露，當眞要某家施展煞手，你才肯鬆手不成？——哼！只怕那麼一來，姓雷的，你身上可就多少要帶點彩頭——是非輕重，說不定更關係着你的生死存亡，你可得仔細的衡量一下，到時候休要怪某家事先沒有關照你，某家這麼對你，自信已是仁至義盡，居心不謂不仁厚了。」

雷鐵軍在他說話時，臉色由白而紅，由紅而白，轉瞬之間，數度變遷。

聆聽着向陽君這番話，他帶出了一絲苦笑，冷冷道：「在下功力確實不及你深湛，甚難求勝，只是你又豈能否認，被在下擒在了癢處？——向陽君——其實你我之間原無仇恨，只是在下看不慣你這種狠心辣手的作風，這才仗義出手，既已出手，自然要分上一個高下，却不會中途罷手，有甚麼厲害的高招，你只管施展出來就是！」

一邊說着，雷鐵軍又重覆着一上來時的姿態，足下跨馬分襠，把身子微微向下一矮，雙手力抄着對方的髮辮，有如牽夫力纜，竟是死也不肯放手。

向陽君神色一凝，冷笑道：「雷朋友，你好高的照子，竟然看破了某家的練處——只是，哼哼！憑你這身功力，只怕還難以制我於死地，你放了手，我們有話好說，否則的話，你應當知道某家『血炸一條龍』的厲害，你自問敵得了麼？」

雷鐵軍果然神色一愣。

微微猶豫之後，他苦笑搖頭道：「話雖不錯，只是我却信不過你，只怕我一鬆手，即着了你的道兒，有本事你只管施展就是——只是有一點，我却要提醒你，我既然看出了你的練門所在，當然知道尅制你的方法，你在出手之前却要先仔細的想想看，這件買賣划不划得來。」

向陽君聆聽之下，冷哼一聲，却是不再說話，那雙眸子裏閃閃冒着精光，顯然對於雷鐵軍的話並未置若罔聞。

原來向陽君自習「太陽神功」之後，全身上下各路穴道，已能自行運功封鎖，很難傷得了他，惟獨頭頂「天池」一穴是其練門，最是軟弱，是以特留髮辮，用以掩護其頂，並收防範之功。

想不到他的這一隱秘，竟然爲當時冷眼旁觀的雷鐵軍所窺破，一出手即以「分鬃勒馬」功力，抄住了他的髮辮，雷鐵軍原來認爲在自己內力牽扯之下，定能使其伏首就輸，彼此既無仇恨，只交待幾句場面話，用以警誡他下次出手，即可見好就收，那裏知道，辮子一抄在手裏，才發覺到對方功力竟是大得驚人，以雷鐵軍自幼練過「混元一氣霹靂功」之傑出造詣，竟然自覺得難以是其敵手，這才大大起了恐惶。

然而，正如其所說，這可就應上了「羞刀難入鞘」這句話，以雙方之名望身份，既已出手，勢將要分出一個强上高下，只怕是二虎相爭，必有一傷，越是高手對招，就越有這麼一層顧慮。

雷鐵軍嘴裏雖是這麼說，心裏却曾未十拿九穩——

他雖已知道對方練門必在頭上，只是却未能確知是頭上那一處穴道，一擊不中，再想出手可就大是不易，是以他心裏未始不在猶豫，才會久久不發，再者彼此更無深仇大怨，尤其這等大敵，更不宜結仇，出手之前，未始不應攷慮到「忠厚」二字。

然而，無論如何，在向陽君却認爲是一件奇恥大辱，對方既然不肯鬆手，萬無以髮辮久置對方手中的道理。

「雷鐵軍——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某家心狠手辣！」向陽君面色一沉：「你要仔細了！」

話聲出口，只見他全身驀地一陣疾顫，淡棕色的面頰，迎着陽光，忽然像着了胭脂般的起了一層紅彩。

雷鐵軍乍然見狀，不禁大吃一驚，心知對方情急之下，竟然再次施展「太陽神

功」。

他原以爲向陽君在要害被自己控制之下，萬萬不能如此施展，想不到對方竟然存心一拚，情急之下，一聲喝叱，陡地分開右手，身子快若旋風般的向裏面一個疾閃，已來到了向陽君正面，右手一舉，分開五指——「夜叉探海」，陡地直向着向陽君頂門上插下來。

雷鐵軍因不知對方練門確切之處，是以才會使出這麼一招五指兼顧的絕招。

在他五指勁力力逼之下，向陽君整個頂門，包括「天池」「百匯」「玉枕」三處六穴，全在他這一掌照顧之下，確是厲害之極。

兩股爲强烈的勁風，陡地迎在一團。

雷鐵軍是舉掌下拍，向陽君掌上迎，兩隻手「拍！」的一聲迎在了一塊，其勢絕猛，其力萬鈞，整個的樓堂都爲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那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刹。

在兩個人猝然迎合的勢子，尚未固定之前，緊接着却起了極大的變化——其勢有如兔滾鷹飛——

向陽君是兔子。

雷鐵軍是鷹。

即以 前一招而論，這一招「灰兔滾撲」之式施展得太漂亮了，以至於相形之下，却使得猝然下襲所形成的雷鐵軍的這一隻鷹吃了大虧。

在黑色的衣衫糾葛着，發出了「噗噗嚕嚕！」一股疾風——雷鐵軍的身子猝然被彈了起來，在向陽君盤開的辮花裏，雷鐵軍整個身子斜飛了出去。

「颼！」箭矢也似的疾快，足足飛出三丈開外，直向着樓角上猛撞了過來。

一旁的那個紅衣姑娘——「千手菩提艷紅粧」雷金枝，看到這裏不禁大吃一驚，嘴裏尖叱一聲，足下一上步，雙手陡然遞出，迎着前撲的向陽君猛力擊去。

只是她顯然敵不住向陽君那股勁道，身子才一撲上，即有如凍蠅衝窗般的倒彈了回來。

這時，空中的雷鐵軍，在即將撞在牆柱上的一刹間，陡地就空一個翻滾，飄身落地。

——他顯然巳失去了原有的風采，身子甫一落地，一連打了兩個踉蹌，若非是雷金枝及時撲上掩護住他，幾乎要坐倒在地。

眼前人影再閃，向陽君當面而立，只見他怒目張睛，面紅如火，顯然在極怒之中。

——然而，在他目覩着對方雷鐵軍眼前模樣之後，一腔怒火頃刻爲之烟消。

雷鐵軍在雷金枝扶持之下，看上去極其憔悴，上胸頻頻起伏不巳，表情無限痛苦，只是在面對向陽君時，却力圖振作，做出一副矜持。

「老兄功力驚人，雷某咎由自取，領教了。」雷鐵軍頻頻冷笑着：「佩服！佩服！」

一邊說他忍不住發出了幾聲咳嗽。

向陽君冷峻的目光，打量着他：「我生平說話絕不欺人，足下巳中了我的『火龍毒掌』，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如不能將火毒引開，即有『血炸』之危，正如所說，這是你咎由自取，怪我不得！告辭！」

言罷冷笑一聲，轉身而去。

就在他身子轉過的一刹，猛可裏一股疾風直襲身後。但見紅影一閃，那個紅衣姑娘雷金枝巳來到了他身後；却聽得雷鐵軍一聲驚呼道：「不可——」

話方出口，却只見眼前寒光一閃，一口短短薄刄巳經執在她的手上！

有其兄必有其妹；這個雷金枝的身手必然也有其可觀，只看其袖中出刀，絲毫不現痕跡，巳知其身手不弱，想是心啣傷兄之大恨，雷金枝這一刀可是毫不留情，刀尖乍然上挑，銳利的刀鋒閃出了一條銀色的刀綫，由下而上，直向着前行的向陽君背後撩了過去！

這一刀看似無奇，其實是絕對的厲害：蓋因爲雷金枝料定了對方有「金剛不毀」之體，是以集全身功力於刀鋒之上，施之於指掌名謂「透點」，用以刀劍則爲「開綫」無堅不摧，厲害之極！

以「向陽君」之身體靈巧，功力萬鈞，雷金枝這一刀萬難奏功。

天下事每每出人意料。向陽君竟然偏偏有此一疏，也許他自以爲有金剛不毀之功，對於這個姑娘猝然的加害，根本未曾放在心上——

然而在雷金枝刀鋒劃破他防身游潛的一刹間，他却陡然覺出了不妙，只是其勢巳是不及！

「哧！」的一片刀風掃過，緊接着向陽君背上猝然現出了一片血光！

「千手菩提艷紅粧」雷金枝一招得手，大爲驚喜振奮，清叱聲中，左掌倏出，隨同着前出的刀勢，一時力貫掌心，一掌擊出。

一刀一掌，無疑巳聚結了雷金枝全身功力的菁英，只是有了前面的一刀，後面的這一掌，却是萬難奏功。

難以想像出那個負有刀傷的向陽君，身法有多麼的滑溜，雷金枝那麼猛厲的一掌，竟然會拍了一個空。

一掌拍空之下，再想抽掌換式，那裏還來得及？

湖靑色的長衣，激捲起一股巨大的風力，凌人的勁道，似拍岸的潮水。

面迎着這股巨大的反震之力，雷金枝整個身子霍地向後倒翻了下去！

一隻有力的手，陡然抓住了她那隻持刀的手，五指一收，力可碎石，只聽得「叮噹」一聲，那把緊握在雷金枝手裏的短刀，巳經墜落在地。

雷金枝只覺得全身一陣發麻，登時動彈不得，面對着向陽君那張怒火中燒的臉，更不禁使得她打心眼兒裏害怕！是時雷鐵軍因見其妹遇險，負傷挺身而上，乍見此情亦不禁突然止步。

「向陽君。」他大驚道：「手……下留情……」

大片鮮血，在向陽君背後渲染着，滙集成流的一滴滴淌滴在樓板上！

一個練武的人，尤其是一個精於內功的人，視本身氣血極爲珍貴，絕不欲有所虧損，眼前的向陽君更不例外。

這一刹，他臉上交織的怒火，眞恨不能一口把雷金枝生吞下去。

「丫頭……」幾乎是牙縫裏發出來的

聲音：「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暗算於我？……我要你當場濺血而亡！」

霍地揚起右手，待向雷金枝當頭落下去。

驀地，那隻揚起在空中的手掌，竟然停住不動。

雷金枝驚駭失色，面對死亡，即使你是天下第一等的大英雄，也不能不爲之動容！

是以，她身子起了一陣强烈的顫抖！

雷鐵軍把握着此一刻良機踉蹌前進一步：「向陽君——」

他的自尊，雖不容他再次開口向敵人求饒，其實這聲呼喚巳强烈的顯示了他這方面的意圖！

向陽君那隻擧在空中的手，竟然是久久不曾落下，一雙虎目在雷金枝臉上轉了一轉，忽然凌笑一聲，右腕振處，雷金枝被摔出了丈許以外，她空中作勢，施了一招「雲裏翻」，沉重的落在地上，總算沒有摔着，只是却巳嚇得臉色蒼白！

雷鐵軍既知此人是有名的心黑手辣，况乎金枝更曾暗算與他，簡直難以想像他會對她施以何等殘酷手段致死，想不到竟然是大悖常情，居然會對她網開一面，這番擧止顯然違背他一向作風，令人大惑不解。

兄妹驚心之下，惟恐着向陽君另有殺手，是以雷金枝在一度驚心之後，急忙與其兄會合在一起。

那雙旣驚又懼的眸子注視之下，向陽君却巳緩緩的轉過了身去，徐徐向樓下步出。

雷金枝目睹着他的背影自梯口消失之後，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搖頭道：「好險呀！」

雷鐵軍冷笑道：「妳好大的胆子，這條命眞算是便宜檢來——此人功力之高，更是出我想像，只怕當今天下巳鮮有敵手……可怕極了。」

說到這裏，一時氣機湧起，由不住發出幾聲咳嗽，却把身子坐了下來。

雷金枝忽然想起他身上的傷勢，不禁心裏一驚，趕忙上前道：「哥哥！你的傷可要緊麼？」

雷鐵軍搖了一下頭，頻頻苦笑着：「妹子，咱們栽了，這個跟斗可栽的够慘的……我……只怕……」

「你……」雷金枝嚇了一跳：「你傷在什麼地方？」

雷鐵軍臉色白中透青，他原本看上去就有幾分病容，這時更顯得無限憔悴，白晳的臉上沁出了一片汗漬，雷金枝伸手摸了一下，只覺得觸手冰凍，不禁大吃了一驚！

「哎呀，這可怎麼是好？」雷金枝花容失色道：「你的眞氣巳經……散了？」

「他說的不錯……」雷鐵軍身子微微在顫抖着：「我身上巳中了他的火龍毒掌，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如不能將火毒引出，即有『血炸』之危，是我不得巳……爲恐火毒蔓延，所以自行將上半身眞氣散開，用以緩和火毒之勢……」

雷金枝打了一個寒顫，道：「這……該怎麼辦？……哥哥…要用什麼法子才能將火毒逼出來？你可想個法子才好呀！」

「沒有用，」雷鐵軍也苦笑着搖了一下頭：「且先回到客棧再說。」

一邊說遂即緩緩自位子上站起來，雷金枝連忙上前摻住他，却見岳陽樓的幾個管事，賬房，夥計，紛紛自後面出來，看見二人，慌不迭的上前叩頭稱謝。

兄妹二人少不得與以週旋一二，這才擺脫開來，等到來到客棧之後，巳是午後「未」時。

雷鐵軍摒退一干閑人，獨自運功調息，强行將上身渙散的眞氣聚結起來。

半個時辰之後，雷金枝來到他的榻前，發覺到他的面色巳不若方才在岳陽樓時所見之青白，看上去似乎有一層紅潤，不禁內心暗喜。

只是，出乎意外的，雷鐵軍臉上却並不曾有絲毫喜色，更是較先前大爲沉重。

雷金枝疑惑的道：「哥哥，你覺得可好些了？」

搖搖頭，雷鐵軍冷笑道：「向陽君『火龍掌』看來巳有十成功力，我用師門『內淬洗濯』之功，居然未能將火毒洗脫絲毫，反倒引得火毒串發，如今遍佈全身，此刻百骸如焚，苦不堪言！」

雷金枝驚嚇得花容慘變道：「這該是怎麼是好……那個向陽君不是說過了麼，一旦火毒散佈即有『血炸』之危，這……可怎麼是好？」

「唉！」雷鐵軍凄涼的嘆息一聲，苦笑道：「說來我確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向陽君手狠心毒……」

說到這裏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嗆咳，那張臉陡地變成赤紅，全身更是情不由己的發出了一陣子顫抖！

雷金枝驚叫一聲，慌不迭上前扶住他，一時熱淚滾流。

「哥哥……這可怎麼是好？」她熱淚漣漣的道：「你得趕快想個法子呀！」

「妹子！」雷鐵軍緊緊咬着牙：「聽我的話……把妳的那把短劍拔出來。」

「幹……什麼？」雷金枝大驚的道：「你要幹什麼？」

「放……血……快。」雷鐵軍全身戰抖着，顯然在極度痛苦之中：「慢了可就來不及了！」

事關緊急，雷金枝心中雖是震驚，却不敢不遵兄命，當下，匆匆將隨身短劍拔出。

雷鐵軍歪斜着巳坐向牀頭，一隻右手緊扣在前心部位，不過是刹時之間，他臉上巳佈滿了汗珠，那雙原先鋒芒內歛的眸子，也似因陡然充血之故，變成了赤紅之色！

「哥哥……」

雷金枝手上握着劍，却由不住低泣出聲。

「妳先不要哭，只要聽我的話，暫時還死不了。」雷鐵軍咬牙忍着遍身奇痛道：「妳注意聽着。」

雷金枝振作道：「哥哥你說吧…你快說吧！」

「你聽着，」雷鐵軍氣息喘喘的道：「我現在血走上盤，如果不即刻將流竄而起的怒血放掉，即可能有炸血之危，那時七孔流血，可就非死不可！」

「所以……」頓了一下，他喘息着道

：「妳必須要選擇在我上軀要處，開口放血……」

雷金枝打了一個寒顫：「這……這不太危險了麼？」

「當然危險……」雷鐵軍無力的說道：「如果不這樣，更是死路一條……妳只要聽我的話行事……也許還能夠暫保一時之命……」

雷金枝點點頭，强自鎭定的道：「哥哥你說……吧……」

雷鐵軍閉了一下眸子，吶吶的道：「現在，氣血已被我內功强自壓下去，集於雙足。」

說時抬動了一下兩腿，雷金枝才忽然發覺到他的一雙腿脚，不知何時已腫大如桶，反之，原先呈現在臉上的一片赤紅，却已變成了蒼白之色，足證他所說的並非假話。

「但是，」雷鐵軍定了一下神色：「馬上這陣子血還會衝上來，如果妳不能把握住這一刻艮機，選一處地方大肆放血，我預料這一次血衝之勢，將要比前一次更猛烈的多，很可能我會抵受不住，而喪失了性命！」

雷金枝强忍着心裏的驚怕，連連點頭道：「我知道，哥哥，既然這樣，爲什麼不由脚上放血？」

「這一點我早已想過了，」雷鐵軍微微搖頭道：「但是行不通的……」

喘息了一下，雷鐵軍接道：「因爲脚下『湧泉』一穴，乃人身大穴之一，一經刺破，固然可收快速放血之功，只是却是無能立時收止，那麼一來，在極短時間之內，勢將我全身血液耗盡，亦難免死路一條……」

「所以萬萬施不得……」雷鐵軍苦笑着又道：「只有上額左右兩處『眉冲』穴路較爲適合，妳當在最適合的時間裏，在那兩處穴路上下手，等到血勢緩平之後，即刻收住，止血……妹子，這些事妳可做得來麼？」

雷金枝噙着兩汪眼淚，頻頻點頭道：「我……做得到。」

忽然雷鐵軍身子搖了一搖，道：「不好！」

說話之間，他倚坐的身子忽然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那張先時蒼白的臉，陡然間變成了赤紅之色，整個臉部在極短的一刹間，看過去像似漲大了一倍，怒衝直上的血勢，眞像有翻江倒海之勢。

果然正如雷鐵軍所說，這第二次衝血之勢，比之前一次要猛烈得多。

陡然間，雷鐵軍滿頭長髮全行炸動，聳聳欲起——他雙手力撐着牀板，發出了一聲淒厲的怪嘯！

眼看着那陣上衝而起的怒血，一發不可收拾，值此性命相關俄頃之間，雷金枝已揮出了手中短劍。

由於事先得了雷鐵軍的指示，雷金枝出劍也就不由得格外謹愼。

劍光電閃，已分別在雷鐵軍頂門稍下一雙「眉冲」穴上開了兩處血口！

刹時間兩股血箭怒衝而出，直噴出數丈高下，冲擊在天花板上，爆射開兩片血花，屋子裏頓時籠罩了一片濛濛血雨！

雷金枝雖說事先得到哥哥的指示，目睹此情亦不禁嚇得半身發麻。

眼前情景正如雷鐵軍所說，如果雷金枝稍有遲緩，只怕雷鐵軍全身血液必將在極短之一刹消耗乾淨，亦不免死路一條！

目睹着眼前驚心動魄的一刻，總算雷金枝還沒有忘了哥哥的囑咐。

就在血花噴射的一刹之間，她已抛下了手上的那隻短劍，一對纖纖玉手電閃而出，雙雙按在了雷鐵軍頂門破口之上，饒是這樣，那股子衝起的血勢亦十分猛烈。

雷金枝强行以內力鎭壓住，不使他體內怒血上衝，相持了一段時候，才算緩機下來，遂即施展「定穴」手法，將他兩處穴道封鎖住。

雖然祇是小小幾個動作，却也甚爲吃力！

再看雷鐵軍，似乎已經緩和下來，只是表情極爲疲憊。鬆弛的眼皮强自睜開，含有欣慰與感激的目神，向着妹妹看了一眼，遂即閉目不言，少頃已自入睡。

雷金枝又爲他兩處傷口，上了刀傷藥，扶他睡好！費了半天時間，才將屋子整理乾淨，天已將近黃昏。

牀上的雷鐵軍仍在沉睡之中，預計着他一時半刻大概還不會醒轉，雷金枝換了一襲乾淨衣裳，悄悄關了房門，來到了前院。

一個年約三旬左右，丰神俊朗，留有短短髯鬚的年輕道人，正在注視着她。

雷金枝原已由他身邊走過去，忽然定住了脚步，回過頭來打量了他一眼。

道人青冠鵝服，眉長目烱，一口青鯊魚皮鞘長劍，繫紮肩後，混身上下不沾絲毫烟火氣息，一眼之下，即可看出是個傑出的三清教下子弟。

雙方目光交接之下，雷金枝心中微微一動，那年輕羽士禮貌的欠了一下身子，想是要上前說些什麼，雷金枝女孩子家臉皮嫩，不慣與陌生人搭訕，也沒有睬他，匆匆轉頭向外步出。

前院是客棧附設的一家酒館，兼賣茶水吃食，生意很不錯，天氣熱，四面窗戶都敞開着，兩個小夥計用力拉着懸在屋樑上的一面長布招子，整個食堂裏因而飄動起習習涼風。

雷金枝在靠窗的一個座位上坐了下來，要了一杯清茶，腦子裏却是在想剛才照面的那個年輕羽士。

像是在那裏見過他？可就是記不起來了，又好像這個印像就在不久，終於她記起來！

好像剛才自己攙扶着哥哥步向客棧時，在棧門口就遇見過他……當時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的向自己二人打量着，也像是有什麼說話要說的神態？

心裏想着，眸子情不自禁的往上一撩——咳！還眞是巧，想着誰誰就來了。

那個神采飄然的年輕羽士可不是來了麼，而且就坐在自己前面座頭上。

四隻眸子對交之下，雷金枝臉上微微一紅，忙把目光移向一邊，心裏不禁有幾分着惱！

年輕羽士嘴角上牽出了一絲微笑，模樣兒甚是瀟洒，只是對一個姑娘家這樣的笑，總是有失於輕佻！

雷金枝再回過眸子來，年輕羽士欠身

爲禮，臉上笑態猶其不端——

要是平時，雷金枝早已忍不住發作，立刻動手給對方一個厲害，只是今天她是沒有這個興頭兒，一番傲氣早已在「向陽君」手裏折騰光了，再說哥哥重傷之下，生死未卜，心裏發愁還來不及，那裏還再能惹事生非？

忍着氣，她丢下了幾個制錢，匆匆離了座，向外步出。

雷金枝在跨出店門的一刹，眼角已經瞅見他了，却只當作根本就沒看見，一逕的出店，快步前行。

青冠羽士亦步亦趨，雙方僅隔有丈許左右，顯然存心跟踪。

青石板道上來往行人絡繹不絕。

雷金枝放快了脚步，一逕穿過了這條行人熙攘的大街，左拐進入一條冷僻的長巷。

巷子兩側栽種着柳樹，狗在叫，——一個揹着箱子，搖着「博浪鼓」的貨郎走過去之後，這巷子裏可就只剩下雷金枝獨自一人！——

一個轉身，她掩藏在柳樹背後！

巷子口人影閃動，那個青冠羽士又復出現——嘴角帶着微笑，繼續向巷中走進來！

雷金枝咬緊了牙，心裏盤算着。好小子，這可是你自己找打，今天看我不好好教訓一下你這個冒失鬼才怪！

心裏想着，那個神態從容的青冠羽士已來到了近前，自柳樹邊擦身而過。

雷金枝冷叱一聲：「看打！」左手倏出，施了六成功力，直向對方右肩拍抓下來，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可也並不簡單——

雷金枝因見對方身揹長劍，神采飛揚，却也想到了必有傑出身手，是以這一掌眞力內聚，明似拍抓，暗中却藏着厲害的「定穴」手法。

玉手纖指之下，對方「雲門」「中府」「天侯」三處穴道，皆在她拿捏之中。

雷金枝心恨對方的意存輕薄，決心要給他吃些苦頭，是以先出手後出聲，容得聲音出口，纖纖玉手已將要落在對方肩頭之上。

青冠羽士原是背向着這邊，可是就在雷金枝遞掌之初，他却已是有了感覺。

隨着雷金枝落下的手掌，只見他肩頭驀地向下一沉，一閃，雷金枝那等奇快的一抓，竟然落了個空。

青冠羽士端的是好身法，休看他這一沉之微，却暗含着三式不同的身法——「沉肩」「擰身」「出掌」——三式融於一招，隨着他閃電般的轉身式子裏，對方嫩若春藕般的一隻皓腕，已被他緊緊握住。

雷金枝只覺得腕子上一陣發麻，暗驚着可能爲對方拿住了脈門，正待左手出招，取對方那雙精芒閃爍的眸子，青冠羽士却已先她一步鬆手退身，風舞桐葉般的飄出丈許以外！

兔起鶻落，不驚纖塵！

明明已拿住了對方脈門，却又並不加害，青冠羽士存心相讓的心意實在再明顯不過。

雷金枝臉上一陣子燙熱，冷哼一聲，正待奮身撲上——青冠羽士忽然抱拳一拱道：「姑娘掌下留情——在下冒失之過，這裏賠禮了！」

伸手不打笑臉人，這麼一來，她倒是不好再出手了，瞧着他，心裏是說不出的惱——

「你這個人，眞是好沒來由！」她冷冷一笑道：「幹嘛你跟着我？」

「雷姑娘妳誤會了！」青冠羽士抱拳道：「在下只是敬仰賢兄妹人品武功，存心結納而已——」

「哼！」雷金枝道：「可是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青冠羽士笑道：「姑娘雖不認識在下，在下對於賢兄妹的大名却是久仰之至，這一次爲了救助公門內的劉氏兄弟，賢兄妹仗義援手，尤其令人欽敬！」

雷金枝目光微微一轉，冷冷的道：「那麼你又是誰？」

「這個——」羽冠隱士神秘的一笑：「在下原無隱瞞姓名之理，只是刻下確實不便實告，尚請姑娘海涵！」

雷金枝點點頭道：「這也罷了，你跟着我到底又爲了什麼呢？」

羽冠道士一笑道：「方才在下已經說過了，在下只是對賢兄妹心存敬仰，心存結納而已！」

「既然如此——我們已經認識了。」

說完這句話，雷金枝掉頭就走！

「姑娘且慢！」青冠羽士原地抱拳道：「在下還有話不曾說完。」

雷金枝無可奈何的轉過身來：「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既然你對我兄妹的事情知道的很清楚，你應該知道我現在心情很壞，我實在……」

微微一頓，她終不願拒人於千里之外，輕嘆一聲道：「好吧，有什麼事你請說吧！」

青冠羽士這才微微一笑：「也許姑娘還不清楚，在下實在是與令兄妹立場一致——姑娘妳可明白？」

雷金枝搖搖頭：「我不大明白！你還是說清楚一點好了！」

青冠羽士雖是一連遭受奚落，臉上却無絲毫怒容，說話的語氣永遠是那般斯文——設非天性如此，即是別有用心！

「姑娘應該明白！」他緩緩說道：「我的意思自然是指姑娘當前大敵而言。」

「當前大敵？」雷金枝撩起眸子在這人臉上一轉：「你指的是那個向陽君？」

青冠羽士點頭道：「不錯，我們是同仇敵愾！」

提起「向陽君」，雷金枝情不自禁的生出了一種憤意，臉上立時罩起了一片青霜！

青冠羽士微微一笑道：「如果姑娘有意，在下想與賢兄妹研究出一種聯手對付向陽君的方法——」

雷金枝心裏一動，不覺細心的又打量了他一眼——老實說，對方這等豐神俊姿，確能給任何少女良好的印象，只是對於她來說，任何的「陌生人」都對她存有戒心，而不願上來假以詞色！

「哦——！」她轉過身子，姍姍步向柳樹：「你也認識向陽君？」

青冠羽士微微笑道：「豈止是認識而已——」

同樣的微笑，這一次的笑可能就太牽强了。

雷金枝回過身來：「你們是仇人？」

「那倒不是。」

「敵人？」

「勉强可以這麼說吧！」

雷金枝沉默了一下，帶有懷疑的眼光看着他：「據我所知，能够對向陽君這個人稱敵的並不簡單——」

青冠羽士微笑道：「姑娘言下之意，無疑是認爲在下還能活着而大感驚異，可是？」

雷金枝道：「你很聰明，我正是這個意思！」

青冠羽士臉上現出了一種冷峻：「妳的話固然不錯，只是天下很多鐵定的事情却不免『因人而異』！對於我來說，也許是個例子！」

雷金枝撩起眼皮看着他：「這麼說，足下必然身負有相當的功夫了？」

青冠羽士一笑道：「姑娘莫非有所懷疑？」

這句說話的很含蓄，事實上却是在說，剛才我們不是已經較量過了，妳還不知道我的武功如何？雷金枝冰雪聰明，那能不懂得對方的意思？

冷笑了一聲，她點破他道：「不錯，你的功夫的確很高，只是——」

「只是却未見得是向陽君的對手！是不是？」青冠羽士臉上强自作出一副笑容，繼續說道：「有關這個問題，我看只有留待以後的事實來證明了。」

雷金枝臉上微覺訕訕，對方果眞存心結交，共研破敵之計，那麼自己的應付方法，顯然有失分寸，設若是自己遭遇到對方這類情形，是否保持着對方這等風度，可就大有疑問了。

心裏這麼一想，不覺有些歉然！對於這個青冠羽士的原有觀點略作修改，只是這個人出現的確「諱莫如深」，仍然不得不使她存有戒心！

想了一下，她才說道：「我對你這麼認爲，並非是僅憑臆測而是有原因的。」

青冠羽士斯文的道：「姑娘請說！」

雷金枝微微笑道：「那是因爲你剛才說到『聯手對付』的話，因此才使我懷疑到，如果你的武功高過向陽君，又何必找人聯手，豈非是多此一舉？」

青冠羽士神色微微一笑，想不到對方姑娘詞鋒這般犀利，倒使得他一時無言以應，微微一笑，暫不置答。

雷金枝看着他繼續道：「而且——你應該知道，我們兄妹根本就不是向陽君的對手，我哥哥如今重傷在牀，生死未卜，而我……」

說到這裏，她苦笑了一下，十分汗顏的道：「不怕你見笑，比起那個向陽君來，我的武功簡直差的太遠了，簡直連他的身邊也偎不上——」

「但是你却傷了向陽君一刀！」青冠羽士打斷了她的話插口道：「就這件事而論，那是極不尋常的。」

雷金枝驚異的看了他一眼，奇怪的道：「你原來什麼都知道——不錯，我是傷了他一刀，但是那一刀是乘他不備，而且他顯然是失之過於大意，在他認爲，我在那種情況下出刀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才會僥倖得手，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呢？因爲那一刀對他來說，根本就構不成任何傷害！」

「不錯——」青冠羽士道：「但是，下一刀就務必能使他致命，這是毫無疑問的。」

雷金枝不解道：「下一刀？」

青冠羽士點點頭：「只要姑娘願意與在下合作，就必然會有下一刀的機會！」

雷金枝哼了一聲，搖搖頭道：「我實在看不出有這個機會！你倒是說說看這個機會在那裏？」

青冠羽士道：「這道理很簡單，姑娘只須要想到一點，向陽君如果不是對你網開一面，姑娘豈能還會活到現在？」

這句話雖然頗不受聽，但是所言却是實情。

雷金枝苦笑道：「這又怎麼樣？」

「這就顯示了一點，」青冠羽士道：「那就是姑娘對於他，有一種有異一般的反常情誼……」

雷金枝面色一冷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青冠羽士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並非影射姑娘什麼，只是感覺到向陽君的舉動很特別，不能不令人有所奇怪……」

雷金枝原本想反唇相譏，可是一想到對方所說，確實不無道理，事實確是如此，以常情而論，自己之所以能逃得活命，的確有些違背常情！

頓了一下，她冷冷的道：「以你之見呢？」

青冠羽士道：「我雖然不知道確實原因，可是却知道這個人似乎對於婦道人家，都心存相讓，甚至於還特別畏懼！」

雷金枝聞言不禁十分驚異的說道：「畏懼？」

青冠羽士微微一笑道：「姑娘可曾聽過有一個叫畢無霜的姑娘？」

雷金枝奇道：「你說的是江湖上盛傳來自天山『冷魂谷』的那個女劍客？」

青冠羽士點頭道：「不錯，就是這位姑娘！」

「據在下所知，」青冠羽士頓了一下才接道：「向陽君就在逃避她——」

這倒是一個十分令雷金枝想不到的消息，也由不住提起了她的興趣！

近一二年以來，江湖中對於來自「冷魂谷」的那位畢姑娘傳說紛紛，也許傳說永遠是誇大的，因此在雷金枝的感覺裏，這位來自天山冷魂谷的姑娘，多少已有些被神化了。

傳說的這位畢無霜姑娘，非但武功出衆，冠絕天下。甚至於論姿色更是壓倒羣芳無人能及，是以在她甫經出道的短短一兩年歲月裏，已使得武林中激起軒然大波，人人爭相傳頌，繪影描形的對這位姑娘刻意描述着。

是以雷金枝猝然聽見了那名字，頓時充滿了好奇，尤其令她驚異的是，這位姑娘的名字居然會與向陽君那個殺人魔王相提並論——這可是一件充滿了奇異而極具不凡意味的事情！

「你是說……」停了一會兒，她才吶吶的道：「……那位畢姑娘曾經與向陽君

動過手……？」

青冠羽士搖搖頭道：「這個在下還不能斷定，不過那位畢姑娘一直在找向陽君却是眞的，而向陽君也一直在躲避她却也不假。」

他冷笑了一聲，又接道：「因此江湖上才有向陽君畏懼她的傳說，據說他們曾經有過幾次見面的機會，向陽君却不戰而退，遠遠避開，這一點顯然有違於他稱强鬥狠的素日習性……也許是他這種人，生來就怕見女人，尤其怕見漂亮的女人！」

雷金枝微微一笑，那雙盈盈秋波掠過他：「既然這樣，你顯然找錯了合作的對像，你應該去找這位鼎鼎大名的畢無霜，而不該找我。」

青冠羽士怔了一下，含笑道：「畢姑娘俠踪無定，在下無處尋訪，姑娘盛名，在下亦是久仰之至！」

雷金枝笑笑道：「你如果把我與畢姑娘相提並論，顯然是不當的。畢姑娘能使向陽君聞聲遠避，而我……却是他手下敗將，設非他心存憐惜，很可能我早已喪命，我實在看不出能帮你什麼忙！老實說，由於家兄負傷，現在還在昏睡之中，我心情紊亂，却也無暇想到報仇雪恨之事，因此對你的好意，也只好婉拒了……不過，也許有一天，我想到了替家兄報仇的事，我會仔細的考慮與你聯手爲敵這件事。」

說完點首爲禮，逕自向巷外步出！

青冠羽士一時倒是無言以對，但是他顯然不願意失去這個機會，還要對方留下一個最後的印象。

「姑娘請留步！」他一面說着，追上一步。

雷金枝回頭道：「還有什麼事？」

青冠羽士抱拳道：「姑娘顯然還不知道我的來歷——」

雷金枝微微一笑，道：「我記得請教過你——」

下面一句她沒有說，顯然是暗責對方的故示神秘。

青冠羽士輕咳一聲道：「如果姑娘答應保秘的話，在下倒無意隱瞞一切。」

雷金枝微笑不言，既不答應也不回絕，一切由對方自己決定！

青冠羽士頓了一下，遂道：「在下姓鄧草字雙溪，人稱『青冠客』便是——」

雷金枝微微一驚，點頭道：「原來你就是青冠客，久仰之至！如果我記憶不差的話，尊駕應該來自『青城』了？」

「青冠客」鄧雙溪立時現出了笑容道：「姑娘閱歷豐盛，令人欽佩，在下果然是來自青城。」

雷金枝盈盈秋波再次向他臉上掠過：「青城山離這裏間關千里，你顯然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才會前來吧？」

「這個——」鄧雙溪點頭道：「當然是有原因……」

雷金枝道：「是爲了向陽君？要伺機向他尋仇？」

鄧雙溪搖搖頭：「姑娘誤會了，在下方才已經說過，在下與向陽君之間並無仇恨！」

「敵人也是一樣的，」雷金枝淺淺一笑，道：「哦——我明白了！那麼……你是……」

鄧雙溪微微現出些不自然的神采：「姑娘想到了什麼？」

雷金枝點頭道：「我知道了，武林中不會有什麼特別大事，能够驚動你這般的奇人——看來你必然是爲了參加一項特殊的盛會，才不辭千里而來吧！」

「青冠客」鄧雙溪神色微微一變，立刻付諸一笑道：「姑娘的想像力實在很奇特，在下倒不曾聽說過什麼盛會，自然無意參與。」

雷金枝一雙瞳子在他臉上轉過，心忖道：「這個人原是深藏心機之人，我却不得不對他留心一二！」只是轉念一想，彼此毫無瓜葛，風，馬，牛不相及，既無利害衝突，自無防範之必要——

微微一笑，她犀利的目光盯向對方道：「既然你不知道，我倒有個好消息樂於奉告！」

青冠客表情冷淡道：「姑娘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雷金枝冷冷的道：「這件事論說，尊駕應該比我清楚的多，不過你既是不知，我就不妨告訴你，那就是武林中四年一度的『南嶽論劍』就將在今秋要舉行了！」

「青冠客」鄧雙溪劍眉一揚道：「竟有此事？」

——可是他立刻搖搖頭，微微一笑，又道：「即使是眞的，在下也不會對它發生興趣！」

雷金枝微微一哂，並不說破，因爲有關上一次，衡山論劍，傳說中鎩羽而歸的幾名劍客之中，就有「青冠客」鄧雙溪其人，對方居然自稱「不感興趣」，此事一旦揭破，却與對方顏面相關，初次見面何必揭人之短？當下也就不與道破。

「青冠客」鄧雙溪忽然心中一動，進而刺探道：「姑娘對於這件事，看來知道得很清楚，莫非令兄妹也有問鼎衡山之意麼？」

雷金枝點頭道：「你猜對了一半！」

鄧雙溪道：「姑娘意思是——？」

雷金枝一笑道：「據我所知，能够接到論劍請柬的人實在不多，我還不够資格，不過家兄雷鐵軍却有此榮幸，接到了一張——」

「啊——」鄧雙溪失聲道：「失敬，失敬，這的確是一件極爲榮幸之事！」

「可是眼前家兄顯然已經失去了這個機會。」

雷金枝臉上浮起了一片傷感，黯然的垂下了頭。

鄧雙溪機警的道：「是了——在下幾乎忘記令兄爲向陽君『火龍毒掌』所傷害之事——這件事的確是不幸的很，否則以令兄之精湛武技，這一次衡山論劍，很可能有奪魁的可能。」

雷金枝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這話說錯了——能够有資格接到『五柳先生』飛書相邀的人，無不是一方俊彥，普天之下，不過才得十六七人，在沒有正式比試之下，誰也沒有資格得以預卜——」

鄧雙溪嘻嘻笑道：「姑娘這句話說得極爲睿智，比較起來，倒是在下論事不深了！」

雷金枝搖搖頭道：「你不必謙虛，其實當今天下，那些人具有眞實實力，我想

你應該遠比我更為清楚，家兄固然忝為一方俊傑，只是較諸那幾個最傑出的奇人，顯然還瞠乎其後。」

鄧雙溪劍眉微軒：「那麼以姑娘之見，這些奇人又是些什麼人？」

雷金枝看了他一眼，娓娓的道：「我只隨便舉出幾個人，這幾個人的實力，都應該在家兄之上！」

鄧雙溪作出一副很感興趣的樣子，抱拳道：「請姑娘明示，以開茅塞！」

雷金枝既知對方明知故問，也就乘機殺一殺他的銳氣！

「第一個，」她緩緩的道：「當推上屆盟主，青海柴達木的五柳先生！此人我雖然沒有見過，不過據說此老已練成二氣分功，一手『雷音掌』天下無雙，這位老先生的一切，諒必閣下已知悉得很清楚，我也就不必多說了，他的武功，當然在家兄之上。」

鄧雙溪點點頭：「不錯，此老功力確是迹近化境，舉世無雙，然而……」

「然而怎麼樣？」雷金枝從對方笑容裏，覺出了弦外之音：「莫非此老有了什麼意外？」

「這個——」略為攷慮了一下，鄧雙溪遂一笑道：「詳情是否如此，在下可就不知道了，不過江湖上已有了傳說——據說此老目下不愼，中了『風毒』之症，是以人在癱瘓之中，果眞這一傳說屬實，這一次衡山論劍，此老即使仍然強自出頭，却也只能敬陪末座了！」

雷金枝驚愕了一下——這倒是她事先所不知道的，然而既然出自眼前這個鄧雙溪的嘴裏，顯然定有眞憑實據，絕非空穴來風了。

她微微驚訝之後，遂即點頭道：「果眞那樣，那實在是太不幸了，事實上這位老前輩，是我心中極為敬仰的一位長者，我還打算這一次借助陪同家兄之便，就近請教他老人家一些心法呢！」

鄧雙溪搖搖頭：「看來這一希望，姑娘將要落空了，以在下看來，這位老人家即使勉強出場，也勢將借助門下扶持，很可能連說話都十分困難！」

他在說這句話時，臉上雖然力持鎮靜，並作出一副同情的樣子，但事實上雷金枝却很容易的體會出他內在的欣悅與「幸災樂禍」！

終於他忍不住綻開了一片笑容：「姑娘可以說第二位了！」

雷金枝點點頭：「再一位以我看，應該是來自滇南的『野鶴』崔奇——崔前輩了！」

鄧雙溪情不自禁的點頭附合。

雷金枝道：「這位前輩確是如同他的外號一樣，生平飄忽，居無定所，只是要談到武功方面，此人據說已成『金剛不壞』之身，眞要較量起來，就連五柳老前輩能否是他對手，也在未知之數哩！」

鄧雙溪冷冷一笑，說道：「姑娘說的不錯，只可惜，這位異人，目前也有了意外！」

雷金枝驚異的看向他，等待着他的進一步說明。

鄧雙溪輕輕「哼」了一聲道：「姑娘如果留意到以往的幾次論劍，當然應該知道，自開始論劍以來，這個崔奇就從來沒有參加過——」

雷金枝吟哦了一下，微一點頭，道：「不錯——這件事我曾聽家兄提過，為什麼呢？」

鄧雙溪冷冷的道：「那是因為這位前輩，有一個厲害的對頭。」

雷金枝原想草草訴說幾句，殺一殺對方銳氣，即行別過，却不意反倒為對方奇異武林秘辛所深深吸引，勢將一聽下文。

小巷雖然並無人跡，只是欠站不去却也不便——

鄧雙溪立刻由她眸子裏看出了她的心意，當下遂道：「此去不遠，有一荒亭，倒也安靜——」

話未說完，雷金枝已搖頭表示不好。

鄧雙溪道：「姑娘想必心念令兄傷勢安危——這樣，我們就回去，邊行邊談也是一樣。」

雷金枝想了想，移步前行，鄧雙溪立刻跟上去。雷金枝有意向旁閃開一步，保持距離，鄧雙溪明白對方的心意，微笑不語！

走了幾步，雷金枝才道：「剛才鄧兄說到那位崔前輩有一個厲害的對頭？不知說的是誰？」

鄧雙溪道：「這人姑娘一定也聽過，就是二十年前，名滿天下的一代大俠『紅葉居士』任秋蟬——姑娘豈能不知？」

雷金枝輕輕「哦——」了一聲，點頭道：「我幾乎忘了這位老前輩——我已經很久沒有聽說過這位前輩的事情了！他老人家是怎麼會與崔奇結有仇恨？」

鄧雙溪搖搖頭道：「詳細情形，似乎

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不過他二人結有宿仇，在武林中却也不算是秘聞，當年的『紅葉居士』據說已削髮為僧，似乎就皈依在三湘地面，據說當年落髮之前，曾與崔奇定有默契，雙方有生之年，絕不朝面，否則二人之中，絕不並存！」

雷金枝這才明白，苦笑道：「原來如此，這麼看起來，他二人所以不曾參加南嶽論劍，原是心存顧忌彼此的見面了？」

「正是如此，」鄧雙溪道：「姑娘請想南嶽衡山，地當三湘之地，很可能就與那位皈依佛門的『紅葉居士』相去不遠，崔奇心存顧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頓一下，鄧雙溪臉上遂即帶出了一片笑容：「這麼一來，能够與姑娘所說『南嶽論劍』的強者可就不多了，姑娘請想可是！」

雷金枝道：「如果以上三人，果如鄧兄所說，當然南嶽論劍勢將為之失色不少，不過却也未必盡然，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有幾個出色的年輕人，實力也着實可觀，並不見得就比以上三人差在那裏！」

似乎這才是鄧雙溪所想要知道的！——頓時他臉上失去了原有的笑容，變得很是靜肅！

雷金枝盈盈秋波，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意——當下冷冷一笑道：「譬仿就拿眼前的這位『向陽君』來說吧，他的『火龍毒掌』，內歛太陽功能，說得上為武林中獨開一秘，這個人如果也接到了五柳先生的請柬，這一次南嶽論劍勢將會揭起前所未見的軒然大波——」

說到這裏，她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我原想五柳先生與方才談到的崔、任二位前輩，可能是僅有能予這個人威脅的勁敵，現在看起來，他們原來都有隱衷，或身罹重症，或遁迹空門……看來普天之下，想要找到制服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鄧雙溪英俊的臉上，立刻罩上了一層忿容——

雷金枝又嘆息一聲道：「家兄原是有能力與他抗衡一時，只可惜上來失之大意，落得如此下場……」

鄧雙溪冷笑道：「不然，妳顯然還忘記了一個人——」

雷金枝精神一振，眼睛發亮道：「噢——我居然會忘了她——畢無霜！」

鄧雙溪點點頭，臉上綻出一種莫明奇妙的惆悵！

雷金枝秋波一轉，斜乜向他道：「當然，如果鄧兄你也曾接到了邀請柬帖，却也是一份實力——」

她沒有明顯的把他與「向陽君」相較，只說他是具有實力之人，却使得鄧雙溪大為不悅，只是他外表絕不現出來。

微微一笑，鄧雙溪緩緩的道：「姑娘言下之意，是懷疑在下已經接到了五柳先生的邀請柬帖？」

雷金枝淡淡然笑道：「這是鄧兄你自己的事情，我無意加以忖測！」

鄧雙溪站住腳步道：「姑娘詞意冰寒，似對在下頗不友善，這又為了什麼？」

「不為什麼！」雷金枝仍然帶着淡淡的笑容：「我又為什麼要對你表示友善？事實上我們彼此並不深知！」

鄧雙溪冷冷一笑：「可是姑娘對在下却有耳聞，既然如此，當然也就知道在下並非惡人！」

雷金枝點點頭：「這一點我承認——可是天下的好人太多了，我總不能對每一個自稱不是惡人的好人，都表示友善好感——鄧兄，你說可是？」

鄧雙溪碰了一下軟釘子，神色微微一變——須知他秉性剛毅，一身武功在當今武林年輕一輩裏，也算得上極為出色的人物，平時自負過人，自尊心極強，設非他心懷異術，簡直沒有理由相信他能够當面忍受對方的奚落，然而，他畢覺還是忍受下來，而且欣於忍受下來。

含蓄着微笑，他從容不迫的道：「姑娘錦心繡口，聰明睿智，實在是在下近年所見最傑出的一個姑娘，不瞞姑娘說，姑娘的風儀實在使在下傾慕之至！」

雷金枝機警的察覺到他的一雙眸子，留意到他情緒的變化，心裏不禁浮起了迷惘——老實說，對方在她心目中的印像並不壞，尤其這幾句話，使她平靜不染纖塵的少女心扉，像是驀然投落下一顆小石子，激起了片片漣漪！

——這只是她內心一時間的微妙變化，而顯現在她外表的神情却益見冰寒！

「謝謝你的誇獎！」她臉上幾乎一片冰冷：「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並沒有像你所說的那種出色風儀——哦！客棧到了，我要回去了。」

鄧雙溪道：「令兄傷勢如何？在下薄通岐黃，或能為令兄効力一二！」

「不了！」雷金枝臉上微微一紅：「家兄本人也通醫理，而且眼前似乎已渡過了危難，謝謝你——」

情不自禁的，她那雙盈盈秋波，在對方臉上轉過，遂即待向客棧步入。

鄧雙溪搶上一步道：「姑娘請放心，無論面對何等大敵，在下永遠是與令兄妹站在一邊。」

雷金枝沒有說話。

鄧雙溪道：「再者，剛才在下與姑娘談到的話，姑娘不妨三思——向陽君為姑娘刀傷失血，目前正是下手為令兄復仇最好時機！在下現在有事往郊外一行，午夜前後大概可以回來，如果姑娘決心復仇，在下願將整個計劃提出來，並願助姑娘一臂之力！」

雷金枝點點頭：「我記住了！」

說完舉步姍姍步入！

鄧雙溪一直佇立在原處，注視着她離去的背影！

雷金枝穿過食堂，踏入通向後院客棧的甬道，忽然定住腳步，回頭看了一眼，當她發覺到鄧雙溪仍遠遠的向自己注視時，她忙即回過身子，並且加速腳步，拐過廊道，步向自己居住的客房。

她似乎有點「心不在焉」，等到感覺不對時，才發覺走錯了路。

站住腳步，她微微的冷笑了一下：「我這是怎麼啦？……」

仔細定下神想了想，又覺得鄧雙溪這個人其實在自己心目中份量甚輕，如果不是後來的一些談話，這個人給她的印象分明是屬於心靈不正之流人物，然而，又是甚麼力量，使得她修正了這個最先的觀念呢？顯然她一時也想不明白。（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簡飛星被黑衣人引入陷阱，脅令他立與楚小楓決一死戰，簡飛星要先見到妻女平安，然後應命，黑衣人不允，雙方翻臉動手，黑衣人發動埋伏向簡飛星圍攻，楚小楓適時而至，聯手將黑衣人及圍攻者除去，脫出陷阱，成方來報已把看守簡飛星妻女的歹徒除去，她們母女刻在船上，楚小楓立偕簡飛星飛馳至刦自對方的大船，簡飛星妻女一見簡飛星到來，含淚相迎，簡夫人哭訴被刦後遭遇，說那般强人脅迫她，要傷害兩個女兒，那時間，她好想死，但她知道絕不能死，要想辦法保護兩個女兒——

江上戰雲起　舟中血雨飄

簡飛星胸前長髯無風自動，臉上的肌肉，也微微抽扭。

他盡力忍下了激動的情緒。

回顧了丈夫一眼，叫秀芝的中年婦人接道：「我想，我不應該阻止你傳授她們武功的，如若蓉兒，雲兒，都會武功，她們不但可以自保，也可以保護她們的母親了。」

簡飛星道：「秀芝，我不該帶你們出來的，這是江湖，我又是江湖中人，妳們都是受了我的牽累。」

秀芝道：「我嫁了給一個江湖人，却妄想改變些什麼？事實上，已經證明我錯了，飛星，你不責備我，反而來安慰我，我內心中好慚愧。」

簡飛星哈哈一笑，道：「現在，我們不是都好好的麼？有驚無險，人活在世上，總難免遇上些驚險的。」

秀芝輕輕吁一口氣，道：「飛星，她們是不是太大了。」

簡飛星點頭道：「是啊！她們都算成人了。」

秀芝道：「不！我的意思是，他們現在跟你再學武功，是不是還來得及。」

簡飛星微微一笑，道：「秀芝，妳不是一直希望她們能過些平凡的日子麼？現在，再過上一兩年，她們都該擇人而嫁了，秀芝，讓他們嫁給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使她們過着完全平靜的生活，唉！這些年來，我對妳最大的抱歉，就是我很少陪在妳的身邊，江湖人物江湖行，獨留嬌妻向晚霞……」

秀芝接道：「飛星，不要這樣說，你一直待我很好，我這些年來，我活的好滿足。」

簡飛星道：「那是妳生性賢淑，高山茅舍，生活已够寂寞，再加上我常年不在家中，那一種靜寂如死的生活，實在很難忍受。」

秀芝道：「其實，也怪我，如若我也能練成一身武功，和你並騎江湖，比翼天涯，也好常常照顧生活起居。」

經歷過一次艱險，使這對老夫妻之間，都生出無限感慨，無限的內疚，夫妻相處如斯，實已是相敬如賓了。

簡飛星笑一笑，轉過話題，道：「這一次，妳們能化險爲夷，多虧了那位楚莊主……」

秀芝接道：「是他救了我們。」

簡飛星道：「是！他化了無數心血，才救了妳們。」

秀芝點點頭，道：「所以，你要報答他？」

簡飛星道：「是！」

秀芝道：「所以，你也要替我們安排一個很安全的地方，你也好沒有後顧之憂了。」

簡飛星道：「唉，妳都知道了。」

秀芝點頭道：「因爲，我聽過很多次了。」

簡飛星道：「秀芝，這是最後的一次，辦完了這件事，我折刀爲誓，永遠不再問江湖中事了。」

秀芝淡淡一笑，道：「飛星，你是江湖中人，你有一身好武功，不應該白髮廬舍，老死荒山，你有你的天地。」

簡飛星黯然一歎，還想解釋什麼？

秀芝又搶先說道：「我想，這件事一定很緊急，寸陰如金，爲什麼不早些送我們離開呢？」

舉步向外行去。

簡飛星帶着二女，追在身後。

楚小楓一直沒有現身。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覺着自己實在不必現身了。

簡飛星走了，帶着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離去。

楚小楓沒有送，也沒有和簡飛星打個招呼。

他救簡夫人和她的女兒，但簡飛星賜給他的更多。

他的絕世刀法，激發了楚小楓深藏胸中的劍法。

他像一塊磨石，楚小楓却像一把劍。

磨石，淬利了劍鋒。

只是，這些事，簡飛星並不知曉。

但楚小楓心中明白，不是遇上了這樣一個人物，楚小楓至少還要摸索很久。

最好刀法，才能激勵絕世的劍術。

簡飛星有很多殺他的機會，但他却刀下留情。

磨練中，使一代劍客，快速的成長於江湖。

楚小楓隱在暗中，望着四人的背影，換乘了船，登上了岸畔，才回顧身後的成方，道：「傳我令諭，要七虎尾隨保護，送他們到二十里外。」

成方應了一聲，飛躍而去。

楚小楓緩步行入了艙中坐下，凝目靜思。

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冷靜的想一想，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

王平，周橫，雖然都可以帮助他，但也只能枝節之上，帮他的忙，眞的做法，原則，還要他去攷慮，大事情還要他去作決定。

他必須要靜靜的想一想，對這些事情，都要有一個很完美的計劃。

華圓緩步行了進來，奉上一杯香茗之後，又悄然離去。

沒有驚擾楚小楓。

直到紅牡丹慌慌張張的奔入艙內，才算把他驚醒。

楚小楓回顧了滿臉焦急的紅牡丹一眼，道：「你好像有什麼事？」

紅牡丹道：「是！婢子來了好一會啦，見公子靜坐沉思，不敢驚擾，事實上，事情很緊急，不得不來請示公子。」

楚小楓道：「什麼事？」

紅牡丹道：「簡大俠和他們的妻女，已由丐帮和排敎中的高手接手護送……」

楚小楓接道：「七虎四英呢？」

紅牡丹道：「他們都已經集中在大艙中，等候公子。」

楚小楓道：「等我什麼事？」

紅牡丹道：「四英中有兩位受了傷，傷勢雖然不重，但也得休養個三五天，才能够完全復元，但敵人的高手，似乎追向這裏集中，似乎準備和咱們作一場決定之戰。」

楚小楓道：「誰告訴妳們這些事。」

紅牡丹道：「周橫說的，他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來，但看樣子，這些消息都是來自丐帮的耳目。」

楚小楓點點頭，道：「現在，他們集中來此見我，準備要說些什麼？你們知道麼？」

紅牡丹道：「好像是請示公子，咱們是否準備和他們一決勝負。」

楚小楓道：「咱們的人手太少，經不起傷亡，最好能避免和他們硬拚。」

紅牡丹道：「我聽成方和王平談話，好像很難避免得了。」

楚小楓道：「對陣搏殺，自是難免會有傷亡，但要想法子盡量去避免這些。」

紅牡丹道：「好像準備對付咱們的人，已經到了此地，很快就要發動……」

楚小楓一揮手，打斷了紅牡丹未完之言，道：「你們先去吧！」

紅牡丹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楚小楓又仔細的想了一陣，想好了一個腹稿，站起身子，直行入大艙之中。

大艙中坐着七虎，四英，四英中兩個受傷的，也趕到了現場。

兩劍童，成中岳，都到齊了。只有宗一志沒有來。

大艙中坐滿了人，大都在低聲交談。

楚小楓步入艙門，大廳中立刻靜了下來。

廳中羣豪，全都站了起來。

楚小楓揮揮手，道：「諸位請坐下去吧！」

成方緩步行了過來，引導楚小楓行入主位上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只待楚小楓坐了下去，羣豪才緩緩坐了下去。

王平一閃身，道：「公子，咱們有要事，不得不驚擾公子。」

楚小楓道：「什麼事？」

王平道：「簡大俠夫婦已有丐帮弟子和排教中人接手。」

楚小楓點點頭。

王平道：「小的們得到消息，有一批來路不明的人，趕到了附近。」

楚小楓道：「和我們有關麼？」

王平道：「有關係，聽說，那些人是專門來找我們的。」

楚小楓一哦，道：「這消息是不是很可靠？」

王平說道：「十之八九，大概不會錯了。」

楚小楓道：「說下去，他們來的用心，和我們有些什麼關係？」

王平道：「他們來此，聽說是圍襲咱們，直到殺死了咱們全數的人爲止。」

楚小楓道：「他們由何處來？」

王平道：「不知道，他們似乎是突然在此地出現了。」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這只是一種說法，他們能在不爲人覺的情形之下，突然出現，那說明了，他們是在化裝着各種不同的身份而來。」

王平道：「好像如此。」

雖然是王平答話，這些消息，當然都是由丐帮的口中傳來，那是這些人，到此集中的經過，丐帮也未發覺。

楚小楓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王平道：「大約有二三十個？」

楚小楓問道：「他們是如何潛來此地呢？」

王平道：「湘水碼頭，人來人往的十分雜亂，他們如若經過了仔細的化裝，然後，再混了進來，那實在是一樁很難查明的事。」

楚小楓道：「不錯，他們大概就是這樣的混了進來。」

周橫道：「公子，小的覺着，他們來的人手不少，就算經過很仔細的化裝，但如想很輕易的混進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楚小楓道：「不錯，但他們還是混進來了，而且，避過了很多的耳目，我想，這中間，有一種可能……」

他開始表現出才華，分析了這件事的內情，接道：「他們很可能，就是在湘江碼頭上工作的人。」

王平道：「這個，這個……」

楚小楓接道：「我知道，你們也許不太相信，但事情很容易會分析出一個頭緒來，你們想想看，他們如是由遠地來此，絕對無法混過，很多嚴密的監視，但他們出現了，這些人，也不可能會無緣無故的由天上掉下來。」

王平道：「公子分析的是。」

楚小楓道：「他們既然在襄陽附近有一個萬花園，就可能在這裏設下了很多的埋伏。」

王平道：「公子這麼一分析，那就大有道理了。」

楚小楓嚴肅的說道：「看起來，我們在監視他們，事實，咱們的一舉一動，反在別人的監視之卜。」

成中岳道：「事實上，確然如此，幾日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了，我們一直在人家的監視之卜，大環境中，他們好像佔盡了便宜，但小環境中，他們又好像是遭到了失敗。」

楚小楓道：「至少，他們沒有成功，由玉山雙煞到簡飛星，他們的計算，一直沒有成功，這都賴諸位應對有方。」

成中岳道：「可是大勢上壓力形成，咱們就算有幾局小勝，也不足以克服困難，渡過難關。」

楚小楓道：「我想過了，眼卜，咱們已經形成了和他們火併之局，這一戰如若不打個勝負出來，此後，只怕很難有擺脫他們的機會了。」

成中岳道：「是！我們都有相同的看法。」

楚小楓道：「決此一戰的目標已定，但打法，地點，決不容他們再選擇了。」

王平躬身一禮道：「公子是否已經胸有成竹了。」

楚小楓說道：「我已經想出了一個和他們決戰的方法，但不知道諸位的意卜如何？」

王平道：「公子有什麼決定，咱們聽命行事。」

楚小楓招招手，王平，四英，七虎等，全部圍了上來。

伸手取過一個茶杯，楚小楓就手指蘸杯中之水，在木桌上劃出了一個拒敵的計劃。

他邊說邊劃，很快的把一套拒敵的辦法，說了出來。

羣雄都看的心中敬服，覺着他小小年紀，不但分析入理，難得的是很有主張，也很有判斷力。

楚小楓目光轉注到兩個受傷的人身上，道：「兩位的傷勢如何？」

夏海欠欠身道：「傷勢不重，還望公子賜予工作。」

楚小楓說道：「你們兩個，守在一個方位上，不用出擊，只要傳送信息來就是了。」

夏海道：「屬卜等遵命。」

楚小楓望望天色，道：「咱們決定在天亮之後，再和他們動……」

這時，一個水手，匆匆進入艙中，道：「有四艘小舟，向咱們逼了過來。」

楚小楓道：「來的很快。」

艙中人全都站了起來，四英已向艙外奔去。

楚小楓沒有阻止。

黃氏七虎，站着沒有動。

原來，黃氏七虎，不會水中功夫，自知無法帮得上忙。

楚小楓很沉着，低聲對黃氏七虎說道：「你們守着艙中門窻。」

原來，這艘船是專以坐人的船，不但艙中佈置的很豪華，兩面都開着很大的窻子，大艙也有兩丈見方，足足可以坐個三四十人。

吩咐過七虎之後，舉步向艙外行去。

成方，華圓，緊隨着楚小楓的身後。

王平，周橫，成中岳，和綠荷三姊妹，也跟着出了大艙。

黃氏七虎迅快的散佈開去，分守艙中門窻和各處要道之上。

四英已登了甲板。

楚小楓抬頭四顧，只見四艘小舟，已然行近了大船。

小舟是大型梭舟，每一艘梭舟船頭上，都站着兩個大漢。

那些大漢身上除了身佩一柄彎刀之外，還帶有一種水門兵刄蛾眉刺。

梭舟離大船七八尺處，停了卜來，一字排開。

這時，天已大亮，江霧迷濛中，景物可見。

楚小楓望望那些大漢身上的佩刀之後，回顧了王平一眼，道：「瞧到他們身上佩刀麼？」

王平道：「瞧到了。」

楚小楓道：「中原武林道上，施用這種的兵刄不多。」

王平道：「這好像是來自邊疆的一種特殊兵刄。」

綠荷插口道：「我知道這種兵刄的來源？」

楚小楓道：「你說說看。」

綠荷恭聲回應道：「波密阿修王，彎刀斬飛鳥。」

楚小楓道：「波密阿修，好像藏邊的人名。」

他熟讀經史，務學很雜，雖然江湖上的經驗不豐，但却知曉的事務很多。

綠荷道：「對！是來自西藏的一位高人，好像是個和尙……」

楚小楓接道：「是喇嘛。」

黃梅道：「是喇嘛和尙。」

楚小楓道：「你們怎麼知道。」

紅牡丹道：「有一次，景二公子喝多了酒，和我們說起這件事，他們彎刀的招術很怪，出刀如電，尤其是飛雲三斬，能够劈中空中飛鳥。」

楚小楓道：「能斬空中飛鳥，刀法自然够快，但不知他們的彎刀是脫手飛出呢？還是連人帶刀一起飛出去。」

紅牡丹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景二公子沒有說。」

楚小楓道：「四艘梭形快舟，八個人，八柄彎刀，如若每人一把彎刀，都能够飛出殺人，那就有些可怕了。」

紅牡丹道：「聽景二公子說，他們的刀法很野蠻。」

楚小楓道：「野蠻。」

紅牡丹道：「野蠻的意思，就是說他們的刀法很直接，直接的殺人？」

楚小楓道：「那的確是一種很可怕的刀法。」

紅牡丹道：「所以，請公子卜令，要大家小心一些。」

楚小楓道：「咱們說話的聲音很高，連敵人都聽到了，何况舟上之人。」

這是一次提醒，提醒自己人的注意。

排成一字形的四艘梭形快舟，沒有再向大船接近。

雙方形成了一個對峙之局。

楚小楓緩步行到了甲板前面，望着一字排開的梭形快舟。輕輕呼了一口氣，說道：「諸位來此，必有所爲，爲什麼不肯出手。」

左首一艘快舟上，一個佩彎刀的大漢，冷冷說道：「那一個叫楚小楓？」

楚小楓道：「我！」

那說話的黑衣大漢突然一提氣，飛上了大船。

成方，華圓突然向前行了一步，雙劍直出，攔住了那黑衣大漢。

那黑衣人右脚突然一踏左脚，陡然間，又向上升起一丈，向甲板中心落去。

楚小楓低聲道：「放他們卜來。」

成方，華圓的雙劍，本來已追襲過去，不讓對方有落下甲板的機會。

但聽到楚小楓呼喝之言後，突然向兩旁閃開。

黑衣人落足甲板上，彎刀已經握在了手中。

成方，華圓，雙劍劍鋒指出，擋住了去路。

楚小楓笑一笑，道：「成方，華圓，退卜去。」

成方，華圓雙雙向後退開，同時還劍入鞘。

那黑衣人笑一笑，手中的彎刀也還入鞘中。

楚小楓道：「你們找我有什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黑衣人道：「殺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閣卜是否可以殺得了我呢？」

黑衣人道：「試試看。」

他說話的用詞很短，但却說的是字正腔圓。

楚小楓微笑問道：「閣卜不是中原人物？」

黑衣人道：「嗯？」

楚小楓道：「好像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問我？」

黑衣人道：「對。」

楚小楓道：「請說。」

黑衣人道：「你眞是楚小楓？」

楚小楓道：「如假包換。」

黑衣人道：「殺！」右手一抬，一溜寒光，直飛過來。

好快的一刀。

說不出這一刀是什麼招式，也看不出有什麼變化。

只覺那一刀來如閃電，一刹間，刀光陡到了楚小楓的頭上。

果然是很直接的殺人刀法。

楚小楓的心頭震動，倒退了六步。

這一刀來勢太快。

成方，華圓，雖然早有戒備，但仍然有着應變不及之感。

兩人的長劍遞出，那黑衣人已收刀退回了原位。

楚小楓揮揮手，阻止了成方，華圓，笑道：「閣ト的刀招很快，不過，在你未殺我之前，能不能說明原因？」

黑衣人道：「殺你就是殺你，沒有什麼原因。」

楚小楓道：「一個人，如是不爲什麼原因殺人，那個人就是生性嗜殺。」

黑衣人冷笑不語。

楚小楓道：「一個嗜殺的人，應該處死。」

回顧了成方，華圓一眼，道：「你們執行。」

成方，華圓恭應了一聲，相互望了一眼。

兩個人心中都在想，想不出什麼方法，可以殺死他。

成方心中一動，道：「雙劍直飛。」

華圓道：「合而爲一。」

喝聲中，兩個人飛身而起，雙劍齊揮，形如金剪般，剪了過去。

黑衣人也騰身而起，彎刀如雪，閃起了重重光影。

疊重的刀光，仍然無法阻止那逼來的劍氣。

黑衣人心中大急，彎刀左蕩，右揮，想封開兩面的劍勢。

但他沒有封到。

刀勢落空，雙劍已至。

寒芒過處，血雨濺飛，那黑衣人生生被雙劍絞成兩斷。

成方，華圓，一劍殺了強敵，落足甲板，兩個人，還是不太敢相信眞的殺了對方。

但鐵證如山，屍體橫陳，兩人劍上的血漬猶未乾去。

是事實，血淋淋的事實。

成方，華圓相視一笑，道：「回公子，小的們已執行了死刑。」

楚小楓道：「移去屍體。」

成方連起兩脚，把屍體踢入了湖水之中。

楚小楓負手立在甲板之上，望着那四艘快舟的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們聽着，迎月山莊和你們無寃無仇，你們竟無緣無故的欺上門來，我們不願意惹事，但決不怕事，剛才，我們已經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說，我們不怕事，如是諸位還不知難而退，那就別怪我們趕盡殺絕了。」

四艘梭形快舟上，站着了七個黑衣人，每個人的右手，都握着在彎刀的柄上。

十四道目光，一齊投注在楚小楓的臉上。

不知他們是害怕，還是驚震，七個人都楞楞的站在那裏。

王平低聲道：「公子，他們是不是聽不懂公子說的話。」

楚小楓道：「聽不懂我的話？」

王平道：「如若他們來自邊疆，那就有他們自己言語。」

楚小楓道：「好！你問問他們是不是不懂我們的話。」

王平應了一聲，行到甲板上，高聲說道：「你們七人之中，可有人聽得懂我們的話。」

四艘梭形快舟上，站着的七個黑衣人，仍然靜靜的站着不動，但一艘快舟的船艙中，却突然行出了一個全身白衣的年輕人。

那個人緩步行到了甲板之上，冷冷說道：「我懂，他們也懂，不過，他們沒有辦法回答你。」

王平道：「爲什麼？」

白衣人道：「因爲，他們沒有辦法作主。」

王平道：「這麼說來，閣ト是能够作主的人。」

白衣人道：「不錯，這些人，都是區區的屬ト。」

王平道：「哦！閣ト既然出了頭，第一，應該報你姓名上來，第二，應該說說你們爲什麼會找上我們。」

白衣人道：「你還不配和我說這些事情。」

王平道：「不配？」

楚小楓笑一笑，道：「好！咱們談談吧。」

白衣人道：「你就是楚莊主了？」

楚小楓道：「正是在ト，兄台如何稱呼。」

白衣人道：「鐵郎。」

楚小楓哦了一聲道：「鐵兄此番找上了敝莊，不知原因爲何？」

鐵郎道：「咱們受人之邀，本來是要殺丐帮的黃帮主，但邀請咱們的人，中途改了主意，要取閣ト之命。」

楚小楓道：「哦！」

鐵郎道：「不過，咱們沒有想到，閣ト是如此紥手。」

楚小楓道：「你現在想到了。」

鐵郎道：「不是想到，是看到了。」

楚小楓道：「鐵兄，是不是準備改變了心意呢？」

鐵郎搖頭道：「在ト還沒有失敗的感覺。」

楚小楓道：「那是說，鐵兄還準備硬幹ト去了。」

鐵郎道：「咱們受邀而來，總該給邀請人一個交代。」

楚小楓道：「既是如此，鐵兄請劃個道子ト來，彼此也好早作了斷。」

鐵郎道：「好！兄弟還有七個人，請楚莊主也派出七個人來，一決勝負，如是兄弟不幸失敗了，那也算對邀請咱們的人，有個交代了。」

楚小楓適才見過那些人的武功，彎刀招術，神奇詭秘，眞要派出七個人，以命相搏，這結果如何？實在是難以預料？

必須自己接ト這一場分別勝負的搏殺，才是上策。

（未完）